敘陶歇菴朱生文集

古之士有以文傳者矣其人未可知也有以人傳者矣其文未可知也有以人與文合而傳者矣其一生而偏博收而雜采可知也是故聞伯夷下惠之節可乘誦其遺書開淮南呂覽芑篇采深徵其操行辟剔满河嵩嶽矚目而袂賛絛風御雲被體而形辭固無暇指擿其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類撥朕其本根如韓之昌黎蘇之眉局人文合焉韓以矜筏夷薉以率摹而文亦似之廟堂之上高文大冊宜韓之莊丘壑之間採酒嘯歌宜蘇之趣介㞢法言通人遞作稱心乘臆踐域具儼楳乎若汎洪河陟嵩嶽攬條風之時所覯鄉雲之絢爛斯亦燀縣魂處之觀標可耳目之具矣哉

門邁綜殳胥鉅儒曰故國子祭酒崑山歸蒼朱生介不離羣通不詭出處本末吾乘間然至于肆筆序書特其餘事而匠心獨刱體備咨取窮其深劇汲塚疊辭之籍靡不窺搜其牘則旁行邪局之書靡不讀碑板綸誥之作矩矱縹緗連敘述之篇風數橫遞而大指傳諸衛祿騷乎鄒魯之堂夷惠乘得而名籍韓

莫適爲指其亦聖域見體之士文苑大
雅以流與嗚呼惟人與文罕或兼矣兮
將標譽合固擅奇而先生一身兼總條
貫莽流峻峙靈物爛焉求諸古今實鮮
其所雖欲閟而弗出然川嶽能舍諸應
璡里閈庶士卒班見都摳衣負墻爲國
尺久捐館以貽即走謁其介弟君奭願
授遺文俾肩校梓之役昔奭搜括靡遺
篋帙浩多欲加刪定以著雅醇應璡承
敏未之敢背昔奭遂更最抽精詮次對
讎勞爲十卷厥工乃竣敬題數語末東
識歲月焉

萬曆辛亥寒秋山陰王應璡謹識

陶增元歌菴集初刻目錄

卷之一

賦

述志賦

詩

西施山房

悲哉行爲丁亥秋七月大風作

猛虎行有序

雪蕉三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偶述先兄虞仲遺跡悲不自勝因憶舊游
詩有青山病色之句漫賦八絕
六陵懷古三首
蘭亭懷古
江燈
招開美
山房襍興十首
題畫壁四首
春郊
焚香
煮茶
長春園十景十首
暑月抱病戲成六絕
戲爲贈內詩二首
開美以山房四絕投贈作此報之
插菊
石宕山
山曉示開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送商叔護朱叔懋應試之秣陵二首
山房走筆招開美
白鹿行
揚州懷開美
淮陰侯祠二首
夜泊桃源
呂梁
燕子樓
過沛縣高帝廟
次沙河
新城曉發 有序
旅次憶越中舊居二首 有序
途中四咏
途中雜詩四首
又途中雜詩五首
道上微雪二首
遇雪憶越中舊遊二首
古柳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到京懷開美
扈遊圖有序
帝京篇
觀運甕圖有感
恭讀　宣宗皇帝御製翰林院餞有述
省耕圖
盆菊吟
玉壺氷
秋聲
聖節朝賀
送經略大丞行邊
齋居對雪
三餘篇
七夕效梁體
寶劍篇
憂旱吟
喜雨
塞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塞下曲四首
瓊島春雲
蚤春
大廟薦春麥
賦得雨中春樹
端午 賜畫扇綵繡艾虎艾葉紀恩
賦得五星如聯珠
上苑桃花二首
詠史四首
送范檢討冊封便道歸蜀
輞田鍾台先生四首 有序
酬陳玉叔廷尉見寄之作二首
送蔣吉士侍養二首
送潘教授之明州二首
送祝心吾之官沭京
送樂吾丈尉
送單監正之遼東
題川嶽生神冊 有序

夏日過韋園三首
題郭生畫 有序
題李寧遠卷三首
讀白樂天詩
耳鳴
贈劉布衣
戲題
題窻四首
送雪浪和尚遊鴈湯
題集慶寺僧卷 有序

卷之三

序
癸卯應天鄉試錄序
遼陽大撻聖武頌序 館課
八大家文集序 館課
聖學宗傳序
程門微旨序
新釋楞伽經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備解序
淨業要編序
永明道蹟序
上虞縣志序
西平縣志序
鄧文潔集序
鄧文潔佚稿序 代左御史
海門文集序
盱江要語序
明德詩樂序
潛學編序 又代一作倒
馬曹稿序
徐文長三集序
金璽子序
漱六齋集序
方布衣集序
天目游紀序
章寧州詩集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翁氏遺稟序
東山謝氏重修族譜序
管氏續修家譜序
山門林氏重修族譜序
貞壽編序
壽母詩序
趙思麓說編序
吳越菁莪錄序
董揆仲學庸解序
陽辛會稿序
上官進士夷門稿序
張世調制義序
羅澄溪制義序
戴太圓制義序
肇陽子四書證義合刻序
董玄宰制義序
王慕蓼制義序
及幼草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晉伯制義序
慧業序
季生弟制義序

卷之三

序

賀心翁常老師奏捷榮壽序
賀大中丞常老師壽序
壽大中丞崑岩鄭公序
壽少翁莊封翁年伯序

賀舍宇張親翁壽序
壽大方伯舍宇張公序代
賀見原周先生暨配偕壽序
壽聾師南洲章先生序
送心翁常老師開府兩浙序
賀霞城吳公榮擢大藩訪序
賀霞城吳公奏最序
賀郡太守拙齋蕭公榮擢序
賀郡太守拙齋蕭公遷四川憲副序

送郡太守鶴峯劉公榮覲序
賀郡太守鶴峯劉公奏最序
送郡太守右吾劉公榮覲序
賀郡太守錦波朱公奏最序
賀別駕文臺吳公榮轉序
送郡丞寅所張公奏最序代
賀郡丞寅所張公榮滿序
賀司理鶴田夏公榮滿序
送別駕新篁王公守晉序

送通州守張公擢開封少府序
壽常太師母王老夫人序
壽外母金老夫人序
壽全母丁太夫人序
賀王老年伯母壽序
賀劉老年伯母羅太夫人序
壽周母孫太夫人序
壽牛母王太夫人序
壽甘母吳太孺人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壽詹母江恭人序
壽商母劉太孺人序
壽外姨鈕孺人序
壽叔祖貞齋翁序
壽少師韻翁尊師序
賀劉母季太夫人序
送進士劉君還遂陽壽其尊公序
壽御史大夫印川潘公序
刻十三經註疏序
鑾坡制草序
王淡我制義序
馬遠之秦淮草序
墅舟藏稿序
稗海序
壽王方麓公序
送麗陽趙年丈司理楊州序
送豸谷朱年伯任河間郡幕序
賀邑侯澄溪羅公奏最序

送邑侯泰輿翁公入覲序
送郡丞瑞堂林公歸福唐序
送邑侯蓋菴趙公榮擢司馬序
送大諫議鶴田夏榮使琉球序
賀大中丞濟寰楊公榮膺恩命序
賀真定守和節張公覃恩序
贈童泰宇丈游吳序
贈劉斗墟先生序
贈何先生序
賀王公榮擢地官序
贈友峰潘君叅軍肇慶序
贈大覺禪師郁班麻序
賀大冢宰立亭孫公奏績序
賀尊師英梵林先生榮滿序
賀郡侯楚陽石公榮簡序
賀易州守麟崧陳侯榮滿序
賀損齋叔榮任廷平郡幕序
賀邑侯澄溪羅公奏績序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ENTRALE LIBRARY, TAIWAN, R.O.C.

賀瞻明王公祖奏最序
卷之四
碑記
重修長洲縣儒學碑記
重修會稽縣儒學碑記
新造渡東橋碑記
勅賜補陀洛伽山鎮海禪寺碑記
雲棲禪院法堂記
新建金州海防記
也足亭記
酬中閣記
平播州碑記
修會稽縣儒學碑記
前會稽令羅侯生祠碑記
崇圓寺碑記代平倩作
慈慧寺碑記
常平倉碑記
修長春觀碑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歌卷記

卷之五

論

寧靜致遠論 館課

成已成物論 館課

夜氣浩然之氣論 館課

黃石公秘法論 館課

越有三仁論 小試

原學 館課

試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館課

經正則庶民興 癸卯應天程式

堯舜以來相傳之意 乙未會試程式

大器猶規矩準繩 館課

表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館課

策

第一問 癸卯應天程式

第二問 癸卯應天程式

第五問 癸卯應天程式
第四問乙未會試程式
議
備荒弭盜議 館課
卷之六
墓誌銘
大理寺左少卿燕湖商公墓誌銘 代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方泉趙公墓誌銘 代
廣西巡撫都御史雲谷陶公暨配諸夫人墓
誌銘 代
山東左參議陽谷商公暨配裴恭人墓誌銘
貴州參議繼山來公暨配周宜人墓誌銘
湖廣參政鏖庸林公墓誌銘
贈王事右峰倪公暨配顧太安人墓誌銘
福建按察使青厓高公墓誌銘
山東道御史允賢徐公墓誌銘
四川道御史耐菴陳公墓誌銘
晉府左長史重齋郭公墓誌銘

卷之七

墓表

河南左參政敬峰查公墓表

封司業肖巖傅公墓表

將仕郎鳳渠何公配孫夫人墓表

四川慶符縣知縣少南商稽公墓表

孝義來功伯墓表

神道碑

陝西布政使拙齋盧公神道碑

卷之八

行狀

大學士對南王公行狀代

兵部尚書環洲吳公行狀

兵部右侍郎古林王公行狀

祭文

祭許少傅

祭李卓吾先生

祭劉少宰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祭劉荆湖先生
祭董九所先生
祭寧國友人代
又
祭查太祭代
祭商仲文
祭外父
祭侄婿章生
代先大人祭雲谷公

題跋
題周雙溪先生遺訓卷
題李祠部祖德冊
題李大將軍贈言卷
題彭智甫劉特情卷
題西僧卷
題稷公募緣冊
題日者董生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題門人稿
題金孟章制義
題尹子重四書制義
題商爾錫瑞蓮亭稿
人物志新刻引 館課
無垢先生論語頌唱和引
春秋義小引
篇笔稿引
湯君制義引

國子監奉 旨刊十三經註疏先進孝經跋
大中丞常公奏議跋
董澗松先生夕可卷跋
證修社會語跋
書聶氏譜
書周子九解後
書普度庵放生池卷
書王世韜卷
李將軍蹲言引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冢宰吳公像贊
趙端肅公像贊
馮尚齋先師像贊有跋
雲谷先生像贊有跋
南洲先生像贊
題查山人像
顧朗哉像贊
商半埜像贊
劉理齋像贊
錢慕蘭像贊
于思翁像贊
錢生自寫像贊
達摩尊者面壁像贊
紫栢和尚像贊有跋
湛然禪師像贊二首
自贊
尹子重像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銘

原心亭銘 館課

荔石銘有序

棨銘爲幼美兄作

箴

效唐尚寶山房箴三首有序

啓

上沈相公

上許相公二首

再上沈相公

上朱相公

山陰公請朱相公

上林宗師

回陸同年

賀劉景孟公

答諸通家代

答李湘州

祀鄉賢請邵邑諸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各縣謝撰述
答各府謝撰述
答撫按謝撰述
與張景江二首
回賀正
新正答其將軍
答其令君
答其學憲
答劉鄰滄
答程蕭山
答林蕭山
答劉諸暨二首
與李總戎爲侄孫納聘
答劉參戎
答何節推
答嵊令
答劉氏聘
復顧沖菴總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同官迎朱相公
同門上孫相潭老師
謝先人恤典
爲先人請謚與某儀部
復某待御
復趙用吾開府
答劉景孟方伯
答某藩司
送試錄上婁江相公
書
奉常心翁老師
上政府
上朱相公三首
奉座師李閣學三首
與周海門先生十五首
與袁石浦三首
與袁六休三首

與焦翁侯
復許敬菴
與何進士
答張含宇親翁
與謝開美表兄十首
與李楠山丈二首
奉劉晉川先生四首
奉林儆庸宗師
答潘清宇學憲
與友人
與徐魯原先生二首
與余少原直指
與余山陰舜仲十首
答李大蘭二首
與何泰寧親家二首
與何越觀六首
答劉撫臺
與朱府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潘鵬江年兄
答朱二如
與商仲文二首
與蔡虛臺年兄
與莊年兄學憲
答聶錢塘
與王葉蔘太守
與劉乾陽
與某公祖

與錢伯濟丈三首
與林泉叔
與我明弟
與幼美兄八首
與一金禪師

目錄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歇菴集卷之一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眞如齋校梓

賦

述志賦 館課

維東揚之輿閾兮曰無餘之舊都紆川巖之清淑兮緊靈哲之所廬遡余系之云邈兮玄冑紹於陶唐美厥土而安宅兮肇德里而允臧伊余躬之孔辰兮值先烈其猶未墜嗟茬蘇之晉惑兮悄顓顓而鮮惠踰跬迹而已却兮望敦丘而猶躓器與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多遲兮材紲志而弗信雖衿容而好飾兮終歷
齒而顑頷昏長不譽於州部兮幼鮮聞於鄉曲託微
寄於繅紲兮傲卑棲而自局發蒼水之閟藏兮歷
嬴皇之遺躅要閹史於崇椒兮問幽人於湖曲儵
憑噫而超踔兮覽皇運之休嘉發布蓍而假筮兮
曰利宧於王家竦修鋏以俶裝兮紛長珮之瑳瑳
遵天衢而遠踱兮去下里之喧誇唫翳飛之弱翰
兮望瀰天乎網羅鐘鏗鏘而駭禽兮軒繽紛乎寵
鶴麐麐係於車箱兮遂踰踉而高躍熹征營而悄
悅兮聊撫心而戢志維承明之峻峯兮列椒蘭以
爲植奉大雅之惇誨兮振蕤華纓而來儀翱翔白玉
之館兮偃宿青綺之被花葺葺而鎖院兮草業業
而爲臺凌玉清而遡紫虛兮況方丈之與蓬萊瞻
恩重而身輕兮若據鼇而虞扑將沈處而浮居兮
非余心之所善羣朱儒以爭飽兮入金門而逃世
儕優笑而驁進兮兢周容之泄泄雖依隱而謫諫
兮信流風之云翳吾丘與於格五兮終又媚之以
長纓馬工文而鉅麗兮羌長慾而勸淫禹橫經而

祚師兮紛彬彬於鞶帨辟數子於大道兮何異於
餼棲之晉芮抱前修之遺則兮求賢聖之所經汨
余懷之靡及兮耿申旦而未寧聊假寐而宴息兮
發六候於精誠洵浮虛之爲㳆兮余夢適於羽民
之國忽衝飈來余御兮矯垂天之健翼歷星辰而
上振兮屆太一之所處命罕車以爲載兮敖客謔
而揖予閽道穽以難窺兮闕梁㟙其可渡涉五潢
而止舍兮九斿續以先路蹈天苑之閎曠兮倚旄
頭而遙矚憤貪狼之僄狡兮夫何封豕之咆勃吾

令白虎主伐兮鞭列鈇以舉燧慮豐隆之我欺兮逗
壘壁而左次揮天桴兮擊河鼓戚威弧奮兮玄戈孔
武欲徃徂兮余無馬時其艮兮日吉余將遊兮營
之室猋雲兮高驤觀八轂兮馳天倉信匏瓜之不
食兮何牽牛之服箱心侘傺而弗舒兮逢巫咸之
來謁指閶闔其非遙兮靈瑣開而未閉時冉冉而
易邁兮羌何爲兮陸沈匪帝閽之我禦兮紫宮蓋
嫚娟紆鬱而嚴深眄開陽而少憇兮聞嘈嘈之賡
樂方趦趄而欲進兮忽竈開而形拓整容儀以惟

憶兮軫藟蔓而狐疑聞達人之大覺兮願順風而
古之曰道無畛兮物有方小不可以謀大兮短不
可與汲長彼俘人之極背兮奚足以勝乎喬嶽鶱
鯤鵬而遐徙苴詛僉調於蜩鷽昔放勳之峻烈兮巢
乃訾其弗清維貞觀之旁礴兮杷惙惙而憂值罔
小夫之悁隘兮蹇多懷而好誹彼大道之孔昭兮
乃偶時而委已棲澹泊以為廬兮游消搖以為庭
繚貞固之修襹兮抗仁義之華甍仰決軌以陶化
兮固於何而不有所貴哲人之純德兮亦捐美而
去醜蘭翳芳於幽崖兮亮騂滋乎蕭艾玄駒敖於
封丘兮齊旄象而稱六擅匪慕以競時兮膏匪焚
而邀害不近名以立辟兮固聖賢之所佩重曰撫
躬廸訓心所踐兮維德之宅勿隨靡兮外適常足
內亹亹兮修身繕性事君子兮委命不二惟所使
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

西施山房 有序

予讀書西施山房有年矣今春落篋復來假館情境逾適爲長歌以述之

西施乍入吳宮裏承恩日飄羅綺忽見飛塵入舞樓空悲霸業隨流水吳王宮中秋草生姑蘇臺上秋風起臺上朝看麋鹿游五湖莫逐鴟夷舟深閨那識風濤險長波淼淼徒含愁一去年年不復春若耶羞殺采蓮人嬌歌妙舞知何處玉顏花顏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已作麾可憐東城一片石猶存西子千秋蹟幽谷
陰森蒲薜蘿衣風蕭颯搖松栢山中落花人跡少
山頭落日聞啼鳥眼前不見越臺高誰人漫說吳
宮沼碧波千頃春溶溶欸崎石磴蒼苔封東鄰野
人不解事草間指點尋芳蹤風流太守擅丘壑分
金宴客恣歡樂孤亭結構山之阿翠竹參差護虛
閣揭來爽氣浮林塘坐久春陰散城郭壁上題詩
雲滿堂花前把酒月將落五月六月全無暑滿池
荷花嬌欲語臨池俯檻問斜陽何似當年浣紗女

千裘香飄桂樹秋洞門深鎖青松幽主人已往窟
客散浮雲流水長悠悠漢庭廷尉休官早拂衣自
愛林泉好蔣逕新從綠野開謝公未許青山老青
山十里帶澄湖縱飲我亦高陽徒今年上書不得
意黃埃赤日悲長途歸來山中但高枕秋風況復
饒蓴鱸四野一望俱平蕪竹間鳴鳥遙相呼謂我
不飲歲月徂夕陽渺渺長烟孤廚中酒熟何勞沽
且復花前傾百壺昔年歌舞安歸乎何須更論越
興吳但得山中十日飲絕勝束帶趨皇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悲哉行爲丁亥秋七月大風作

天公馮怒海若驚颶風鼛海天爲傾豐隆奔馳雨師走蛟龍疾鬬紛縱橫稽山奏嶺欲搖蕩萬竅狂呼一何壯崩騰耳底聽驚雷悅忽城頭舞飛浪勢壓千林盡什偃倒捲大木青天上已拔我木已發我屋無害我稼我稼且孰去年百錢米一斛今年不收食無粥君不見關中赤地幾千里黃埃蔽天無尺水草木已盡將奈何白晝殺人屠其子入口未嚥摧心肝不然徂餓徒爲爾亦知食盡終相隨且復須臾死無聲那可聞長吏昂昂似無耳北人苦旱南苦雨近聞燕趙多如此南天春夏少日晴五湖水漫三吳平牀下蛙鳴食懸釜田疇水底無人耕秋風高原絕禾黍扣門已是求輸徵堂上官人猛如虎健卒大叫向日獰答言饑餓已數日租稅欲辦將安營皇天降災虐吏助四方何所堪聊生悲哉秋風無太惡孤館懷憂坐蕭索

猛虎行 有序

歲戊子大饑復多虎患余之山中人有談虎者

猛虎行志刺也

閒關行山中行採薇厭蕨以作羹道有猛虎相逢迎人立向人鋸爲齒料虎之頭與虎語骨肉枯槁饑欲死爾復搏我吸其髓青林月黑子規叫陰壑風生山鬼嘯猛虎撼地吼乳若雷山中之人胡爲來皮髮萎地脇拄樹上帝聞之帝應怒九關迢迢不可度我欲往訴虎當路安得九石之弧萬鈞弩爲君射殺南山虎

雪蕉三首

線陰窻外漸看勻葉底題詩緑筆新惟得秋來搖落知君句裹總陽春

其二

風廻長袖自郎當斜倚幽齋怨夕陽莫道柔枝能帶雪羅衣偏稱玉爲妝

其三

自將春色上窻紗一樹亭亭戀歲華忽報齋前飛雪後朝來添得滿枝花

除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塵雙鬢滯天涯遠客傷心慶歲華歸到故園春色裏猶憐作客傍他家

偶述先兄虞仲遺跡悲不自勝因憶別後寄詩有青山病色之句漫賦八絕

新詩裁罷寄燕關馬上開緘倏客顏悵望中原餘涕淚忍將病色問青山

其二

離顏病色總堪憐一去雲前路幾千當日已愁京洛遠誰知頓隔九重泉

其三

會擬凌雲賦遠遊泉臺寂寞迫千秋幼輿不是風塵客早向松問占一丘

其四

生平五嶽向禽期爐內金丹信息遲何事一遊蝴蝶夢翻令人廢鷓鴣詩

其五

謁帝乘雲何日回逍遙子晉自仙才緱山白鶴時度應是吹笙月下來

其六

白門衰柳別離初傳道平安却又虛此際不堪腸欲斷兼燈寒夜檢遺書

其七

陸家兄弟舊齊名二十登壇說士衡誰道華亭今夜鶴獨聽清唳下三更

其八

強思往事猶堪記欲寫還休恨轉增忽憶當初宮舍冷半廳斜月共殘燈

六陵懷古三首

宋陵風露入新秋松栢蕭蕭鬼哭稠只今何地問藏舟百年戎馬驅南國盡日狐狸嘯古丘二帝寢園元寂寞黃沙白草不堪求

其二

前朝遺恨荒村裏今古傷心越嶠青亂後乾坤銷王氣夜深風雨泣山靈三泉白日衣冠冷八月寒蟬草木零當代有誰憐國士布衣林下老傳經

其三

傳經閉戶泥窗久忽漫悲時意氣深慶龍遊誰收
白骨傾家結客散黃金松楸盡濕孤臣淚日月長
懸異代心節俠似君能有幾多青花老一沾襟

蘭亭懷古

千載清眞王右軍重遊今日感斯文幽蘭寂寞自
流水古木蕭疎空白雲江左風流悲往昔越中弊
藻見諸君酒闌莫問興亡事巷口烏衣總夕曛

詠江燈

秋宵孤枕大江隈燈火輝輝鼓角催明滅乍依沙
岸遠浮沈偏向客船來天邊列宿中流動鏡裏荷
花此夕開東去海門應咫尺蛟龍莫作夜珠猜

招開美

孤亭高倚越王臺木落山空萬壑哀歸鳥自隨殘
照隱寒花猶借小春開碧漾水波供把釣翠搖竹
影入衙杯知君不淺登臨意乘興偏宜鼓棹來

山房雜興十首

日短尚晝眠高枕半山暮搔首向孤亭蒼然見烟
樹

其二

深林堪抱痾落日自相映閒看維摩經誰問維摩病

其三

世事苦相役隱几纔嗒然未若山中隱長耕負郭田

其四

我有綠綺琴三年未會鼓所悲知音希流水自千古

其五

把臂知向誰阮公去已久明月林間來相邀共杯酒

其六

儵魚時出游幽禽自來往魚鳥還相親便有濠上想

其七

山中何所有修竹臨高臺天風時一至吹送清聲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八

山中何所有蒼苔繞屋幽齋絕掃灑隨意侵庭階

其九

山中何所有池荷俯林扉秋來正蕭索不堪裁作衣

其十

山中何所有中有沉冥客浮雲澹寒空相看自朝夕

題畫壁四首

迴舟入暝烟夾岸幾楊柳不見桃花開却似桃源口

其二

俯檻意自適涼風動絺衣溪邊棹歌起知是採蓮歸

其三

中夜鴈呼悲月淨寒光浮幽人一徙倚秋思滿高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四

千山忽以霽騎驢何處叟山中正苦寒前村去酤酒

春郊

柔櫓盪綠波尋春出郊去家家楊柳垂春色知何處

焚香

山人隱几時爐烟裊沉水試看香爐峰亦有白雲起

煮茶

何哉玉川子謾誇七碗樂空齋響松聲清風已堪作

長春園十景十首

清齋自隱淪一逕遠藏春不是駝孤往東山好結鄰

其二

宛陵一溪水西流僅如帶石間時作聲泠泠奏清籟

其三

儂家絕車馬天馬來何賒忽爾雲霞起猶看作五花

其四

匡坐北窻下游意在冥漠窻前見漠顛無言自相托

其五

出門臨澄流時有漁人至偶語沙月寒不知語何事

其六

結廬依青山不淺登山興徘徊松間樵恐識中峰遲

其七

年年宛溪老耕破宛溪雲抱甕無機事扶犁對夕曛

其八

牧人歸何遲長笛數聲暮不愁烟村迷牛羊識歸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九

明月在溪上月影漾溪底溪月兩澄映儂心亦如此

其十

修篁夾幽逕避世此中深稽阮時經過相將共入林

暑月抱病戲成六絕

汲水閒煎新茗拂石獨坐蒼苔鳥外片雲自去竹間明月常來

其二

長日一鑪沈水短歌幾曲高山雨過涼生蘿逕客來雲掩柴關

其三

蕉葉過墻自綠荷花繞池更紅彭澤會中菊酒華陽枕底松風

其四

地僻已令心遠病餘且得身閒半嶺時聞長嘯主人只在深山

其五

竹杖綸巾布袍門前一逕蓬蒿獨坐狂呼擊筑世間容易荆高

其六

萬个泠泠竹竿披襟長夏生寒晚水垂楊艸艫虛齋斜月棚杆

戲爲贈內詩二首中多隱語不足深解也

杜德閒中秀於陵仲子妻相看識禪意偕隱入愚溪妝鏡窺心靜踈眉映月低別離吾有淚簡豈歎雞栖

其二

眞性良可見同心慰好逑何年憐射雉終日對浮鷗渾沌中央帝無懷上古游還堪共蕭史明月鳳凰樓

開美以山房四絶投贈作此報之

隱迹山中好幽情物外看江湖捐縱酒烟雨一憑闌已欲盟鷗鳥猶堪老鴈別誰人傳白雪五夜客齋寒

插菊

寒香郊外滿插向竹邊斜看罷能無酒移來尚有
花餐應憐楚客貧合傍陶家采采東籬曉猶堪把
露華

石宕山

石削何年就千尋絶嶂開到來迷洞壑忽爾敞樓
臺磴古苺苔積窻虛瀑水來勝情偏此地結想意
徘徊

山曉示開美

曉起鳥聲繁清霜正掩門飛移看二子棲泊任翻
村初日山容淡寒天水氣昏高齋竹爐火相對欲
忘言

送商叔護朱叔懋應試之秣陵三首

鍾山幾千仞突兀插江皐之子多文藻聲名似許
高千金天馬種五色鳳凰毛勛業君家舊翩翩意
自豪

其二

四野尚饑色子行欲何如能無憂國計不愧薦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贈紹才堪老終軍意未疎名成謁天子一爲對公車

其三

伏劒他鄉意彈冠故友情秋風待行客落日事孤征尊酒遠相命寸心言未傾思君似流水寄向石頭城

山房走筆招開美

獨立高齋數鴈羣杖藜無處不斜曛君能乘興頻來往同向峰頭掃白雲

白鹿行爲姑蘇張生壽

君不見安期生跨雙白鹿雲中行已將吸景換金骨時復乘風朝玉京玉京漫漫幾萬里雙驂飛度蓬萊水歸來長日住山中白鹿閒眠白雲裏白鹿何翩躚霜毫幻出還千年饑餐石上紫芝草渴飲松下長流泉山中老人骨相古素髮被面垂兩肩對此白鹿階除底素髮霜毫總相似洞門深處鎖烟霞一望雲間暮山紫白鹿雙雙不可見依稀色似吳門練吳門豪達張季鷹少年意氣真憑陵眼

前一杯且爲樂浮名千古何須矜只今八十猶未
老兩幷烟烟顏色好嘗強體虛似聞道勸君酒爲
君壽酒間誦取白鹿篇願君騎鹿凌蒼烟

揚州懷開美

秣陵東上又扁舟兩地茫茫烟水愁此夜雪深江
樹暝可能無夢到揚州

淮陰侯祠二首

惆悵臨祠宇空悲千載冤登壇酬國士進食感王
孫奚合心堪委功多罪不原平生蕭相國成敗可
重論

其二

社稷歸長劒君王問簸書那堪百戰後得罪片言
餘楚甸清淮遶靈祠落月虛悠悠今古恨瞻拜意
踟躕

夜泊桃源

迢遞憐行役其如客思何孤雲將短棹十月渡黃
河水泊兼鷗宿霜清聽鴈過更堪寒夜盡欹枕曙
鐘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梁

長河千古在絕險此猶傳達勢連飛沫懸流歷大川魚龍應避地舟楫詎從天今昔安危異揚帆慢進船

燕子樓

高樓古城畔望斷長安道樓前舊行跡何事生蔓草節使朝天不復回舞衣歌管掩寒灰多情愁見樓中燕依舊年年社日來

過沛縣高帝廟

路經豐沛山川古龍起中原戰鬬多一代雄圖開赤帝千秋遺廟傍黃河雲歸尚識真人氣風起猶傳猛士歌竟竟來游長此地漢宮秋色近如何

次沙河

望望日將夕行行路轉賒亂流寒渡馬深樹靜栖鴉隔岸催漁艇尋村赴酒家客身何所寄愁思正無涯

新城曉發有序

戊子仲冬望前一日自新城發時東方動色矣

忽大晦以爲月初落耳俄而遠近皎然顧視衣帶車馬無不變白者夾道古樹萬株垂垂映發若玉樹林枝上厚者至盈寸廼知是霧氣所結土人云時有之余初見奇甚馬上大叫遂爲長歌以志歲月

仲冬望前日將出照見行客光熹微忽有重陰接長夜俄驚積素分朝暉漠漠遠天雪無跡漫漫白日雪猶飛草間沙際看漸厚撲面盈頭無不有吾家兄弟皆白眉二十少年成皓首道傍一帶猶絕奇亂綴明珠白玉枝寒林倏然徧蝴蝶疑是江南三月時欲墮不墮縈樹底滿路栁花風不起籠寒鎖霧濛濛發滿院梨花帶微月山人愛奇不覺寒仰面大叫拍馬鞍縱然霧盡青山出猶作長途雪裏看

旅次憶越中舊居二首

宴坐雲歸後開尊月上初春衫裁越布晚食飽溪魚白鶴僊人箭玄蒐使者書故鄉真可樂不是愛逃虛

其二

落日若耶路晴波映遠空經過獨漁父來往信樵
風避世蓀蒲裏忘機鳧鴈中何因競微祿蹤跡困
途窮

途中四詠

曉星

五夜色何燦東方如有期獨臨殘月上每傍曙鐘
遲送曉催寒日流光只暫時旅途貪早發策馬一
相隨

朝雲

一賦高唐後猶看似夢間含霞添曉色出海見青
山與跡俱無定同心長自開思親雙眼在南望阻
鄉關

征鴈

幾陣見還沒一聲堪斷腸迢迢思遏塞渺渺下斜
陽北地風霜苦南征道路長傳書到何日鄉國正
蒼茫

栖鳥

依巖依林樹迷烟集成樓星棲堪自托暝色向人愁月落驚難定寒多啼未休南枝殊可戀飄泊欲誰投

途中雜詩四首

逆旅解逢迎傳餐事遠征三年懷壁在萬里負書行柳憶經時別花傷異國情辛勤作遊子潦倒見儒生

其二

驅馬遊京國思家動越吟短檠時有夢孤舸自知心驛樹寒烟晚官橋流水深羈棲有朋好聊足慰離襟

其三

一騎風塵裏千山縣郭東畏途逢落日別思對飛鴻仗策心逾遠談詩氣稍雄驅馳丈夫事不必恨飄蓬

其四

籍籍多才俊招延聖主心獻書非十上購士重千金謀國杞人意感時梁父吟閒居雖所好豈敢滯

中林

又途中雜詩五首

風塵忽換蒼髮寒色偏凌紫貂上馬踏一村月迎霜度獨板橋

其二

遠客容顏千里歸書涕一緘莫問離家久近請看來日征衫

其三

取次殘星盡落逡巡寒日初昇欲識曉來霜露短髮忽墮清冰

其四

忽憶家鄉舊隱竹窻日午高眠看山甃移蠟屐乘月一上漁船

其五

風急暮天殘雪鳥啼遠戍平原濁酒先投草市嚴寒不到清尊

道上微雪二首

馬首弄霏微寒多只甃飛疎花遙綴樹落絮未霑

衣月下色猶淺風前吹更稀唯應湖水上粧點釣
魚磯

其二

客子逐車輪相憐一水濱東雲圍野色細雪雜征
塵歷亂看愁思飄搖似此身前村聊息馬寒入酒
杯頻

遇雪憶越中舊游二首

惆悵山陰道經冬有雪留霽看千嶂曉寒帶一江
流野客眠深巷漁人聚遠洲每當清興發中夜問
扁舟

其二

故國諸同好長途雪裡來爲憐朝霽後兼有早梅
開小出携茶扉旋烹試角懷只今懷舊侶遠道思
悠哉

古柳詩

古道兩傍夾官柳萬樹千行種來久風披雨溜皮
節脫漬鮮封苔鱗甲厚奇姿翻訝出摧剝生意偏
能發枯朽豐腰擁腫足疣贅皴穴玲瓏呈鼻口昂

藏外幹老更雄歷落中空奚不受幽龍一窩有結構虛室四通多戶牖嶧陽半死未足奇社櫟全生亦何有百年古物具神惟元氣雕鏤豈云偶霹靂續空電光掣鬼斧霆鞭共馳走蛟龍躍去蛻皮掛爪角鬚髯互先後至今狐兎不敢傍窟宅似有精靈守野火飛燐倏往來驚飆怒礫長哮吼結根自憐已得地斤斧永脫樵人手不將輪囷姜容飾只藉支離保年壽蒼松老檜早期約淩寒肯爲氷霜負

到京懷開美

蓬萊仙闕五雲新宮柳垂垂萬樹春今日便捧燕市酒不知誰是和歌人

扈遊圖題辭有序

十五年戊子秋九月工部臣謹上言伏惟　陛下膺萬年曆以興章令臣等營作壽營役且竣敢頓首請十三日　上惟　陛下幸親臨閱之臣扈蹕如制既至　詔偕中宮駕如大峪山羣臣扈從入斤以職事貴近從而入者止諸司不得盡從入斤以

少師大學士以下十三人於是撰玄宮循明樓
登寶城時天日晶朗晴色與山紅紫氣相薄映
發蔥鬱甚　上睠矚指畫左右問色愉愉然歡
降至慕從官再拜賀有　詔勞者賜尚膳監所
進酒食於時太僕常公方為工科都給事中實
與焉嘗謂其門人陶望齡曰自吾以章牘事
上得稱近臣六七年然而密邇　天子光寵被
恩數異甚在茲日不可無紀而適有為公圖之
者望齡為記其端系以詩焉

皇之出遵陵邑紛總總萬靈集鏗華鍾梢雲旂道
修直皇人馳皇之馬崇嚴下戒屬車止從者於六
聖驂軒游今倍之維厥儔歷玄宮壁明樓紫踔躍
光沉浮瞻天行循地脉覽化初皇情懌喤齊侯諧
秦役皇之車降自慕羣臣醉康以樂頌無疆揚景
鑠皇之壽天同久公皤皤在王右歌此圖傳無朽

帝京篇　館課

地軸幽燕壯星辰北極尊向明開帝服面勢敞天
門天門帝服何雄麗到處烟花夾朱第崔嵬古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金築迢遞離宮白玉砌儲胥百萬護嚴更十二
交衢繞鳳城見啓北門封將校新開左掖召儒生
連艘千里吳陵粟擾甲三營突騎兵旌亭分隊起
輦路入雲平橋車隱闐街轉流汗窮冬氣猶喘
說劒相邀過慶卿談天何處逢鄒衍走馬東門繡
陌新角抵珠彈鬬芳春曾持紫綺裁行帳共眥旃
檀作遠塵董石豪奢何不有材官導前蹶張後蘭
錡分將御仗陳椒房自合君恩厚　家小兒元賣
珠霍氏大奴公使酒榮華銷落須臾事盛滿尋常
多怨怠但見交遊去翟公空傳丞相過車騎由來
破鼈難重炊由來素髮難復緇千金處囊意氣盛
一朝脫手爲人欺君看世事共如此獨傍悲歌高
漸離

觀運甕圖有感

紲驥在槽櫪超足竟未停安能與狐狸局局偷一
身壯士營四海褰衣赴時屯白日檐前馳所悲功
與名吾聞運甕翁爭此一寸陰端居撫牖囱愾歎
何時平

恭讀　宣宗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述

玉牒維丹扆詞林亦遂兼蹰步集華堂仰觀天文
聖照曜金銀牓歙奕丹青辭日月懸雕楹風雲起
檐隈肅瞻晃心目再讀欽明規於赫　章后朝求
賢盛文材羣雅佐洪流三楊楊其徽誥辰趨紫闥
中宵直彤闈延對訏有時嫵欤豈云疲訪道屬清
論懷邦軫遠思揆藻成典謨載賡廼夔秘館存
勝事矜韋暎餘輝願言崇四禁策蹇企前綏

省耕圖　館課

僕風吹土脉農祥曜春正耕作豈不勞田家自有
程哲后布天紀維艱軫人情高居恣遐覽肅駕起
展征廣隰既羊觀雙渠正縱橫平林入簡管烟樹
引前旌飛蓋何蹙蹙鳴鑾稅郊坰樵牧時聚觀堂
笠乃逢迎我后有仁言黽勉父與兄卒歲艮在茲
努力畢所營寥夫誠細微懷辭覆昭明前春賁黃
犢荆杞中田生清朝把鋤犁手足故難勝一言感
天聽引躬發深誠穆如祥颸施盎若湛露零稺稚
頌遺羣披圖煥冊青黃虞洵耿矣無遒岐周氓

盆菊吟　館課

秋林多高風秋士多高音停杯且莫歎搖落請君
聽我盆菊吟含英吐艷那堪久爾獨開芳衆芳後
有時偶結先生隣何意頻過白衣酒托根只擬在
林丘照影寒潭澹澹流幾處籬邊和露曉幾叢竹
底抱霜幽霜露連天下平野小摘疎花自盈把荷
君清賞爲君移朝來却種華軒下綺席金缸白玉
鎗相看忽有東籬情枝故與簾櫳媚細細香添
酒味清薊門寒色由來衆蚤朔吹先凋玉堦草高堂
十月無風霜一盆長對風霜老

玉壺氷　館課

玉琢氷分彩氷凝玉並妍娟娟聯瑤席烟烟見壺
天表淨輕寒徹合虛素影圓已憐清比潤誰辨白
非堅曉日消難盡宵光照獨懸冲襟如可尚應道
衛公賢

秋聲　館課

玉露泫前除涼蟾明素襟誰能比窓下聞此秋容
音落葉殊未已客懷良不禁凄涼帶斷鴈惆悵襍

清砧入塞風仍遠懸鑑夜更深朝看天苑裏蕭颯半疎林

聖節朝賀　館課

毳毳參差施繞蓬萊幾派仙韶拂侠來　帝座高臨南極迥香烟不動五雲開月輪尚抱千秋鏡露掌初添萬壽杯最是侍臣多寵渥鳴珂新拜紫宸回

送經略大臣行邊　館課

元臣擁傳寵巡行旌旆蕭蕭鐵馬鳴舊事十年開玉帳新從萬里作金城黃河到日應空幕紫塞於今大治兵莫道和親明主意肯容胡虜更求盟

齋居對雪　館課

眞成居玉署到處點疎林緹琯葭初發寒城花已深流光驚照眼虛白映齋心會獻甘泉賦誰賡郢客吟

三餘篇　館課

夙齡嗜篇翰屈首受詩書褒褒九流津送目萬古初四序互推斥哲人攬其餘壯心感促運興言在端居端居歲云暮連陰盛冬節寒宵耿難曙銀漏

凍初咽孤幔掩夕飈懸鐙照餘雪輟稅世人執冥
心契往轍往轍未遐邈披覽見音徽衆賴參差鳴
理遣羣言齊夕秀長鮮妍陳編吐新詞五車豈多
方希言詎玄微沉濫竟何政吾今謝筌蹄

七夕效梁體 館課

金商及茲夕玉除歎佳節爲惜雙星分坐遲明河
沒年逾無來旌霄沈有歸轍初歡遽爲戚促會重
成訣淺渚多波濤修梁易圮絕團團晚露淒悄悄
陰風咽彼美嘯儔匹芳馨盛陳列弱縷逗纖鉞清
眸亂微月引領睇靈駕冥心丐餘哲七襄詎云巧
一水竟乖別揮手謝世人聊用安窮拙

寶劍篇 館課

長安貰酒酒正醲拔劍躍起心狰獰蛇文龜甲忽
飛動魑魅滅沒妖氛空須史聳身舞超越不見一
身惟尺鋩雲光黯淡天欲低颯颯長風滿團雪傳
聞此劍古時鑄赤堇初開越溪竭神物時與龍蛇
爭腥氣猶殘欻猶血轆轤蠢蠢蓮華起況復提携
游俠士太平不見有邊塵夜夜牀頭鳴未已爲君

一劇陰山址山中狐兎盡枯死致兩單于報天子
匿景銷形匣中處
憂旱吟 館課
氣懘懘兮天飛沙義和馳兮鞭日永瞻原隰兮皇
心嗟秩望祀兮丐甘澤薦犧牲兮選圭璧靈將許
兮油雲集爲吾訟風伯兮胡不仁雲散漫兮愁吾
民連降沴兮東南貧食無粮兮羨無半朝不夕兮
出不可以去餔粃糠兮待茲歲兮不雨兮禍焉至
赤子疢兮號呼恩澤降兮東吳江海涸兮魚龍枯
斗水挈挈兮吾誰蘇兮不雨兮何爲乎皇孔仁兮
濡焦枯左右盼兮良輔歲大旱兮用汝作霖雨
喜雨 館課
歗景積農節陰雲未會舒中田似龜坼二麥亦已
枯青根吹斷穗苗槁春盡平皐少青草自有 皇
仁軫子遺豈無天意隨精禱西山吐雲高驤奔
雷走電白日藏旋驅長風助黯淡頓歗毒著生清
涼金雀欲飛玉螭吼碧瓦滑淨青苔厚紫氣方開
墮遠峰輕烟乍合闈宮柳方開乍合多奇色散入

郊原興蒙塵已看百丹動非非漸聽似溝流滴滴
枯槁蘇息萌芽張高者宜救低稻粱秋原晚稼紛
可望扶犁戴笠多趨蹌擊鼓報賽樂以康誰其致
之維我　皇於萬斯年維我　皇

塞上　館課

漢家全盛日天子重邊功將軍復新貴授律遠從
戎直掃北平北橫驅逐水東胡沙漫漫天無極塞
上嚴霜衰草白荒屯落日筋竿勁半夜寒聲刁斗
愁月滿空營稚虜逃鼓鳴陣轉大軍號偏師萬里
猶嫌近百戰經年未是勞丈夫致身須用武捐軀
單于滅強虜骨都當戶何足數功成歸來報明主
萬戶侯印賤如土

塞下曲四首　館課

胡氛蕩盡羽書稀戍鼓無聲獵馬歸并州俠少經
征戰但話休兵淚滿衣

其二

寒沙月黑生殘燒隴水秋高足斷雲誰上孤臺夜
吹笛傍河胡帳幾千羣

其三

都護輕衫結客遊關氏馬上錦雲裘書單一道甘
泉入邊塞年來始覺秋

其四

其道天朝雨露寬親將丹詔寵呼韓軍中賸有封
侯骨獨宿清霜拂劒看

瓊島春雲 館課

蓬萊島嶼春盡暉春天搖曳麟孤影泛仙蓋已作五
光薄崩樹欲迷風力微遥

色明彤闕東郊臺空花增夕觸石乍去成霖歸

蚤春 館課

題詩載酒曉相過上苑年芳入醉歌到面正逢花
信早隔簾無奈鳥聲多烟和翠陌垂青柳水轉銀
塘長碧波況是太平饒樂事春風莫惜易蹉跎

太廟薦新麥 館課

秩祀森嚴建禮儀涼深西苑麥秋時閟宮曉闢陪
羣后玉座香清薦兩岐樂奏薰風鳴劒佩日晴沙
燕拂旌旂明時賸有維馨德會見齊居展孝思

賦得雨中春樹　館課

片雨蒼莊藹北天帝城樹色總芳妍風吹細雨添新翠望入平林濕晚烟花閣畫陰餘照裏人家春靜綠楊前物華到處應堪賞聖澤今看草木偏

端午　賜畫扇絲繓艾虎艾葉紀恩　館課

陽節開重午封題下九天扇應摹蒲月絲與續長年畫裏乘鸞巧釵邊繡虎妍沐芳時已及懸艾俗猶傳裁剪深宮出恩輝侍從偏霑闓明鏡在獻壽聖人前

賦得五星如聯珠　館課

歷歷白榆合輝輝黃道迴斗閒分劒彩漢裏結珠胎聚井眞人起觀河五老來貝闕天關麗旒綴帝垣開顓地祠占德奎躔已應才紀元徵巧歷千歲亦悠哉

咏上苑桃花二首　館課

度索山頭駐綵霞蓬萊宮闕即仙家共傳西苑千秋實已着東風一樹花

其二

宮柳垂垂黃鳥歌桃花朶朶照書娥花間無限成蹊處應是宸遊翠輦過

咏史四首 館課

漢主祈靈起露臺當年侍從謫仙才蟠桃竊却來人世割得金門賜肉回

其二

市隱爭高處士星君平元不厭沉冥五侯門館多賓從自映疎簾註道經

其三

世路誰憐阮步兵登高懷古不勝情深林盡月供長嘯應是羞成豎子名

其四

孤雲再再意如何五柳先生解醉歌一片壯心千載上短篇牢落咏荆軻

送范檢討冊封便道歸蜀

聞說秦城百二關提封鶉首舊河山親裁帝子青桐葉暫解仙曹玉筯班

嚴首看雲邊月近江干負弩使星還知君定有淮王術綠酒筵頭舞袖斑

輓田鍾台先生四首　有序

鍾台先生既卧病乞身去行有日矣望齡等問疾至榻前先生命各製詩贈行曰及吾眼在冀猶讀之詩未成而逝焉悵痛悲恒何可復逮以成命故綴之後方附古蕭里薤露之義情見乎詞

碩德巾朝今已矣高風前古似曾聞懸厓皓雪松千尺碧海秋空鶴不羣盡日門庭清似水蚤年詞賦欲凌雲慟餘總帳空堂冷獨向齋頭檢舊文

其二

一疏辭官憶舊磯只今南去事應非兒童執手不成哭賓客到門看已稀雨後片帆天際黑江關芳草夢中歸靈均弟子誰堪賦纔讀招魂淚滿衣

其三

惆悵難忘舊日知素車丹旐去遲遲從前只謂悲生別楊畔猶聞覓贈詩薤露幾人空製曲春風一慟阻深期酬恩不負延陵劒欲掛寒峰何處枝

其四

雲樹千重薊北天鄉心誰為二親停那堪垂老迎
歸櫬轉向遺孤慰暮年舊德自應存太史　皇恩
今已到新阡徘徊却羨雙飛鶴得弔先生宿草邊

酬陳玉叔廷尉見寄之作二首　代

青雲幾載共飛翻綠酒寒螿可重論南國舊憐詩
草秀漢廷今見法星尊自緣談笑知驚座未向交
游歎署門知爾尚高湖海氣畫熊問俗向中原

其二

意氣如君信慨慷棲遲吾自媿班行但循白髮心
堪短為問滄江計已長五嶽襟期應未改三山風
雨正相望秋卿署裏多秋興莫歎飄零滯一方

送蔣吉士侍養二首

薊門連雨雪相送轉依然客思吾何減　君恩爾
較偏錦衣看獨舞白首敞華筵儻過西陵口鄉書
早晚傳

其二

薄祿猶堪養應憐萬里情歸程及春草壽酒薦金
莖閉戶書常滿閒居賦桑蚕成縱然三徑裏不是學

元卿

送潘教授之明州二首

傳經來越地捧檄去都門斗祿功名薄諸生禮數尊潮生江色動日落海雲屯會見南溟裏扶搖起化鯤

其二

若到山陰道憑君問故鄉秋帆移石影曉鏡散湖光蜃氣浮行館龍宮接講堂溪山多古蹟一採石田藏

送祝心吾之官汴京祝有禁方許以藥酒見惠遂有下句

仙吏風流草檄才征軺遙指洛城隈清時參佐高戎幕暇日賓朋上吹臺嶺雲浮開鍊藥黃河月上好銜杯應憐病客金門裏乞得還丹幾粒來

送樂吾丈尉潛山

黃綬青驪吳楚間官程垂柳鳥關關溪流似帶九江水塔影猶傳三祖山麥隴涼深逢雉乳花臺春靜對琴閒明時莫歎功名薄仙尉風流豈易攀

送單監正之遼東

馬曹寧散地夫君實名流都門四月雜花滿春色
隨君到營州漢武皇帝重龍種貳師將軍新貴寵
大宛屠城驥子竭天閑萬匹烟雲擁材官拋轡掣
電馳健兒快馬眞相宜陰山草長絕胡虜一騎不
敢東南窺自是承平少邊事儒生橫說和戎利黃
花鎮頭市吏來大酋賜錦關氏醉胡馬絡繹胡兒
牽毛縮筋枯四足穿豈無輕紈與繡段棄如束草
寧論錢聞道遼陽戰勝歸青驪白兎共騑騑桃花

聰夜連營色首蓿高秋萬騎肥莫嘆天涯薄宦難
衙齋寂歷走奚官城頭謄有醬閭色任爾朝朝拄
笏看

題川嶽生神冊并序

川嶽生神冊者望齡同館生焦竑等壽其師潁
陽先生原本所生發祥於山川繪而歌之者也
望齡敬書其端曰昔歙之大儒元晦氏既徙居
閩瞻懷故里致意於紫陽之堂蓋新安山水名
勝處也古之賢者思歸而未能猶寄稱焉先生

具老於是釋大柄歸擅其巖壑視元晦所得何
如哉顧獨疑公所自稱遠附於箕潁豈新安山
川峭厲清刻者猶未足當公意耶何意尚之遼
乎夫洪名盛業大敝乎天壤山水於天壤間直
微塵弱縷耳其細與巨知其不相及也而庸知
天壤之不爲塵縷與銖銖焉較名譽之多寡爭
功業之弘纖於一塵一縷之間不爲塵縷之尤
者乎賴水之陽盧恬夷曠而虞虞不與易斯固
先生所爲托以遊世者耳或者以由隱士先
生身元宰之隆寄而託讓王之餘稱謂爲非類
而是烏知大道哉得其道則承明著作之庭中
書政事之府練之水新安之江大都之都雲巖
之巔無非賴者竟由之同異未暇辨也夫物皆
有既也崇者必夷淵者必陵惟有道者未嘗歲
未嘗毀二三子區區以川阜視公無迺守至短
之域以言無窮之原乎雖然企由者托於賴矣
後世有企先生者猶將於新安焉而況其門人
乎蒹葭伊人生匪容谷思其人猶及其物況江

山之奇麗哉是冊也繪事五幀詩二十五章作
者十有九人而望齡分賦得齊雲山其詞曰
齊雲高高齊雲香鑪蠹天天烟煴鑪烟作雲細如
縷中有雷霆挾風雨須臾倒翻滄海濤九土盡沃
三農驕連陰忽捲晴堆絮天宇虛寥片雲住功成
用歛意更閒翩然乘風還歸山茲山自古多靈貺
貝闕琳宮儼相向雨色長飛玉洞泉白華正掛天
門榜門外石楠千歲樹疑有仙人煉丹處至今碧
磵菖蒲根猶見紅泉雜花注先生拂衣雲與還蒼
髯素領青松間金丹駐年色烟烟鐵杖入手聲珊
珊松醪釀分松花飽芳聖代寧容乞身早把釣難
忘渭水占停驂欲訪空同道雲去雲來豈有心山
靈應訝住山深請看五老峰頭石膚寸仍合四海
霖

夏日過韋園三首

赤日來郊坰每與勞人期清風避城市常爲靜者
私瘦馬出郭門草香旋生蹄幽尋無廣途暮此田
間蹊團團十里陰中藏古招提前林在何許已覺

林幽晰顧影私自言息爾良在茲禪居亦已雄萬
木如登陴積晦耿晨鐘餘青吐朱扉深柯藏靜風
露葉留晚滋芳條欣可攀豈必來花時

其二

中林衆鳥國喁啾廱不聞亦如適都市頗盡殊方
言交鳴復交翔勢合理亦參高談奮樹顛意已無
人群客來鳥何知去亦匪所訢孤遊時見欺故復
相嘉喧平生寂默意欲與禽鳥論人生各棲宿此
義聊可敦

其三

清池不濡軼千里在一曲蒲葦散輕颸時見幽鷺
浴垂楊髮如葆遶寺紛可束數樹影文漪欣然若
新沐伊予江海客偶化鷗鳥族臨流無盟漱端坐
意已足

題郭生畫有序

郭生嘗從予游少年美資嗜書學畫亦善經義
惜無祿早世其塾師陳先生示以遺繪爲慨然
成句題於上方

中郎去後傳書訣摩詰身前是畫師可惜丹青無限意無人更見解衣時

題李寧遠卷三首

紅錦帕首狐白裘轅門置酒烹肥牛吹笳夜醉婆娑府校獵秋閒自在州

其二

聞道龍庭夜合圍嘶枚隊隊鐵騶飛平沙萬里六羸去縛取閼氏驟馬歸

其三

諸郎少年肝膽奇鳴鞘插箭射且馳馬上會撟自趨將陣前當避黃鬚兒

讀白樂天詩

嘗聞樂天言依依姓陶人況我姓氏同流風殊未湮譜系雖荒唐强附情所親豹齡秉孤介知足嘗少營朝暮無餘資視公猶未貧一命詎爲貴比公誠榮身既無羈束腰亦忘屈伸胡爲罷官來兩見田園春雖無達士懷心亦寡緇磷栖遲楊柳宅來往蓮花儈湖水繞屋流南山亦當楹何必若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溪有興斜川滇我非公後裔公定我前身篇咏性多抽杯杓力不任唯應詩與酒兩者媿先生

耳鳴

我身又危脆生與疾病并三十方少壯一耳常年鳴吞藥謁醫師已之而未能靜聽忽自哂宜愛何緣憎寒谿月泉瀉古磵松風聲秋蟬既縷縷玉磬時泠泠近聞江濤喧幽得廣樂清蕭遠天有籟虛無容誠神昔聞鳧夫子中歲求長生冥然發奇響自謂通仙靈著書良已誇一一爲强名彼以靜境遇我從多病侵自身如空虛浮幻之所成外塵尚云妄此纍豈是眞或誘或以欺妄計起迷情病久心境閒庵居漸如僧一悟聞思理良哉觀世音

贈劉布衣

聞君年少愛禪寂身着袈裟手持錫聞君中歲逐鄉里束髮戴冠畜妻子如君形迹那得窺俗眼相看滾喧囂世人莫喜且莫嗔囊時是俗今是僧蹉跎有迷方士乞與光明無盡燈

戲題

太常妻黃門妾我欲向君君不應博大士雁行婆
令君從我君如何道人亦有閒儔侶智慶慈悲同
法喜却笑多情是老逋梅鶴相邀作妻

題窻四首

眼倦垂簾非習定頭慵着枕便成眠一念未停殘
夢醒休將嫩惰喚妄禪

其二

病中佐佛君休笑佛是人天大藥王欲覓方書薄
象外却如卜肆挂義皇

其三

杜預勳名班掾文勒石磨崖意何已道人解何信
手題一任南風打牕紙

其四

兀兀騰騰半室閒開牕只對隔湖山從今始覺無
心好總有思量也是閒

送雲浪和尚遊雁蕩

雅志在林壑餘痾幸能養家臨湖水邊興在雲山
上非惟志終華將期汜蓬閬芙蓉乃籬落赤城亦

難醇病骨殢遠懷高轅紲塵鞅山烏與村花崇朝
九回望吾師究玄要說法今龍象胷中着丘壑不
與山河妄居從深公買意與支郎暢獨携瓔樹瓢
一條榔栗杖錫穿吳會雲杯度錢塘浪聊過灌園
人村齋飽藜餉西風吹毛衲烟霞氣彌王言訪真
僧廬覓莫經行蕩霜前林葉紫秋半寒流壯揭水
涉犇峭穿雲矚空曠洞穴轉幽邃時聞語鹿蒼
鼠如狐狸饑嘯拱相向瞻奇領其會坐覺千山長
卧遊伸兩脚紙上每神造從師欲諦聞此語得無
識白雲頭雲外靈蹤跡無恙春與桃花斷夢寄廬
幾兩苔間數遺墨徽音嗣高唱

題集慶寺僧卷 有序

冬日同謝開美並揆仲李文學王周二上人舍宿
集慶寺僧舍座上二僧俱善飲而揆仲方持齋
寫法華經余戲之曰有飲酒沙門則有持齋居
士因大咲次日寺僧持卷強索余詩因次其語
爲解嘲云爾

名飲推闍黎持齋復誰氏手寫蓮花經兀兀者居

七身住蓮花社攢眉者釋子梵書在孔壁翻將貝葉紙淨土與醉鄉相去不盈咫應多混俗禪求過逃禪　有士處其間無是無非是終年念經論半字不到齒終日在塵囂中懷了無事腹同無礙金身是空虛尔雖猪逢著喫蔬食飽而已開參悟得否是即無生理非則償債去我墮泥犁罪

歜菴集卷之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恭集卷之二

序

眞如齋校梓

癸卯應天鄉試録序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今上之三十有一年應天府臣以大比士請臣望齡偕右中允臣如砥奉　命馳往董試事既入闈操江右僉都御史臣耿定力提學御史臣趙之翰取聘分校推官臣景暐等知縣臣細芳等教授教諭臣民範等咸受事簾内御史徼察於外維謹蓋

臣不敏大體無以奉上任使庶幾勠力以免於
焉爲於是進諸曹六館泊學臣所選郡縣生六千
人有奇三試之登士録文如舊額籍成臣竝齒宜
叙首簡臣自持槩以來至濫官次每比歲所聞廣
屬條令甚飭然仍陋踵誤無損其故而加後焉法
之所禁下之所趨當事者往往慮信令與牒材不
能兩遂而士亦謬信以爲主司之好果異於令也
夫謂材也而曲收之謂材也而曲廢之以爲號也
舉不足以服天下而漏濯其心若臣所謂材則能
奉詔令者也守經制者也舍是非臣所謂材也夫
好高嗜勝士之恒態也東爲之塗而不必入寬爲
之格而不必趨惟齊之以至一而守之以至嚴若
懸的以射取決徑寸而萬鏃赴焉然後樂盡其心
而務展其力善程士者不能梶其好高嗜勝之心
而能軌之於正一而糯之故上無失濮而下無失
人古羅士之科嘗衆而士亦多方矣至百家黜而
六籍尊詩賦停而明經重箋疏廢而傳註專其岐
愈窒軌愈端而塗亦加約聚四方秀異積數百年

文治之盛醞釀成就者並驚於其中一道同風於斯爲盛而巧拙之數能不能之故亦畢呈而無遁矣臣嘗竊觀我　明制舉之業莫盛於吳博士所誦說若所謂王唐瞿薛者皆吳人也其文若爰書之傅法律而不可出入若歌者節拍不可舒促四方師之號爲正始蓋尺幅之中一題之義求之而彌有濬之而彌新因歎聖賢之言無窮者是而其法之精微曲折亦有卒世不能窺者夫豈無軼材斤斤焉尺寸趨步罔敢踰越蓋巧生于特格而奇徵於走隘也鵠的之難於人也以無餘地中則巧多中則奇臣所謂奇巧者如是而已舍是則妄發也拙射也直謂之無能耳今抗神聖之道以爲之招重之以天子之詔令而無能從焉汎濫靡濫托餘地以自蓋烏在其爲材臣不敏竊以爲衡士莫善於格上必懸格而始辨材下必赴格而始呈材衆耦之勝負必並就於格而後可以角材踰格而旁游者易而拙操格而中入者難而巧如此則臣等尊令守法之指與翹材之術合而非岐而是非巧

拙難易之路可以曉然告於天下而不惑庶其有
悛志乎然臣匪獨以訓藝也易有之兼山艮君子
以思不出其位子產之言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夫位也者域思者也畔也
者正位者也位在將不勝思焉亦不勝難焉而暇
於越乎爾多士退而求諸道進而效諸職精思而
謹守之至易而難至奇而平於是乎在毋庸有越
志越焉者學則僞官則邪不然則不能而托餘地
以自蓋者也夫射非鵠用也然無失毫末於此而
後意指目屬矢張鏑注四方萬物靡匪鵠者靡匪
毫末者鵠士於文有所以用之爾適道則湊和節
致用則應幾宜其精也靡不有毫末焉失則千里
夫得於正鵠奭於獲禽不然之數也士失之於異
日則臣不明之罰在今矣射有鵠耕有畔文有格
道有域而官有方臣所願與士交勉者如此

遼陽大捷聖武頌序　館課

皇帝受曆纘功維十有八載威宣惠和川靈嶽祇
罔不秩厥職自候尉所未嘗縻狄鞮所弗暨幽岨

亮忽傳聽附進咸委珍於宗伯下瀕餘艎之艦縻沒而不設深叢毒河五嵗九溪之間造津梁而餙城郭定華臥皷者歷年於茲輦粥氏世長北漠實有豕心弗可臣畜亦克懷我刑德句成乎疆圍於是奮尺組以招之浮甘餌以鈎之馴馴焉滅滅焉閑不劇厥齒角豢於牢笠之內維遼海國東偏也醜虜錯時種落龐雜聾於文告不可訓定蟻屯蠅集驅之旋來小挫大創未懲於厥心春二月大酋士蠻卜言召周等控弦數萬誘迫西胡薄我遼陽城下壁壘既肅援師大集震崩宵遁大將軍以兵由奇道邀擊大破之得甲首二百十級以獻書奏天子曰維予虎臣奮厥武予嘉爾庸維多予將親受于廷曰茲維天地宗廟之休烈予一人無敢弘其以俘告曰予嘉念將士勤苦其餟金帛勞賜之皆如詔令而臣投筆札幸與事會鳥可無述遂作頌焉

十三經註疏序

孔子曰述而不作而後世孺者推明其功過於作

者蓋凡今之所尊之爲經而不廢者皆考信於孔
也余嘗觀覽古昔籍謂三王以降六經所起理歸
於述故易演於圖書紀已事詩采湜咏而體屬成
數古聖人之未嘗作也久矣寧獨孔子哉自有夫
子而經之名著秦滅去孔子學而經絕漢復興之
經乃復出六經始爲孔氏書盛與替視之漢初出
於炙燎之後口授臆決人舉所遺家列其說彬彬
乎斯亦述之偉烈者也而或以踳駁支裂戾於聖
人謂經存於秦顧亡於漢不亦過乎然余竊怪三
代以前無經學之名爲之程無孔子之所考衷爲
之的成聲而歌之成信而書之成象而儀之無之
而非道耳非爲明道設也其所指龐然錯出不稟
一途故疑於淆雜而繹之則惟一言也漢之後尊
學而準於孔子言匪依經則見斥經匪稱師則見
姍的然以明經爲事而粹然繇於一術然戶立黨
植言愈破析堂室之上樹爲百家古異之而愈同
此同之而滋異則曷故哉夫聖人無意立言而道
載焉而漢儒斷斷焉執往言以附已意守轍滋其

前陋務勝啓其後疑馳末流而測江海固宜什伯而未止也故三代以上卜師歌工之書紀年官府之牒拜起邊豆之事執業問對之詞皆足擅經之號而其後老師大儒白首治一籍日訟同異僅欲窺其籬而未足蓋道無域而言有方聖人見其同儒者標其異故也然士生三代後而欲聞孔子之道非經烏乎取之迨後世而經遂不泯滅者誰之力哉諸家訓固不具見於唐孔氏所采輯十三經註疏多其說之晚出者夫方徵難扶而既盛易

餘叙端者多瑕疵踵武者工潤澤故說經之家後常搶先所從來久矣自宋儒出而是編幾廢嗚呼奚怪乎然當今世而推明述者之績衡難易而第其烈漢儒真稱首哉稽漢註者以是編故重刻之

八大家文集序　館課

儒者論文宜折衷孔子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夫意贅而不宣而後有辭辭取達意而止此萬世脩詞宗旨也六經之文炳焉與日月並懸寧獨以其辭工哉道散統分處士橫議而虛無刑名押闔之流

競挾其一察以號於世其見雖不該不偏而詭於
大方其辭皆能道其胸中之所欲言故其書宜爲
儒者所斥不道而猶與六經並傳至比景星之佐
三星者徒以達也左之詭馬之逸班之密至今讀
其書如身在其時接其人覩其事夫非亦達之故
耶夫文不主達意而以字句爲工則是東京濤其
源而六代揚其波者也至唐而靡極矣昌黎始揚
抗孟　以古文詞建旗鼓而河東以偏師佐之故
秦漢之氣復振然卒不能挽天下而從已也而唐
亦以亡至宋而猶沿五季之陋其於晉唐黜其藻
而襲其卑至不知韓文廬陵始得之　之餘而
表章之以振靡陶窳爲已任而眉山而南豐臨川
附離而起相與馳驟於秕林自是而後始知以退
經博古爲高不復競秀于字句其詞雖不麗於古
其於孔氏達意之旨固無鑿也而唐宋八大家始
並峙於作者之壇而無敢雁行至者蓋退之爲文
惟陳言之務去而子厚瀏之永叔善介甫之文而
病其摹古也今子固語之曰學古文正不必似之

介甫遂易杜而詆遂爲　詞宗至三眉山爲永叔
所心折而樂游揚之者其蘊蓄遠矣乃不道古人
一字夫此八子者豈其薄古而不用哉蓄而欲通
溢而欲流有成文焉躍然吾前則意起執筆而從
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倘規焉取古人而摹
之卽馳左驟莊陶史鑄漢胸中之所欲言反爲谿
徑所束而不盡夫惟以達意爲主則雖欲不棄古
而有所不能故爲文而型古求其所牖明而塗徑
近舍八家無繇也　明興二百餘年代有作者率
道斯路弘正之際一二能文之士始以時代爲上
下謂西京以降無文乎殘膏剩馥飽飣綴裘破而
其持論薄八家不爲天下綴學之士靡然嚮風
之者徒取秦漢于史殘膏剩馥飽飣綴裘破而
合說之如枯楊之華祇增索然而不見其所有迄
今而弊極矣猶新采異卽重譯笠乾語亦爲制科
羔雉至于弁髦經傳而刻心虛無刑名捭闔之書
大書深刻細帙縹囊充棟溢市競相懸購而八大
家集塵翳高閣徒爲蠹殘鼠侵耳士趨若此君子

有世道之責柰之何不亟挽也夫八家於秦漢子史其工否吾不能知顧其所據者經其所傳者六藝之遺旨而其體裁事情於今時爲近也夫諸子詭而不經吾以爲不如八家之正也左國史漢叙而少議吾以爲不如八家之備諸體也子史之至今傳者以其能達意今至於無意可達而徒剽其詞吾以爲舉世之癖非沉潛八家弗療也爰爲是正付之剞劂令有志古文者靜而讀之如飲醇而扶其糟粕鮮不粹焉躋自然之域成一家之言以庶幾無負聖門辭達之旨無使百世而下謂我明無人則斯刻爲不徒哉

聖學宗傳序

宗也者對教之稱也教濫而訛緒分而閏宗也者防其教之訛且閏而名焉故天位尊於統正學定於宗統不一則大寶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眞奸於曲學然宗無外教之宗而宗所以教猶人非異跡之人而人所以跡耳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途徑錯糅至心而一智故百變苑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齊萬塗宗於一心萬慮宗於何慮以微妙而揭道心之目以未發斯有大中之名爲生生之體則曰仁爲化化之基則曰義無爲故命曰至誠粹精而稱爲性善道州狀之以太極河南標之以一體在子靜乃立其大在敬仲則號精神在姚江爲不學不慮之良在安豐爲當常知常行之物斯皆宗之異名也至於利用出入則物物皆宗百姓與能則人人本聖然聖非學而不傳宗非聖而何系如懸的之射失扶寸而已至壽常如泛海之舟昧鍼芒而遽迷南北悖凶脩吉克聖罔狂忠清且屬未知仁智猶云滯見坦夷誠實尚繫天資篤學力行未爲聞道譬諸天王正泓非崔盧王謝之可倫濟瀆孤流雖狀地經川而難混遠尋脈絡若滲枯漉血祖禰必通妙協樞機如握節柂編遠近斯契此豈有異術哉以心傳心而已然難啓榛途易投錦穽大道荒於好徑庸德孤於鮮能則有蹈跡疑心迷宗滯教於是駭大觀以爲私已訾同德以爲異端心行藏密而反興疏略之譏日用現前而更啓幽

玄之議原其所惑公私同異密疏幽顯凡有四端
不知道資發育性極範圍痿痺療而一氣畢通離
棘除而八荒我閒會之爲已而何不至離之爲物
亦何不睽而反疑盡性非及物之功求志爲自私
之務其蔽一也先民有言同乎凡民日用者謂之
奚免叛常而翻令循常平蕩之途蒙隱怍詭奇之
目其蔽二也作者必倣行者必休至爲本乎無爲
不習乃能時習進德若歷天之兩曜不舍旦晷啟
過如無翳之雙眸難容塵屑必窺正體方有真功
而猥以燔炬笑貞明桔槔誇洪潤其蔽三也心無
體而靡事不心事何依而無心不事樹頰運臂輒
造精微加帚扱箕直通神化縱心皆活潑潑之地
舉目卽斯昭昭之天而言理者或妄索於杳冥涉
事者遂致疑於虛寂其蔽四也甚者畏溺而併畏
江河逃影而兼逃日月不知王者有道守在四夷
儒術既明義羅百氏準諸五教則事理不礙頗符

圓極之詮例以重玄則無有俱超遂握妙門之鍵
若家督之先介庶若大將之總偏裨而甘滯言弟
自封名畛跡類攘而實讓權彌攬而愈移遂令高
明之士操戈名教之場參毗之徒運椎詩禮之域
夫都鄆氏之穴者豈資三品於隣家飽郇公之廚
者不羨八珍於異域華風未競斯走胡走越以橫
趨正教宏開乃逃墨逃楊而善反今以功利之俗
學駕訓詁之膚詞而欲闡繹聖真彌綸大道不亦
遠乎是以四蔽未祛一尊奚定此海門周子聖學
宗傳所由作也斷自義軒臻於晚近將聖睇賢之
畢載垂旒帶索以同塗或紀事傳心或附言明理
予奪存而互見深淺得諸並觀罔不敲髓出於骨
皮鑽腋成其羽翼東海西海廓爾同心先聖後聖
居然一揆覽族志而不迷雲耳按水經而盡得源
流嘉惠之功於斯為大於戲古人有言仲尼沒而
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夫義大則何古何今
言微則有明有晦大者類涇渭分而易辨微者若
淄淆合而難分故醫師匠石猶有正傳畫墁履豨

且資心悟況夫精義入神之絕學皇王睿聖之眞宗而熒見聞多岐之塗徇口耳數寸之內北轅適郢曷喻其愚然則事資鞭影茲策具存道契斲輪其人有待矣是編成於萬曆乙巳冬十月殺青青梓王子世韜暑弟實肩其費功亦偉云

程門微旨序

心之精神謂之聖孔子之言也慈湖氏數稱之而詆曰禪良知孟子之言也陽明氏數稱之而詆曰禪慈湖師陸陽明之學似陸師陸似陸則不爲尊朱者喜夫尊朱而排楊王似也以及孔孟可謂尊朱哉教之異也有權有經楊王之語有程朱猶程朱之語有楊王也讀者未之察耳燈主照劒主割衛以幕與室焉亦爲照割設也然燈明而幕暗劒利而室鈍示知燈劒之用者則暗明利鈍之論分敵而相詬物有二乎孔孟程朱之宗也尊程朱耶不宜疑孔孟尊孔孟耶又不宜以出於楊王而非之甚矣學者之蔽所聞而拘所習也非聞而習若楊王氏者雖孔孟格言經其口且排之矣楊王不

能駕孔孟以說行今欲告人以楊王之說誰能信
耶故當今世欲明孔子之學莫如就其聞與習者
聞與習莫如程朱而明道先生之於道也尤與其
微詞直指尤隱隱焉若燈劒之光在帷室中而時
透於帷室之外直未有披褰拔擢舉以示人者海
門周子親契道要患語錄為帙命曰微旨告人曰是孫鄒魯而祖考亭
非釋非老非楊非王其言適如是不是信誰當可
信信是一言而足矣諸子復奚用乎然勿作書辭
也書則先聖大訓朱子定論楊王不能假孔朱以
啓人信而海門子獨能乞靈於明道乎然講學闡
道若三子之為人心甚苦矣讀者其尚念之

新釋楞伽經序

楞伽經舊惟正受宗溯二注行於世譯義既艱與
圓知上人者釜歲講授於荆山珂公咨叩虔懇頗
通涯畧既旁究宗趣疑義逾洋遂屏處於赤城古
釋巖巖中鉛槧之勤經於三白標新旨發滯義功

倍乎前人于族兄蘭若居士謂是經古佛了義如香林珠浦倭富鉅萬直以施人而困於文句若限山海此釋庶幾工導矣於是出所畜活字板印施若干部布於叢林而圓公令望齡稍序其緣起望齡因戲謂之曰禪講家相詆甚水火公嗣法笑巖者也而身據講席復於泥淖棘林中爲口語業乎圓公曰吾祖菩提達摩固先之矣夫楞伽迺出大海勢絶板援而不妨四衆咸集菩薩圍繞佛共外道同處其中而亦不妨爲孤絶寂寥人跡不履之地法匪爾也故初祖以教外直指之宗剏剏文字至謂二祖則曰此土性楞伽四卷可以印心是經說法熾然乃曰如來不說墮文字法由此言之文字觧脫豈有二哉諸佛言教喻嬰兒索物意則正矣而語音未了譯復有工拙其拙者類吃人然令以口吃之語傳未了之音非深求之意可得耶而于以吃觧吃者也言多逾遠尋懼矣蓋圓公之言如此併記之而系日月以昭其勤焉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偈觧序

菩薩慈悶羣生若醫師愈病有癡鄉焉則荷囊而
馳之若父慈衆子有疹劣負悴弱喪父久逝者則匍
匐而來之故世界穢濁菩薩必入水火險厄鬼賊
王難菩薩必赴三毒方痼五慾方湎菩薩必援臨
安爲東南都會三吳百粤所湊其物力誼尚易以
從嗜導淫增長鬬諍迷所暫娛速驚險地是故上
天竺寺建觀世音菩薩道場深願弘慈赫有靈蹟
緇白崇仰旛蓋香燈之奉唄讚稱誦之響殷山填
谷奔走百郡寺故爲天台講院慈雲辨才皆嘗鳴
椎其地教衰時敝比丘數千指月且祝釐宣誦普
門品一過而已無有能暢其名義契其微旨者而
他比丘持白麪升講肆又輒以新意務爲巧徑併
智者玄義束閣不開君子學者無所聽授義且日晦
夫竺寺教本法明系從台嶠而菩薩反聞之要道
大師玄奧之深談邈不經耳名實爲何又胡望其
誘教聾俗奪彼樂著拯厥甚苦施之無畏導以圓
遘哉慧覺海上人者本東越儒紳染衣壯歲該習
三學究志祖庭近從鼇嶺遷居於竺寺深憂比丘

無聞佛日將夕迺軌則智師旁探衆義感應則徵
信於靈記文身則析配於佛頂爲普門品備解一
卷夫菩薩教人俾之旋返則聞復音銷導以思修
又先於聞慧然則上人所詮抑亦聞慧之津筏歟
由多聞而聞聞至於覺亡空滅寂滅現前菩薩妙
智力父母所生耳無二無別也德園居士與予謀
將鋟梓藏於本寺令童行傳習之以無忘其始而
予爲序其緣起云　萬曆丁未首夏望日會稽歙
菴居士陶望齡書於法華山天衣精舍

淨業要編序

予游燕時有客過其舍盛色昌辭排淨土之妄予
曰今天地萬物森羅昭列予信謂有乎曰然曰記
有言人者天地之心則今所謂世界者豈非吾心
爲之耶曰然曰心淨土淨心穢土穢如
形俯仰影有曲直予信現境之有　來報之無執
穢界之實指樂邦之虛譬疴僂知影曲而不知其
直也又有客疑持名爲未足者予曰古佛所垂一
方便皆如神丹虛實寒熱之病靡不療攻治補

溟法廢不攝隨信一門皆可直入大淨業者又開中九轉也子如導之以信願加之以純固則六度萬行叅求觀練悉具是矣二客皆以爲然而子惰慵志弗精行弗篤深愧於言吾友青蓮子志精行篤者也再別再相遇於燕越造日淵奧其淨業亦日專以勤又緝帙曰要編以勸其同願同行者屬予以一言而予因述曩所以告人者如此餓夫遇王饍弗餐也語人以美甘其弗餐則愚言美則眞美矣然則謂予言即同如來不妄不誑奚不可

永明道蹟序

衆生之情處處執著善隨教化處處破除辟之嬰兒疾病爲乳所傷良醫審證止乳與藥疾則旋已又病久困爲藥所傷智人知之遣醫罷藥患亦隨愈然不妨乳有哺養之功止乳是權而藥奪則餒斃者必相藉矣遣醫是暫而例遣則沈痼者必無幸矣三乘對治者療煩惱之妙藥也衆善齊臻者養法身之乳湩也滯之則礙正知見故菩提達摩而降皆絕言思以止遣之廢之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垂圓融門故永明大師嗣興渾理事而以身笵焉
大師法眼之嫡孫韶師之眞子妙契單傳親蒙記
別然禪宗不立文字而師樂說無礙百卷河懸禪
宗呵斥坐禪而師跏趺九旬鸚巢衣褐禪宗指決
唯心無他淨土而師經行持念角虎示人禪宗但
貴眼正不貴行履而師萬善同歸勤行百　八所
以抑虛濫示之隄防導因心趣於極果眞金出冶
盛作莊嚴大海吞流不辭涓滴眞祖位大成之聖
法王金輪之尊者也大師示寂後塔於大慈山院
日壽寧北廢湮滅址歸俗士淨慈僧壑公者夙懷
遺蹟號慕詢求於蓁蓁中竟得其刹猶白膽禮如
重疆餘慧日再見僉謀於法堂之背建　寧堵波用
嚴供養併彙緝遺事附以圖讚目曰永明道蹟傳
布四衆於戲洪波白浪靈骨具存潭北湘南塔樣
無改育王七寶古佛一揆雖欲識永明者於未添香
前共著眼看

上虞縣志序

上虞舜苗裔之封地也或曰其地蓋有姚丘舜生

焉其支壤名餘姚或曰姚丘者濮之姚墟也自唐
人箋史記疑而並存之大氏言濮者昉司馬氏言
上虞者昉孟氏孟氏居恒稱堯舜去古較邇其說
爲可據而子長云舜生冀州夫冀帝都而邑東夷
之謂哉禹會諸侯計功於苗山沒葬其地後乃爲
無餘之封夫生焉沒焉而子孫遂食其國邑
若湯沐陵園然然則舜後之封上虞與無餘君越
義適等耳虞夏之事若存若亡然以二聖人光采
溉燭山川丘里乞靈徵寵被其餘聲眞似雖不可
意決而要爲其過化之墟世守之地郡邑區區而
二聖人封壤托焉雖不必其生沒於斯而既足攄
方寓傳無窮其川嶽之靈淑風謠之敦美遺圖臚
牒海內方聞嗜古之士咸願觀討而紬繹之比於
壁書竹記而不可得是故郡國志乘在吾越爲亟
而虞甚焉勝國時虞有張林志明永樂間有郭志
郭志出而張林之志隨毀踳駁無以徵信至嘉萬
間其邑賢者間爲葺謬收軼輯錄近事厥緒未竟
而罷故吾郡諸邑往往有志而虞獨爲墜典琴川

徐侯自樂成量移乃考政問俗求往蹐善敗而因
改之農畝所便苦而劑調之觀覽其川澮而物其
土宜曰是在往志矣邑志未修修未善善未成如
國仍穢史家去帳籍不可爲邑令當執其咎而又
謂虞地高仰蓋漏國也陂湖之利隄閼之政若嬰
兒之仰乳湮侵敗屑越歲是以屢惡民是以饑昔
者召信臣王景之爲治也皆勤勞溝洫著爲水令
鏤於碑版民利賴之然數世而降堅者泐植者仆
要誓約束委於草莽因不若信史之難誣殺青簡
之家傳而戶喻也繼自今勢人之請岸崲者諸稗
民之盜決竇者俾戚徵於書志成而水政寓是夫
神明胄系家世所嚴以資生則砧基或先之然則
垂虹之丘重葬之石虞之遠胄而陂湖隄閼邑人
之砧基也以水政故志尤不得緩蓋侯之指若此
於時當湖馬君其敷教虞庠諗決蒐討用襄其成
徵士葛君曉車君任遠實專編貫侯復衷之以裁
鑒加之以芳潤故其書贍不傷體文不失實稱爲
一時良史云

西平縣志序

浦江張子令西平三年考最法應旌屬其友某以官寮當　制受狀於司功氏繕草以進張子絨書走使告之曰化無似無以辱　王命吾子惠顧西平則有新乘在請一言以童之予曰張子之治其邑既有蹟矣又不亟一時之譽而圖諸百世其慕遠其用暇顯有進律也宜哉夫汝南天地之中負山襟淮厥途四騖天下有事則勝廣吳李之亂攘臂而先發而西平其下邑也然古栢氏之歷帝王之代至於戰國凡幾千百歲而始折於韓以韓氏之強猶資其劍戟以爭勝天下豈其山川之固兵甲之利有足恃者不然何受命保世之久也封建廢而郡邑建迨東漢之季黃巾陳蕃許劭之徒風聲氣義動天下汝陽平輿之間號爲士藪而西平顧不少見意竊疑之及覽其圖記栢氏之始亮父師綏（頊）帝嚳景在周而太僕茲非道德甚盛之驗乎及東都再造郅氏父子用燕直顯名俊厨之風權輿於是蓋遠稽遼古近考之建武之際而皆有

八焉然則汝南多賢西平實開之矣榮谿龍淵鋒穎光恆不發於物則醞釀於人倫紀載湮顯名實附之或垂名姓千古之上或失之當世或小而抵聲於一劍或鉅而淪沒罔聞甚矣載籍之爲繫重也西平舊志成於邑人王君詰自嘉靖中祀至於今日更五十六禩而張子始續成之張子爲西平歲比歉傾困廩往來麦舍無寧日而殺青方竟故曰摹遠而用暇也望齡史官也嘗妄謂史不患無才患無籍一家一邑之載上達郡國至大史氏所掌金匱石室之藏皆異日所籍爲史者朝以廣成漏家以私害公郡邑詳於朝而公於家有良史而臚舉之藉莫善焉夫邑而皆西平也史氏尚有賴乎

鄧文潔集序

吾觀凡人之情皆信於所有而不疑於所信伯夷曰離萬物蕪也聞者曰然展禽曰同萬物大也聞者曰然今二人者更其詞而曰同萬物而蕪離萬物而大聞者又曰然所謂信於所有而不疑於所

信者也吾繇是以論學昔孟子嘗言性善矣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無善惡也周子言主靜矣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是無動靜也然異世而下未有置疑者以其說之未始異而論出於程子也故道有待而明言有藉而信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於疑疑非其詞不足其爲之藉者未盡也有明吏部侍郎謚文潔鄧定宇先生以殆庶之質深窺道域韜精鏟鑿孤往獨復輝光篤實厥德日新斯世之士聲蹟之所未接莫不望風避影稱爲眞儒洎然凝然而人服其有言終身寂寞之濱而世占其足以大用既沒天下望其斷簡賸墨奉爲著龜而不可得望齡於先生蓋嘗聞其風而悅之而不及見焉癸卯見其伯氏敬齋君京師詢咨風槩每爲語一事輒內愧汗出繼又得遺集於友人左景賢所讀之蓋平日所嚮往於先生者妄意以爲如是而今固不啻是也迺嘆曰先生海也海可測乎夫先生之孝友誠篤粹白淵冲如語闡以芬語璧以潤天下既因其所有而信之

矣至其微詞密旨卓然足以紹絕學統聖眞獨解而獨言者人且積其所信而不敢復疑於戲豈非有爲之藉者而然與自正嘉以還其賢者往往以琴張曾晳之見談顏氏之學而人亦窺見行之不揅以求所謂不貳者而未盡合於是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於疑諸君子者宜亦有責焉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夫行載其德而言出焉於是乎言尊聖人之道亦尊先生之有功於明道亦偉矣遺文裁若干卷皆敬齋君手定不誣而可傳者景賢遂屬諸昌平守萬君刻而公之於戲後將有信先生之言深求而自信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鄧文潔佚稿序 代左御史

萬曆壬午文潔先生以冊使至盱謁明德羅先生與講下明德之誨人如裴於里中時宗郢以小生與晏舞劍遇空便砉然忽見朗令人意失而文潔歛顏終日問荅俱喪若養叔之善息韜矛服矢而巧力躍如時蒙稚不能測知先生爲何若人及年長

志學間嘗求之言語識知之內而固得也稍稍悔悟還思曩日所觀於先生者庶幾有會焉而不可復見慨然於懷庚子聞先生之學於友人劉元丙癸卯得考其遺文於先生伯兄敬齋公已而嘆曰先生之忘言也久矣而吾徒竊竊焉求諸吐棄之餘豈先生之心哉雖然有道者之言皆言其忘言者也至言去言如大毒之已毒遇者且恍然喪其所有而何言語之足患乎郢之卒業於是也如魘而獲寤也當世賢智之士什伯於郢烏知無覩鞭影而遥驚者哉先生嘗曰吾輩所修須與人同與人同即與天下萬世同冀斯言不磨血氣之倫偕之聖域斯固先生大同之雅志矣將廣而傳之以謀諸明自劉子鏡源涂子而皆曰然昌平守萬君大雅士也遂令庀工鏤板以示同好爲

海門文集序

望齡嘗聞諸達人明文學最盛修古業爲詞章者多矣而卓然可垂無窮者蓋鮮非獨無以加諸宋唐而鮮有及焉自陽明先生盛言理學雷聲電舌

雨雲密施以著爲文詞之用龍溪紹厥統沛乎江河之既滙於是天下聞二先生遺風讀其書者若饑得飽熱得濯病得汗解蓋不獨道術至是大明而言語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典二百年其較然可耀前代傳來茲者惟是而已會稽東海僻處也天下言文者以二先生故歸之若曰明文在焉達者曰二先生之文也非文人之文而文王孔子之文孔子既沒文不在茲乎蓋以當代而得二人焉以系千聖跨作者郁郁乎明文於斯爲盛越之爲

越其亦幸矣海門子少聞道龍溪之門晚而有詣焉自信力故尊其師說也益堅其奠也親故詞不飾而甚辨四方從之游者皆曰先生今龍溪也其門人搞輩裒其答贈之詞刻之讀者又曰龍溪子之文昌以異諸望齡蒙鄙獲以鄉曲事先生受教最久舍而北來先生夏憂其日趨於艱僻莫知反也投之以藥言意甚苦具在刻中每展讀未嘗不慚愧汗下顧復自念古今之學術非二古人重言悟而今稍易之昌故哉沒人之教其子泝始必有憑

之者也浮囊也沉木也既蹈之不測之淵驟掣其
藉而去之俾自力以出而子於是善游矣先生殆
誘人而援諸淵乎見寻而未見其奪故感以爲易
今學者扶成說滯故塗先生且轉而奪之吾烏知
是編之不爲囊木也哉

盱江要語序

新建之道傳之者爲心齋龍溪心齋之徒最顯盛
而龍溪晚出壽考益闡其說學者稱爲二王先生
心齋數傳至近溪近溪與龍溪一時並主講席於
江左右學者又稱二溪余友人有獲侍二溪者常
言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余生既晚而愚未嘗
見二先生獨嗜其書耳而嗜近溪語尤甚口誦手
鈔彙成一帙閒居鮮朋友時快讀一過則神朗氣
啓手足掉舞羣從有過亏菴中或呼與偕誦之雖
素不識性學者皆釋然心開喜色浮面上可攬掬
夫其筆也而妙若是矣又況其舌哉亏聞心齋父
子盛時升堂談道則萬衆咸集既退雖阜隸臧獲
人人意蒲若懷寶而去者至先生時號爲九盛由

今觀之眞不妄也震霆破睡開左藏以貸貪其過而不取昧而不聞者宜亦鮮矣有之豈藏與霆之過哉吾友何顯臣志道者也嗜愛之有過於人故刻而傳之

明德詩集序

泰州王先生嘗言學樂之旨學者多誦之然此非泰州之言也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所稱詩與樂者奚物哉夫其油油焉融融焉天地與舒日月與明百物與昌若鬱洛回繫而游之莊旃抉重翳而昭白晝者此之謂不韻之眞詩無聲之大樂乎眞樂難名而寄名於詩樂詩卽樂也樂卽詩也趣有深淺機有生熟終始條貫一言而蔽之學樂而已白沙子曰子羙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寻謂子羙詩卽聖矣譬之猶以甜說蜜者也堯夫蜜說甜者也梧桐月照楊柳風吹人耶詩耶此難以景物會而言語解也旹江明德羅先生聞道於泰州之徒盡超物僞獨游乎天與人偕顧盼呿欠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因而興起者甚衆寻未嘗

見先生之詩而平日持論竊謂先生全體即三百篇其顧盼呿欠微談劇論即其章句耳萬曆丙午友人左景賢氏來按兩浙示以一帙蓋先生孫懷智所編次寻於是又真見先生之詩也論者或謂伊川擊壤率取足胸次不拘於法而先生律調無具直類詩人之詩若異乎所謂別傳者寻曰先生生平言庸言行庸行若深覺乎實借詭夭之爲病而力造於平實當其爲詩也宜亦詩人而已矣堯夫之趣於詩詩之外也其意遠其詩傳先生之趣於詩詩之內也詩不必盡傳而意爲尤遠若其以詩爲人以人爲詩以已爲天地萬物以天地萬物爲已好而樂之安而成之則二先生所同也詩之工拙傳弗傳置不論已

潛學編序

黎州徵君鄧潛谷先生篤學嗜古隱德弗曜著爲詩尚書三禮禮記繹春秋通鑑史皇明書各數十百卷咸鏤版傳於世餘文尚若干萬言編曰潛學藏副未行其高第弟子旷江左公景賢以侍御史

持節按兩浙至會稽從帳中以授郡理何君三畏教諭項君元濂校而刻之而望齡受命爲序序曰古之學者其術簡其該統博其所就精求之有本會之有歸如場師種樹根莖尺寸而枝幹叢實具焉夫學以爲道而已道殽爲事事載爲文六經古人之事也其始特若後世詔敎牋疏之童樂語塗歌之響方輿職官之志掌故儀注之文編年大政之記太簽稽疑之書朝家所載俚俗所傳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以爲其精實微耑寓是也所言

卽所用所用卽所明所施之成務而卽謂之道語之成文而卽命之經道德政事文章之塗常出於一取之有要故不煩爲之有方故一成而後世無以尚焉三代而降道喪術乖而漢諸儒猶授受一經依以敷言持議斷獄決疑於時政治醇固文章爾雅尤名近古如故國舊家之餘守其宗器襲其衣冠其典刑氣象有足術也道又下衰於是樸學專解詁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畫爲二轍況暇語道德政事之同異乎明興一以經術設科而帖括俳

偶所詣彌下弘正間修詞家蔚起吐棄故爛更命
古學於是古文經義之文又判然爲二矣然唐宋
巨家取法庖材皆元本六籍金陵眉山董雖名爲
文章士而精討創搆其勤過於老宿以故其所著
醞涵浩博往往可誦近之君子其爲經義恙雜而
已爲古業剽攘而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遜
唐宋當治經既不暇古業爲古業又不暇求本於
六經閱市集潦積薄流淺佻侻而鄙儉蓋經術藝
文之道至此而交受其敝潛谷先生據道也實矣
然後繹之乎經離經也通矣然後函之乎史肆經
史也洽矣然後摛之爲文其文意行理遣而命於
法疑立萬行而餘於能辭莊言雅奏而極於情若繭
絲有緒布帛有幅纊有温珠玉有澤蓋明典以來
爲六經之文自先生始而景賢氏垂歲負墻發五
業之扁笥聆三長之雅論船稟度律妙捐衆筌師
資所契暢於事業所謂求之有本會之有歸於斯
乎徵焉夫先王教民詔之尊師以示厚也景賢挹
治吳越身先美化振幽抉隱旌淑治奸所以風厲

鐫曉其道具至厥有童設動稱先師如臨之敬嚴於手澤一出一入每奉以俱而又鋟梓布傳嘉惠來學俾海內讀先生書者覩其大全所以及俗澆薄歸之於厚旨甚盛也予高先生之風而悅景賢之義敬爲之序云

潛學編序 代

吾師潛谷先生早聞道要卒歸於平實以行爲地經爲表用爲大雖契心達本而務謹纖曲燕居雅語斤斤如也既罷公車閉戶著書三十年絕意榮進然所論皆經世大典與近溪先生比鄰同好共紹正學而教人圓方異唱行解迭資亦猶程邵僚居於伊洛朱陸星聚於鵝湖矣今羅先生之道昌明於世先生經史述作並播士林垂諸無窮而集藁若干卷猶汶欝未宣使當世無緣見先生之全予竊恥之既奉命使兩浙謀鋟梓以傳已復念曰越州姚江文成故里吾師嚮往繫焉夫文成之後駕其說以行浙之東西者多矣而吾師爲明書傳王氏弟子獨取季明德氏蓋其莊敬宥密窒慾杜

微冥合於季氏龍惕之說其編摩羽翼寢興於六籍生平行業又復類之亦自喻也予行部於越出陽明書院下尋禹故蹟於招提旁見明德之祠瞻焉徘徊懷先師雅意於戲其臭味源流於斯在矣然則傳吾師遺書者莫宜越也郡司理何君餘姚諭項君有好之士俾校讐訛脫釐爲帙十二梓而行焉

論語頌唱和集序

予韶見處甚諦當惜心傳一編爲憧憧頭巾人所記遂無一語足觀其稍稍吐露處獨論語諸絕句耳愚嘗謂措大說禪多是依經傍註祇圖口頭痛快心路通解以此測度古人不思議境界所謂取螢火燒須彌山寧有是處哉子韶措大家風酸氣未盡打入葛藤漏逗不少所以妙喜應病發藥有格物物格之語一貫五百依舊雲山使子韶親聆愚論亦當披襟受之三君妙得古人之髓倡和成編既已覆前賢之窠臼況作者之途轍矣抑愚又有說焉孔子嘗曰予欲無言又曰以思無益其於

不思議之旨似乎鑿鑿有據然論語一書何句不出自心苗何童不經於唇吻而曰無言無益寧非自欺欺人予韶言上生言意外立意三君子意極而妙言窮而新其於以思議之法而測不思議之體則一也夫有言即議也有議皆出於思也吾欲有言不經於唇吻有思不出於心苗人未有能之者也知之殆箕氏乎君試請而問焉

馬曹稿序

劉邵志人物嘗言具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謂之小雅蓋以詩喻人耳予嘗覆引其論以觀古今之所謂詩辭求其具體者不可多見因妄謂自屈宋以降至於唐宋其間文人韻士大氐皆小雅之流而偏至之器惟人就其偏而後詩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有所敝材有所短而敝者若窮於此而後修而通者始極於彼此恒數也古之人緣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達意法以達材務自致於所通而不求全於所短如火炎則彌揚之水下則彌濡之醴盈其甘醯究其酸不獨無以揉之

也而且爲之極焉故其勢克其量滿其神理所至
自足以軼往古垂將來吾觀唐之詩至開元盛矣
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飛沉舒促濃淡悲愉固已
若蒼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焉元白之淺也
患其入也而郊島則惟患其不入也韋柳之沖也
患其盡也而籍建則惟患其不盡也溫許之冶也
患其椎也而盧劉則惟患其不椎也韓退之氏抗
之以爲詰崛李長吉氏探之以爲幽險于於是歎
曰詩之大至是乎偏師必捷偏嗜必奇諸君子者
殆以偏而至以至而傳者與衆偏之所奏夫是之
謂富有獨至之所造矣是之謂日新向令諸君子
者舍獨以羣衆易已以摹古療偏以造完將困躓
之不暇而暇成其能哉而說者遂謂唐以後無詩
於戲詩也者富有日新之業也無詩焉是無才與
情也斯人之生久矣其狀貌有同而莫辨者耶童
而老辰而暮疇對論說有窮而莫繼者耶此不求
異而異無意爲新而時出焉人之材如其面而情
如其言詩也者附材與情而有者也欲不新與異

得耶鳥之慧者其效人至數十語而止善繪人者其肥瘠動靜各異態焉然至百人而止矣此人言者也非自言也人須者也非自須也欲新與異得耶然則所云宋以後無詩者非詩之果窮爲者窮之耳夫杜韓之詩信大矣羣宋人之稱詩者而畢效焉不亦至小而可咲乎蓋望齡之持論夙如此間與友人沈伯含氏言之而合譬之兵然亏談兵而伯含用兵者也伯含之詩情務已出而格由古造其材富故詞博而工其神完故氣和而王其用力久故鍛鍊組織之跡盡泯其言曰子不見學書者乎其始按古帖而師之點摹畫擬若有律令繩墨焉而不敢踰越至其合而忘也而妙解出焉以成其爲一家之書夫語鬬蛇爭擔之悟於未始捺筆之先不亦遠乎然則子之論固未盡矣亏曰然吾之言偏辭也待子而完雖然使亏捺故說求完理以序子詩懼其爲子辱也子言子之詣吾言吾見是足以序已

徐文長三集序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
卷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既弗善而渭沒
後藏者又寢亡軼尋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爲
彙刻之及是歎曰吾曩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
遂購寫而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
義盛而藝文之學寖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
力習晚醞薄或未暇究於精微其視古文辭如書
者於篆籀蟲鳥然略取形似傲然謂能而羣目淺
短眩所希見者高相唱引遠以爲凌鍾跨王罷斥
庶稍而不知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文
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爲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
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窪隆可手模
而青黃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
日新常用而不可弊然微跡其緒系又如草隸變
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深於書者莫能辨也
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同去情而悅貌詘見事
裁已衷以苟附古辭夫迫而吐者不擇言觸而書
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備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歟則詞成而情事已隱顯然若象人之無情而土
木之不韵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爛焉
脩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
亦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弊之術接而不勝
遷者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
也饒而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抒至遷紀至
易故一日之間而供吾文者新新而不可勝用夫
安得而窮之吾見有文左國而詩初唐者矣已則
人厭之而思去之矣方其自喜爲新奇之時而識
者已笑其陋此必弊之術也文長老於庠阨於獄
一著名於幕府其爲詩若文往往深於法而略於
貌文類宋唐詩雜入於唐中晚自負甚高於世所
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其間遊其間而時方高談秦漢
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
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深奥古之窮士如盧仝孟
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爲或未能遠過也其書
既後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
何如而謂之文長一家之文信矣故仍其始名曰

金璽子序

劉歆序七略三曰諸子而臚爲十家稗官小說家與焉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多不足觀而說曰繁盛不知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謂諸子十家可觀者九說家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細不足道則說與子又似有間矣夫古之工於立言者言所明也莊周之於道德韓非之於刑名其瞭然於中者迫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溢敗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囷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固鮮所明也而強言之故膚而不裒蔓而不根讀之如啖木然久矣夫諸子之龐而難擇也又況虞初者流誕而非雅者乎金璽子者其書類所謂說家其博而精辨而正酣經鬯史聯絡曲折而出之粹然過潛夫論衡也遠甚其命名曰山堂隨鈔予懼名之近於說而不知者與街談巷語之書槩而少之故更之曰金璽子者其號也或曰子

之子金璽子也以爲韓韓莊乎曰金璽子儒者也儒者流非子與以術則莊韓不類以文而曰金璽子今莊韓也寺文敢哉然而有難有易今夫老農之計囷廩而大將之料軍實此順而易者也有書數者焉隔囷而笑也有善兵者焉望敵而揣虛實不爽也此逆而難者莊與韓道其欲言而止若數家儲然耳後之儒者是非定乎載籍善敗決乎古今引之也至繁而要之至當此與隔囷望敵而籌者奚以異乎此金璽子之所爲難然均以言其所明則一也金璽子上虞人嘉靖甲辰進士仕至應天府尹所居近金璽山故稱焉

漱六齋集序

寺爲小生時即知有雲間何士抑先生讀其制舉文文旨冲然方少時未知好之後稍稍見先輩所作頗窺其條貫還觀先生義知其善其理至脉清一一弘正間法後十餘歲而復得其鳳山募歎曰不圖讀紫後見漢儀也是時先生已謁選人爲予郡李官雖幸得賢牧而還相惋惜古人有云正索

觧人亦不易得先生於遇不遇何有焉予既因君
久彌得請事乃復盡見先生詩賦記序諸體之文
醲厚流麗畢發而無所底滯旁通百慮而浩然有
餘法不隱才質無吝采絢目動耳若五絲組而金
石宣予於是歎曰先生所苞蓄至是耶先生故有
芝園居廬二集詠物詩拜石堂藁別行於世郡弟
子陳生輩彙緝之併其篋中文鏤版以傳卷四十
有八而命予爲序序曰文章之道奢儉命乎才淹
速通乎思媮敏動乎性簡巨關乎時簡之必終乎
匪也猶古之必今也莊周述老而廣於老韓非祖
申不害而肆於申子長繼左而暢於左景宋師屈
原而繁於原數子相去武距隨之間耳又況其遠
者哉西京以還文士之集日盛至六朝王儉盈六
卷王融沈約皆至百卷而李唐韓氏之徒樊宗
師者多至二百九十卷此所謂詞從字順臆創無
前之文也其博也如是不亦奇詭軼絕之觀哉而
近世王元美氏所著復四百五十卷滋甚盛矣易
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文字之在天壤

其出彌新而有彌富予觀古今之際知情生無窮生材之果無有盡也百物勾甲於春華蓂於夏禮飲者其始百拜而一啐洒觴不再舉及其燕也乃無算爵算樂文盛至今日此飲而燕勾甲而華蓂之日也情博事倍元氣畢張而不可厭塞通材敏手於是焉生若江河之無細流考鐘鼓之無藏響俾之饗吃軋笛以儀渾噩此與玄尊土鉶何以異士抑先生當昌明之時天授奇禀觸事抒翰高下在心所居通都多名士雅遊故其文博大無滅隘之態性意人敦尚氣義坦然直心從衣襮間望見腸腑故其文夷易開張無隱閉艱深之習神識通敏贍而愈理多而愈辨政務軫輻而五官之用彌暇故其文走先決溜縱橫無端曲備諸體而不專一家於戲斯所謂盛世之文乎先生業以端師大儒鏤劼心脾貫穿經緯一時望爲馬鄭剩材餘勇以從事古業而緝帙浩繁並於作者此與昔人幼成夙習辨丁甲通四聲及今士大夫登朝早貴舍故而圖新者難易工拙之數又未可並論也元徵

之觀察會稽行村塾見所誦皆其詩章今先生制舉之文越士少長類能誦之第豪淺未必能知其古詩文耳然異日者是集與微之並傳於越豈非郡中盛事耶

方布衣集序

古之人於道蓋有所至矣其爲言歷千百年不知幾何人而合之出乎一辭虞夏殷周之盛是也然古非襲古聖不師聖趨同的歸並涂如川瀆縱橫要乎海耳周季道岐百家各直遂其見不能相師襲以自著其紕繆舛錯故其人之精意亦至今有可闚焉漢唐以來其文足名後者無不尊六經而稱說堯舜孔子道或不足自信而援托古聖以依據其語聽之純雜過諸子而其暢宣蘊奧抑稍遜焉然獲於古而時有發均也嘻古人之爲文其取夫稱心而單相襲也皆然已無契乎獨知而古是摹雖程意襲矩猶謂之盜況翦翦文句之末哉韓退之曰古之爲詞必已由降而不能迺剽賊嗚呼何其陋也且贈遺題目之文非古也自唐宋作

者尚或縱奪自持降此其不附人而發者蓋鮮至
今日靡靡矣而轢宋駕唐秦漢自命者何多耶夫
舍情與詞則無文剽古而依今詞則歸諸古人情
則傳諸流俗已不一與焉而謂之文吾且得信之
乎予與桐城方君靜同舉已丑春榜相善嘗出其
尊公先生所爲連理樹賦示之固知先生能善道
其情者也迨今辛卯而君靜再入都下遂得盡讀
先生藏集所謂贈遺題目之文多矣而不出其鄉
里與其郡邑大夫皆得之真而不妄讀譽者其詞
雖不愧於古而務自已出其於當世秦漢自命者
殆有異也至夫短章小疑咏幽尋獨證逍遥乎道術
之圃先生其有契乎哉藴明允布衣文章之冠其
文儻蕩奇恣而識者目之曰子荀卿之文也今比
二書觀之其合焉者奚在然則古人之相擬與擬
人蓋不在文句肖似可知矣先生亦以布衣稱文
世必有能目之如明允者顧余非其人而先生好
學嗜道又明允所未有君靜自視子瞻兄弟何如
哉二子晚善名理予瞻左至精以君靜所聞於先

生而謂方氏獨以文著必不然矣是集也文若干
卷賦詩若干首予就其專者論之故有不及焉

清溪萬先生遺書序 代

萬今君之治劘也顧以儒術緣飾吏事躬化純茂
民用以和縉紳先生聞之皆曰異哉安得儒者
之治如萬君者哉余則素嘗習萬君蓋家世儒也
而亦未詳居無何劘文學尹生紹元輩六七人儼
然造余手一編以示曰是爲吾邑萬侯之先君子
清溪先生遺書云先生沒未久而邑史之傳隱逸
者志之其行略載本傳中然先生固大儒非專
也居恒好學學無所不窺鉅而墳典丘索纖而名
物載籍輿而天官術家靡所不屈首腐心然而一
範於正以主靜爲宗以闢邪崇正爲務有行醇醇
焉非專書也間發而爲詩若詞直而不俚簡而多
致斐然矣然矢口從心不事藻繪直寓焉以攄天
籟而闡性靈非專文也豫章諸學士至今多能言
先生咸以胡先生居仁爲擬邑史所傳者僅伯之
一而又好著書富於論述茲書也亦僅其什之一

耳後世有欲知先生者豈茲其一班與公其謂何
余既受而卒業廼撫卷而嘆曰嗟乎吾今而始知
萬令君之所以治劇者哉夫吏與隱之分途而驅
也久矣故天下多俗吏之吏而隱士之隱惟儒者
爲能合之而歸於大通萬先生用儒而隱也故言
傳令君用儒而吏也故功著傳有之太上立德其
次立言其次立功夫德之外寧詎有所謂言與功
耶立言立功萬先生父子之德以之矣立德乃所
稱儒哉抑聞之松栢之茂不生培塿語曰千金
之裘禍襲愈光語繼也微先生無以有令君而令
君起賢科綰大邑符以儒道成化人益用以知先
生而先生平居所贊而未展者籍令君以光大之
先生可謂有子矣曩歲者　天子用禮官議進三
大儒祀於學宮胡先生與焉議者謂當有後命且
盡覓昭代之儒碩而躋之寧獨能舍先生而令君
聲譽方籍甚仕當益顯寓內之言儒術者當益推
萬先生父子令君其勉之哉余先大夫操行純篤
與先生略相類所論著亦略相當而其書顧獨蔵

於家未能傳之通都大邑與其人共之以視令君則余愧之矣余愧之矣

天目游記序

錢塘山水軟美夷易草木之妍車舟之安造物者衰而聚之以供游人至西湖而極矣若刻峭幽迥氷梯造天鑿室蜂房拊檻無地雲寒松短崖險泉溜物外之士往往居之又若以雙徑二目爲羽人衲子所偏私游者不得而爭也貞父長湖上煙姿物色業恣取而獨會又以其餘披蒙密陟巉嶪嶪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羽人衲子之所擅不已奢耶夫遊之爲道仁者睹智者暢勇者決三德備焉缺則無以爲遊志五岳之斯予志焉而若推若挽又類有物主之予嘗泝者吾讓其廣保一丘者吾病其隘必也環吾居千里而近崇椒廣浸杖鳥必通有同吾好者褰裳從脊口登洞庭三宿天目天目洞庭皆峙爲東西尋獲其西矣而俱遺其東貞父所謂三緣合則得之千里離則失之尋尺信不偶也猶記暴宿幻住辰起見白雲如海海中萍藻數葉蓋下方峯首云墅

朝從師子巖乃繞得一角無復昨之奇幻矣貞父所見雲似猶遜獅巖而雙清庄鞘煙暴所未有此二事予爲差勝也東自瀑布大滌洞天玅喜庵泉老塔時在憂中會當續往聞有客先予來泉間石上數撫掌絶倒者其貞父也夫

童寧州詩集序

柳子厚白樂天詩皆本靖節山谷老人謂子厚有陶句而無其情樂天有陶情而無其句信矣蘊子瞻廣陵時始和飲酒詩二十章惠州所和遂無遺什至其得意自謂無愧作者古詩之有追和自仁瞻始也夫依次用韻韻同而意殊約體爲文文成而理勝則吾服膺子瞻如以句與情或離或合有餘議焉噫豈不難矣哉寧州公童氏名某以鄉貢進士一守寧州遽謝歸家傭山之麓以詩隱者十年上自十九首下至唐人雲門諸篇無不武其韻而賡之而於陶詩用力尤勤語尤近然自吾鄉人無能識先生爲詩者僕所居去先生邇甚亦未有聞也辛卯僕以病退耕里中先生子太學生某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葛山人曉所葺詩一編示之既竟讀益自愧歎其居處之近而知先生之晚遂受而爲序曰詩之道本情而發於境夫心迹之不能兩遂而情境之不能無適也久矣子厚年少嗜進竄逐夷徼山牢海拘而勉爲嘽緩流連之語視彭澤令爲何等哉藞苴競爽縱心夷曠抑亦陶令之次也然樂天年六十餘猶瞇瞇分司廩秩子瞻亦自哀半世出仕以犯世患垂老嶺海外欲以晚節師範彭澤萬一而不可得其心跡情境之間蓋有可悲者寧州壯歲解綬老而有以自樂觀其出處之槩既幸於三子而與彭澤合符讀其詩所謂意殊理勝者雖少遜子瞻若其情與句則可謂兩近矣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豈不信哉寧州集其若干卷諸體詩若干首予獨就其和陶詩論之云爾

翁氏遺稿序

會稽山陰之蘭亭以禊事顯篇咏翰墨映照千古不獨爲江左殊勝之事即逸少文若詩多矣未有及此者蓋山川之助也元徽之觀察浙東其參佐

竇韋諸公以聲韻相尚簡奏流布目之曰蘭亭唱和意其時相與俯深眺崇羽觴上下歌咏相屬永和故事嗣興於茲山乎不然何稱名之肖也從蘭亭而深入紆逕數十里有巨石兀嶂色正紫名曰紫巖溪流環迴林壑幽美先尚書翁榮靖公之廬在紫巖者凡幾十年若松檜蟠屈無以遂其千尋直上之勢而偃枝橫出更有異態壯心銳志不能發舒於事業而自娛於詩宜其詩之工也崇山激湍茂林修竹宴集遊賞其乎斯須之歡適出爲詞翰猶若有助況居處長老於其地者哉東白君甫沒其長子裕昆能裒其遺藁壽諸梓而請序於予予嘉其孝能不忘親也故受而序之

東山謝氏重修族譜序

今天下之言氏族者必本郡望稱郡望必擇夫古之賢者而宗之姓之有譜猶水之有圖經也如汶泗江漢之別流而必不可合而可擇乎哉人未有

擇父祖者也郡望卽吾父父祖祖之最先者也吾故以爲今之姓者不必皆望望必名其居與所自遷之始而無庸遠附焉夫譜也者所以致同也致同必本於辨異古者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諸侯公族凡公孫之子各字其祖而姓之蓋古之爲姓也繁言姓而源流統別具矣後之姓簡標之以望別之以房若是者皆爲辨異而設然則今之望卽古之姓也吾未聞古之擇於姓而附之者也謝稱東山猶吾陶之稱潯陽問其系皆不可復知曰先世之言然吾同姓莫不然仍之而已東山在于那始寧縣縣廢合於上虞去予居五十餘里晉太傅安隱地也郡之諸謝稱冢山焉又封樹而墓之擊牲而享之投牒而爭之有是哉賢者之昌後與吾友覺甫氏之爲譜也不然其言始祖斷自玉誠公其遷自廣信其歲始宋德祐內子其人太平鄉杉口村之人其族寧都謝氏而已曰此吾宗先賢閒夫公之譜也其言以採摭遠聞稱故族托於不可知者爲可嗤笑吾踵其緒編附其義云爾然則奚

言乎東山覺甫曰此固所謂不可知者也夫不可知而姑缺之而姑存之皆及始敬先之道也予因而有感焉夫世之趨利走權聲沈跡墜而弗顧者非爲後裔計無窮者耶身沒未久而子孫已不識爲何人綿綿繩繩且盡盡去而爲一二賢者之後賢者不必有後而盡有夫他人子孫賢愚之得失直徑庭而已哉而又有大於此者昔夫子之道反諸身心性情而足天下之精於爲已未有過之者也其究也以萬世爲家無窮爲徽祚天下之聲名福澤未有能望其一毛者功有反而成豈不信哉杉口之族多賢者而覺甫與其兄省吾君猶子柬蕃皆好學受業於廬陵王塘南先生覺甫於夫子之道可謂信而有立者其將以是編爲盡性之要先生既言之覺甫殆釋然於茲矣予鄙人也其奚知焉

管氏續修家譜序

浙東諸山郡多大姓故家柱礎碑碣往往有唐宋間物其人重本難徙貴族望謹姻連家廟鮮餙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牒明備其長老率能抗舉宗法以訓定其子弟有
先王遺風而時復有賢者生其間爲講求廢墮彌
綸不逮以爲之倡故其從俗久而不壞至渡江而西
通都澤國冠紳之里或不能名其禰祖以上父子
兄弟儐介而後見族屬棄遠轉徙如脫蓋聲利之
相薄風會之相靡每敝於奢麗之鄉而猶幸存於
龐固儉樸之地其勢然也黃巖管氏自宋時直閣
公某從括蒼來居世稱通貴尤用理學藝文著名
郡邑中入明族指滋聚顯者相望故有譜系書弘
治中吉安推官某公璉而葺之至今幾百歲冗不
鳩討懼且湮渙於是予同年孝廉君其復總率先
緒加以條貫柯本賅暢經緯有章書既成萬曆乙
巳秋君沿剡至越以譜序來屬予嘗於隱顯之際
追慕古昔有二君子焉皆管之先也既沐既薰脫
拘作輔因變耦勢策無先主神劍寢光敵人開戶
一匡之勳尊爲仲父者夷吾之盛業也阜帽絮巾
詩書組豆居成邑聚跡超圭紐逃康隱魏括囊無
咎龍德正中潛而無首者幼安之高蹈也自古功

名棲逸之士多矣若功顯而用藏節高而機杜未有如二君子者蜀人思諸葛譽歸其子白居易懷栗里之蹟依依於其同姓子於管氏亦云爾矣記稱管氏既顯於齊及田氏盜國而去之或適魯或適楚而漢時管少卿者家朱虛其後有寧然則管氏之忠於故君無辱身棄節自先世家法已然矣獨幼安也春秋越入於楚安知括蒼黃巖之管非避田氏而來者世家之舊所繇亦遠矣哉予既喜二君子之烈嘉東浙風俗之美樂其世有賢哲若

奉鷹君者以收其族也爲作管氏譜序

山門林氏族譜序

姓也者所以別生也姓久屬繁而無以爲別故古受之氏後繫之望徐秦也韓何也劉之爲金也沈之爲尤也姓異而系同李之屬十有一張之屬十有四王之屬二十有一劉之屬二十有五姓同而其系反異三代而降姓氏業混而爲一異與同不可勝辨故爲譜於今其繫望不可以不謹大江而南多諸林至於閩半林氏也而源派各異以其地

望相耀在甲乙之列者不可勝數姓之繁視王劉異甚而宁同年志宸氏之族獨以義行興號爲山門林氏山門之先惟治公爲宋故臣不義鐵木真氏而逃之海海中孤山曰海壇君當其闔故命族曰山門焉洪武丁卯有詔徙島民內地林氏在徙中遂居福清龍江棄海壇地不耕而有司猶用故賦徵責遷人遷人苦之莫敢言布衣楊持疏走伏闕理之繫獄中待勘勘不時上宣德改元乃用楊言除浙廣福遷民虛稅赦楊出繫十八年矣布衣功德被賴三方人祠祀之而龍江之林遂大貴顯累葉以至志宸氏世以爲陰德之報也當海外始徙時倉遽棄產布衣徒手挾舊譜登舶踰險以故播遷之餘而宗緒昭然可攷覽而見其後桃洋三宜公踵就之又集成於志宸氏而譜乃大備於是林氏居龍江二百餘歲列閭樹戟尉爲巨家每烟消日出登高而遠望想其故墟若三神山之蕩滴散虧於溟漲之外而不可復即至修世本書地望舍曰龍江而稱山門若是者以志往也所以志

往者惟浩公避地之義布衣公始遷之勤忠藝故君義隆疇祉不可泯也當勝國奸宛沉淵破艦之臣惟海是殉宋之遺民蹈滄波保空谷若曰九土腥濁吾君訖於海海外猶吾邦焉夷叔逃周於首陽橫客存齊於島嶼斯浩公之貞躅哉至於 聖主興裔夷逐中原靖而皂帽未還暴秦亡而武夷猶遯及乎被 詔內遷義命無遂矣布衣復傍閔倫類後計無窮被褐持筐自沈岸獄名施乎三隅澤賢乎雲耳由茲以觀林氏之先蓋未嘗不始乎忠孝而終乎豐豫也志宸民再仕吾越方於嘉上而敏於字民短於取名而優於集事暴所科指屹爲永賴繼以疾還閩越人懷而慕之不能捨夫志宸有浩公之忠貞與布衣之義惠吾知其必以屯亨也山門之苗裔其大昌乎其去也屬以譜序爲著其遷徙之槩名節之大者而歸之以明閩諸林雖多閥閱未有以義行興宗若山門者也

貞壽編序

國風之義敝於女貞貞者不必發發而貞鄘栢舟

直處一焉以先王之盛二南十三國篇什之繁若斯難也黃鵠之不二處南山之悲羅津鄉亭之憂告其幽節獨行皆傳其詩與人之能詩以顯然則古之人蓋有幽節獨行而靡托焉以泯泯者矣詩之爲道本乎情止乎禮義情通於閨門義艱於貞固悽惋之致激昂之氣倏陰倏陽似歌而似泣令千載而下壯士伏懦夫起是詩不盡傳詩而節乃傳耳人載夫文文載夫人閨秀不必節貞女不必文二者將奚托焉濟濟婁婦之倫我特故雄之什甘自鳴耶抑世之學士大夫亦有聞其風而悲志摹幽情於欲絕寫孤臣之慮之難慶貸口藉神闡微童隱以垂諸無窮者耶其人之必能詩與詩之必出其人俱不可知要爲有托而後傳則詞之不可已也信矣思齊閟宮之言壽斯則明以通國之人頌而歌之蓋母道焉以其子言者也以子言者其有子者也夫委巷單門煢愁靡子之婦有一焉猶足以永世況昭明顯融順風而詠者哉貞壽編者言吾友馮正子母劉太孺人之節也蓋童牘所陳

聲歌所播里胥校士之所推覈名公卿大夫之所
頌述其言備焉方母提五歲孤兒羈樸遊旅寢氷
飯茶閔侮交至靡他之義童矣逮夫喆嗣逴起日
膳大官宗戚犖盛觴豆掌係至純嘏燕喜化电而亨
故言貞則節苦於髮髮言壽則義附於有侐風頌
之旨體具於茲吾知人與文交相載以有永也
國家故事推恩表節不俱遂也宅里之旌冠帔之
賁惟正子能無致之惟母能兩膺之夫學士文人
前輸之技以方於　王言其猶一央乎正子其盈

必勝之氣頫首一官曰以吾具即萬鍾芥耳以養
則三釜丘山矣夫物無巨細無盈虛托巨而巨細
而細志盈而盈虛夫托斗秩以養不可謂之
細怡怡而羞之洩洩而御之載充志以娛之持盈
色以居之不可謂之虛是故施子有丘山之奉而
太夫人安萬鍾之饗也吾觀斯人有日進膏和而
焦然者有位高多金而親弗歡者其始牲酒絲竹
闐然而交賀固若今之初舉者也太夫人亦奚慕
焉言語文字工者若金石之不可敝衣渝樂閱儵

然而遷又不侔已諸君子之言具是施子其時取而永言之以進觴夫人可也

趙思麓說約編序

趙子既刻其近所著制義而題之曰說約屬一言於陶子陶子請其義趙子曰予思爲經義也時好靡從之而靡時好詭從之而詭是時爲用也迨三四年來而遂益厭薄之則靡者簡詭者質出乎機入乎理蓋間者道晉陵嘗以數首質於孫先生而先生頗爲一解顧曰行矣子必售及今而果售也

是我爲用也子獨不見夫約而後者繁乎且夫組百家於一牘而無當於理此以學多爲病者也病於以古人役我讀之洸洋汗漫而無所歸覈之而不中於格此以才爲病者也病於以我之才役我而又況乎後後於時者耶善約者固無所役而無所不役馭古於今表才於理吾故取以名吾編陶子曰多事多敗也多技多窮也道不欲多萬塗迭出復通於一善哉斯文之適於道也趙子曰否否吾聊以言吾文耳夫語道者則是編皆附贅也

子之言贊之贊也又烏乎約矣

吳越菁華錄序

直指春宇牛公按部吳越深惟風教所起在其髦士士或綴綵餙藻而不務根實於是作質言以風動之鵠的既抗蹶然有所赴嚮次其比耦而令觀摩焉則更易也於是取所校士言之尤近質者刻而廣之得三百餘篇而望齡推明我公嘉惠之意者於簡端曰古者先王省方觀俗正辭軌衆必稽之乎言詩之國風皆所以備後嗇義淫之觀者也

第惟其所採錄多里巷之語一夫一婦所偶述而辨譌習規政教相準而施不失銖兩何哉彼其衝口而成之順途而詠之薰於氣蒲於心而動於不得已如空穴之中刁調出焉蓋格律工拙之所不得施雖有舖肆之什淫哇之調而適以見其質故足觀耳今部使者當觀風問俗之任論秀攷言人紳韡而言規矩其與田夫紅婦鄙褻瑣細之詞雅俗殊絕而於質顧亦彌遠夫六經語孟非有意之言也所謂經生者證之吾心而已離心而求之

句則遠離章句而求之傳註則又遠繫之以格法而傳註又遠蕩佚於子史古文以爲詭而格法又遠手掊耳訛公相傳踏而古文又遠持此五遠而欲以觀文攷質不亦難耶況吳越又其甚焉者乎雖然自有而自言之與效人而言之難易不相若也公且標所獨悟證所同然以覺多士而士亦若久醒之得醒久客之得歸歸舍其比倣臨摹之難而言其本有之易澄之汰之獨露其臆於是吳越之文瑕疵不匿而要皆有質之可觀蓋昔夫子刪詩而謹於正變之際序邶於列國之終欲挽其變而歸之正也吳越之文易率而實自我公始則是編也文質之交正變之際胡可以不謹觀俗於東南者攷之是編而可矣

董揆仲學庸解序

予弱冠時即與揆仲及其兄信伯弟建叔共學相嗜慕揆仲少予性英敏獨絕過予甚遠即其兄若弟亦自謂不如也予時左寡陋而揆仲該贍往往以古文詞及旁典道予此時初不曉聖賢之學爲

何等物也既釋舉子業盆嗜讀所謂旁典者顧稍心動還以質幼所習學庸諸書向所絕不解者反謬謂能粗通之以爲大學首明明德中庸首天命吾聖人第一義在是矣不勝自喜還以語揆仲而揆仲乃不謂然亨是時亦不謂揆仲語然也然亨所見實粗淺於知止明善之旨特影附響襲耳而初不自疑年既長此念較切驗諸日用踐履中行解多迕始大悔恨日思所以遷善補過者乃知揆仲眞不我欺也揆仲兄弟以孝友著於鄉里亨深慕之不敢不勉效揆仲近出所著學庸解妙解深契迺出前人而以亨之淺暗顧乃往往有冥符者乃知吾二人同異殊未可形迹論也亨既以糠粃獲先進伯與叔亦相繼拔擢而揆仲反偃蹇成均然亨三人者終不敢不心愧自屈所謂雍齒且侯矣君何患哉大司成馮公識君於國子以爲軼倫於是編也賞愛尤篤命刻而序之而重以亨言者欲以明亨與揆仲自少而長所相期者有在文藝之外而馮公之能知人得士也

陽幸會稿序

陶氏自勝國季家會稽鑑湖中其人率衆脆愿朴無工巧伎能之習爲農則寡穫賈輒折貲寄途而干祿者多困跲少就故其人皆生而事鉛槧白首無徙業豈古之所謂士鄉士之子常爲士者耶業專習久於技固宜愈善而課效茲日乃有孫於前者農不服先疇工失高曾規矩斯足恥矣田居多暇間與宗人善文者講業社中未久會亡有大故罷去故其文鮮少而一二婣友偶與茲會者輒就所見錄之然其獲益希矣得百餘義付諸坊賈序曰文如畫然非得其神理弗善也然能者猶可匠心率意而爲逮心蒲意極而至矣惟畫而貌人文而經義則心意皆不得自用而受成於人之面與書之題不蒲不極則弗能善蒲矣極矣而易溢易濫也則可以得我不可以得彼鬚眉誠都貌誠麗令所貌者見而譽曰是何美丈夫也則都與麗者適以成工之拙而見嗤耳今之爲經義者有三病有善繪眉目口鼻而不知位置者加目於眉進口

於眞故雖善而不似人有善繪知位置而未肖者似人矣而非所貌又有鬚眉口鼻修短美惡一如所貌而形合神離色得意稿者此三者皆工文者之通患也求之於今眉與目爭序口與鼻競長者多況其他乎如茲錄者非敢謂善也而所謂參位置弗肖人者庶幾免乎

上官進士夷門稿序

文之得氣在動得意在虛動以機虛以神善畫者鳥獸飛伏花木翩舞人之舉止指顧必於其動取馬至駾羽奔蹄若驚若喜風醨露豔若笑若泣逸士之逸靜女之靜武夫之武令見者或肅或冶或畏或慕其取態有無之間而見巧於不可容思之域所謂虛也惟虛故能善動文不動而爾然稿矣望齡里居時有以形家見者曰予視山非山也其膚肉脉理靡不翕翕馬動者難者曰山靜而予見謂動其誕耶予解之曰不然衆庖之視牛非族則骭也以丁遇之泮氷也壤壘也惟行刃之地而已豈非拙者見礙而巧者見虛乎上官南宮之於文

勢無不極而意無不盡解妙於題外機迎於筆始人所困躓已獨超踊其得所謂動與虛而用之者與夫天下之事亦何劇易之有在見其機理而已予有以知南宮之游刃於政也以茲文先之

張世調制義序

文至今日若置菽粟享太牢又置太牢饗海錯其甚也至無以嗛腹名侈而實約也予記舞象時東南文士善持格認題淡然覓博而無藥者號松江體一時多慕尚之後趨日釀麤更詡爲迂緩而雲間之文亦稍變其精實過於前冲夷澹泞之旨時有存者以視其先輩已若酎飲之於玄尊參予校文南畿所錄松士最盛世調牘最晚收得之甚喜輒以經冠明年復雋禮部選爲庶常其文膚理膩密銳入而夷出之其正始之遺風乎文之成也如果時無花壯時無孺色古之善爲文者其始未嘗無華盛之觀豪爽不可馴之氣也然必退就平實而後謂之至世調業讀書中秘所謂文章有進於制義者博學而深思之以造其所謂至焉其可也

羅澄溪制義序

韓退之教人爲文必自已出而歸本於養氣其言曰氣猶水也文浮物也水盛而物之巨細畢浮文猶是也夫瀜焉而溢汜焉而浮者是豈有爲之者哉莫爲而爲之此文之至妙而退之所謂必已爲者歟我明制義自弘正以前其文士名價甲乙若肆中之帛尺幅有度皆先定不越其文要皆自爲而可觀嘉隆之季聲床鄉響接更相訛謬混然一途散風窮而變化起遂莫盛於萬曆之世至丙戌而大肆壬辰而奇麗詭譎之觀極矣然其能者刻寖舒泄剞削之痕組綴之跡亦間雜互見此能自爲矣而不能出之莫爲其養未深而氣涸故也豫章澄溪羅公弱冠領鄉薦名在諸學士儕耦之口十餘年壬辰以上第來長會稽余乃得從編戶再拜望見恬夷廓達而挺挺自持瞻其眉宇知公蓋善養氣者也既迺得悉誦公所爲四書義其言理微而不鑿稱詞博而不餚其意出於人人所不逮而皆所欲言排陳就新而無剝削澁縮之病於是益

知公眞能養氣而退之之論不虛夫直之無前按之無旁虛之而愈有夷之而彌厲者氣之用也退之開雲驅鰐抗萬乘彔悍帥特其淺者公初釋衣薄試海陬然已發其韻而見其緒矣獨文乎哉余學術短淺公謬知其文而獨取之數爲諸弟子道所以蓋罣帚陋工劍器之戲也善書者數資焉夫亦公之取物弘而機用廣以致於是不然而余何有焉陳生嘉言等既校刻公文而來屬余言謂公序知不得辭也遂序之云爾

戴太圓制義序

秋水時至汩土石漂梗奔激湏洞潢潦被野當斯時每思得澄潭靜渚臨汎盥濯容與於其上及夫宿潦既遷霜清石白淪漪映空寒泉似眼心足其趣而又且有消縮瞷涸之憂予自通籍來經生制舉之文畧已再變壬辰戊戌間文士務極才力旁搜廣驚庶幾乎浩漾無涯涘之觀而偭法毀方浮濁不泚往往有之至辛丑後其能者率刊棄吐腴相高以理相矜以態其流又纖儉寒弱不復振

聲人第見夫潦收水清爲可愛詎不知繼以消縮且趣於竭也今之經義猶古之詩歌也其盛衰皆足以觀世季札聞歌鄭曰其細已甚民將不堪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夫聲大兆王細徵替由此言之纖儉寒弱者細之類大之反也是故言文體今日宜振其弱態以強其神幹有是人爲世運將賴之比吾獲卒業於邑父母玄趾戴公之文而劃然心開如登朝堂聽鐘鼓入武庫觀戈鋌弓戟之富其才靡所不赴氣靡所不達而皆極於理係於法程源泉湧發沛乎東之而不失其澄渟瀠徹之妙殆所謂廣不宣施不費節有度守有序者吾邑士謁法於斯文雖暹若乎後猶有夏聲起頹靡還壯觀越其有興乎予樂諸弟子之得師也序而傳之

肇陽子四書證義合刻序

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程子曰雄之言非也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賢人言道如秉燭以照執如意以指物也可謂明矣聖人

目照而手指者也賢人之言近聖人之言尤近賢人本聖聖人本人予觀言說之塗多矣然有大要三有未見而言者創見而言者習見而言者竇人子驟得百金誇於市也猗頓聞而笑之此以創語習者也昔者莊周細天地齊萬物其說甚辨伯淳氏聞而笑之曰周殆夢而乍覺者乎見天壤而驚呼焉不知其爲家饍也周之視竇人子則富視猗頓氏則貧矣此所謂創見而言者也吾聖人之語道未嘗有粗故未嘗有精未嘗有上故未嘗有下高辟之拈草而靡非藥也拾礫而靡非金也故予之所摭意之所投藥如草金如礫無悋詞無誇語富哉言乎吾觀語孟而後知道德家之費詞焉幾於誇毗矣伯淳曰莊周氣象大故淺近予亦曰聖人氣象乎故深偉謂遠如天亦奚不可之有籍怪今之疏孔孟者之陋也語必傳之以玄虛焉此何異羨富人之多金也而謂胥金以食縷金以衣者乎肇陽子爲證義也不然其致實其旨暢炳乎其詞而無蔓也淵乎其有所發明而無失也淺深詳

畧各適其可可謂善觀聖人而行其大者已前續
凡二集共若干條省言凡七十條茲合刻諸京師
用示同好予非知言者也以嗣君孝廉之請志歲
月云

董玄宰制義序

余髫時竊已讀玄宰所爲制義然不能知其爲何
若人而第見所裒集名氏錯出於唐薛諸名公間
遂謬計以爲其儔矣後薄遊四方遂益聞玄宰而
甚怪其猶傴塞諸生間迨戊子余復偕計北來則
玄宰已領京兆荐方籍籍負厚名愈欲望見之而
不自意得與並舉瞻企既久握手如舊識喜可知
也嘗從容問曰子有海內名最久顧久困阨今廼
捷得之子自量當有異道乎玄宰曰吾非以拙擯
非以巧售雖然且必有巧拙者其時耶夫世傳玄
宰制義多矣是編最後出其以求玄宰巧拙之效
謂其語爲然否

王慕參制義序

今時經生之文莫尚於吳閩閩以奇麗吳以風裁

四方文卷之行於市者雖錯糅其簡抹鎞其姓氏而爲閩與吳要可懸辨如暗中引手而知宋隆也然閩文尤用其鉏儉趨天下十數年間文體爲一變其盛也如是故世之謬憂慮者謂今文漸衰坐格力格力之不足由於華勝而不善倣者又以其浮華自混閩體歸責於所趨且以爲閩訾病矣夫閩曷過哉唐開成而後爲詩文者學老於韓學僻於孟郊澀於樊宗師温李之流號爲西崑而文體日陋此非數子之罪也及歐陽子振之而歸於韓夫西崑濫觴長吉與樊孟固韓徒與也善風之則爲中興之歐不善倣之爲寇奭之西崑亦何常之有乎當周之文盛魯宗於諸侯而孔子魯人也顧置魯而欲取徵杞宋杞宋之衰去魯遠甚然孔子以爲救魯奭莫吳宜二代也愚以爲今吳之盛不及閩誠欲少捄其弊奭莫吳若而王先生以文學冠冕於八閩其爲文辭獨有吳先輩矱唐之矩夫先生固閩人也而文學吳如夫子魯人而取稱杞宋也其言與實尤信於天下自今有劇東藥酸而就

格方者當自茲集始越其振鐸地又當有起而從風爲四方始者愚將拭目觀之矣

及幼草序

予嘗以文士之才譬諸拳勇藝子瞻詩貫穴萬卷妙有鑪冶用盈牘而韻致愈饒此祿兒作胡旋運千斤之軀同於肉飛氣勝其幹者也元白長律動至千言猶有餘伎此宋萬檠輩中手足盡出力浮其格者也王比部季重弱冠登第傳古長詩文近代詩家尚同工剽不敢已出一新語用一新事而予所見季重贈客詩獨廣大富有略類長公至其餘勇賸技溢爲經生言亦殫理究情恣出無方如是刻所載者夫物之在天壤古今以供文士掇取不可勝紀旋轉而用之三寸之管耳力贏用贏坐見困跲非有軼倫之材不能舉也泰豆氏執御轉轂千里一息其見奇乃在容足之途舉業家多拘而善縛與立木爲塗何以異至季重爲之若騁衙筴於丸執斯亦穴牛革出手足之類歟若季重於材可謂特達尤異者矣

王晉伯制義序

方晉伯挾策遊成均而即冠其成均及三輔士也士無不傳晉伯文思每一覩其全者乃晉伯篋中寔未嘗有文間從門下士括其舊時逸稾迨所爲歷試於有司者得數十首以歸諸梓云而少之者猶請益不置余曰諸君無以言求王君而少王君夫王君之於文固以神合之而子亦以神遇之此不啻有餘矣余不佞又少而竊嘗闚晉伯之用心成其家言不易也晉伯之爲人寔然長者其涉世略不能爲機事而於文顧獨務爲刻深時一操觚則沈精單思肺腑欲嘔嘗從里社中課秩諸友生無不爭先鬬捷率爾連牘人人意得去者而晉伯方瞑目據梧神遊於冥漠之鄉篝燈夜分始獲脫稿或窮日研索不成隻語竟槩楮墨去人以是不能測之然其文出而悟愉平粹絶無鉤棘語則又恂恂稱其爲人也人有私晉伯者謂之曰生何自苦是直爲儒生剏狗耳生寧欲不朽之耶晉伯曰不然夫經生家語即駢偶稍違古體而其氣韻色

澤固相遘未遽稱異也且名以晉經根於理要一言有當亦足以發笑至豹狗視之顧長康之貌人也三毫以見識雙眸以寫照是豈以皮面骨法爲工哉夫聖賢吐詞於千百年之後寸管代之言而尺蹏摹其意其與畫工之視之故不得不難嘻此爲晉伯之用心矣晉伯爲諸生最久癸歲即籍甚既屢北秋試而人亦私誚之以爲文不趨時好而力古如不售何及其遊成均若寄而取之者抑何易也而曩之私誚者且亦羣譽之不容口一王生之文也胡旦暮爲毀譽耶夫士之售不售命有制焉從吾所好寧能舍所學而趨之彼視人顦吠而工轉徙者寧盡信哉晉伯持其所見聞人之毀傲然不顧卒以成名時俗之不足校可見於此矣世之覽於斯文者其亦有感於余言否

慧業序

先輩學詣醇至裁識精朗其鑒文雖詹尹拂龜筴

姑布相體骨不能過也鄉黨所傳董文簡公父子尤善倫士所言奇中識詣誠有過人者亦其時文事簡質其頴易見耶予鈍昏所占突多失得違媿前達所知工拙而已久病廢業年往習遷而猶守其故格程量新體然則予所謂工拙者寧足據乎慨爲小生時聞老先生論文內不能服心謂曰此往出耳今予爲少年語安知無貌從心誹者古人詩云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荏苒三十年忽已親此事眞爲予發也夏月偶游狹猶湖於友人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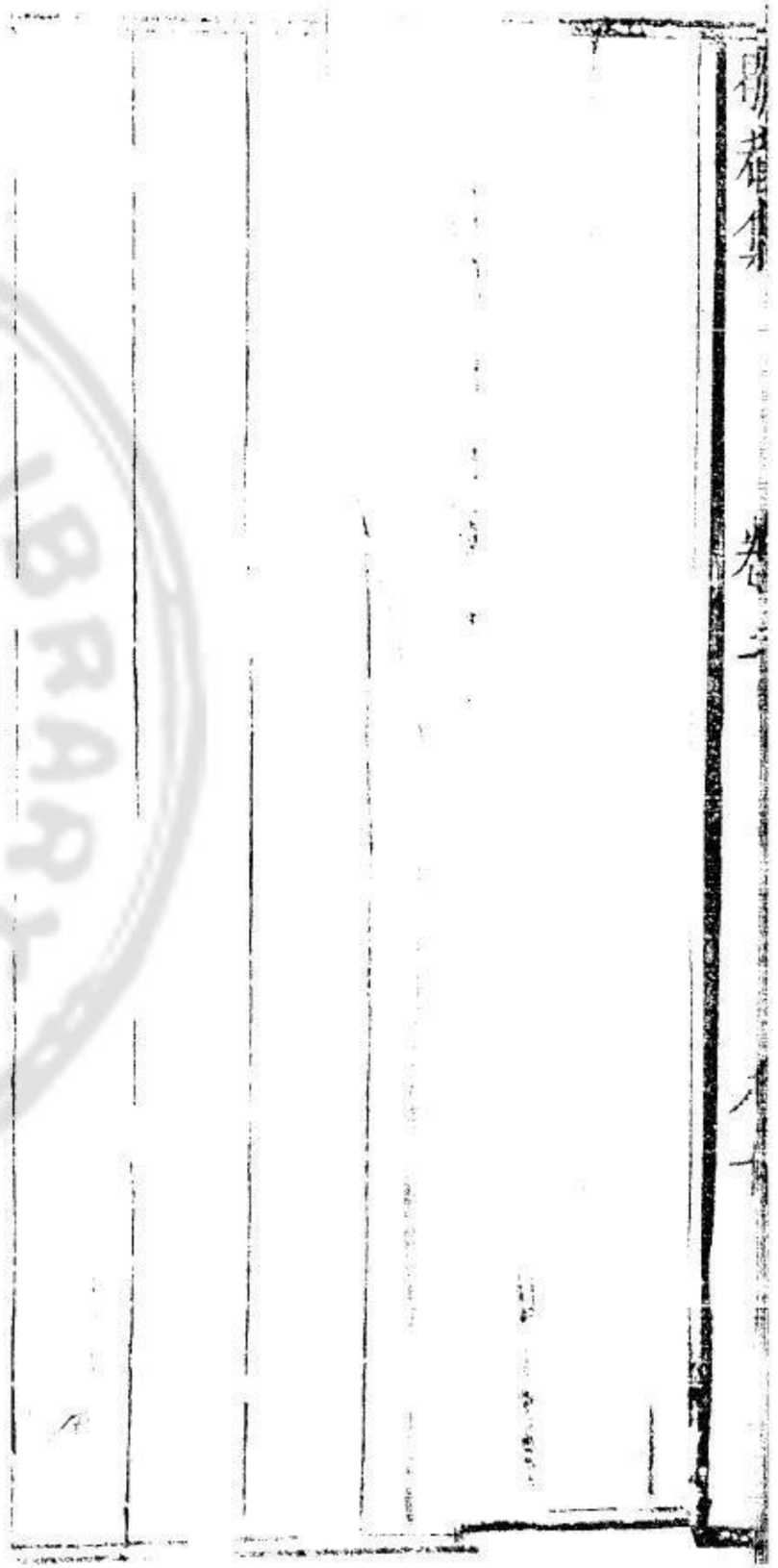
間見新義一帙視其人皆吾里之傑其文淵深奭特衆美咸備將越之諸君子嗜古守法度雖當文體屢變之後而先民典刑猶有存耶何其契於予目眞逆於予好也少司馬王公二孫文在帙中時又在坐邀予以一言弁冠之予雖寡倫鑒論不適時而就所品隲則斯文也亦可謂之工矣

季生弟制義序

予嘗爲諸弟侄論行文正如人懇事耳敏口者能言其甚敏者能省言而無費文至於無詞費而工

巧裁製之妙靡不備矣孔子稱辭達左氏乃云文以足言足言之文非至文也意蓋辭止而待於足言乎哉百人言一事而或一人悉之百言悉一事而或數言舉之其工拙豈絜度而後見耶予族人守是說以爲文皆務晰理簡詞無當今繁富率縟之態而季生弟尤甚予自宮秩歸見所搆義泊然其旨闇然其不耀予曰子之文信善矣然世方持鵾鷄絃煩調促節靡相悅而子挾有虞氏古琴飲一倡三歎以勝之乎及試則稍就濃贍竟中數矣然意不以爲善而弥其舊義藏敝篋中甚秘人亦爭傳之其雅尚篤至確乎堅而不渝吾知季生能以其行文者適於世也爲書數言以券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眞如齋校梓

賀心翁老師奏捷榮壽序

今皇帝之二十載德化暨乎華夏荒忽么麽咸若訓典舍德之厚或驕以玩養豎牢豕醉狂奔嚙時則島夷戍卒之儆並起於東西蓋猶成周之業盛於宣王而玁狁蠻荊同紀詩歌芟除蕩滌以播中興之美有光而無害方宣王時有虎臣曰方叔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定之詩人所爲賦采芑也望齡嘗諷其篇章攷覽厥旨新田菑畬則農官田畯之職試干伐鼓又訓齊教練之事矧若不及於征討而其卒章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夫玁狁西北之寇蠻荊東南之役也事固有樹勞於彼而收績於此安禦侮朱芾之折衝伐玁狁之爲威蠻荊也哉維我明郅隆則亦有虎臣秉憲纂戎爲時方叔若我師大中丞江夏常公其人先是舶賈來告倭謀也海外既渺莫一夫口唱莫可馮矢多以承平久賊益不敢越漠渤有所窺望公獨曰吾可恃其不來哉練卒補乘築塹墐隘若敵已至數月有銳師萬人而寧夏事適起賊所憑阻堅諸帥頓兵城下且老公不勝喑噫曰大疆竟有遠與邇誅叛逆洗國恥垢義不得以遠邇爲解遂上疏願爲國家效力起參將文於家使將千人赴之觸犯毒熟重繭百舍靈旂甫指賊壘遽壞曠月之績成於一旅若或待焉斯亦偉矣夫偷一日以爲安而苟一隅以爲假

禍福校於眉睫異同判於肝膽此世所托於老成
無事以笑忠計者也鄭之戰惟范武子謂宜備蘇
畯之亂忠若陶侃猶以越局辭故備早則蒙自擾
之疑而勤遠又若代人受禍豈獨翦翦者以臆疑
我公公亦逆覩議者之及已而甘受之也逮於緒
竟功顯而始咋服推揚公之忠勤與其卓烈之勣
詎爲知公者哉衆犬之獰噬不若一狼之易制我
悉力以事西夏而倭閧我屬國倭倚賊而張我於
禦倭必瑕矣倭得氣必轉而旁掠閩浙公計以欲
禦倭於東必先殲賊於西西賊滅而我士氣生長
百倍倭未入而鼠墮不殄絕必走亡匿勢必不敢
而固圍於東土也公之勞浙人以備浙其爲浙也
顯而見功緩勞浙人以討西寇其爲浙也陰而取
效徑蓋公之策最深心最苦而訾者亦最多至今
日而稱浙師之功於閩陝者有之其知是役之功
於浙者蓋亦鮮矣方奏捷策勳之日我公壽隆適
與期會於是門下士某等引觴爲賀而望齡侑之

辭曰者方謁公公引觴示意望齡曰別來無幾此盞
白矣望齡曰黝而白常也凡白者以年至我公以
忠與勤不亦善乎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其
齒則老而謀壯也公春秋方在強仕齒與謀皆壯
誰若我公者望齡不敏猶將著之歌詩以附采芑
之義公其許之否

壽大中丞崑巖鄭公六十序

三代而下其豪傑之士幸而濟事者率藉其資具
材力而不知有學暨夫淪隱處卑位抱遠跡世不
察其所以言而尚徇膚華遂以道爲虛寂無用之
號而學道者爲疵贅可以有無之人道術之不明
於天下也久矣夫 事事而事事也事事則道
妨事道道則事妨道君子未嘗有妨道之事而天
下乃謂有妨事之道孔孟道之宗也當時猶以爲
廣大濶迂而難用道則聖以濟事則姑置焉久矣
夫事道之判也道之不行命也同人已一體用之
道不明於後世聖人恫之故曰使吾託諸空言不
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而著明行之者斷明之而已

自漢而唐柄道者其人與言可知也而又誰能信之乎甚矣道之盛衰視所柄也其將衰也柄妄自顯而之隱至將盛而顯亦然唐虞而君商周而相鄒魯而匹夫後世矜韓者不言道而言者或非其人柄之隱至是極矣宋程氏還孔孟者也明王氏還伊周者也意者天其遂昌斯道耶顯功自譽豐材偉節當世之所信居之闇然而通造化由之叟然而合神聖其名甚高其說甚下人之所共疑將以明疑必先信之故柄欲其顯陽明子之柄吾道也以奇偉廣博嬋赫無前之名而談易簡冲夷之旨天下疑之而不得不信其人信其人而遂不敢疑其說陽明子之所爲藉顯也於戲古功名材藝之士衆矣吾猶以爲功幸而材偶道致其功者常也學成其材符也功信其所乘材聽其所受謂之曰幸而偶非過也自陽明子出而功名材藝之士之所就翕矣非獨此也其巨者足以雪千古聖賢濶迂難用之謗明吾道同人已一體用之實而釋其事理岐立之疑陽明子之功於是爲烈吾故

曰王氏還伊周者也予始從焦務侯游知崑巖先生萬曆壬寅復來京師先生以賀　東朝至數相語郊寺知先生之學先生自起曹郎掌大儀踐銓路中擁旄節數頓數起天下之亮士高其節修士姊其修材士推其材名士榮其名而先生不處也其中泊乎虛矣而猶介乎其若未釋也其用凝乎無碍矣而猶歙乎其似波也其詣微其懷若未足嘗謂其友曰予所更得失稱譏安危榮辱之境備矣以吾學徵之有得有弗得焉老今將至懼無以竟吾學公等少壯當力勉之望齡蓋聞而懷如也自陽明子沒爲其道者高目疎趾滋世疑謗先生精心密理深造而顯行既足以苴塞末流玩脫疎罔之獘材名修節載而明之又有以關世俗之喙尊顯吾道先生之功抑又大矣先生鎮延綏之明年春秋六十李將軍如樟寓書望齡稱公所以信行夷狄勲著邊陲者俾誦言以壽而予獨舉先生柄道之功凡以信夷狄而著邊陲者皆其深切著明之教耳道之於事如薪火然薪聚則火愈盛業

廣則道益崇望齡雖退猶得竊聞其廣大者以上
先生無疆日進之學抑之詩丹書之戒異日者亦
願先生之終教之也

賀大中丞常老師五十壽序

當歲壬辰壽我公於虎林也時公所遣援寧夏卒
新以捷至其郡國長卿大夫稱美功伐觴舉襍遝
當是時公功名甚都庭列戟門設鼓吹走十一郡
七十邑之將吏上夙下首目睛左右轉東西趨走
不給而公顧勞苦甚頹不自怡沃者鬖鬖者素嘗
攬其鬚示望齡曰此遽爾矣既解兵柄歸休武昌
迨今始稱五十蓋古所謂服官之年而公之歸亦
以再歲論者咸謂公之膚敏碩寬勤勤著於南北
未老而退爲天下惜公而且疑公未免牢落不平
之感然望齡同門生毛給事初從漢川來言公頹
復少好時時引兩童子步出里衖雨則着高屐行
泥潦中遇者或掉臂摩肩爭道而過不知其爲公
卿也蓋公於進退得失譏譽之間等觀齊視廼如
此斯不亦難矣哉古人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

必屢危機昔馬援南征視飛鳶跕跕慨然懷少遊
下澤之論當公開府兩浙心勞籌畫目營四方忡
忡焉如處破屋漏舟中方是時豈嘗一日忘武昌
江山之樂哉顯功榮名指顧而就其憂樂固不侔
矣功以招妒名以媒毀物隨而壞之公於是始得
掉頭而歸如擔弛桎脫夫使公得有是樂者誰力
也飄乎悠乎遊不競之塗處無何之野而功愈顯
名愈榮當塗者將不能置必且取公已弛已脫者
加公肩縶公手足公用是大懼不免而妒與毀者
又隨而沮之不爾者公且僕僕如曩武林時沃者
復黧鬢者復素欲如今老者壻刻之間得耶夫使公
得保有其樂者又誰力也公不幸有榮名顯功以
苦形疲精若日中之影不能自匿幸而假謗已者
爲之雲霧處吾陰而息吾影公其少安矣是謗書
讒口公之巫覡桃茢也用以禳祓其不祥之功名
而迓其優閒清淨之福由此言之莫勞於得莫暇
於失莫殃於進莫祥於退莫功於我毀而莫損於
我譽者也公且居暇考祥去損獲益奚直等觀齊

視於得失之間已哉望齡孱夫也無尺寸長豎功
名以酬公知於　朝姑從公林野會當發諸同年
生猶以祝詞屬之喜公之得全於毀壽考樂康無
窮也又自喜得以樂公之樂故其詞云然然公雖
幸有毀者而不勝譽將無後虞乎公其善保之矣

壽少翁莊封翁年伯序

赤岸如霞素沙如雪澄川見底石子如櫜蒲漁榜
聯繹汲江然竹而歌之其聲欸乃每味斯言若浮
湘江游洞庭之野以聆軒轅氏之廣樂意其間多
有道君子隱身不耀者居焉及考其圖牒雲母星
沙餌之難老而其嶽衡也爲朱陵太虛之府石囷
方藥好奇者往往而遇蓋仙靈之窟宅也夫長沙
在楚之南南方明盛之位也天地之氣明協於丙
大盛於丁天官書老人一星在弧南曰南極南極
之地其人多耆壽或以仙舉理固宜然而古山澤
之老雖至爲神仙名氏滅不聞者多矣漢陰丈人
鹿門隱士謝機事而窴榮名聲光煜然百世而下
望其里居想見其人然則君子所以壽考永固者

又有道焉少屏先生湘州隱君子也先生之行以
範俗爲高以濟物爲博嗜仁渴義若水趨壑若賈
趍虛時討其鄉子弟而訓誨之悉所疾苦而嫗憐
之善貸而不匱有莊言凜色而人不亢嘗曰爲儒
不成爲處士無益於世吾以醫隱乎七所投靡弗
起身所摩拊窶兒單戶靡弗應蓋余從其嗣君今
宮諭得全游聞其風而慕之茲歲季秋三日爲先
生六十壽辰而得全執經青宮方居中柄用無以
奏觴於庭其鄉人風爲先生所療治者振施者望
廬而歸德者則人人觴之祝之也得全之友聞先
生之風如望齡輩亦靡不效觴以遙致其祝曰先
生其殆已發囷得書獲所謂星沙雲母者而煉食
之與其餘瀋賸液且托於刀圭焉以蘇其通國之
人而何有於一身哉顧或能而弗爲則有之耳吾
聞大儒之道恬以養身而智以惠物儉以明志而
後以致用恬而智故息機於心而未嘗無事也儉
而後故內安子孫而外康庶物漢陰之抱甕麗氏
之貽安其智與用先生猶無取焉而況枯瓏服食

之小道哉杖策意往賓屢時過花樹森疎文酒歡
適眺嶺翠而頫潭光鳥語魚行烟歌榛笑啓然忘
章服在躬鐘鼎之列庭內也人瘁而瘁人痾而痾
瘁解痾蠲偕其娛快用之身以壽鄉里屬諸其子
以壽國壽民斯先生所爲大年者乎亦與得全生
同庚亦先君子春秋不卑矣而亦之生也蓋晚今
先生方及耆也昔人有言願爲人兄人兄則事親
之日長信哉信哉

賀合宇張親翁壽序　代

士所致天下者在識與力也年盛氣溢膂強腦滿
力足於經營奔奏而或更嘗帝見事短逮其年益
進所踔歷者飽善敗瞭於久諳踔躍之氣折伏銷
化則喜思而多算蓋智既長而其精力亦已倦矣
由此言之歲益者識歲損者力力與識輔而成若
車兩輪也而歲益之識與歲損之力乘除代興又
若二曜之禪於昏旦而不能兩盛然則任天下者
又安得以所偏有濟其完事哉始余竊官西曹合
宇張公方起家來爲郎時新去廬井讞決簿領之

事宜所未習而在曹中獨號精核與之語天下諸
宏要務意沉而神遠若老於世事者後十餘禩屢
遷名藩飭憲訓戎於山之東江之右年且及耆剸
艱理棼時兼治數道乘傳往來按視力愈辦嘗恠
世所偏無遍有者而公具備之獨操其兩盛之用
而無一衰之患蓋天下之事多矣任之必其人其
人者天所厚也故或少而老其智老而壯其力洛
陽之達渭濱之鷹揚古多有之皆殊等絶類而不
與庸伍比絜公殆其人者耶古之任事者必有養
其養智也以恬其養氣也以儉恬以含智識藏氣
匪衒事長也奚在其老儉以攝氣力固焉匪與年
化也奚在其壯余蓋欲覘公之養而攷其學不然
而何賦之奇若是今天下不至無事江右非所憂
也章貢雖名爲要害而裔夷之後叢箐皆闢當國
家需材之時非智力全具不足有濟豈公而久安
於此哉夫老謀壯事當一臂之用以舒天下者其
在公今日矣余於公婚姻也而爲天下祝公詞遂
止於此

壽大方伯合宇張公序 代

古之仕者不出於國退而老則以道德教於鄉稱鄉先生單父下邑令所師與所父兄事者至十餘人然則其時所謂鄉先生者冠帶杖屨之盛聚而有以相樂槩可見也中世而降率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酣祿糜爵之習勝而恬退道微閒而去位者亦徘徊三輔五陵頼洛閒而已擇便而居望國門而不恐遠適輕去鄉里棄父母之邦雖賢者不免也賀知章年八十楊臣源年七十老而求歸若其人者亦鮮矣由今視之且未免遲暮之訹而當時人主至灑宸翰美爲高尚某水某丘少游曩釣人咸奇而稱慕之夫謝鄉里遠親故少壯而出至老不返斯有何樂乎洛之九老十三者英置酒賦詩傳諸圖繪可謂盛事而此數公者東西南北之人也方是時山川風俗之美聚爲人物若單父者有矣轉徙流寓既無纔詧見過從之跡其聚而相樂若洛社者復非其鄉里親故之雅也又烏足樂乎明興其君子崇節耆本仕者不待年而退退而

居未有輕去其鄉者而會稽其林藪也生於茲者進則纓組相冕於朝休而歸居冠蓋摩於里社相與講道德修觴舉以游咏其山川而其人又多麗固祺壽蒼頹素領時若列仙之翔集余不敏謝事而還朝夕獲從羣公後輒自歎幸當明時生長於茲地而偕茲人豈易遘耶居數年而大方伯張公亦自豫章歸歸而安之迫之起弗應固問之答曰吾安能舍吾鄉里諸老舊而與羣少年驅馳異土爲夫張氏自參議公治大中丞浮峰先生以至公之身繩繩繼繼顯榮者四世世家閥閱冠於一時可謂盛矣而廉素之風久而彌固田廬車服無以踰於中人公又沈智有識而壯謀望高而實茂旦旦秉樞筦膺節鉞甚定救寧中外歸仰以恒情言之二者皆宜出而公毅然高蹈堅卧而不肯起豈非樂其土風之美耆舊之多賢懷而不能去耶古有以一人之身出充乎朝居盈其里者吾鄉雖多賢要以公歸而始盛矣無君子斯焉取斯微諸賢公又誰與樂此乎諸大夫之開九泰者自少司馬王

公下四人望八者十數人數踰古人而又皆其婚姻之好童丱之游是歲也公亦登七十矣往例非七十者不列於社會然亦有年未至而獲與者狄兼謩司馬君實是也余雖少公願得附於狄馬之義惟公許之倘異日亦有圖繪而傳之者乎

賀見原周先生暨配偕壽序

古今人世之大凡晚近之世自有遂古如養生家言子午無恒但以意至時爲率耳武陵桃源不識漢晉一方之古也五柳先生自名爲無懷葛天之民一人之古也夫當今世有以天下爲古者吾其從之游乎吾鄉周見原先生內直外和頯溫檢峻居于里閈油油然不知有諛詘凌辞之態徙郡視僚長氓隷如鄉人不知有諭詘凌辞之態徙爲王國右史事王與王左右如郡人不知有牢慅不平之感所更明晦炎泠百易候而如平時也其行于斯世雖巇險拒轍而如平路其所與處攻取愛憎化於前而略如平交人異而問焉曰先生何道之從耶曰余奚道哉以吾所見世塗常亭人心

常厚如是而已於是聞者歎息曰周先生其古之人乎生陂俗而由夷軼倡橫民而表和節余曰子之稱先生善矣未盡也夫心世之本也世心之象也抱道未夷故外有陂俗居裹不粹故俗有橫民陂而夷之有未夷者也橫而平之有未平者也臨深而爲高明汙而爲潔者此晚世之奇行非先民之雅尚也見原先生殆以其世爲胥庭之世而其人爲胥庭之人凡情僞智故譎張變幻萌生而龐出者不獨無嬰於心而且不存於目平平蕩蕩履常享而處常厚不復知吾道之爲是斯人之爲非殆吾所謂以天下古者耶難者曰先生之仕未有不見夫憂愉之發於情乎其愉也天地日月山水卉木靡非欣榮廣衍遇而可喜者其不然靡非憎者此以一念而爲宇宙之變古今之在我亦猶之一念也夫人性一也由孟子觀之無不善由荀子觀之無不惡人善人豈二子生異時哉所見固然故鯤鵬天飛下無阬谷鴟鵂晝瞑上

無自日世固多君子而小人信謂絕無世亦不乏小人而君子忘其或有先生非有術以易今天下也謂其忘也則幾矣身與世不相判之物也居今世行古道不如身世之兩忘古今之一轍先生息機捐械與天下同游於脊庭吾故曰先生能以天下古者也茲歲丙午某月某日先生八十覽揆之辰元配夫人春秋亦七十高矣比德偕老里中人僉謂盛事仲子聚之既舉於鄉將偕計行先期其同年友醵酒以祝予弟君顓與焉而來屬予爲辭予惟上古之世人壽以萬計而後乃百年行業漓醇笨亦因之先生古之人也壽考寧固未必遂比於昔而獨超於今此亦徵應之恒理矣先生又棲神淡泊有宗雷之雅好人或譏焉予曰世界之說竪而爲三橫而爲四界有東西猶世有今古脊庭以來不知幾千萬歲而令其風壤人物還置目前斯先生淳固之力也夫無難千歲之脊庭而獨礙於千萬億之清泰哉孔子曰仁者壽老氏曰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所謂無量者也吾願先生之勿

疑也

壽尊師南洲章先生序

古之爲師者多碩大昌茂有難老之慶周盛時齒
子呂望嘗爲師鬻子九十望入十始顯融於上迨
其末季有李氏伯陽年尤永後之神仙家皆膠傅焉降是
其徒而伯陽者隱於柱下以言道德師於
而有傳經之師漢時申培公伏生皆經義老師也
迨其業傳而申公入十伏生九十餘矣後漢又有
伏恭桓榮亦咸以耄耋之歲人主北面問道尊爲
老更何其盛哉豈道積而著教久而光非壽考茂
以見與抑其道德之所韜蘊理義之所膏灌有以
澤其身心而導其天和有壽道與不然何古之師
者之多老壽也夫道之不可以不明而教之不可
以無傳也久矣古已謝而後未至中縮之維師其
人其人者非有强固康豫之質與黃髮兒齒之壽
則道固不可以易明而學固不可以易傳也天而愛
道則其人者豈非所擁護保右偏厚而私隲者哉
於今則有吾師章南洲先生先生蚤歲與其二兄

俱以才氣著名號爲章氏三傑二兄者皆前後舉進士去而先生獨十一試不偶身益困名益顯教亦日益傳餘欵遺唾門下生拾一二以發其身者八九人一時言師門之盛無與比而先生風格嚴整剛毅振發當華亭長洲二相君總揆時咸慕交先生先生與抗談平禮賓主之間甚莊然終不以一語爲請寄其方嚴修潔大抵然也以故先生之爲教不言而肅師道之尊亦無如先生者不肖之事先生也最後自執弟來十四五年而先生年且大耄然體充而顙澤趾輕而語健視聽飲食又加壯焉世之言壽考寧固又未有如我先生者也不肖蓋深惟造物之意常不愛一日之遇一身之名輕以畀諸人人獨均是人也而人師其言行足術而道德載焉者恒使人不得而輕有之彼均人而人師者其所就非一身一日之烈而已也造物之於始必有以擁植栽培之於後不困其始彼且就其一身一日之幸而無以廣業於衆也不培其後則緒不竟教不遠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生之初與今運數之有通塞名壽之有虧盈異矣而造物之意則有所虧塞於彼而通盈於此要欲以成先生之爲師顧不厚甚也哉先生壯時嘗以周易筮之得蹇之謙其繇曰大蹇朋來先生曰吾其不及進乎然吾問必有興者已而果驗然則造物之以師道歸先生也信矣是月之十一日先生壽期也先生子永寧君方剖符於洛其門人煜等載酒於籩敬代永寧君獻萬年壽而爲辭者陶望齡周望著

歇菴集

序

送心翁常老師開府兩浙序

明會稽陶望齡

自丙丁以來東南連儉於歲浙所被尤甚天子至遣使發帑金賑救之不足則穆然咨曰其維在人夫釐百吏計興除植廳瘵是在督撫都御史矣推擇之必慎必周於是廷臣僉議惟太僕常公宜先是乙酉公嘗以給事中校浙鄉貢士故詔命下而

其所取士若望齡輩相告語必曰我常先生其民之聚於此者咸喜相語亦曰我常公蓋曩者公自鎖院出而見浙吏民未能浹月耳然吏民竊窺見則已仁其色而聲傳之遂若有私於公者而浙區區海壖浮土以其士民故重煩我公亦若上之以我公私浙也夫君子之用於上若楯然惟身所寘楯必先禦往取士者簫內外畸重改今則公持文柄往河決楗運道發使者行河則公又往今所急無甚東南而浙捐瘠獨多縣官左右公以濟所急與所貢財賦往往視諸省而贏雖數以士民煩公上意殆有在固不得謂私浙也明矣某聞古之君子有懷其具憂其人而不獲處其任者往歲浙一二豪猾伍伯市魁吁囂為變而公為怵然長計思欲大懲其前而永杜絕之於已定故發策試某間所以治兵若民當用何術　亦既懷其具而憂之也凡吏於浙者職不能兼治兵若民兼治之惟都御史而公適處是任浙人亦幸也哉某聞之成事

易鑒成形易防惟橫作於所恃與其所狃而君子
憂之浙之得專有鎮撫大臣始於嘉靖某年欲以
訓師旅備島寇而已其時上下之耳目一於海而
海水之無沸者遂三十餘年然壬午之事友出於
所訓練豢養恃以禦亂之卒於是朝議都御史得
便宜往治師上下之耳目又一於兵而不逞少年
乘之又所謂奇散而不足備者由此言之其幾事
斷可識也我公中寬而敢決常思以
百年之安貽浙直奸宄消釋角剚距落之後宜無
足爲而某新自田間來見下邑單戶轉展旱潦問
其苦而似不獨在歲也望我公以懷來之久矣我
公亦將折始萌杜未萌徒無事云乎哉某公門士
也敢以斯言爲浙人券

賀霞城吳公榮擢大藩訪岸

莆田吳公以臺省重職分浙於天下方隅耳於浙有
和其民其民相與計曰浙於三州有越浙偏得我吳公三州私焉而越
猶曏吾聞仁賢者天下之公資也吾州僻細而久

無以慰吾小人陟而去吾小人又憂將柰何已而
公以按察使都水事於浙位高秩晉矣而畺域未
踰民之事公如祖禰曾高雖名輩日崇而尊親無
改公視越亦若家長老時行畝圳疆理生植於數
里之內若有如往而靡非其家謀於是會稽之人
大悆厥志而舍然忘其憂焉夫浙澤國也天下之
肥确在吳越吳越人肥确繫水利害違害就利視
所司所司視監非重畀之與久服習其地究知源
委未易稱也吳越浸巨者三曰海江湖江之巨曰
湖湖之巨曰具區曰鑑瀕海之州六瀕湖之州三
受湖之州二此三浸者皆能爲大利大害者也諸
州於水未有兼三者惟越負海挾江而襟湖三者
獨兼兼則受利害也獨大其所需於上之人爲就
所利而違所害宜獨吸得其人受賜也獨多吾州
人之私我公久矣逮今始與一方十一郡之人共
之而以公所領職校諸水經謀厥緩急無論公惠
顧弊邑而欲恩之勢固不得不歸重於越矣公雖

去越越猶以地形偏受公之位於兩浙而獨私其政也且夫河渠陂澤田畯之司也畎澮溝塍細民之職也公爵愈高而於民事愈親去民廼更遥公其位而私其政違其爵而遥其事則公在越不爲近居杭不爲遐越人安用以公去爲虞乎然予聞當今所患海波方蕩而河流二者尤水之大利大害也固圍於東北而通漕於中宜有忠智明練如公者當宁者將使公謀其大必捐所緩而小爲之端是舉也基之浙且捐矣浙者海之門庭而漕輓所根本也公奮謀底功樹大勳於二水浙又先受其利安論越越哉

賀霞城吳公奏最序

昔者三代之盛建之君公卿士分疆列采各治其地子其民長永而無變其賢者或策名而起躋於三事終身未嘗踰厥竟士故上與干相比人與地相安器與用相習而化理隆備叔敖于產列國之相也其名載於循吏邵伯天子之公輔也分陝而理自成暨康蓋當其時不獨一邑之采一邦之政

各有專寄雖以連帥方伯之職其尊若周邵而猶
久於事任靡所遷改如此至漢時爲吏或至長子
孫然觀其守相多遞徙易無恒惟黃次公於潁川
再至而已豈其久任責成之意詳於下僚而猶忽
於大吏何其邃哉霞城吳公閩材也而生於臨海
長於剡筮仕於越入爲天官大夫無何復簡外臺
治兵於赤城由臺撫省徙治越所領郡皆如故分
省二品秩少逮蒲者而公居越復三年蒲自登第
幾念載暨少時所遊歷不踰數郡風土飲嗜謹俗
方言耳伻目化其遊於官也如遊於里之閫其理
吏事詰兵戎山澤奧洪賢不肖主名冥目而熟計
之如拾級登堂而闖中兼如從雲耳而譜高曾摘
枝攬葉而究其根蒂也夫古今之不能相襲久矣
習者不可使治而治者必不習其未習也凌競披
捩而相疑方習又徙而他習久而無徙也則數疑
與數皆非所以爲治也故無出量之仕與長孫子
之官咸不可使於今其最類古者無如次公潁川
耳在郡輒賜侯爵徵而入即位丞相可以無數與

疑而郡卒大理然少非更嘗之遊官仍一守之任
賜爵無運帥之重還郡秩之三至之勞較諸我公已
爲非倫況其他哉固陵以東童安而北狎習教化
如公分茅賜履以有民社而忘其偶然公亦不鄙
夷其民樂而安之且若世家舊邑楚鄭僑之儔
用其邦人參其國論而忘超擢以去也漢人有言
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此郡縣之弊也夫當郡
縣屢遷之時而無失五等建侯之意此天子之私
恩越人所偏得意易遇哉公之書績考功入邑今
羅君某等謁望齡言以獻望齡竊願以此言徵之

賀郡太守拙齋蕭公榮擢序

余聞之管敬仲有言曰四方所歸其惟心行者乎
夫心行者循務而斷仗信以守獨立而不改獨往
而不懾一意以導宣底蕃歸福民庶而已此豈知
外物之有非譽巧拙哉至而解澤淪於下溉惠問翔
而上達所謂避名而名我追者耶是非定性君德
明道術之大原者烏能素履而不渝乎宛陵蕭公
以經學道義稱世大儒爲戶曹郎郤餘鑰數百朝

中推其廉乃出爲余郡守會稽澤國湫溢多水害民錯居比處加以叔末澆薄士逐文采而譁俗鮮長厚故公爲治務在敦教化興民利而誠心穆行不虛引嫌不詭近名在郡五六年舉大役數四疇咨既定皆内斷於心嘗稱曰禹鑿龍門而民聚礫史起爲鄴渠而豪謗議顧誠利民否耳月朔望集郡邑弟子延耆碩搢紳先生爲講性命之學循循未嘗輟屬比歲大侵公爲發廩振救所在設醫藥多賴以全而公適被　命遷四川按察副使於是諸邑父老子弟相聚而歎吾儕小人方倚公以活而公舍我去乎余嘗稱公治行其廉平似前會稽守寵其文學教化似蜀守文翁然漢時會稽尚稱山僻民有至老不入城郭者寵獨能不擾之易耳今俗儇利爭錐刀悍鷙而習於文法訟事復有曩時白首而目不見城郭官府者耶公雖寬大稱父母而威明普著闔郡不敢欺奸究戢迹民賴以安是公之功賢於寵也文翁之時蜀尚比蠻夷文教阻鬱而翁導其子弟課爲尊顯饒其貲用以觀示

之夫藻繪者不累日刻鏤者不累月此言自質而之文易耳今之越文事日勝而掊絕根本公所陳說者猶羣引啜醨醒飲之人而酌以玄酒已瑚已琢還返其樸則自文而之質也而士民瞿然庶幾寘久其遷去視諸郡稍後而吏民猶咨嗟攀引以百倍翕矣公在越幾再蒲稱顧化者公教越之功公去爲速何哉夫賢者上所急越豈能專私我公異日者　天子南顧而念越公復以中丞節來則越且得以公舊民再徼餘惠即不者而綰重權於朝廷膏澤四海獨遺越哉

賀郡太守拙齋蕭公遷四川憲副序

宛陵蕭公守郡奬率郡屬治成政美其視事之六年則遷四川按察副使將行其屬吏曹繼孝等受公惠甚厚而甚重於公斯行咸謂會稽密邇在宇下繼孝得事公也又最習繼孝宜有言夫孝心醉公德日久矣郎欲嗑口而頌休美將何言之從則請爲諸君一言其僂僂之私方孝之謁選部而以令茲土來也則無不難令者曰令上達於監司諸

大使下近民受事煩而遘責易故令難也且令於
越又難越諸邑多豪貴家而姦民舞智此皆下蔽
民而上梗令治故越令難也顧獨私自念即不敢
以令與越爲難而所日夕莊事者肅公也公大儒
其言理自諸先生推其精深才性開敏達於政事
夫以精於理開敏練達於政者爲所事而已以淺
陋椎魯不更閱爲所以事是誠大難然孝自受任
迄於今且五歷歲於茲竊伏在下風有日而公未
嘗以嚴重之體閣隔各級務推誠愫令人人得輸
爲腹心所以切劘勸勉之者良厚有不能則教之
不逮則匡之瑕則匿之小有善則抽揚之居恒則
挈其要謀事則導其窾夫上能任故下自盡上善
斷故下不罔二三子襲餘績稟成式以至於今而
其民醇醇如也其搢紳雖雖如也上無簿領期會
之責而下庶幾免於謗讀誰力哉公輸督繩墨授
規矩則拙匠得操斧斤以從蠅蚋營營無羽翮之
用而致千里者得於籍也然則今似易越視他郡
其爲令更易矣今公且以治行高等遷去而孝不

敏奪所藉而鮮所摹楷即孰爲之就其長而匿所短即孰爲之謀其成而救其敗是令之難自今日始也寧不重於公之斯行雖然諸君不聞甘棠之詩乎思其人則愛其樹公雖去而其已事遺法具在其爲甘棠也多矣請與諸君共圖其難以保公之業異日者稱爲公故吏其無所愧夫統率郡吏以爲治於郡國者太守也統率郡國吏以爲治於天下者相臣冢宰也公他日偶上意而躋卿相筦樞要則天下之治吏易易矣

送郡太守鶴峯劉公榮親序

唐皮日休嘗作七愛詩謂鎮浙俗者宜有眞吏以元魯山爲眞吏而歌之曰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三年魯山吏只採魯山薇一室氷檗苦四遠聲光飛望齡誦其詩以爲日休其能好德者也彼直耳其聲未之識也而猶若是而況親爲之民沐浴膏澤披芬襲薰深且久者望齡於郡太守劉公者乎劉公四歲於越今入而述職至再矣越之父老謂此行也必且旌異而陟明公其不反愛公而不

能舍也以告其邑之長其邑之長以屬望齡曰民
麗無文子試爲言以達之望齡曰諸公不聞子之
於親弟子之於先師乎洞洞屬屬發乎衷而口不
得喻言不得傳者子之愛親也刑之式之矩之規
之心能知其然口能道其所以然者弟子之愛師
也小人之懷其君也愿愿故如親君子之敬其長
也辨辨故如師由此言之攀援號呼者父老之志
頌功慕德者搢紳之職也僕不敏常志於君子之
道術矣嘗竊自謂心之愛公有以異於齊民而口
譽言溢難自道達每頌公輒若其詞之不足然大
都則以爲如公者誠可以鎮澆俗而飛聲光矣俗之
亦有須得之者得之亦或見愛而取名愛於齊民
未必有深愛於其識道者是故舉四者而未足以
名公若望齡所敬公愛公重公之將去者誠謂公
情而弗須也且如公兼矣公知之乎知之必
且有兼者之言與色而今無是也必有擊斷誅鋤
赫然憚駭之狀而今無是也是舉四者而未足以

名公也夫無佛民易耳無平民譽難公平康正直宰之以無欲行之以無爲可謂無毀譽於民矣道以順民譽亦附焉以有四者之稱若致譽之本與其無干譽之心烏乎識之故曰齊民之愛公淺也若夫眞愛者必有眞知眞知者出於形跡之表昔人有言覩紫芝眉宇令人名利之心都盡齡也嘗覩公眉宇矣眉宇之間烏容聲哉是公庶仁敏所自出也舉四者皆歸於眞是以命之曰眞吏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望齡所愛公者雖與其父老稍殊然中心之藏等也藏之矣言豈及乎是僕之謇與民之麗俱爲不足以名公而姑舉眞吏之說以復於邑侯然言淺矣愛深矣於公之行願以其深者爲勝

賀郡太守鶴峯劉公奏最序

望齡初隸史官與甘曹追誦署中先輩名公輔之休美咸言壽光太保文和公賢太保處眉州博野間賢侯糜錯也挺挺自致有殊特之譽雅捻白意折而不悔天下稱之曰介而曰太保之介也和其

爲文和哉望齡既退耕田間而鶴峰劉公來守越實惟太保聞孫劉公爲進士廿餘歲始獲一郡其不爲苟同俗自媚於世疑有介然難犯之容比得謁見而賓客誠有禮其顧金錢以吏事相交關者嘿不敢發庭館幾虛胥徒伍伯頫首重足唱呼之外聲氣寂然文類莊者公自處豁刻其於越噉豁之毛飲其水然未嘗有廉者之色與詞治務詳密而人顧樂其簡持法無所阿而常多縱舍僚佐讌集攀崇眺深有登高能賦之雅而不肯一詣人飲

舉寬與嚴介與和人各以意迭名之卒無所定而公於兩者實靡有適也夫狀玉温栗譽酒清醇雙稱則美斯備單舉而德亦章國子嚴而惠名柳下介而和著如玉温酒醇未爲偏辭由此言之謂公爲和者詎云諺哉公治越三年上其績御史御史中丞皆最騰章於朝於是有褒崇之典其僚郡丞劉公僉判吳公黃公司理李公樂公之成也而屬言望齡昔詩人美召虎之功歸於祖德召公是似望齡不敏敢載拜稱太保之烈以對而曰曩者太

保雖處政府其同官或有異意者公雖領郡海隅而僚友懽懽然顧足樂也和衷之美蓮祖德矣哉

送郡太守右吾劉公榮覲序

會稽故山水之區元徽之爲觀察也實輩之徒實參僚從聲詩唱和揩諸文茂斯已盛矣而王逸少爲内史至與支許輩遊談山澤蓋昔之仕斯地者安其土風樂其閒曠不獨僚友參佐有以共娛即在林藪枯寂之士咸得備遊從奏餘論當其時科條簡而謹俗厚會稽爲仕宦者樂國今茲山水之佳美非異也而俗刓習弊仕者望而畏之至於斯者僚采相戒勉畢數君子之力以夙夜而恒患不給所謂賡歌流詠能之而未暇者多矣夫同官者且然而況其伏在林莽者哉雖然遊談吟咏之事固非爲政者所亟也而事亦有異於是者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夫道術性理上以求下而下亦以求上故古之嗜道者樂得賢大夫而事之也甚於

儕友有其人則敢於上交而無嫌望齡退而耕於野者十年於茲矣意常求得可事者聞所謂道以安其易使之分而右吾劉公適來爲守劉公今之有道者也靜而和詳而有體不任褒帶而曠然有凌宇宙茹萬物之氣泯羣籍而不雜窺異教而總其同予蓋聞其風而悅之而以持服故於禮固不得見亦會郡多事公與諸君子勞苦而僅給故其緒紳若弟子員之志斯道者亟欲得公片言以開發蒙翳而亦未暇也夫昔之爲會稽者咏歌遊覽

寘不亟之務而得爲之方外緇素之侶而優與從事今以公之賢上下相求之殷而明道闡學事又至鉅而亟然猶有未遑者予因歎古今事殊科條日煩而民俗之日陋雖以賢者爲之而力猶未易也雖然古之人固有目擊而相得者矣而況著諸行事教化之間乎予比嘗語人苟得郡縣自效者政理之善著其皆可企所不逮惟公之廉與仁可勉也至紛而愈靜罷而愈安猝而愈詳終恐不及耳夫紛而靜罷而安猝而詳固深於道者徵

也然則公所以教予所聞於公固不俟言語相接而得已厚矣庚子冬予孟公以上計詣京師其僚郡丞馬公僉判周公舒公節推孫公寵其行也而徵予言予惟諸君子行能之高相與之盛既什伯元寶而樂其朝夕於劉公所以究明斯道聞吾未聞眎如望齡者庶幾得比於支許之遊以祛所疑而飫所不足故緣託古事以致其私意今茲年穀穰比閭多盈民曰劉公實富我公行矣其無忘終教斯民也哉

賀太守錦波朱公奏最序

予同年友蜀富順朱公守會稽靜一明允民戴其惠士飲其和三年以計最越人相率頌速謳吟之業洋洋盛矣已而郡丞潯陽蔣公別駕新會李公郡理南康夏公皆新被 朝簡先後來叅郡事相與言曰吾儕蒙成襲寵於朱公惠甚厚公方拜膺贊冊榮施於禰廟可默無詞以賀廼謀於前別駕詔陽葉公共介幣屬望齡爲辭予曰吾越有三賢

守皆蜀產也當漢世越境俶擾盜蒲山澤時則以
成都張公覇守移書開購鳴鴈華音民歌曰棄我
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夫定華隱及以仁勇衛
人是張公之我造也越故有水泉之利隄閼之政
而莫克宣也百受一吐中滿旁潰潦數爲害明嘉
靖間蜀安岳湯公紹恩來守楗石釃流截坤維應
玄宿歲以順成人以永賴越人之言曰天生湯公
以恩紹也名實命之矣夫流惡殺淫扞菑殖利則
湯公之以也茲者時平年和郡中無崔苻之警士
鑿其利水歸其鑿辭縄之勞乘橇之績無所施用
而朱公獨用廉率屬恬鎮浮簡馭事夷易近民然
士民稱之比於二公由漢至明數千百禩更守千
百而蜀三公前後相望若閬峙於越予嘗徵其說
於三老子弟父老曰老人兒時識湯公公爲人儻
蕩寬大秉褐表敗繡無廉者之色與下坦然人人
得自盡然無敢罔者遇其鄉大夫有禮延接庶士
周其私恤亦未嘗骫法也爲政簡要不煩當大事
寔決山立不可摧沮聲施至於今惟朱公實然故

曰朱公今之湯也其子弟曰史楠霸爲郡表用名儒崇尚經術群吏孝秀詣聲溷溷然滿於交衢朱公之染我以德也士之嚚者靜矣衆者正矣府中烏鳴殆爲公謹與予曰政譬諸醫鍼艾所以去瘥參苓所以補羸遏亂暴鍼艾也勞人興利參苓也夫無疾而療則參苓之偏或害於鍼艾不若投石屏藥之爲愈也名興永利而實擾之此政與時不相適之患也曩予謁朱公於京師公詢所以治越者予對曰越有朝夕之政無百年之事願公靜以爲之而已公肯以爲然其治越逾三年矣而靜如一日遏亂不及霸興利不及湯而士民愛而頌之甚於二公曰蜀有賢守三邑不信哉夫大勇者氣沉甚辨者詞簡善事者常無事霸用寬弭寇陽以順導川然則公所用以治郡者固卽弭寇導川之術也特卷而未試耳公秩久且擢以士而時所急才莫大於治戎行河他日以公肩之知必辨予固以治郡決之矣越地陋小民舍力而用智奸究百出不予劾而益風俗侈汰若浸稽天賴公以

靜政範之稍稍革止其有功於越又豈直與弭寇
道川等哉予久田里習見丘民鄉校弟子之說聊舉
以復於諸公蓋嘉蜀多君子而越人偏受其成也

賀別駕文臺吳公榮轉序

當萬曆初家大人以禮部卿視事冬官曹臨川吳
公方居郎署每入論事輒移刻望齡時猶童子數
從壁罅中窺客雖不辨何語然心知爲大人重客
也自是每聞客坐連呼供茶不問心知爲吳公更
十餘歲公左官順天府望齡亦幸通籍京師始以

通家子謁公乍見依依不自知爲初交矣又數歲
而公來守越越人疑焉曰古之君子暐暐遲不得志
於時者吾皆知其繇然其人多高元以异俗讒能
而擢衆招妒誨讒自爲鵠的少失意憤惋叫嘷廢
職曠工以逃於高閒若是者其累顛躓宜也而吳
公無一於此然厲臨吾郡者二年矣久之方量移
於杭吾無以知其然敢問予曰子亦嘗聞白居易
蘇軾之人乎讀其書考厥遺事其曠朗夷粹千載
可見思一遇之意必如涼風之解暍春氣之蘇體

也然其於當世何如哉憎惡屏逐惟恐不力淹緩
淫滯而不召此豈當爭能負氣故爲偏奇
如向所云乎然而若此者受獨而所摧異也受獨
者其材若氣固已蓋夫衆矣而所摧又異君子未
嘗爲異也常願舉其職職舉必有不吾欲者夫居
官守職分耳吾謂爲常不欲者且指目爲詭怪以
蓋衆之忌而涉詭世之讒勢所必不免也吳公由
部曹再領劇郡常廩廩奉職材識瓌異精敏絕倫
雖深務夸飲而其顓不可盡遏此固所爲困阨之
道耳雖然匡廬赤壁詩賦爛日月江黃至今藉爲
光價而二公亦放浪其山水以爲娛其視屈神得
喪竟何物哉今天以公幸越以越山水娛公不獨
中朝之人忘公於遠公亦樂而兼忘其久矣昔者
樂天守杭徵之在越各美其風壤以相誇詡未有
定焉子瞻兩至虎林自言熟其魚鳥今杭亦公舊
遊也試以餘日尋蘇公堤上西湖魚鳥亦能識公
而公新自越往山水甲乙元白所爭者亦願於公
決之然公雖連蹇所至專以奉職爲事終日揩揩

雖力足以紛華而猶忍不敢出其士節之美如此
自予謬入仕版四十餘年於茲處而事其邦君出
而行游友其四方之賢者皆有羔羊之節退食委蛇
偵易賢者居其間已若義嶺之炎雪高寒之氣逼
心脾立毛髮人所驚望云而已或亦不勝其翹然之
心蓋周之盛時在位者北門大夫倥傯迫友寄懟
愉愉衍衍而其後世若於室人之交謫此皆潔白修飭之士也其憂愉廣
狹抑何異哉吾郡侯寅所張公廉吏也比又以廉

功德在民而豈眞留連山水者哉簿領會計之間
即超然空曠之趣非深於道者不至是也公名在
天下惠澤徧大江以南望齡皆可無言言者此聊
以應邑侯羅公之命

送郡丞寅所張公奏最序　代

予少時嘗聞長老爲言成弘之際醇醲質茂其仕
者多恥而自重奉職約已豁刻嚴峭固然而已而
無翹桀自喜之志當是時其廉者如積氷雪於大
冬千里一色無以著其潔清不貪者側匿縮恧

旌於朝以故郡之士民與四方之縉紳大夫一時
無不知廉公而亟不敏顧嘗有疑於公者數遍廉
者之處於衆嘗獨出獨出則易爲名而公舉進士
十六七年矣僅乃貳郡不爲易得名也廉者卞急
自持亦每以持下故多毛鷙瑣碎之患而公簡易
有體其爲政獨多所縱舍廉者恒介特狷狹於人
畸迕每每寡合而吾郡之上下公所僚屬與其鄉
士大夫無不親今者廉者節苦其意色常若伊鬱
不平而公神和氣雄翫弄超越邁絕一世凡廉者

甘苦味之大齊也而或美昌歜萍子此皆藉於舌
爽於喉而顧適於其口有奇好獨嗜而不可通之
人人斯則甘苦之變也食粱稻者不知其甘蓋有
至甘者矣三羣八珍雜炙旄約日溼乎滋味而不
知稻粱之平淡者世固多有之然鬻有炊黍飯稻
而稱奇於世者哉古之君子務庸當之行而無燀
赫之節形涸而潔臨深而高與潔皆衆人所命
而非君子所處故仕而廉女而貞等耳如炊黍飯
稻而飽之豈覺其甘而孰適爲苦嗚呼庸知君子

之所謂稻粱者而天下以謂昌歜萍子奇好獨嗜之味也乎往者三載大計羣吏天官曹掾其治理尤茂者列名以上旌寵之名曰卓異而今大宰抗言治特貴循理脩職無取爲異比者政道混濁尤甚臣以爲獨得廉平寡欲者幾人曰能甘清苦世於是更其目曰清廉寡欲者幾人曰能甘清苦者幾人而吾郡侯張宦所公實冠其列蓋天下郡國之大而上自藩臬之大吏迨於承令其與于茲選者如此雖標目稍殊而爲卓然尤異均矣公自進士爲令洎今殆二十禩歲意一節非船縮腹有寒士所難甘而公安爲之若朝日坎壈蹭蹬而後越得以淹我公然公竟顯融於越三載報政未課而最於是鄉之縉紳耆宿合詞而言曰休哉貴賞而賤頌久矣其悖令於公協之其可無述而望齡最少且賤執簡之役所不得辭蓋聞胡威之言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以爲畏人不知陋矣而畏人知者其意蓋嘗有之未盡也夫事固多行同而情異有冀而然者有束而然者有矜而然者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冀者志獲而已束者強以繩約糾纏苦其身心俱
能順而不能逆有弗知焉則改矣矜者自足於寸
肢尺節之中終其身如蹩躠斗崖如懷重寶嗛而不
可嚥蓋其畏人知之心即其喜人知之心均有挾
而歸於名者也夫豈能清者如水然粼粼瀡瀡湜湜自
其性耳而何畏乎人不知而何畏乎人知以公平
昔坎壈蹭蹬登人知之元而尚處於此哉行積而童
節成而著於以有令望於今蓋所謂知與不知者
公以一身更嘗之公豈無愠乎始而尚有喜於今
乎或者以公夸歟讎薦之過疑於逃名而名偶隨
之似中其所畏而公得無有不釋然要亦未能知
公者也余不敏新來田間嘗一再謁公而接其色
詞脩乎其自遂也澹乎其不可遠近也公其有聞
於道者耶夫潔廉之在大道猶其寸肢尺節見公
於肢節而闇其全奚怪乎世之以廉名公而公之
卒未嘗知於世乎凡公所行皆稻粱平淡之味特
出甘苦之外而邪視者妄以爲苦又妄以爲甘令
公以平淡而蒙奇稱循常而獲異舉清濁之相成

高庳之相形有足憂者公之所不釋然將亦在此而望齡稚眛寡聞之民也又何敢附於知公者哉

賀司理鶴田夏公榮蒲庠

施惠積仁揜過覆短德甚盛令當世罔不愛譽歸厚於我名甚尊不獨有道君子樂出乎是也仁者必無殘人之形厚者必無窮人之情而世固有矯虔奪攘詭吕浮濫舞智以麗罰則二者雖有道君子不廢吾之心不爲事奪耶然或可曰任不在我設當其任矣如劍之司割燈之司照非欲然而不得不然則吾之心又爲官奪是非深仁篤厚偏至獨儲於天其孰能不靡者乎今郡之司理刑官也而數爲御史臺按事舍讁決勾檢無他職事其高等者入爲御史給事中御史給事中舍擊斷糾劾亦無他職事故其間多用深嚴詞察爲治愉快取風力之譽其勢然也望齡既從鶴田夏公後舉進士識之長安邸中其天性仁厚蓋所謂偏至獨儲者已而擢推吾越吾慕其仁而懼其或損於威也信其厚而慮其將不忍於察也既至則絕請寄訖威

富眉脊宿豪縮手郎舌不敢動有嚴刻吏所不能
得而其大端顧獨以寬平著稱夫嚴爲任而獨仁
察爲利而獨厚難矣仁而不失嚴厚而不廢察又
難矣若夫收嚴察之效而享寬仁之名公之所難
蓋四累而上公何術而致是哉春之中於人也而
目眴眴然而氣醒醒然精神肌髓洩洩然春之
爲春不可知也人之血氣心髓與春而相怡愉者
可知而不可言也然則公之德於民與民之德公
豈易知而易言乎昔者羊舌肸前人而人恩之其恩
之也以其有不忍人之心與色夫心之與色所不
能告諸人者也子羔又非能散法以從吾心與色
也使人忘其肢體之真痛而懷吾空虛之心與色
此正所謂如春之中人而不可知不可言者也公
既三年政成撫按爲騰章奏其績天于嘉之錫之
恩命榮施於親可謂休矣越之搢紳先生謀以舉
爵於公而令望齡爲詞侑之凡公政事之顯章明
於上下可知而可言者人既知之言之則齡何辭
夫亦將言其深仁篤厚心目之微玅肌髓之濟淪

所不可知不可言者而既已不可知不可言矣則
齡終何言哉古之君子其善頌人也必本其所自
故雋不疑于定國漢史所稱明允不苛善於折獄
者也於于則紀其父於雋則紀其母望齡幸以通
家子熟公之世德與其庭訓蓋庶幾漢二氏矣其
寵綏無疆之報不亦宜哉斯則齡之獨知獨言而
可以復於諸先生者也諸先生其實爵而往可矣

送別駕新篁王公守晉序

古之賢而仕者所至必有與游有巖僻忽荒而幾
其人者猶躇駭而取之韓愈於陽山柳宗元於永
則區冊吳武陵之徒皆從游咸士之淺者也當其
嗜而求之珪紐之榮風壤川巖之景施舍此若無
與以處既而獲之賦咏相屬言論相和罵煩悶懷
怡然有以遺世而忘遠朋友交遊之樂以長人之
高倨其不能忘情至於此矣況夫隱身自翳塊處
而無侶獨行而寡悰者其得君子事之偃息其蔭
頡頏其羽樂宜何如哉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然則下之求於上殆異甚也夫仕者不

惟其川巖風壤之爲樂而眷焉於賓游處者不惟以廸教率令爲嚴重猶必與于游從事君子以爲華古者上下之際其相求而有以樂多然也余退居在野僛然無從塊處獨行者無余過猶思得君子事之而曾稽僻在山海間是非政事民社之司長佐之尊貴則君子之至於斯蓋鮮幸而辱以來來而請見以踈賤仰尊貴持刺頫首覿門隸臭息退就館甥脘悄然僅獲通謁則眉開開相慶而舞故其狂狷者或引罪自違不敢髣公府況所謂游而樂者乎望齡歸之明年而新篁王公實來倅越與余同禮部舉者也公冲襟而粹顙外似不足而內守堅強施於政簡靜詳練一視鄒符一行餘姚令事不旬浹下之檻口難化者咸謳頌公而又以其餘治古文務自胸吻已出之非直如今所稱秦漢者也以公之賢與文而余素習不介不摯而合焉豈獨無閎於上下臨事之分若今所苦而於古人相求之鄭且不侔矣子游子羽之交得於武城蓋在同門之先望齡比肩於公也特蚤由同年

而後厠邸庶幸且過之二子之相知也以不造室爲賢而余與公顧用游從爲喜何哉將余之愚不敢以附于羽而私自比於區冊吳武陵之屬耶抑公知我形骸之外而余亦不宜屑屑形迹自好耶無幾何公竟遷晉州瀕行過余欷歔公昔雖以薄譴至然無警於貂食其舊德雖有牛驂之感而若此殆不忍於迂鄙睠懷今日之好耳公行游中原燕之南晉之北多奇士其游必有過區吳者顧余屏廢孤寂合公獨處如何爲懷因念去日不能盡釋其硜硜之守朝夕於公倒出所抱由此言之猶以不時造室爲恨恨也陸生憂壁董生懋史輩皆從公遊而樂者愴公之別徵言以抒之嗟乎微諸子之請也余且得無言乎余且得無言乎

賀易州守麟崧陳侯榮蒲序

燕薊民習卓鷙負氣矜節善悲喜其俗然也昔者荆軻擊筑易水之上而壯士更傳慕鄉徵之故燕薊之俗易爲最焉夫燕周所以封召康公者也當公賛政王室按行甸服諸侯之薰被者尚能醇醲

其化而詩人推本之皆歸而系諸召公今詩什具在其於擊筑引徵髮植皆決之詞不亦遠耶矣公之德施式是南國而不能淑厥配也哉說者乃謂畿甸狎近王者聲光在焉隨流乘風厥化遄起而燕是時列在侯衛介焉邊隅去京師甚遠難易深淺遂遼邈不相及耳明興燕爲京師而易者將於是乎採之曩時凌谿墩謹之餘氣日以隳水環王城外二百年來文武成康之体澤浸覃充塞而易密邇内地被化最先觀風而求所謂二南而童子猶恥談之當斯時高遺蹤於悲風寒水之際矣然易水昔號天險在戰國時僅藉以扞圍隣敵而今六合一軌控護縈帶淵然爲天子金湯之重實難其守所以宣惠布和鎮撫其民社意必有召伯其人者而閩麟崧陳君始以進士舉試於是州據近畿當要扼覽古今之謹俗美王風之首被其政主於化導而所興除趨竸急病如家事務推其

肺腑不爲華衆表襮觀也然而名譽殊茂甚夫以陳君之賢與易之近雖雖乎鳴琴於堂而聲馳朝宁將日未暇旰況榮而徐之以迨夫三年哉陳君之鄉人祁州君壤接德比飫於觀聽嘉君之以考功最也而請言以童之昔者黃丞相與嚴次卿皆一時賢能吏列郡以治而至相妪其所撝異耳夫茲請也道成績明同心二善具焉若兩君者其賢已乎陳君業已奏功且誕膺金爵之賞由是州而致通顯異自者過易水上而聞有聲若歌吟者其在甘棠之三章乎

送通州守張公擢開封少府序

國家自鄂建以來而燕薊諸州郡稱三輔其治亦炯鉅不易理而通爲甚云大都之車馬無不走長轂四驚漕河綫帶耳而通獨綰其處最要其去京師僅數舍千雉之雄幾與都城相帶最近四方所灌輸芻粟庾支所不盡歸於京師者而困廩蓋藏於通視如外府焉最重夫其地重則守之任且特重矣而又使者冠蓋之所交會尊終日餒厨傳無

休暇肩輿大瑞之所窟穴于請崛亢逆有司指法不得盡行少年游俠養私徒探赤白丸爲奸都市者之所游敖通匿所沼非武健果猛有能勝其任而愉快者睚眥漢治猶重三輔郡國吏行能甚著有治效者始移補之其令長督郵皆用精幹有氣之蓋漢法寬於治吏而嚴於吏治二千石至令督者何並一長陵令至窮戚里貴人而上不問顧善皆可專擊斷行其意非有轅軌之煩如今日也今區區所而大吏幾十數踞守上都御史直指使十餘輩尚書之屬數輩監司及園牧之使數輩寧能當人人指耶奇將俊士所聞張君由縣之高第來守州守晉陽張君異乎所聞張君由縣之高第來守茲土其爲治持大體不事苛細其尤可紀者謹郵傳寬徵轍嚴邏候編商車繕城堡四年之間薦剡交列先後若出一口即京師諸搢紳大夫無不言通州有賢守者乃用治行尤異遷開封少府以去夫治煩耶用煩且以見能治近耶用近且以顯績轄治者多耶用多且以標譽漢吏所爲厲氣矜才

武健果毅而僅能勝者君以寬大長厚徐收之而
有餘通州寧詎無以難張君且益以通州顯夫
經邛崍則易駕劇犀兕則易割誠先其難也通既
無以難君君尚奚難哉雖然君不聞王子期之御
耶其於康莊四達無異九折故無敗駕吳干之劍
輕用之薄於柱則折矣自茲以往余願君之治皆
如治通其無有易心則長享令望益躋通顯余得
論著其事以傳我 國家循吏必以張君爲稱首
哉

壽太師母常母王老夫人序

望齡之獲事我師常先生而聞王太夫人之爲節
也先生曰凡世之稱婦而貞者其勢厚足自衛其
居財足資其族屬足以相恤姑婦之間其煦煦者
足以相娛有四者藉也以成其義而世猶旌而顯
之曰難自予先君子負奇志六試不遇而業益落
太夫人婺而空居也奉老哺稚質賣而食之質盡
僅饘糜於太夫人手指矣然事姑賈不敢不給鮮
姑性嚴整微不愜輒推案不肯食然太夫人益肅

益婉蓋予家世單務無強宗懿親爲之援有一叔
顧好游友從（太夫人食太夫）人之於是四藉也未處一焉而
坎壈抑阨以有今日不亦倍難矣哉先生又爲齡
言太夫人處窮時食未嘗屬厭時日中未朝餔其
色愉然安也今予有羨祿芬旨不乏而色焦然悲
其莫與同也且名固有微之而章顯之而隱者以
太夫人節與年微僕固宜得褒顯今以僕故受上
恩從子貴而蓋親節榮一時而奪萬世予是以有
大懼望齡遞僕而賀撰言而進曰先生獨不覩夫
杜栢乎其上枝梢霜露犯嚴斂而不悴下根盤巖
石臨峭塹而不撓屈者受命貞也然其在嵩岱之
陽秦漢之君後以名顯後世之博物華說者稱焉
其他潛乎迴谿幽厓發翳而不聞者殆不可勝紀
由此言之則隱顯異矣自先生抗法大郡高議禁
掖言無隱忠惠訓不倦有羊舌叔向之遺直焉先
生栗而能温嚴而不苛緣飾經術剸煩決滯以翱
翔于九列有雋京兆不疑之雅識焉夫傳史稱二
君子賢必推本於其母聲施到今豈不以子耶況

先生哉然大夫人之節足以昭示來禩又成其子
以益章先生以親顯又重廉廉是節逾博而孝無
匱也茲歲大夫人壽六十有七其降以是月十七
日于是門下士羅應王等謀一言爲祝而望齡復
稱引詩人松栢之義蓋其經犯於霜雪凌剝之後
楨幹殫堅而膏液滋厚故翹然以與山嶽久則太
夫人之坎壈抑厄而節者固其所以台背兒齒後
天地而老者耶遂書之以佐先生一觴
賀陳年伯母夫人壽序

萬曆乙酉予從禹門子舉於鄉是時越士同舉者
參制額之一號爲甚盛後升禮部纔十人若食肉
於朝歸有母遺又纔數人而已禹門子最新貴持
丹讞斷譽於西曹中又奉使指乘傳過家顧予於
鏡湖之上再拜而言曰是秋也吾母歲大耋吾馳
四千里及於一觴賓客之辱于吾者詞且曰使而
母有無疆之年雖然吾有肯乎詩人之善祝也其
言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先
之以介眉壽矣又重之以昭德音人之親有美弗

章不可謂茂德不可以謂無踰內言不外吾懼吾母之德弗昭也敢謁子言以昭之吾陳右族也吾父幼慧書過目輒誦通經史媺文章邑中稱為奇材惟吾父吾母亦竊相謂書紫不足拾也已而廢業有二子蒙稚敏不及父母傷吾父負奇不就而憂二子之弗荷也曰業其在勤曛時塾歸母張鐙而紡二子傍誦必懸果餌以勸誦毋毎夕紡有程恐二子逆畏其父而媮也故庚其程十二三約曰竟之而寢及竟又私出其庚者曰勉誦此易竟耳毎食塾師雖鮭菜必嘗旨否手滌盂必潔吾父年長出為後所後始晚晉病不知人溲便皆抱持涓除之如是三年無倦色也與娣姒盡讓臧獲盡慈子既薦人曰夫人曷能無鮮衣對曰非習也老織作不罷人曰夫人休矣對曰少習之且以銷日也吾觀詩所稱絲枲蠶績之美及世傳九參畫綽著於傳記有以載之則傳不則泯泯吾故願子言之昭之也予曰郡人言奚能為昭夫人令德

在吾子禹門子刑官也古有良於獄惠於民若於
母訓人賢其母而稱之者僊母是也有能於官健
於斷拂於母訓人亦智其母而稱之者嚴嫗是也
二母者後世皆有聞所以聞則異矣夫載之以尊
位加之以顯功以揚其親若美錦而旌之何患於
聞在慎其所以聞者禹門子敦厚而明決廣中而
恕施吾知其爲僊必無爲嚴也然禹門子長於春
秋傳春秋母子並稱惟宰吾氏而已叔向之賢而
智不逮母然則禹門子將奚師哉奉若母訓以光
昭其令德步趨焉可也享之有樂也伶致語于詞
其比于優伶乎

壽常太師母王老夫人序

萬曆庚寅吾師心吾先生卿太僕奉其太夫人京
邸時春秋六十有七矣設帨之辰其門下士羅應
斗等若而人咸得造楹內再拜望見上卮酒爲壽
而望齡稱引詩人松栢之義爲詞以獻明所以成
節而昌其子者其難有若此退而交語所見相賀
曰斯真詩所稱壽母者與既而先生開府兩浙謝

事歸養又十餘年而夫人壽以大耋門人武部郎
沈朝煥比部尹三聘嚴正邦起部陳美暨望齡宮
都下者五人函幣走江夏而申之以言曰古之君
子所以養親者甚棘矣伺其苛癢而抑搔之後先
其出入而謹扶持之滑甘膏和以忠養之微至於
奉席斂簟紉箑燀潘而精至於無形無聲童而老
寒而燠昧爽而日入罄其志力悉其神情以效諸
親焉猶患弗給也而假其它哉然出告反面無易
方過時以致愛也而事君不可以不忠無登高無
臨深無游無徑以致慎也而戰陳不可以無勇尊
之以名而後大博之以施而後靡匱焉蓋節纖備
道宏遠莫甚乎孝當歉荄飲水鞠凳膝下能其纖
者備者而未免三釜之願事君顯名之思既致於
宏遠矣又興懷行役陟岵而瞻望歌翩雛而不得
返又未嘗不慥焉自失也然則二者之道蓋交違
而不能兩獲也明矣先生始以數歲孤兒母子依
恃志盡力竭以樂其單畸而意豈嘗一日安於是
哉慮欲成先人之雅志昭母氏之徽烈樹功底業

傳諸無窮以庶幾尊親不匱者及翔翔禁近出擁百城祿豐養備令名顯聞以奉太夫人於官亦既有懌志矣然心煩於簿領而力敝於籌畫即朝夕燠寒之問未有廢焉而所謂至精而微者猶患乎志岐而未盡力判而未併也迨釋兵柄歸田廬致臣而子舍憔形而操柔色謝纓紐而佩紛觿於是先生始得專氣一神精厥視聽箴枕而御輿浣裳而請醧而靡有分焉蓋驅馳軼掌行年五十而始獲還其爲童孺之身夫童孺之愛誠愛而樂真樂也且十禩於茲矣其効諸太夫人者不亦侈哉方先生宦游太夫人時以似續爲慮及歸連舉二孫令飴之歡倍於祿養夫孝子弗敢有厥身曰維親之後受爵祿曰致諸親也功成譽顯則曰親之令名先生斂時五福以事親靡不具矣乃不敢有而歸諸太夫人其古所稱爲人子無以有已者乎望齡於先生樂其孝德之備兼乎弘纖而知太夫人之受祉未有艾也故喜而爲之詞若其嬥節隆義則曩固言之矣

壽外母金老夫人六十序

萬曆丙午春正月三日爲予外母金夫人八十壽辰望齡偕陳君某王君某朱君某相與載酒爲祝望齡嘗觀家之將興其積美之本必有一人鍾之鍾之必於其女德女者地象也萬物於是乎生女德之盛在濡柔在專靜在廣博濡柔專靜廣博者生道也地之德也孰生之道食地之德於女爲正位故曰女正位乎內商之興也詩人本於玄鳥玄鳥者莊周所謂狡狡狡狡而似無能進不爲前迟不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其易稱無遂詩稱無儀之義乎玄鳥之喻敬戒也鳩之喻拙也鴡鳩之喻均愛也一也簡狄有玄鳥之德焉是以降而生商會稽之商自外大父外父至邵武君簪紱四世顯融富貴於越無偶望齡逮見外大父母嘗謂太僕與大理二公高朗弘毅君子也陳淑人聰明嚴肅人也子孫多材慧富文采拓基績緒繼繼繩繩如柯葉之扶疎英蕤之灼爍可謂甚盛而竊意有潛於膏滋行於根撥居不可見之地以爲積美

之本固往緒昌來祚者實在吾外母一人外母所
事剛以柔遇之所配敏以拙承之所字多賢以朴
先之夫剛毅材敏賢智毗於陽者也其道開張發
舒非得至柔至拙至朴者凝而翕之將有發而易
散之患外母明足綜務而貌和識足宜家而外暗
生平所見惟煦煦然慈愛人與退然不敢爲先不敢
爲後之意而已與人處惟恐無損於已與人語若
恐傷之豐約無二致壯老無二容所謂無儀無遂
母實有之夫水務故巨於萬物其任萬石之舟如
浮芥也海下故王百谷其吞衆派如涓勺也母有
柔道福祉所委將焉辭之其壽考寧固固其餘耳
望齡年十九從外父母於京邸母憐其孱弱將護
特至飲食視其嗜者衣擇其鮮好者嘗食拳笥偶
言拳箏肯在於杪及適館啓橐得笥皆杪也餘事
率類此爲諸生時貧母與銖則銖銖與兩則兩絲毫
皆母賜予及入仕竊升斗亦靡不煩外家今且二
毛矣母嫗憐我無異孺子而予亦時依依母前且
忘母之既耄也夫陸居者無以語大地之廣博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處者無以測江湖之浩渺而予烏能言吾外母之德哉然母所繇集祉於躬垂裕於孫子者惟是若拙若朴可望不可知可即不可言則予之無能名乃深於名者耳三君其共述玄鳥之章以侑爵焉可也

壽全母丁太夫人序

大儒之起詞曹如求天焉大宛之野多厥種焉自望齡隸是役也而遘其盛其焯然以道德文采踵襲跡仍映曜於先後者於未戌間有二公曰盧陵鄒四山先生明州全玄洲先生咸祖孫相繼領吏職著聲譽爲詞林一時盛事其世有嘉祉壽考簪紱之顯茂大江以右浙河以東無爲兩家參立者維茲歲二月鄒先生拜疏歸壽其二尊人特予休沐其四月全先生持使者節封趙亦以間歸明州奏一觴於堂而先生猶上有祖母丁太夫人春秋七十六而康其壺德相學士公顯者也於是詞曹諸先生洎縉紳能言之士兩榮其行爲歌什文辭投贈者相埒而又以太夫人福德最隆盖故益推

明先學士休烈太史之孝養而歸美焉其言尤嫺麗過於廬陵而先生意猶弗慊曰誰爲我具悉詞事太夫人其無逸美吾以爲祝乎謂望齡里閈後進其可遂牘而授之不得辭也其詞曰明州大海所環匯其氣靈淑必鍾之人鍾之必其德類也夫海之爲德善受善同善下衆川怒盈奔躍漲溢迨其道嘉門而經落伽挹然而已不爲升勺加者混淪漠莫歸於大同長百谷蕃萬族而無私與讓焉自太夫人歸於全而學士遂由公車升歷金華白

虞之友踰方雍謂太夫人亦膺綸誥曰貴重無幾何而有孫代興人愈張太夫人顧愈降縞衣綦巾不知爲貴人也者可謂善受矣撫諸子融融穆穆無幾微先後同異之感可謂善同矣自宗黨外姻下迨臧獲待之皆有恩意諸臧獲皆白首依事太夫人無背舍去者可謂善下矣斯所稱德類者與海擅三德江湖藪澤輸焉斯亦百祿繁祉之所委輸也齡聞之家之昌明其必有人於先後之際光啓厥祚而卒相之壽考寧固植其本而食其實美

之所鍾也在易坤爲婦道故曰有美含之無成而代有終天實鍾美於是太夫人又含之其有終孰加焉夫學士公之未究於用天下所同歎也將大償之於先生太夫人其愈難老以身享介福觀其成乎先生之克受厥成是學士公之成也先生能終烈祖之休業以及太夫人而曰太夫人以坤道代終其誰謂不可先生逡巡謝曰若子之言僕烏敢任也昔吾祖游於官太夫人常留事余曾大母曾大母嘉其孝而祝之曰吾無願於爾兒惟爾子孫年壽似我而已蓋曾大母壽幾百歲而今太夫人七十餘神色益王庶其過之且吾昆弟以降指甚繁吾又竊祿於此得望前人踵武祝其驗耶太夫人之孝德章矣雖然吾未嘗見其喜於色故願假靈於子言望齡曰今者車馬歸甫東里先生衣綵繡持節羞大官酒脯太夫人被翟翠坐堂上受觴念學士曩事宛宛如目前即太夫人善爲受生平無喜色將必爲先生一解顏哉儻卒爵而以齡代終之說進亦當許其不謬矣

賀王老年伯母壽序

戊子歲望齡偕同年王晉伯待試京師講業罷相携步游東城隅呂公堂中因共咨歎言家有老親即微寸祿幸甚非然者吾不忍老人之懇也望齡曰子之二親視吾父十年以少且伯父壯甚可勿憂晉伯曰不然吾父雖幸健而老母室於牀自少時固已然矣明年同試禮部晉伯獨罷歸望齡送之曰勉矣以子之材無愁祿養也而晉伯今更再上猶弗偶伯父又棄養惟母夫人向所謂善病者今更少壯耳望齡曰有是哉夫病固不廢壽慶讃勞慮吉凶修短化如轉轂孰能揣之哉吾子獨不越人數其士之薦於鄉者指初僕也稍稍淫滯以至於訫今舉與訫且再變此不獨鄉人爲然即子之二親且疑之矣夫據一成之跡者難與稽屢遷之化此在父母與子且不能相知而況其疎者乎君子之嚴其親也如天其事天也如親東西南北

惟命之從其義一也吾子其順天以順其親夫天之不可犯也而算得謀失醜窮慕逼曰吾非身是圖實吾親是爲吾未聞未能事天而能事親者也孔子曰歡哉飲水盡其歡可以謂養矣吾視晉伯雖屢擯窮困而色恒愉愉然未嘗以貧故廢其親甘芬之奉夫持子愉愉者以養母夫人將旨於五鼎而況薦之甘芬哉且吾子不測壯衰安測窮逼人情喜壯而病者多壽人情慕逼而訕者多信斯亦天也然則太夫人固宜難老晉伯固宜大信其一徵矣又奚疑乎太夫人七十之辰在某年某月後期而賀以俟太公之禪望齡所爲煩舉其詞鼎晉伯者懼晉伯未釋於呂堂之容也然晉伯學日新而豈猶然嚮者已乎同觴者年家子幾人名如左

賀劉老年偪羅太夫人壽序

幼安初舉南省也與望齡居比牆數見相與語悴然若思者詢之故曰母老無異兄弟曩者我每出無幾月也而念我目腫矣今如何頃之當遴士入

中秘而幼安就望齡謀欲上疏求一小郡搏士曰以近吾老母足矣堅弗肯應強之試中選非其志也於是走役夫數千里以安輿迎太夫人來時同舍生二十餘人得奉其老母于茲者幼安一人而已望齡過之而再拜從容言曰幼安士方其未遇心怦怦亟欲得三釜粟曰匪君也而親烏乎養矣迨身已受祿見委任經營四方將旦暮寧處而不可其暇顧父母養耶昔先王之盛也其仕者宣力在公而忘其家恤於是君錫之詩以勤之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蓋勞慰焉耳已及政衰而多役臣不勝其憊而至動於怨誹曰有母之尸饔蓋亦思焉耳已爲君者若不能假其臣一日之便而臣君者不能致其親以一日之養如此則是身貿祿而仕易親其又何賴焉幼安幸遭遘盛際當海內澄晏以文學顯用不與于四方之事余見諸先生居茲職無故輒數十歲定無踰都門外也而子之太夫人復康以壽怡怡于于日享大官廩食歸公朝而子舍爾其與鞅掌盡瘁勞歌而靡及者不亦

逕庭也哉夫士所以自盡于上者其神情而力次之情所不得禁聖人因而遂焉故善畜下者務養其情而不善者盡厥力夫母子之間至矣彼其孚焉瞻懷形拘而神往有岐心焉所揩揩而效於君者終外也士之仕于今無不得遂于上者而顧或奪於私家之勢其以斗祿而去其親不事者亦多矣此于事君也且聲亂而不獲盡非有愛於力神情使然也國家設文史之職特優閒之蓋眞其力而專于心其神情尤要焉幼安外事主而內奉老母視寢膳樂甚神無撓焉其益以休暇討有邦之故實而稽驗之求古今之善敗而參伍之儲之待之乃大施之異日所能竭其情于上者必幼安也以光顯太夫人太夫人其亦情愉而神王算未量矣幼安其勗哉於月之七日爲太夫人六十誕彌之辰同年友人偕讀秘書者若干人爲曹以壽而望齡申其言如此

壽周母孫太夫人序

吾同館兄弟之及養者皆有一言以爲其父母壽也卽墨周季平不及於親養矣而吾諸兄弟猶相率壽其伯母孫太夫人季平獨得以伯母壽者夫人雖名季平伯母而實母之而又有難爲於母惟季平所以事夫人不敢二惟吾黨所以事夫人不敢二於季平之母此吾兄弟今日所稱壽義也季平之言曰祇年九歲二親見背有兄弟妹各一人皆幼稚恃伯母活母又有弟二人姊二人紉衣棠組履襪取辦手指煩碎勤瘁未嘗暑幾微倦苦分甘賦少有先不後祇家村聚就經學郭內每時日歸省母母未嘗不持之涕泣誠哀其孤露不欲令暫離已恐有失宜蓋季平言至此而不知淚之交於頤詞之不能竟於口矣昔魯義姑　棄已子而全兄子其名奮于鄰國著諸列傳夫義姑事誠難然特信其一日之決耳若夫至細易忽至久易渝至痛難假而夫人所處非旦日一決之力也其爲義尤難於魯義姑世有更生則夫人事固宜錄而況隸在史職有記載之責者乎此又吾黨所以樂爲

夫人言者也吾聞均天道也均者得天天表之應
應亦以均今季平與弟襄陽君升華陟翬躅襲跡
仍其嗣興者尤未艾也母所以愛其子與其猶子
一衡而授之無爽焉天所以隲其子與其猶子一
量而受之無爽焉母契天耶天契母乎此世俗所
共羨於母而吾嘗得以侈言者也季平又言吾伯
母幸以弟最與　上封與而砥亦以母教有今日
即吾伯母貴而不自砥即砥幸遵恩數而終不能
逮吾伯母所以庶幾訓萬分一惟吾子片言吾韻
夫人所以視季平兄弟直忘其孰爲已子與非已
子而季平兄弟亦忘其非同生也久矣則夫人之
以襄陽顯何必非季平季平顯其二親何必非夫
人哉且望齡之言奚爲雖然齡與季平又俱溫陵
李先生所舉士也咸謂爲夫人視莫宜望齡此又
望齡所以申其詞而不得讓者也

壽牛母王太夫人序

田生之言曰非君土無以處親非君祿無以養親
非君爵無以尊顯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

者以爲親也夫投質而委四體受命而忘家室古之人蓋有勤勞於行役咨齎瞻望不可顧其親養者而末世爵祿之士靡不可去輒引義勉自裁決曰吾業已倍親而事君矣可若何夫事君以爲親與倍親而事君其說相去詎千里已哉如此則君與親其不能交重而並得也久矣仕而獲以均重于君與親無如我　本朝吾聞有爲養仕者未聞有仕而難于養者也有之惟今御史爲然御史迭出遞代久者八九歲單車詣部坐郵舍中左右盼介焉無僮僕與語老親家君歲時宴酣訊不輟得達蓋使者之隆重無甚乎是而其辛苦罷歎心悄乎簿領形瘁于馳驅懷鄉土而瞻庭幃與古所謂靡盬不遑陟屺瞻望者未有異也蓋王者之馭臣下禮隨其輕重而心同其愉戚豈以御史任最隆重而數困頓之不計以慰藉其意殆必有道矣比者有上言憲臣即受命宜馳赴所部義不宜反顧家有所濡滯而　廷議以爲人情所難解聖王不禁者以體下也宜而還其帑久遊而覲省其父

母於人情宜于是爲御史著令在驛程內例得歸省無幾時而春宇牛公奉　詔視兩浙旋車由谷衣繡持節拜母夫人於堂下稱觴之禮適與期會斯又難矣惟　天子仁孝旁錫式崇耳目之任肇有　休命惟公祗敬淵洪克和有家克協有邦實首承之公其可不厚崇飾以顯揚無前　寵施致諸太夫人太夫人其懋對　天子之休嘉以受公觴卽電勉王事靡或寧居太夫人且有餘懌而公亦大慰於　吻心居者康而無念行者行者安而無爲居者思言精慮展支體以造我海邦亦幸矣哉公之將歸也不知予蒙鄙而屬之言予浙民也幸以史職隸　輦下新有聞聽故爲推明　朝廷德惠聞我公致親之光寵有異曩者亦以安公之思慮而望其亟於行以慰我浙人也

壽甘母吳太孺人序

昔者先王之重於其臣莫甚乎使也其送之禮樂其來也爲歌樂以道其勤苦蓋其華寵而勤勞之至於如此矣向令其奉使者有若後直指御

史等比其職加於行李問聘之上而事不僅僅於所謂咨諏詢度總百邑綱羣吏專其割斷而又單居畸立義不得問家室寧年數出息不暇止則其榮何如而勤苦之曷至哉先王體其臣而所獨至而不得自解者莫甚於母子之際故其詩曰王事靡監不遑將母其卒章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若曰子之私吾悉之矣子其我告豈勿子圖然則設令其時其使臣能無墮公事而及於家恤是宜亦先王之所樂聽者也顧或其勢不可而爲子者始焦思睠望而弗能得耳今御史紫亭甘君自三楚歸甫報命而即受任按部吳會其時君之母吳太孺人壽六十矣使節南指適過里門設帨之辰正與期會綺繡拜跽奏觴稱壽娛可知也夫以君之馳驅鞅掌經營於藩服所稱從事獨賢者宜不過此而榮膴烜赫爲親曜子不後於王事而天樂備焉視彼靡監弗遑興咨瞻望於道途登陟之間者其愉戚不亦遠甚也哉此皆　天子所寵賜君宜如何報稱古之使於四方者皆其材賢者也然不敢

足已自校而必容必周以獲有五美蓋使之任在
專命獨制故先王申其誡於是況今日使者之重
而當吳人捐瘠之後者乎漢焉不疑之論剛柔法
吏取鑒焉而史又稱其爲京兆每入母必問有所
平反輒喜加食以故不疑爲政不苛卽所稱說疑
本于母母信賢矣甘君自縣令入持御史節最久
所在皆以政體稱則母之賢可知甘君而歸壽其
母問何術治吳母必有以訓者則周爰咨諏又豈
待遠耶君其佩此以往而有仁聲章徹于母母益
喜加飯茂膺無疆之祉不亦善乎于其乞言也書
以歸之

壽詹母江恭人序

萬曆乙未予從史職居京師詹生光仲以其尊人
觀察公命來就予授經義戊戌光仲復偕其弟休
倩來學會稽辛丑再來其小弱弟沇從乙巳二詹
生又與余弟君奭同學山中前後凡三至會稽以
母恭人命來者再恭人亦屢用刺繡紛帨果餌脯
腊遺予太夫人通好若婚姻家丁未予居天衣山

中休倩從武林來言湛老母春秋六十夏六月爲
生朝惟先生一言侑觴政予時新有綺語戒將屏
絕筆研而與休倩兄弟遊久不可以辭則令臚其
事而受詞焉休倩之言曰恭人事姑三十年無忤
色和於妯娌慈於娣媵其歸不娠者數歲耳遽置
沇母後生沇視沇若涑湛也課三子嚴湛兄弟無
敢居內內三日恭人輒見辭色其老也歸沇母以
政然不以老委政故自於嬉戲視紡織夜分而寢先
君子好學悅姚江先生之言手挾書雖燕不廢
偶出外未返橫書凡上恭人必盥而藏之其嚴敬
知所崇尚類然也曳布服縞老無所改年四十時
昆弟羣從僉賀先君子爲謀曰孺人何服而俠拜
客乎爲縫新衣纔得紅布一端恭人戒客無以具
貸數百錢以饗賓儉若此今先君子捐館人湛等
無似莫慰母心先生華惠以言是吾母被繡衣衮
以見於賓客也予曰語有之越鷄不能伏鵠豈不
信然將子兄弟之器大僕之能薄乎不然何三就
予而猶無以奪予之志耶雖然子亦聞古之三毋

乎有湛母者解髮爲髽以識於朋友是
教子立名譽顯功樹業於當世者也有孟母者操
刀裁織而警子學是教子儕偶賢聖成章而達者
也尹母之言曰令爾祿養無寧善養是教其子遜
志學古無以爵祿內攖其心者也子之兄弟亦嘗
聞先儒之訓矣緒呈而未續水漸而未盈暗於道
德遠於聖賢恭人所爲受爵而未甚怡正坐此耳
若名譽之章榮祿之厚湛母所深願尹母所深恥
豈恭人之賢而介然於區區者哉僕年往學荒方
入山求友畢所懷願啜救飲水事我太夫人以廢
幾古人善養之義而未能也子之先君子有素尚
恭人聞其說尊其書諸君安得舍此更求悅親之
方乎休倩曰唯遂錄其說歸爲恭人壽

壽商母劉太孺人序

寧館於廷尉公之七年越之大夫先生走幣飛幸
萃止於庭揖廷尉公飲之曰吾子有壽母敢賀望
齡與執爵焉蓋吾外大母封淑人陳年九十高矣
居廿歲而吾外母金夫人復稱八十大夫先生萃

於庭者走幣飛觴如初酌其諸子曰吾子有壽母
敢上萬年祝而望齡侑之以詞居一歲賓客幣幣
復集如觴二母時曰敢賀邵武君之有貞母是時
劉太孺人春秋既艾而上有老姑艾視耄耋爲方
壯强耳又姑在禮不得言老觴者宜何詞哉客曰
太孺人蓋新受賚書於 朝邵武君奏課高等計
車之還與觴日會拜上冠帔鄉之人莫不榮之是
一宜壽令甲貤爵於親者父在則母徒稱人從夫
也母貴於子而從夫者猶之乎爲婦也獨母在則
號爲太孺之也夫沒故從子從子故特尊贊策固
尊稱之矣二宜壽邵武君有民社宜於庶士邵武
人歌誦而推崇之宜亦若閫官之言懽喜焉其士
庶固云壽母矣三宜壽以是三者詞於觴可也予
曰可矣未盡也徂徠之松新甫之栢生巉岨凌高
寒此所謂貞木也夫杞梓桐梓直上八尺旁陰數
畝圍而其勢固偃蹇枝撐有氷霜風霰之態矣令
甲婦貞年艾以上者予旌其成也爲貞母壽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以戈胡不可也雖然太孺人介然獨居子姓之多
纓紐之盛修言繁稱而無以得其一粲觴者宜何
詞哉望齡商之贅壻仲文之密友其生平雅言隱
隱在耳計仲文在今日可伸看一笑轟然釋其煩
慮解其沈憂而既不可作仲文雖不可作而其慰
以樂樂以忘悶可意而決也仲文之讀書土城山
也廷尉公教之力程之疾每與寸課文亭子上望
見公扁舟鳴艫指山而來則色動神竦嘗謂予曰
世無不悅親之子然爲具易耳寸所爲具進賢冠
縫掖章甫板非三物者讀未足悅也故其進取甚
屢不售意常忽忽仲文多男子又謂多子非儒生
所宜寸解曰君見自佳多愈善耳然猶念之不置
今諸子又各多子而邵武君爲循令次君名於諸
生少者皆成立愈善之言驗於茲日仲文雖不遇
而以子貴衣朱腰銀峩然其容此向所謂悅親具
也故曰慰以樂樂以忘悶可意而決也太孺人業
稱寡餘無足歡而以仲文之樂爲樂以仲文之忘
悶爲解憂諸賓客用是說進諸子用容之說跪上

一簡其可矣如其善祝則請以二母爲喻

壽外嫂鈕孺人序

仕宦於朝分曹列署以處羣四海九域之人以爲之朋其交驩之塗寬然而可以無陋然一官之聯一技之用往往啓鬬而召妒又況牀笫昵邇新故盛衰之際屢啓稽耳屬目婧於前者哉語曰士入朝見嫉女入宮見妬平居號爲賢人君子相誨以容介然細故至僚友動色甚而相圖者多矣而厚以望於婦人女子曰而無恤我後嗣夫立於君之廷國論所繫其安危之故豈直家祀而已哉居寬地行廣塗無以相容相讓至於傾軋況兒女恩怨縈縈於壽丈其容與讓不尤難能歟然有優爲之者其賢固倍於當世號爲賢人君子者也鈕孺人吾外兄半野商君元配而前給事中石溪先生孫女也其歸半埜君生子既長大孺人曰吾子好弄君家世有福德君又心善也宜有隹子子如是當不終君亟求宜子者輔我幸而生男昌爾之世半埜君曰而子業勝冠子勿言傍人聞之皆

惟笑未四十人有子齊項日夕爲娶婦反出不祥語令婿買妾手把刺着眼中它日痛惱可拔耶孺人益爲半埜言旦夕不休促裝令渡杭投金橐中以娣歸孺人曰此女須臾不離於福也居數年娣舉一子孺人置已子不愛愛娣子甚於已生人益笑其悖無何長婦舉孫人又曰孰有癡若是者孫見方踣肩來而憂之詞乎然孺人子竟天復兩歲孫殤半埜乃歎詫曰吾非從婦計以有孺子也吾辛苦纍積誰屬哉於是商之姻婣友及郡人之有聞者皆曰仁哉孺人存而知亡始吾外父廷尉公爲諸生久困中歲產落娶其家婦於青衿時後貴家亦驟起惟半埜及鈕孺人如鶼鶼喪子長男更嘗艱難其介予婦未盡知也公仕於四方所得奉半埜君爲銖息而緩緝之孺人勤於蠶績指腫目睒未止晚至刈穫皆往監視不以吾子亡所子娣子故稍自逸吾觀二典二南書詩所以造端二典言公卿大夫之相推讓二南言后夫人之逮下樛木小星房闈

近褒至與禹皐夔夷並美難矣召南卿大夫之化
也石溪先生廷尉公其有盛德歟吾於孺人徵之
也孺人今歲六十有三子二孫而上奉其老姑麟
趾關雎之應吾又於孺人驗之矣壽曰親連交賀
而予爲言孺人之德有難爲於賢士大夫以婦夫
人之立朝而相婦者

壽叔祖貞齋翁序

陶氏之族多壽吾近屬同堂中開袠八九者同時
多至十人其尤盛者止而皆康強諸翁時相聚語
未嘗近几榻終日植立挺挺少年者始羣然侍而
聽久之覺腰膝欲脫不可耐皆以次引退比暮散
去時惟耆年數翁耳竟未曾坐明日復然亦終不
言倦也然猶解之曰老而逸而貞齋翁又以醫最
劬其康強倍焉翁術既奇而尤意人之病早起過
視病家扃未闢也循門而入既徧始歸食每至禺
中未嘗云朝饑口論心惟手煩足痺從朝洎曛從
弱冠至老未嘗少間吾門壯者或恃翁以老老恃
以壯而翁無所恃又勞其形以惠人損其神以益

人而神愈文形愈固此其所受固有特異者矣宗
人凡爲壽者果酒鷄豕再拜稱慶雖期頤之尊金
紫之貴未有加焉於翁則醵金合詞具采帳頌美
功德如是者至於再其施德於人而服其志不有
尤異者耶夫翁之與宗人其忘也久矣勞忘疲功
忘報市藥而忘貧貧已而忘憾其至也忘人而人
我忘焉吾宗人之相忘於翁也亦久矣是舉也摯
孳然聚族之人效觴恐後又聚其貲以童之似有
大不能忘於翁者何哉翁之療人六十年矣其始
也有療而不能酬者其酬也而翁輒歸之是未忘
報也居數年有療而不酬者矣見翁逡巡而謝曰
若瘥耶未瘥胡不取藥吾豈索直於汝乎雖然未
忘娠也居數年貧者之就醫於翁也若飲水於河
而受施於坊局儻然以爲當然而無愧焉然猶居
其半也又之其半者曰翁固不責人吾姑待焉待
而不償則忘於是翁曰貧矣數日一入城多借貸
以給藥人受藥而不知所從則忘夫忘人難矣而
又能使人忘斯不尤難乎哉翁性剛直遇人有過

或面諂讓其操術既精治病先根本而人或惡其
標未不能需久翁弗爲依阿時或正色疾言生平
未嘗怒人怒人者顧在此耳其大意歸於欲人之
善而祈其生全人亦終謂翁愛已未嘗敢怒也人
之常情德則酬怒則怨於翁獨有不酬之德無怨
忘非真則不見德然則真忘者固大不忘者之所
出也聚貲而童之不亦宜乎望齡於屬最親近視
翁之詞不宜過於文綺惟願翁心目明利手不廢
診足無輟行陶氏子孫日飲翁施藥二三十年是
矣若稱引孫思邈陶隱居故事以後其言爲文爲
綺所不敢也

壽少師頴翁尊師相公序

萬曆丙申夏六月六日維我少師許公七十降辰
先一歲門人姑等守官楚肇下聚而謀所爲效萬年
祝者厥塗靡從會望齡以省侍請行有日於是姑
等相率醵金布幣南嚮拜授辭於望齡曰姑等疏
遠茲以爾質往爾舌頌爾手足扑舞惟三百五十

人併于子身爾行勉之望齡於是稽首颺言曰於
休哉盛時君臣之間何其隆乎望齡讀詩至天保
蓼蕭其所稱引岡陵日月與其龍光壽考之歌上
觴錫燕交相譽頌因雅想其君若臣綏福受祚真
有若是其盛者及觀殷之二宗享國長永至五七
十年而其師保之臣若伊陟甘盤咸有耆德書稱
之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則二公者信亦難老矣
夫國家醇醲之連積而後盈若殷周盛際席熙累
平醞釀宣朗其主若相不獨志通德咸相協以道
而交履盈運年壽福祉若相景附天所贊也然則
詩人所云豈虛也哉我 肅皇帝多歷年所久道
成化暨集統於 今天子衍萬年曆庶幾於殷二
宗其間宜有黃髮之佐保真孕和備齒德名位之
極致應期運以生者非我公其誰當此者乎方公
入覓機務五六年間言聽計合糾繩調劑莫測其
用意小不自得遂投劾請去論者爭以是高之而
或以爲公托契既久上下之間可謂甚厚一旦謝
事遂置疑於終始之難而不知公惟獲上故一去

足以徵重身退而言遂見庸　上惟重公故休假
之以成公逸曲遂其請以明公高庸其言以行公
志凡公之退益足以明恩禮之盛而慶其遭耳杜
祁公既歸閭閈聞中朝事輒色憂喜鄭公雖去而上
恩眷無改每新法行輒曰弼手疏行至夫去留而
隆寀其禮進退而盛衰其忠此上所以待庸臣庸
臣所以自待至夫明主盡臣相成之道殆難以形
迹論也公初歷侍從洎升鼎樞終始於嘉萬實惟
大明中天之會嚮學而臣遠同殷佐惟平與格寘
躬備之其壽豈康寧亭有遐祉運會固然烏得而
量之哉蓋嶽降申甫星應留鄭徵神引瑞以言公
詩公所吐也後丞弼之盛美揚名烈之顯融亦公
所不樂聽也惟歷祚恒運臣主貞符推原於天而
本之君上其說大而有據近經而非謂或與我公
尊主愛君之指合公其樂受無吐哉

賀劉母季太夫人序

予與健甫同升於鄉又同禮部舉辛卯予得告歸
健甫先予南發居三歲始詣闕自補而健甫亦先

還職校士嶺表後一月會邸中及予再歸田間健
甫復以使事還覲其太夫人於是太夫人年七十
矣吾二人者其行止相逐如形景而臭味聲氣歡
好投合無弗同者至其有老親也又同然亨最屏
病健甫差強勝予最懶健甫頗能耐事予鄙劣駑
緩無可用於世而健甫則精敏密察材足以集務
數者爲異耳健甫既寓怒帑於京師單車疾馳歸以
觴太夫人剞蓋甚都簪屨咸集可謂榮施於親矣
而依然瞻懷有不能去其親之色健甫亦聞古者
爲君使之義乎軀馳靡及思一歸而勢不可故其
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蓋
古者出身事主則勢不得念私親而使爲甚今海
宇寧謐上之恩其下也周人臣有私恤則假使事
以優之仕者及以使爲懷歸將母之塗健甫自入
燕直兩易歲而再以使南皆拜母於堂其被國恩
也尤異夫受祿以養之又能周其私
恤由君以致之親者多矣健甫宜何如報乎且健
甫又不得與予等予文史散吏無事寄而健甫新

遷司馬屬于時爲棘健甫家有家督而予無兄其
强病勤嬾材不材三者又異予自宜廢健甫自宜
出囘轅叱馭固各有當鳥在其盡同哉太夫人賢
母也愛其子也大視聽强神色茂其受祉於朝未
有艾也健甫其亟行無緩以寧親志夫志寧則體
愉體愉則百祥集是固壽之之道也邑縉紳之游
于健甫者與其年家子十三人合詞載爵爲夫人
壽授簡於望齡易不云乎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吾二人者
抑可謂同心矣健甫而無宜異同於出處則予之
莠言庶其蘭哉

送進士劉君還遼陽壽其尊公序

諸邊惟遼左數被虜每歲農功畢虜輒至所至困
廩畜牧一空係虜千萬計大畧我爲樹穀豢牛馬
乳兒哺女虜穫之肉之奴婢販鬻之以爲恒其長
吏又率武士獷悍蝮螫刑斂無度取虜子遺以搖
其毒其民俗頴厚謹畏視上如虓虎目不敢眴蓋
遼佐於京師斗絕地最遠而虜情實吏罪狀民疾

苦不以時聞小民流離單孤勢難自列於關庭之下將吏善爲蒙大帥與同項領爲交關游士客子武錯於關內外率甘餉饋故下而小民上而帥府外而游士客子俱無有言遼民疾苦者痛然則將吏愈恣將吏恣而虜愈得便故將吏之意憚則矯虜之氣折矣此其機在有賢豪士大夫蹄然出於其鄉與下同害而不與上同利道德足以懾服武夫悍將之心而勢足以宣達卑逖小人鬱伏無聊之態其疏民隱若宻牖之耀光明禁制暴亂若飲者監史其悉虜情形與殘破大小首功多寡列鎮者務收瓜吻以和其民執戈乘鄣者無敢虛伍以媒寇寇所闌入無敢寢匿不以上聞而所謂賢士大夫者特恂恂於鄉委委於朝非有攻訐伉厲之跡也言不出於口而隱然爲全遼金城之重其所繫豈不大哉今歲春余濫後禮闈事旣竣書其名氏邑里而旌之至廣寧劉君則相與舉手賀曰遼有人矣夫以九州之大有一人焉於三百人之

中而獨以爲劉君賀哉誠以其人與地有足重而
勤勤於凋弊之遼陽也予叔廣學以諸生隸籍廣
寧劉君其友也其爲人揣重明達自廖序名行已
尊於鄉人又況榮爵膺位載而行之乎劉君爲予
言其親老矣將歸以一爵爲壽而請侑以詞夫士
君子所以顯親者患無具耳有具矣患進之難進
矣患施於政之難劉君方起疏禡未及於政也而
已榮施其鄉邦令其悍者憬獘者起疾苦有告扞
圉有賴則所以顯厥親者至矣余烏乎言雖然余
聞劉君之鄉人其先有賀黃門者其人也樂其鎮
終身焉傑然能有立者也繼是有蕭駕部者余未
見其人以所聞與黃門甚合劉君有意黃門乎請
就駕部而學之夫所以殿其家邦顯其親者必有
術矣

壽御史大夫印川潘公序 代座主常太僕

印川潘公以名德弘濟都股肱喉舌之任幾四十
年於中外至卽列聲績皆超出前後而於治河三
持都御史符最勤而勤尤著故天下言治河必推

公言公亦獨推其漕河事焉公出而爲縣官垂百世利及歸卽驛書徵之家　天子非不念公且久暴露而公猶以嘉我未老爲解及士大夫以私愛公者猶謂公出入於沮洳濤瀨中甘載輕舸橇車蒙犯艱險得無有如胼胝狀爲股肱脛毛之傷者而不知公神色蓋愈茂也淮徐諸父老食公舊德而喜公之能數來伏謁候望得顏色而返無不相顧喜曰是猶疇昔潘公而不謂公春秋蓋七十矣某初爲法吏屬公於豫章童蒙薦寵甚及爲給事中奉　詔書從公於河道齊梁淮泗之壖行新堤上徘徊顧瞻慨然稱曰公之德於是乎遠明定都燕薊有年矣類不過十歲而一創河卽大決多發緡錢至數十萬占募役者數萬人朝報績而夕奏楗此無異故河善變而治者說與爲遷徙穿鑿繆巧日新厥聽從之乃後山瑯琊公曰吾不善策河之變而善策常河不能卒攻我我善爲守大都河有盈與殺殺而急持之得堤而駛盈而緩縱之傳諸遥堤而衰止耳其說初若平常而公持之

不畏姍毀功建利臣而天下晏知洪流之順軌未有若斯之久者也邇者　上幸陵邑感渾河而歎因下書黽勉河臣公上疏曰臣祗役日久上下齊梁淮泗間足幾徧意常欲圖度新畫稗益萬分者然詳計無若前策便臣願謹守成事無庸紛更爲奇蓋公所以建堅於茲者兀然將垂之世世永無陁靡凡世世廩食而聚於都屋廬壠畝鱗鱗焉數千里者皆能以筆舌頌公至推揚公之所以常用無奇爲功而無事爲智殆未易測識也夫事捷于因而用優乎逸老氏之言曰善建不拔而又曰建之以常無爲斯固養生之經矣公殆通治河之術而得養生不然何其澤耶今天下非無事其善潰而必決者將不在河計必得一常無事者治之而後可我公勞矣　璽書旦夕召公公其厚集之隄防令弗壞蒸庶當受公餘澤夫使公治其外而不使治其內意有形而緩無倪必非當事者意也某之受知于公也不以私故所以祝公者遂不敢以私進

孔子曰述而不作而後世儒者推明其功過於作者蓋凡今之所尊之爲經而不廢者皆考信於孔子也余嘗覽觀古人籍謂三五以降六經所起均於述故易演於圖書紀以事詩採謠咏而禮稱成數古聖人之未嘗作也久矣寧獨孔子哉自有夫子而經之名著秦滅去孔子學而經絕漢尊大之經乃復出六經始爲孔氏書盛與替視之漢初出於炎燎之後口受臆決人舉所遺家列其說彬彬乎斯亦述者之偉烈也而或以跰駾支裂戾於聖人謂經存於秦顧亡於漢不已過乎然余竊怪三代以前無經學之名爲之程無孔子之所考衷爲之的成聲而歌之成信而書之成象而像之無之而非道耳非爲明道設也其所之麗然錯出不稟一塗故疑於淆襍而繹之則惟一言也漢之後尊學而準於孔子言匪依經則見斥經匪稱師則見姍的然以明經爲事而粹然歸於一術然戶立黨植言愈破析堂室之上樹爲百家古異之而逾

同此同之而滋異則易故哉夫聖人無意立言而道載焉而漢儒斷斷馬執往言以附已意守轍滋其前陋矜勝啟其後疑馳末流而測江海固宜什百而未止也故三代以上卜師歌工之書紀年官府之牒拜起邊豆之事執業問對之詞皆足擅經之號而其後老師大儒白首治一籍日訟同異僅欲窺其籬而未足蓋道無域而言有方聖人見其同儒者標其異故也然士生三代後而欲聞孔子之道非經曷乎取之治後世而經遂不泯絕者誰氏力哉諸家訓詁不具見於唐孔氏所採輯十三經註疏多其說之晚出者夫方徵難扶而既盛易餙矧端者多瑕疵踵武者工潤澤故說經之家後常拚先所從來久矣自宋儒出而是編幾廢嘻又奚怪乎然當今世而推明述者之績衡難易而第其烈漢儒其稱首哉稽漢註者以是編故重刻之

蠻坡制草序

有明翰林學士橋李黃公裒其演綸之言爲四卷題曰蠻坡制草其門士陶望齡序而刻之序曰國

家廢中書省而殿閣用事於是執政與代言之任混爲一轍而兩制始合論者蓋疑之矣夫執政重臣代言親臣也不能時合則分分則親者勝故尚書章奏之吏薇省文書之司而政歸之者非以其親哉親勝而重附焉唐所謂宰相者卽三省之長耳當其時詔令機務總於中書執政代言蓋未嘗分也而不能時合是以學士院建而兩制抗行冊命德音國書密命併屬北門西掖文告止於常除重常在彼親常在此中書之不得不廢爲殿閣者自唐而漸已然矣故中書之變殿閣與宰相之名中書其類一也烏有疑乎先朝綸綍之寄鄰於爰立最後始以詞垣久次者分掌之鴻冊大號屬在政府類古所謂內制者而院中所司顧近於外制然其任可謂宏且鉅矣哲匠尉起制作炳然而黃公以莊雅典裕潤色大業映蓋前後具在茲簡夫文有知其人不知其文而傳者有知其文不知其人而傳者有知其人知其文而不能以不傳者蓋與冊之文非一家一士之業如五緯麗於霄漢五

色綯於雲霞故或人以文垂而藝死不名文以人顯而姓氏無別皐謨伊訓且奭之誥揩諸經傳而不以文稱所謂知其人不知其文而傳者也燕公述作衛公手筆編列國史而不以人繫所謂知其文不知其人而傳者也至若元文之近於典謨白樸之重於六典可謂後進型模詞林膾炙知其人知其文矣烏能以無傳哉先生曰吾無以望徽之庶幾白氏樸耳是可以傳故刻而序之

王淡我制義序

遊南池觀少陵舊題回望城頭傑然而跱者太白酒樓在焉自有此州以來王侯之尊纓冕之盛非一人矣而羈愁流浪薄遊而漫飲者反得以一篇一什有此州於千古之下甚矣文章之爲用久遠也自唐始設進士科以詩賦取之故其詩獨盛然當時孰有善於李杜者而弗及收顧又以其弗收也而資後世談者之口由此言之其人誠偉文誠工則一時得喪之淺淺者舉不足較科目何足以定人而彼固無藉是以自永也吾友王晉伯爲文

精深刻苦譬諸詩蓋少陵之儔予雖屢交君實心師而手摹之既而以大夫秩知任城任城大州據上游人不榮晉伯顧爲拊心而士之底滯者輒藉君自解曰王君尚爾知者又曰有賢如君而猶以甲乙重輕耶李杜不舉詩賦科詩賦常在天地君雖薄一第文具在也於是任之子弟請鏤版而行之予聞之曰諸君將以茲編與南池酒樓之咏並垂而爲三乎昔穉子瞻爲文詞盛於二子其治更七州皆著異績所至人愛而傳之又甚於任城之於李杜也以李杜況君誠非倫而君能力於政若穉子者又有文以載之則是編於是州雖並垂爲三可也

序馬遠之秦淮草

法書家之妙在逼臞狀之如漏痕沙畫歌之妙在轉喉狀之如串珠皆言其圓也昔人稱好詩如彈丸又言廿字詩如二十賢人夫句櫛而字比之靡不圓美者而後摹難狀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旨於詞外詩而不圓如書偏鋒歌曲而直噪者耳余

嘗引以論詩古文若時義其佳處類然而世之爲偏鋒直噪者多矣惟三吳名士有先輩遺法然儇捷刻露傷於寒儉於雅道亦均病焉余觀焉遠之所寄秦淮草皆韻秀瑩潔深而不滯清而不礙庶幾能圓而無病於雅者歟夫和於手斯筆圓和於聲斯調圓夫其文詞若彈丸珠琲者心和之應也吾不敢徒以才士目遠之也

鑿冊藏稿序

余數日行山中山村既僻陋有小富者肅客入衆屬更器物遍出盡藏而後已拜跪爲都雅特煩其應對非書袋子語不道也余退而笑曰夫山民欲以示侈也而見貧示文也而見俚示博也而見陋乎歸之曰爾光以所刻制文示余曰若爾光者殆可以廣吾見矣今之爲此技者皆山民也彼所見止是矣而傲然自以爲足豈知通都鉅賈雅儒文士之觀哉入其室若無有對之若樸若訥者其所以爲畜厚矣山民蓋未之見也見而欲傲之不亦妄邪爾光有古書數千卷無不讀者儲高積深

而以其餘爲時文如程卓之供帳鄒枚之筆舌無意於盛雅而自不能藏若爾光者可以廣吾見矣今且肩囊挾是冊游於京師夫京師鉅麗之極觀所見愈大文當益工然吾不願爾光之益也吾聞爾光藏書一夕燬矣倘以餘炬燎其胸而空之於以見天地之爲大而古人之爲工不亦快哉

稗海序

稗海之設自昔有之先王用以廣咨諏通諷諭而後之韻人勝士不得志於蘭臺石室者類托以纂組異聞羅網軼事其爲用頗夥而其流寔繁匪徒惠子之書五車蓋亦虞初之志九百弗可弗廢也顧其一事之奇見者色飛一語之艷聆者絕倒致令閣正史於不觀對莊誰而恐臥斯又紫色蛙聲奪朱亂雅者已景哲氏之刻稗海也得毋推波而助之瀾乎余以爲常恠之相倚也小大之相傾也如反覆手然善學者必歷人世之奇而後可以反吾常猥瑣贅餘皆緜緯而櫛比之而後不躓於鉅者要者要惟剸之以理裁之以識則雜組文綦同

爲悅目之玩胡笙羯鼓都成入耳之娛可以窮百家而不爲百家者窮可以懾慴詭而不爲慴詭者攝斯吾景哲氏刻稗海意也景哲遜謝曰之刻也是吾所爲賓日月而破窮愁佐譚鋒而供權笑者也方慮其秕穎於六經駢枝於信史爲憂世者所必斥而子以爲窮百家攝慴詭過矣余曰善遂序而傳之

壽大鴻臚方麓王公序 代

彀澤湖海之間有人焉遺榮處約高躍于物表其巉絶崖嶁之行足以趨賢者而驚衆人屏而深居無所寓其傲睨偪仄之氣而思托文辭以自燿無慕當世之澤而窺末禩之譽世所謂高曠宏雅君子者乎有人於此榮之不逃去之無所悋處物至潔而亦不爲湔濯自暴于物道與古聖賢合軌而不知者以爲鄉之人雖慕者終莫能測焉亦嘗苦其心費其時歲有以立言傳後矣而非出於立言傳後誠以自怡而已也嘻此何人哉此何人哉眞儒之風或隱矣而緣飾刻峭負氣近名者譽於世

故世之觀君子者淺而詶述之多不能中其實
有心冥夫道而迹偶類焉者僅或與負氣近名者
同稱何其陋歟予友方麓子眞儒也予能知之能
名之而世未有能者然知之名之者徧海内方麓
子通籍四十餘歲仕不滿冉考人以爲不樂官也
無所干請于人束脯之問不輕受布衣而糲食人
譽其廉握槧抱牘秉燭而起至老不鮮而人曰先
生勤于學疏釋六經紬繹汪洋而人曰先生之業
不朽凡所以頌吾方麓子者皆當世負氣近名之

士所能有而方麓子偶似之其以此獲稱奚恠也
嘗試使聞其風讀其書而高慕之者進而見先生
於田父鄉老中不詔不叩而辨其誰先生者必不
能叩之而鍾發詔之而溜決夫然後知先生之有
異也源停響收而方麓子者眞田父鄉老人矣蓋
其緣飾剥落而獨以其眞遊乎世凡前所稱者特
迹有止而樂有寄其所以冥會乎道而能不殊於
古之聖賢乃其無以殊乎田父鄉老人者也以予
志道之久而少與先生同進侵尋以至于今而年

偕已七十自惟窜後於世老而未暇止有愧於先生而先生顧有以相信者然先生方髮鬢頹冊神色甚茂而余已就衰豈勞逸之效殆異耶予視先生又非苟自逸者也將亦有他道而可以告予者歟先生之子某方以選爲庶吉士年家子某等同仕於朝者皆造予求一言爲先生壽而歸諸吉士君予自謂知先生而能名之者也故爲具言世俗所稱述者猶未至而并以質於先生亦以明吾二人之相信殆有契會而非出處之謂矣

送麗惕趙年丈司理楊州序

今歲六月吏部上言諸賢良士當以次補郡國吏於是趙子元卿爲楊州司理邵子德延爲新都令皆予同門友也因相與言吏治難易邵子曰今難司理易耳令秩卑無所不事而其職無所不治司理雖名爲佐郡然居常與大守均禮出衙部使者命所至下邑吏幾不敢仰視其尊倍於令錢穀米鹽之事不以關其慮辰起視事取辨一二訟牒而止其職事省簡五倍令牘而上其事則總成於守

檄而下其事則受成於令上有代責而下有代勞
其逸而無所逋責什倍令故曰司理易也趙子門
不悠吾聞之集事以專不專不外侵不中叙佐大官之
饗者不如享鷄而獨割主人握籌操筆臧穫屬首
聽者家事也以治鄰家則不能令以邑專聽於令
以令而專意於邑此不難於才有力者也吾之職
不足以專治吾郡而顧時時旁及於他郡内謀則
憂駭外謀則憂侵此所謂爲人佐饗代鄰家治者
也卽才力幾頓矣望曰趙子而必以才有力爲
政則誠難趙子而無覺其才與力此直易也夫令
與司理均之上所置以爲民也而言治術者顧異
謂令職生養理官職刑令親民理官在整齊之威
嚴非令也寛平非司理也於是深文微詞而名能
其職未殫臺省則已爲臺省矣奉使者指按事卽
爲直使者矣故能見績效而譽蕞固矣理官之難
也予以善爲郡者視縣而善爲司理者視縣令去
嚴而任寛則能安上附下上下兩附而其爲政若
決流轉圜元卿其人哉夫吏治與天道應者也威

則烈日寒則時雨比者東南蘊隆廣陵汚萊之區更爲焦土待元卿如望歲元卿之不爲烈日而爲時雨明甚揚人其甦矣蓋君子欲博行其德則元卿所得似優於邑幸無以難易校也遂以楊爲元卿賀以元卿爲楊人賀而文以祖之

賀邑侯澄溪羅公奏最序

豫童羅侯治會稽三年上其考稱最大夫士之以文頌者大率以邑人慶快其一邑之政而歸美於邑侯其言至備然未有明侯係於天下之重者望齡以外父大理少卿商公命次當行辭敢明徵其說商公曰子烏乎徵哉曰侯貌兒其與人言也盡商公曰淺哉子之說對曰此望齡所爲頌侯之深而侯所爲絕倫超世千萬而不可及者也比者望齡偶讀宋史至寇萊公張益州而心喜之二公者皆由縣令秉衡軸都方州其動若颸行語如霆發獨立而不懼敢決而不疑此豈如世俗卑阿悾悾雀視狸聽將吐一辭半出中住舉手運足而負重枳者哉何者其磊落倜儻之氣淳發而不可止而

田互覆藏之術有不屑也此古所謂盖豪傑也方
我侯初涖事余得望見於儔人間瞻其色詞灑焉
有襯於衷雖弁服紳帶之表而肝腎洞然豈望而
數此非恢奇閎遠眞豪傑之識度而有是哉古稱
爲上易知易知則有親令與民最親也令不知民
與不知於民而令何親焉明不足以曠情僞覩善
敗又懼爲下所闚於是矜容設詞故爲不可知以
示之重凡爲上而難知者蔽在乎不知民耳豪傑
之士鏡覽刃割於上而物固已莫能遁安事齪齪

者爲乎以侯之才治會稽如責騏驥於數舍雖周
百里之用而常有千里之氣何者其神裕而材不
足爲也材不足爲故貌充神裕故其言也盡凡侯
所爲易簡夷曠者固密察精緊之極也夫天下長
無事可耳有則語伊優而貌淳約者奚足語於應
變之略其必有命世豪傑若張寇者以銷萌定傾
赫然爲社稷輕重以寄觀之舍公而誰其儔也侯
天下才也簿領期會一官一邑之事奴稱我侯所
謂涔蹄狀溟渤亭鷄譬九鬯而鳥足以言侯之大

哉

送邑侯泰興翁公榮期覲序

會稽比苦無歲庚子大穰於是吳郡翁侯爲政茲邑始期矣民穫者咸曰此非歲功實我侯之賜先是邑多虎暴正晝攫人是歲皆遁去民又曰虎去吾侯實驅之有徵其說者對曰侯弱於嫗衆而強於禦奸曩上賦則丹地訟相反覆則破產侯至而弛之逋而請紓期訟而請罷者必聽後償者不笞鉗而愧也輸平者榮於勝敵曩者胥卒舞奸以貪吾小人吾小人之髓日椓以潤厥吻弗厭也胥未代主書者未煖席也而豪皆飽卒持符者甲踵乙踐其藪至叱詈鄉大夫囚縛孝秀小失意裂符走愬下者盡貲而止茲已期矣呼詬之聲跲藉之狀不接耳目吾鷄得止埘而狗得眠竈下誰力也吾上戴天而有秋冬中戴亨親而嚴亨父於吾侯如天際春如親恃母其嫗衆也和矣禦奸也武矣惟和與武歲是以穰虎是以去難者曰今茲方數千里無弗稔者奚邑而無令獸之去來山林偶也貪

一槩之符而拾偶爾之蹟以諛其上未可也陶子曰而不見夫月色耶其盈也能愉愉而悲悲悲愉者人情之變而月有二哉故均歲也而和亦殊均上也而謗譽異矣人惡夫蘇季之譎也而好夫諸葛之忠也故有非實之謗歸其身而無從之譽流其嗣夫愛之深者猶及於子而況當身乎故一槩之符偶爾之蹟吾非不謂然也然惟至恩者始能收槩以爲功而至愛者始樂因偶以爲頌功槩者譽賢於特竪而頌偶者愛深乎紀實此豈餘名蹟甘貎言者所能及哉望齡方欽於郊往來山澤所聞農畞言與所往復適如此而是時翁侯且以上計行矣予宗人聚族爲帳詞望齡以季父命載簡夫采謹俗之論遠稽人情以陟明賞功　天子之事也抒中和之雅頌闡里校之褒譏以發揮美政揚諸　王庭士君子之職也然則郊野山澤之論正今日所宜載也遂稍次擇書之示無溢焉

送郡丞瑞堂林公歸福唐序

大史公傳汲長孺稱其伉直不容赶市以淮陽守

病免而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其後潘安仁推言之曰夫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蓋以拙自喻也陶子曰吾聞巧於君子矣中事會辟時禁靜而理煩而斷赴機而捷持笑而徵不聞以宦巧宦巧者君子不道也夫君子義以處分道以恱閒靜需自定之是非默友必復之氣機遂然而有餘適適然而無不可入斯所謂大巧也大巧智小巧黠大巧拙誠小巧拙僞詘信命乎天勞逸命乎心數得則無失拙拙者逸耳數失則無得巧巧者勞耳巧非必得之路而徒失逸拙非必失之門而姑舍勞然後知拙誠之智巧與黠巧之拙僞也福清瑞堂林公簽官宰吾會稽三年以讞去民懷思之去之十餘歲復來丞郡無幾時又稱疾解職於是與邦人之疵吾民者曰越非仕國哉再得賢者而失之其賢重公歎其連蹇者曰惜哉其不講於巧宦之術也於乎巧宦何事足爲公願獨公見信愛於越越所以事公久而彌篤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越之人亦猶行古之道者也而有不安賢者

之號於天下予竊恥之夫當今之治上下取相媚而已上妹妹悅民干譽違道下亦不務以道事上而甘緼其文貌究若野火山燎欻然而集無幾而衰止去則涸且熄公教民以信臨下以莊與其鄉先生居以禮蒞羣胥以法事郡守者監司以正一切魚濡徂喜之政象恭柔面之文將迎窺瞷之術骫法容奸之惠無有也聞公爲令日老史宿猾奉法儀困至詛公求速遷上而牧守大吏故有虛名號爲君子者亦憚其執守以不能甘入羣胥蝎譖

公遂得罪去而其邑士大夫徵逮山澤傴老則無不憤懣於邑若身蒙詬恥父兄見侮願一朝解雪還之在位去既久猶相率訟言之蓋公之誠信著於民相與攣結久而益童其始悶悶醇醇或不能若流俗驩然相媚而終大異於掉臂蘼解山燎竭而野火滅也予於是知民生之厚雖以越之僻陋庶幾未泯獨所謂直道者未必存於老史宿猾與曩之擁虛名在高位者耳然用老史宿猾槩越之士君子父老子弟令遍國受其恥予所懼也此既

往事矣雲陰解駁白日始見用信民遵熟軌馳亭
塗於茲爲易而公竟以病作歸本邑時大中丞王
公直指彭公知其賢將爲抗疏伸理而二公皆罷
歸事遂中止今秉鉞持節力能操去留者當公道
昭明之時皆敬畏公尤甚需以大用而公又偶疾
作孟子有言臧氏之子惡能使予弗遇昔賢亦云
斯事豈童惇所爲命也復何言哉公吏事明練纖
細畢察治縣所著科條至今尊用無改父老習官
府者云他令雖號精敏然隨處皆可設數十年內
其不可欺公一人而已然則公固甚巧獨巧治民
拙逢上耳公既久嶺外有重牘疾所苦獨拜跽趨
走之未未害政也而謬自退讓杜門如水行無以
裝而夷然安之其處屯困之際抑又巧矣夫義命
者君子藏身之善物也正難枉直難曲義也利鈍
在時不在枉正通閼在數不在曲直命也公業已
晰於義恬於命予復何言第公與越人上下相與
之道甚厚而觀者不察滋用大懼家弟安齡受知
於公者也瀕行邀予言爲祖遂以告公之鄉人與

四方之譽通致塞不知而妄爲譽者公疾行瘝起施用有日亦願勿以越爲顧而棄之也

送邑侯蠶菴趙公榮擢司馬序

初趙侯爲會稽期年邑人頌之半問之咸民之單平者與髦士之修謹者高門大宗之嗜禮法者二歲而咸乃大服三歲而大懷其士曰侯無我暱近者禮我也其大姓曰侯實完我愛我也蓋侯杖法守禮而力行之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其道久而益光七歲乃召而民謂侯去我速君子曰趙侯其知政矣政也者稟度循理以協乎志者也稟度則壹循理則簡協志則安故神暇而不勞氣專而不囿無求乎人而人咸宜焉夫人之心其異不可同其同不可異兩劑之訟莫可並德一悶之市莫可偏喻而有致一者穆子所謂不言而同然之公也政適民而已適於異則擾適於同則神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爲政而干譽此求適乎異者也動而見譽猶與道違繇斯言之咈民者誠愚不肖之事而違道雖賢智不免

也今守令折節下士盛事也而俗以滋競其始跡乎違道而究至啡民何者譽之所集在此不在彼耳予嘗誦侯之言一邑雖小然政有體要焉得毋人而說之偉哉斯論足以宰世矣吾見有以政說人者究未必說也侯止乎度中乎理內信其志未嘗違已以逢世措法以狥物究也邑人懷之未發乎軫而民心忉忉然已不任其思者蓋不言而同然之契也尚書郎劇選無甚中兵中兵無要於職方自茲所柄且曰重公孫僑曰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侯度在會稽矣侯之行其鄉士大夫既合詞以贈予宗人僉謀曰侯庇我厚不可以從衆遂屬予言而予言其大者

送大諫議鶴田夏公榮使琉球序

萬曆辛丑中山世子尚寧上書言臣惟懦怵於彊事阻匿幽遐廢告於有司旦夕怦怦焉若流梗岡屆屏處側聽不敢見先臣之廟者十有餘禩伏惟鱗介陋族世世被冠冕幸　天子哀憐使使者封植之禮官議宜如故事於是大諫議鶴田夏公以

其副將命往其同年友四十四人釀而觴之有執爵而言者曰昔者先王之於荒服其君世而一覲象胥傳王言諭說而已未聞有行李之勤至漢五葉駕於遠略使者四出通道博望之倫鑒空鉤奇而所適多大國壤地接比又善馬奇物足以奉人主豐大之好然聖世猶紬而不談今琉球島嶼孤陋道路絕險地不當中國有市之鄉物產墝薄無齒角之貢國家孝獎誠順存掌故昭示無外第如曩者所畫因乃還舶授命於海濱以無廢舊章足矣迺煩侍從涉海波勤於蕞爾之國而無服強大受珙獻琛之名與實爲雖累朝所常行殆其可已夏公曰如子所云是功利之規而耆王者覆載之宏略哉夫王者之於遠人固不當算名實商險夷差擇於巨細強弱之數也蓋受之也如海臨之也如神故一蹄之流有滴然而東者海必仰而茹之濫觴錡釜而薦於明神夫非以誠信耶明興威啓於海內外靡不臣服然日本擯而中山封則誠狡異爲夫琉球之爲國也歷世弗賓隋元之威散兵

海上而弗能服至於聖人作玄化翔於是亹亹故
物越世殫謹其明信著矣是故列聖寵而懷之英
蕩之使圭弁之賓相踵弗絕所以褒賞誠節採掇
細微而無所利焉且王者固非獨兼容並納而已
也且將録善而討奸撫順而鋤逆故西伯至仁也
過密存阮詩人歌之天子方興六師援三韓驅掃
蛟鱷復箕封之舊域殷既誅宣布大公明至
信令鞮譯所隸較然知順逆倜嚮之辨夫中山者
順等於機貊而義同於共阮且故府之命在焉固
不可一旦廢也於是望齡再拜而言曰大哉鶴田
子之言楊盛明之洪業振當代之遠策仁以綏遠
信以守官是行也四善具焉昔者匈奴嘗爲漢患
矣於是不憚重使計通西域名斷其右臂終漢世
戍屯弗輟誠謂其邇胡也今中國盛大北狄解辮
受號遠邁漢氏日本小東夷跂踵思附攸關伏闕請
命者首尾數歲終見殄絕而中山壤域邇倭積貫
信順雖天威煇震無所藉厉焉顧用以風動海外
令愜族黨鼃目而相尤曰曷榮於共曷瘁於亮

中山獨戴天哉而吾鳥用自絕於是悔往罪效新
悃豚魚輸其中孚蚑虺歛其餘螯蓋將濯賢腸華
志慮寧直斷厥右臂而已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
不茹仲山甫所以將明德音光昭於使命也惟鶴
田子明允而誠篤外朗而中勁理於會稽百吏得
職羣黎大和抶強淳澆靡者植幽者宣所謂不侮
矜寡不畏強禦鶴田子有焉既入爲諫議則竭忠
而不阿獨立而靡懼嬰難犯之鋒鍔扶宵小之邪
謀所謂衮職有缺仲山甫補之鶴田子有焉率是
義也將之明之以懷務國聲強敵建安攘之上略
藉銷萌釁於永永直頒瑞握節修故事云爾哉鶴
田子行矣式遹其歸以上佐天子升於大猷憲萬
邦也哉

賀大中丞濟寰楊公榮膺恩命序

濟寰楊公節填桂林之三年會天子方建樹東朝
覃敷大慶於寓內若曰旄節大臣朕所託專制一
方嘉與同之曰五嶺百粵幽遐阻深大臣鎮撫其
地有大勞顯功者司封其啻亨是時望齡新從田

間來之官當制遂獲以職事爲楊公役其友人黃宮庶昭素公鄉人具爲道所以且言比討皮林地以三方之師詠小醜學獨生得盜魁虜獲功最然吾不謂難獨公不忍殺人之仁與不得已而殺人之義以置山絡野之會而陰行其縱麾宥蝮之恩則公心蔵之神明聽之僕固微知之耳吾子奉宣天子之命其勿忝斯言於休哉予觀大易重離之義其君臣上下鴻名膚烈浮應而響合未嘗不歎其時位之盛夫火孚於木其卦

震其德仁其位長子至離而盈焉故曰明兩作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蓋重兩兼兩凝明之隆際乎離南方也聖作而物覩厥照所先宜在南服光遠而曜宜有大臣躬明德以應者故其上爻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有嘉者文明之極功也武而不覿文也幽遠畢達明也火生於木厥本在仁故曰折首獲匪其醜而已蓋師貞丈人之吉乎離下坎極於三離上坎判於四三四大臣之位也明而用武既濟未濟之間君子有深懼矣故其爻皆言伐鬼方鬼

方南方小夷也需而克之三年聖人之仁也折首故震而非咀也獲匪其醜故憊而非綏也夫是而賞從之故曰有賞於大國由斯以言長子主器元臣應期厥道靡二時會均焉今楊公都外閫填南極仗鉞萬里布昭天威無高宗三年之憊而有采薇一月之捷渠魁未縛則馳十道以踣之罪人斯得則開三面以懷之所謂折首有嘉公其有焉矣子方啓承蕃崇瑤山朱曦朗其重輪少海增其洪波飲至獻俘期會宴勞夫五嶺百奧離照之位也

弓矢專征正邦之父也搏川皮林鬼方之族也三驅解網匪醜之義也以丁兩作之昌符揚日中之景鑠大國之賞將焉避之離之時義大矣哉非盛德孰當此者乎於是賛冊既敷世賞遙及大都督維城李君獲以鞭弭事公南服受律稟筴共揚勳武貽書抵予曰願以子言章公之伐予素善病才又謇訥蓋遜辭不可久而始載筆焉不足以奉宣洪德昭示遠裔苟用塞李君意而已昔馬援破斬徵側徼定嶠南啓土於大邑然意殊嗛嗛自謂功

薄思一奮匈奴烏桓以靖北塞忠臣烈士之志固如此公文武爲憲功高望崇淹頓一隅之地雖無少介然而國家疇庸勸忠亟材授任之道詎宜爾哉李君業既徙而北公寧久安其在黃離元吉之占乎黃中之色也元德之長也居中長人以奠綏社稷吉孰大焉然則公其俶裝使者行當召公矣

賀眞定守和節張公覃恩序

古九州之宇曰冀恒山滹沱之間專曰冀解者曰猶之乎郢之爲荊也邪之爲楊也其都會也恒曷會焉解者曰禹之敷土也至於恒衞從大陸作而冀方乃寧矣冀之爲言冀也亂冀安弱冀強荒冀復恒山者所繇以治亂強弱安危之本也斯所謂冀者與陶子曰於戲盛矣哉自商周以降更二千餘年而冀乃復稱帝都焉朔之爲書冀豈不信乎夫恒四爭之地也簡書之威張陳之雄憑險阻兵馳騖其域至鎭於唐徼於宋析爲藩國淪爲邊鄙牙兵燧火震蕩棼決不知幾何歲迨聖曆昌而辰極正燕南趙北屹爲神畿人始釋其荷戈守障之

勞而晏然還於堯舜之世其亦幸矣而　天子猶惻然憂勞之若曰此吾邇人其擇良牧守往宣予惠於是予同年和節張子由戶部郎出知眞定張子之治粟於戶部也處在公在出其治民處在私在欽公私出納之道交爲病吾見定之難爲也夫冀古賦而不貢之民也古者王畿之地輸其總銍效其蒲葦供其畚牧備其師旅求之也煩而使之也數故無貢焉以寬之夫定非轂下之民耶而榷焉而鑄焉三品之金龜包之物朝箕而夕埜此無與於出納之恒數而公私俱憊矣張子坦中而夷外密理而宏目上奉軍府下拊衿吻居無幾而拏者觧構者平寺人白徒收吻戢畺民忘其擾五州二十七縣之吏相與蒙休襲成熹愛指畫以致諸民又思歛其閭井之歡忻童黎之頌歎以致諸其長而無塗也於是追辛丑詔書公所榮施於親者而稱之曰非獨我公之慶也惟五州二十七邑實祉焉烏可無說以賀而望齡爲之詞曰記稱北岳天之貴神温仁正直主布恩德而管子言恒山之

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穫蓋北方勞卦也天地所以
養萬物聖人所以養民故其奠岳也主仁而建侯
也樹德夫神之所稱温仁布德者吾不可知知於
穀蕃穫多而已堯舜德之上也禹功之盛也當時
所以治冀者吾不可知知於恒衛從大陸作而已
張子甫爲郡而下樂其寛平人和歲登庾幾作而
多穫者斯功之所以配岳而嗣禹者乎田作者古
后稷之任而今司農之官也諸君揚厲休烈而追
美於地官之命殆所謂知本而善頌也望齡猥鄙

嘗以官次爲張子役矣於深守之請也奚辭

贈童恭宇丈游吳序

予多病性遠人事出入稀簡至游山水或遠行數
百里蹈危險無所憚身力羸劣不任奔趨及其躋
層磴躡絶頂攀援蒙密升降巖竇矯捷勝人而已
亦不測其力之所從來此予之二反也予之嗜山
水至矣獨不甚解形家言每思習效之以求其行
止來去之情與枝幹源流之自以爲得此道以輔
吾游趣當益勝常從其姑壻童恭宇丈學之其説

精微不能究也然亍家自先世嘗擅名於此子孫好之不衰多自喜無所讓而獨推丈其術宜有以服人者先君子無女兄弟從姊壻數人皆特親善而丈猶用材藝見重每坐聽其論炙輒無窮終日不倦每過從非旬浹留不聽去也天資警敏暢曉世務少年孿弓馳馬讀兵法欲擊虜塞外取封爵壯圖不就褰衣萬山之巔部署用皁如帥料士伍探賾索隱如對敵決機遨遊四方用以耗其雄逸之氣三吳士大夫往往遇爲上客其深識者知其中有所挾不專一技也夫丈於陰陽方術聊以寄其雄心而亍始學之乃欲以濟其嬾散盤遊之興雖所托不同與世之專責福澤於枯骸委蛻者異矣然孝子慈孫苟欲安其先人蛻骸以庶幾福澤者非丈又誰任之也

贈劉斗墟先生序

吉於當代爲君子之國望齡父友王塘南先生其爲人見曉而藏密亍讀其書心嚴事之未嘗得見焉而友今鴻臚卿明自子數數與語其衷侗乎無

事其貌況乎若不擇妍醜其交不妄所許與人多
得當嘗爲予言其友人斗墟劉子之賢斗墟子者
王先生高弟弟子也志修繫行方果材必辨氣必
往不忘薄躬以利物危已而濟天下蓋吉州諸君
子多言理性至操行政事共推斗墟子咸謂弗及
然以斗墟子奇志烈行金鳥翔而天驥馳而醉心
折節以師友若人者退藏挹損挫鏟光曜而
見服於斗墟子是豈直矯矯一行一能爲誇尚自
表鵠於世者耶予姻人沈其永黃平州隸事斗墟
子文具言其治平越事皆時郡初建置兵後歲儉
苗率挺險新民流瘵公經綸草昧如湮洪馭鼈亟
病若慈母之養瘵子有所擊斷寔疾而隼快計利
便白圭猗頓之驚居還也每出入山箐箐民咸搏
顙呼劉佛囘賊叛者要曰公親旦來吾暮下於是
雙騶引馬詣囘下賊望拜請服而公蕭直自遂僚
屬不如指或面誚讓撫巡大府即議論稍忤山立
廷下對質砰然蓋聚所言云爾所謂操行政事率
如此矣予以爲今天下方歎乏材有若者數公植

節建旄棋置四國任墾民弊吏之職寧憂治耶而斗墟子顧屢被口語退而閒居益歎賢人摧困不見知於時以爲恨然而斗墟子之賢天下固知之當合守逮繫訟之者萬口聲聞徹天終見原洒清循之名傳於中外繼更劇邑遷水曹郎所隸洲潭地數千里強禦欲手蒦符無譁既擢綰曹篆猶攝治之中臺咸稱曰異數播人爲亂貴陽孤危昭守以爲守播平平越新造又以憲副行守事鏃來爲千雨澍爲蓋夫斗墟子睢爲人知故如此其愚也人知耶不宜得謗即謗不宜見舍而斗墟子卒用多口以舍予甚惑之夫人誠不易知然知人尚亦易事古語有之未有功而知其聖堯之知舜也待有功而知其聖市人之知舜也以堯知人則難以市人之道知人固易今以市人知人以國人用人雖微堯舜人不乏賢我不乏鑒也患在顯知而明嫉之未究施而驟置耳斗墟子之賢而有功市人莫不聞而言者與爲怨敵當事者又姑徇之動曰人材不易知人難予不得解也斗墟子居貴行時

使沈君來徵予言其朝京師而予業移病裹足不
獲望見既還里愈自弛廢言久不讐於是四改歲
矣沈君來討宿諾予謂斗墟子賢者非使其文言
諫說苟道盛德將必使有贈焉而予非其人然聞
謂仲尼與三子者之言仁智矣子路曰仁者愛人
智者知人子貢曰仁者自愛智者自知夫知人人知愛人人愛斗
墟子業身有之予復何詞若古之君子緝熙厥德
昭融而高朗自知固未易明而自愛誠無已也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顧斗墟子以聞於師者質之而自予與吉之諸先
生而精求其道併以說詔我將請事焉

贈何先生序

大復先生自　孝宗朝以古詩文顯名其振起時
幾爲一代立統至其孫少宗伯用文學繼起貴用
事而海內脩詞者益宗何氏人人稱先生有孫宗
伯有祖風云至在創迹之間上難子而下難父行
誼風雅卓然映幾乎後先如德安公者則天下能
知之而不盡知也余與宗伯友而善數從問德安

公事甚悉公以孝廉爲令移佐德安至輒有惠政邑人爲生立祠俎豆之公既以政績懋著又名父之子時望所屬會當有異擢而公遽乞休歸去歸而築室郊外蒔花木與里人能詩者爲布衣之交其詩出而秀潤雅澹則大復先生詩也公既以素貴耆德又宗伯父鄉里共推之而深自斂人幾不能辨識焉余聞而心甚慕之曰德安公之所保者與人異乎夫士君子抱才負氣思自用於時時有所壅拂不得施則時思有所扎自顯蘄以才見名立而止矣何公一爲邑令再佐郡郡邑輒治夫非偉抱實效哉令名初起非有壅拂之故蹔試而驟收之何也公雖家居所發於論著歌什者是以揚王風而明大理兼以家世所業子遷而父向乘高建標順風揚唱賓客游揚其間其於傾動寓內使冠紳之士慕義而趨風易耳至於才優於建豎而不必盡用名足以信於千古之後而不必盡知於今一沼一嶼可以逸老一咏一嘯可以樂志蓋不必盡用者爲大用不及知於人而獨全乎其天

故曰公之所保者與衆異矣今春秋七十有五而
幾若少壯是非藏名守姥與道合符宜不至此也
商洛當天地之中稱神皋奧區其氣蒸鬱濬發於
人物而獨聚於公之家三世以文章擅名近古未
有而公又獨處其中間最盛際矣大復先生徜翔
秘省自關中歸未及一保后丘壑而少宗伯當著作
之任世所倚重行且再看國章公隱居數十年
極山水林樾之興篤老無恙又寘樂也余又聞宋
耆英之會世侈談之此若公聞之先君王今甫冠

觀之於公即無論公德無所愧而有子貴而賢如
宗伯歲時持觴以周旋於鵷冠鳩杖之後諸君子
有是耶余甚慕公能全其天而又得天之全敬以
一巵遥爲公壽

賀王公榮擢地官序

今京師僑寄浮食多越人走轂下諸郡邑率偏漁
陽邇京濱塞軍府所寓尤大邑也故越之商賈工
伎傭書貲作皆集焉衆繁而營多率爲公私患薄
新城王公爲漁陽則惠收其人爲之奬善而教過

平諍而解疲立神以要之成著諸話言以董其不
率於是越人咸若於訓誨而忘其羈旅其仕於京
者相與言曰王公令檀也而宜越人始長我哉夫
檀於京師古總鉉之地也古者甸而侯綏蓋千又
五百里又三百里而後奮武衛焉然後暨於夷蔡
今枕邊爲畿居五大之重百里之內竝有甸要內
藩神京而外捍亭障致民頌條有京兆府之期會
焉詰戎調食有御史臺之籌策焉事叢職劇百倍
於畿邑令雖精幹強力庶食假寐取辦綱領猶懼
弗給瑣瑣賓旅之人於檀所職百千之一二公陋
而恩之若是之詳吾有以知其餘於用而暇於務
矣其安上而治民也必輯矣其移文而奮武也必
舉矣迨衆諸師論而然詢諸吾鄉人之旅檀者益
信夫任屐知帥觀奕決勝吾殆以越人爲履屐博
奕而知王公乎已用材譽擢爲地官郎其同官通
守高公以予嘗有家世問言以華其行余曰國之
有六職猶人五官也望侗先目聽斷先耳惟時所
亟而君焉自十數年以來國家有軍旅嘉會之事

左藏告訹版曹之選蓋難之矣方公爲漁陽外撫
邊卒而内字吾民請而患應者之緩供而患求者
之急若旱田之待灌而瀦井漏澤之不可汲也及
爲度支而後瀦井漏澤者不在民而在公家又苦
於應之不給而迫於求之不得不嚴蓋京與邊兵
與民度支與縣令遝相濟而勢又相爲爇邊事不
治則度支之術立盡故求計郎今日宜得文武材
具久塞下練習時宜者以覈名實而去浮沃塞横
流之勢衡經常之制狀後中邊可灌注而無乏也

周之小司徒會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比
追胥蓋古戎賦統於地官兵食之源出於一而易
審今主錢穀者不與軍旅對簿給賜以養不籍之
人無用之士而不敢問自邊徼承平以來三十年
於茲矣羨租餘賜宜在蠲積而上下仰口專靈
食太倉虚中帑以給邊而邊不得實此其故豈可
專求之内哉公世有簪紱倜儻而詳密沉斷而慱
聞明於政理習於邊務弢鈐馳射靡不精貫檀民
懷之以爲異日且節鉞吾土而今所處會計之任

當時之艱以所懷效諸籌策於緩急出納之間行有聞矣夫膢臘而遣汲出鄉而束縕此道敝也有教之曰子闕地而水擊石而火突往而無地與石哉公所治漁陽故突騎處也營田募粟以實塞下古嘗用之有地與民而兵食具焉夫令諸邊稍稍自爲兵食而大司農之策其少紓乎予書生駕說謬以諗公公無笑也

贈友峰潘君叅軍肇慶序

當余之佐大司寇也而屬王子以部郎出守肇慶

郡人良之於是由二千石遷監司猶肇慶也而鄭子代之守數歲而傳子以司理往余子以別駕往諸君子又皆余姻也無幾時而四萃於茲土足相踵膂相交冠紳摩其堂車蓋擊其衢郡之人詫曰甚矣會稽多君子乎夫仕者朝受檄而馳及其境素習也前者匿後踦以謾之後者摘前弊而名之謠俗非能習也晨起坐堂皇長佐目相視又非能長吏操威重而凌厲之佐吏諮恭謹而陰伺之百相欺百相市諸君子姻媾也知交也晨起坐堂皇

趨翔聲跡儼然長而長佐監司而監司心腹道故舊姻婿知交耳視則隨耳倡則和耳績勳彌懋而聲益芳有以也哉蓋諸君子聞余說而韙之私自賀曰吾三四人者幾亦有天幸矣無幾何而吾姻潘子謁選部得叅軍幕復肇慶人復持余前說以幸潘子夫潘子將以諸君子重其爲重諸君子潘子遂于儒倜儻節俠其神識遒扳足以大其用而局促於一幕其涉世深精於吏術足以自致立起聲譽奚藉而以諸君子重茲行也必慎爾度守爾幸必無脂膏自潤必無肆意於逖無挫志於卑名甚尊節甚亢郡人稔之曰會稽多君子乎今又得潘公也豈不信哉則吾鄉里且有榮籍諸君子其以之益重雖然諺不云乎欲爲吏視成事成事在諸君子矣且郡人習諸君子以聲潘子即無以戚故邀寵於諸君子而諸君子在事者用戚故能知潘子賢其交爲重豈有量哉

贈大覺禪師郁班麻序

三玄巷主郁公自萬曆初以選奉詔虜庭宣中國
威德佛法大指不失職以勞受秩號所使自俺答
而黃台吉至今酋十一往返號自都綱覺義而大
覺禪師凡三遷其言云始出塞官爲製大紅袈裟
四人輿張蓋香鑪前引將至虜帳數十步皆紅毯
衣地上施白綵綾使者奉所賜經像踵以進既入
施設西方虜王授體膜拜者九頓首良久乃起起受
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皇帝萬康酋輔臣府
部而降安否震旦佛法有無隆替使者具對且爲
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讖生甚善斬刈剽竊罪
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舌胡騎數萬環以聽大
受報無央酋聞輒齧指咋舌不產邊地處落罪墮泥犁
酋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羅拜額擊地若
萬杵聲聲也酋故所奉西國像數軀皆金銀隨所
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餙紬絹巾悅糺
結紛糅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一錢供佛飯僧
皆設大裁辭而行攀戀涕句不聽發告以王程輒
曰師輩佛子而制國法乎中華國法大於佛法

使者四人餉馬數十蹄爲禮其數往大氏然
大北虜之殘賊饕餮行盜侵驅久矣嘉靖間俺酋
尤暴擾震撞都邑虎臣能旅厲鏃教騎北望而不
能發一旦稱臣僕保塞下三數緇衣師以傍行四
句之空文拳跼傴僂如狎猴犬如教童稚何其馴
哉傳言惟天下至聖聲施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
親夫覆載照臨之間血氣之屬迨於胄翹較諸辨
髮反踵稱人類者尤不侔矣云胡尊親若爲使之
斯所謂不可知之神聖而至者與宇聞麻公之說
喜聖化遠被釋子之有神於邊計也遂次其語以
壽之

賀大家宰立亭孫公三載奏績序 代

古之所謂大臣以其宏術遠猷大其道以異乎小
臣也小臣矜義脩節方不可抗直不可詘無溺職
蹾名可耳大臣則道在利社稷忘身名履大直蹈
大方無失其直與方之實而亦無避乎圓與曲之
名此所謂大道非真大臣勿能與也古之大臣其
操履名行非一日之積也積小臣以爲大臣積小

臣之道而後可以行大臣之道宋沈希文司馬君實可謂大臣矣當其據軸秉樞不言而信未動而人孚之何應之捷哉然其正大果毅之素小言無敢媟小行無敢頗一毛之利當其前若虮蝨潰力窒遠趨恐不給自其布韋以迨臺諫方州之時而孺子隸夫仰之如二曜五嶽人徒知其後之易而不知其積之如是其艱也夫當世之耳目至淺矣大臣者言遠慮深或當於理利於君國而未能顯爲已耳目之所闕闕而不得則疑是必其積德之素曉然信于天下如二曜五嶽雖有阬谷晦蝕而人積其昭朗崇高之信以不敢疑然後能伸其志安其身而庇祉稷故曰積小臣之道而後可以行大臣之道也然或者都大臣之位而踽踽焉守小臣之節廉於位貪於名勇於自完怯於爲主則負國家建置孤卿大臣任天下之至意哉周以六冢宰統百官權重無二至明革中書省去令僕之號分六尚書統之吏部曆數千年而大冢宰始得其職然旁掣下漏銓叙黜陟非盡出於一也至今

曰而尚書始得其職於乎豈非盛際矣乎比者天
子益明習吏事威福自持吏部所進退百千之一
未能盡中上旨而大臣不勝其守官守道養高易
退之志無以答上恩眷乃引而去者相接其陳義
甚高立節甚固然余蒙鄙寫以爲與古大臣爲國
之道有合而有未盡合無乃重自完而未暇深念
爲社稷計耶富平孫公昔以名御史犯權要濱於
危者數矣再起持中丞節不合而退志芳潔名顯
聞天下之人莫不曰孫公今希文君實也既掌邦
刑總風憲晉於天官朝士望之以爲斗極一二大
典除皆著語金石垂之永蓋公所積累者久取
信也深故行有基而施易達耳夫大臣之道不易
知也知矣而無所積猶不可行可行矣而或重自
惜無顧國事又不能行然則履大直蹈大方乘大
權行大道非我公烏乎屬哉天官者以君之人事
君以天下之位官天下者也矣必其不順矣必其
不和吾爲迕爲爭以自高少不合悁悁焉不終日
而退此羣臣庶僚苟塞責者爾若順不比和不同

無潔去就之迹安其身以安善類安朝廷此眞大臣事也爲彼則術甚易名甚榮爲此甚難而猶未免爲凡耳目所疑苟非精白不二之臣忘其身併忘其名一意奉職無顧已便而又其生平足以信於人而道足以自信未易當此也今者公以三品秩滿聞　天子爲加爵錫命榮施祖禰之廟所以寵禮大臣者甚隆備矣夫身備大臣之寵而顧持小臣之節兔肩鷹泰時烏羽酬千金平交施報猶非之況君臣之間乎余有以知公必不出此余鄙人也幸得佐公辱公知故敢以古大臣之道望公不頌而規以自附古誼

奉賀尊師英麓林先生榮滿序

於越美山水而剡其面晉宋間名雅君子歌嘯頌歎盤游之地在焉其民巖畊溪飲業專嗜少無商賈四遠之慕一耳目視聽以媚君長於諸旁邑又最名爲緬樸蓋吾郡海塘之僻壤也遊者不能時至或企以夢其有仕而居於斯居而久宜不爲有道者所厭薄也通邑會峯繁政嚴下雖有名覽奇

觀而不關於目樂於志者有之若劾者殆幸而免矣則上焉者之安其下下焉者之安其上莫如劾宜而劾於諸邑顧獨以難治著號何哉自望齡始有記聞以來令於劾而善遷去已去見思於民一人而已不復覩也上既疾視其民而彼下以垢惡名昏瞀獷狠闇於諍訟日月重襲不可剔剔下亦弗克抑比於政而嘖有煩言以謗譏其君子斯所謂兩失也爰與民易地俟先淳薄抑何諺悖哉故不特其民然也其峙岩巒而流清泚前世所賞勝咏奇者亦若有涎涅封蔽澁縮而廻却抱檄來者入其疆若汜旋渦陟危棧心關目眩蓋不覺溪山之入眼矣安在其居而樂乎非特不樂而已也未幾而思去既久邑邑若墜諸谷不得出於是劾之山川果爲四方仕宦者所厭薄嗟乎山川則何罪乎吾師英麓先生人望之以爲樸茂淳篤君子也而令於劾愛先生者始無不以劾爲先主憂而難劾者又或以非樸茂淳篤君子所宜處卽望齡亦私慮之居無幾何聲翔問流期日而浹及考而成萬

曰所宣列於鷹牘考功受之厥有　恩綸推所自
始剡人舞手告語如舉於身如榮於家望齡詫而
問焉先生何道而得此於剡也先生曰吾邑之父
兄子弟實易與吾惟拙而已夫向所謂悍戾不可
諭教之民而先生獨以爲易與向之譁張險側善
謗讟其上者而親舉先生至問其道而先生曰吾
以拙而已然後知恫愊循常之衆是爲治而剡之
人民易暱於仁易遂於德不至如襲昔所鄙傳亦
見於是矣夫民樸而治巧如以造父之術調野鹿
故下駭而上惡其難今剡之民樸而先生亦退而
托於拙拙以馭樸是故上不煩而下不駭也民保
其樸先生成其大巧其相親舉不亦宜哉且先生
之德於剡非一時賜其舉數十襈垢惡之恥一朝
而雪之剡山之高水之清洗條支夷悉復其故訟
稀吏散仰而眺高頫而臨深腰墨佩銅倣然有隱
去先生亦安能不眷然於剡之溪山與所哺抱之
民哉又孰與疲怠厭薄欲驅去之者也望齡先生

之門人喜其政成幸其近而得於親見又高先生之政得於剡者爲尤難而著於此儻不遂摭斥尚隸史官當有所述矣

奉賀郡侯楚陽石公榮簡序

常人之所譽俗士之所驚果足以知君子乎世俗貴聲而望景見皎皎隆隆者而喜以爲君子之事盡是矣君子則求諸心與道其道至平甚易無赩隆緇白可容爲殊異也然君子未嘗傲然爲高潔之行而其蹟亦必不出於下庶汙而世容有汙下者下推之則成高汙並之則明潔故世亦未有君子不高且潔者也於是名譽隨焉是果爲諸君子者耶吾郡侯楚陽石公名行聞於天下天下望之有峻絕瑰奇之聲自吳郡移守會稽無幾何而科臣上言今國家經用甚詘諸轉運司權輕宜擇人以重之如某等潔廉有異績誠往一洗濯剪剔之周宜盆饒　報可遂擢我公兩淮所以寵異隆顯之甚至於是中外臣庶皆誦　天子經制之善用人之周藥我公以顯名膺特異之任其愛公者則

謂公行如氷雪而顧濡足入泥水且是畏雜地詎
宜處公而越人又以越雖鄙遠夫亦有民與社比
者儉瘡興發方恃公食息何奪我遽以爲大慼望
齡謂二者之說皆私也夫金處鑪遘處淤何傷於
貞白哉公之澤如旱月之水農者欲引之以溉舟
者欲瀦之以浮顧從其棘者耳越人烏得以私惜
公公亦烏可自愛負希闊之選然望齡知公亦有
不能舍然者蓋公以名見推亦嘗以名見軋軋公
者欲涅之至汙而不能推公者又欲處之至汙而
令可見二者要謂公至潔故常欲反之以成敗公
夫公有道君子也有道者方欲處晦守黑戢光曜
收聲響而世之耳目短淺無繇得其精要採獵近
似動相指目使公以中庸平易之學而蒙峻絕瑰
奇之稱若揭竿而旌之欲逃匿弇藏而不得豈公
之所樂乎望齡至陋劣又病退耕田間公不謂其
愚而數教誨之久乃得公之所爲學其從事於聖
人之道者蓋久游乎二氏之異而審其所以同故
有以內自足而不繫於世汜應於世而不以已然

後知公之應與其淑事之善有本也夫享體薦者不羨一脬馳大道者不涉支徑公之淵閎粹密者既不可易知而聲景之餘收之而不盡者乃不免於人之喙與耳其不能舍然不亦宜哉公之行也其屬其等皆欲公教重公之行而思有以識其感也屬望齡而使之言公平日所以勉望齡者甚大不欲其以文字爲學望齡亦非敢學文字而已者也故所以贈公者其言之不文如此

賀損齋叔任延平郡墓序

道待位哉位高而道不章者有矣位待道哉道積而位不章者有矣位固顯道道固輕位重道者無以有晦榮行道者無以有崇甲子小子嘗聞其風矣今觀於族父損齋翁淡於道者也予聞之爲道日損而翁以損自名方翁少年負氣能文章爲諸生試輒冠與中丞宗伯翁共相課秩而頡頏之及二翁皆尊顯翁青衿猶故遂發憤揭篋游太學又輒爲太學諸生冠自大司成至搢紳鉅公皆譽之而翁竟亦弗售治謁選天曹諸選人皆目屬翁謂

公舊名士必得郡縣長佐而翁竟得延平府照磨
夫挾才利而屢鈍於時積志悶而特壓於用藏器
良而嬰職於散天之所畀日以損翁而翁之所履
亦若日趨於損然翁怡然愜也第令夫物無貴乎
位烏足以奪吾貴第令物有貴乎一命而上束帶
施紐吾因貴之第令物遞爲貴吾屈首以事不過
七八人而止而郡邑閭左之氓吾得而治之者蓋
不知其幾矣則我貴者寡人皆以多而貴於我者寡人皆以
損爲翁惜而翁方自適其損也豈不深於道哉在

易澤益山內益外爲損夫澤處下山宅高此言卑
以毗尊也直躬引義陳力設誠以上佐太守居卑
而爲尊者毗是在今日且君子固薄於躬而厚於
民故損必益益必決決者施祿迨下澤之潤也翁
雖處卑烏可以已乎損之初曰已事遄往君子之
急於始進也進而合志故曰無咎循職而效之上
奚患弗合合則益之者至矣夫名章於艱而行成
於獨自吾先世以來抱道術者多顯庸其顯類能
以道自致天下因稱之曰陶氏多君子此相待以

交顯者也翁遇最阨而位較卑使道行志合以有
今問於延平天下其愈曰陶氏信多有道君子則
幾於無待矣翁其益顯我先德也哉

賀邑侯澄溪羅公奏績序 代

灌枿蔽莽培塿之丘旃荒蔚入其中目瞀眩步
武錯然及瞻泰嶽望其松栢雖千里百步之遠遂
已晚了豈待陟其趾息其蔭然後發其崇高知其
勁挺哉然則世之知君子者亦易矣余老廢偃蹇
雖邦君之辱於茲者無能從焉仄居逖聽旺旺焉

鮮所覩聞豫章羅侯治會稽既三年所以惠顧予
者甚厚而余瞿然床第間未嘗得望見禮廢蹟遠
顧自負能知侯無善余者古人有言待堯之舉而
知舜者途人之知也侯既已滲漉周盛惠訖業報
政矣而舉邑之人號之曰侯吾父母吾神君是何
異途人之知舜哉當我侯甫下車吾里人之以膠
序至者告予曰侯莊而禮訟者曰能盡民輸者曰
期會必信余曰是皆然矣其人奚如曰侯頎然
色灑然儻乎其無機也汎乎其不可近遠也言無

憑衷動無僻表吾不知其他余曰盡矣雖以之治天下而可矣況吾邑哉已而侯之政成客謂余曰吾儕朝夕於侯而公獨後顧能蚤知侯何辦也曰僕之遊宦久所與居者衆然有數歲而不能得其涯者有始謂既之後輒悔於不得者矣以余之鈍慴而敢自謂能知侯哉夫亦侯之實有坦乎易知者而余偶得之耳雖然泰華之崇高松柏之勁挺望而知者其未盡耶余嘗登泰山歷三觀之勝徧覽巖壑而後嘆曰以茲山之高聳絕雲漢而吾徒耿然之踞其頂者夫非有良道及捷觀古松息其下仰視樛枝若引肘援盌以喻大直若曲至高善下有似乎道而知向之外望者之未審自侯之久於越而余既登其趾處其蔭矣則今所得於侯寧直伐柯斧者且入爲臺省以言及爲民亦所謀致主之術也侯始舉春官時守闕上書懇切直聲聞於時比者官易不云乎遇主於巷无咎吾有以知侯之善其用也於茲卜之矣

賀贍明王公祖奉最序

賢者處世如星麗天如水行地洒然遍滿也星麗天而有垣水行地而有注賢處世而有方則何也豈非莊生所稱有數存乎其間耶易吳辰照楚分輝不加增酌江水飲山氓味不加減然而承其瘼者有福嘗其味者弗樂則是數之說可以語世不可以語賢可以倪賢者之量施不可以究賢者之量昔者宋之才莫如張乖崖先生然其功名嘗在蜀中才不以此貶相品不以此貶優徧徧之民家

嘗戶戶祝若以珠厝爲己所得私者是故均世也其民當壽其物當豐其草木魚鱉嘗得所則生賢者以臨之公之而天下私之而一方計贍明公之起家進士也至於今若而政矣一理吾台州刑事則台州幾邑之請比悉持其平如當秋霰而易之以春温一入御史臺則驄行豸觸之氣中而藿採有所憚亟在山以東則借而東按部之摘發神而探先依澤之奸息亟在極南則借而南德意之宣布眞而窮裔荒服之望慰亟在浙則又借而浙承

聽之威惠熟而吏士不作而式不但已也海政亟
即移公海政水政數政亟又移公水政數政之内浙不
啻半迴環往復入人意中出人望外今又三年矣
脫又徼天之幸而借公於浙藩是天之生公幾爲
吾浙私也豈非所稱有數存焉者耶望齡曰數之
說非所以語公公天下才也其及吾浙者光與澤
之餘也吾嘗有以窺公色渾然而凝神淵然而清
擬於垂崖可謂操其識斷而融其相饒其敏智而
寓其機矣此尚可以方隅之樹爲公量乎垂崖天
下才也寔公亦天下才也王文正論相甲彼而
一此丹亦以垂崖有才述乎以公之才恢而不露
其於休休斷斷有餘地矣假令奏最之辰有王文
正其鑒者而品隲其用地吾又知公之爲寔不爲
張也蓋公爲李時而余咸商若王者既已受公之
知矣今而謀所賀公者余謂二君公所及吾浙者
光與澤之餘也所及諸君又浙之餘也私之而諸
君公之而天下在此日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歇菴集卷之四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眞如齋校梓

碑記

重修長洲縣儒學碑記

長洲學宮舊當城北阪齊門內湫阨庳隘厥制大弗稱嘉靖間御史舒公汀始改築之得福寧寺址爲新學據向高埳位置以良邑人士咸謂吉遷焉然刱革之始取大規或濶疎有弗遑矣歲既久殿廡講舍漸陁靡不治補罅飭新實維有待洎萬曆

戊子而歷城周公以都御史濟寧李公以御史來
治吳長育其材彥而本之贊序念前績未竟以虞
其墜親涖視之而卽功焉乃糾役徒料木鬻丹艧
舍菜之廟鼓篋之堂有閎有翹無易其舊而煥若
更始乃審形面勢綴所未賅締樓於尊經閣之左
方曰聚奎亭於右爲敬一閣於東南者曰文星梁
其東畔曰升龍乃樹其楔曰興賢曰達材乃治
外河紆其流如半璧舟行者如縈向拱揖焉乃廣
內池闢地九折注外流委於內凡役若干日而竣
用贖金七百兩有奇用能大纘舒公之烈而詳備
其制度邑弟子來告曰自吾學宮之遷而士之登
於是者實蔇盛是役也文事其愈興乎夫二公之
嘉惠也胡可以無誌視諸永久則委文於余余受
而次其事重以辭曰昔者周道之盛黌庠遂序鱗
次中國而吳逖遠弗與蓋延陵季子聘使於魯始
得觀四代列侯之樂而仲尼設教洙泗子游氏竭
蹶數千里從學其道士生其時而欲與聞於文物
道術之盛其難也如此然仲尼之門章甫之士彬

彬甚盛予游氏鯷冠秣縫而名處文學之科抑其
土風清淑易嫺於文則從古然也今建學立師等
於齊魯士生而讀孔子之書講其業非復古昔僻
陋鮮聞之患而長洲吳都會地其文事不後於旁
邑意者斯道弗廢流習失眞以爲二三子懼若文
采之末升進之數其何有焉夫先王之教期於使
天下自得乎性而還其質不憂人之去乎道而憂
其不能知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蓋用之而能
知者先王特以望於其民之秀而又非可傳告而
旋曉則多爲方以養之其纖者至於操縵雜服之
習大書九數之事賓客車馬之容枝繁葉蔓文飾
備具而其肯乃欲令之蹈習優裕憬然有以自得
乎質性而止其多駢濼飾者非以爲文而所以適
於純樸白素之路故古之教者文有餘而士顧多
質迨教陵遲士皆迁其煩細懼其勤苦黠慧趫捷
而謂之能蕩佚游觀而謂之達挑撻城闕青衿刺
焉蓋先王之文漸盡矣而後世之文興無以自還
於質而至於滅質又非特亡質焉已也禮壞樂頹

投手而戾其節搖頰而悖其倫噫鄙甚已而猶或
謂後世質遜于古文或勝焉不滋謬乎古者士幼
而入學學成而仕歸老而師以士風民而士者範
士故士貴而仕者尊教既衰其爲士者非直無大
異於日用飲食之民而知溺其質甚或先王所棘
寄而不獲與民齒者也仕者道德不足以師其後
學而趨尚倡率抑又坦族焉庠校幾無以重士仕
者幾無以重庠校而尊貴之實蓋微其從來遠矣
異之先旣僻遠無以與被于先王之文而後世之
文不幸又最盛于天下淈其流而日決決焉而又
奚所歸泊夫性也者終古而未始有渝自友之自
得之今猶古也出則效其實處則植其表爲號也
貴爲道也尊烏可不自勉余不佞異日歸老里塾
非敢謂其昧劣有足師也庶幾道術謠俗之盛美
與二三子共覩之其無負二公於今日矣

重修會稽縣儒學碑記 代

黃岡曹公來莅茲邑視政多暇則進其邑之弟子
而程角之以歲時謁奠 文廟惟謹周覽堂序怦

然瞻懷慨廡宇之就圮隱文治之未朗嘆曰是余之責也夫孰爲政而使臻此政孰而亟于此也其議新之而難其費於是周計帑中得故儲之鏹及罰鍰之就徵者凡若干緡鳩工庀材時不易節賦不盆入民不加役而規增敞貌增煥邑弟子之講德而游斯者文亦若增而絢氣亦若增而揚博士屠君何君率其諸弟子相與頌公之功而請不佞記之余曰諸君之功我公也何哉曰學校之制於郡縣也甚鉅而曩之吏者傳舍其官以旅脫吾學

校猥云無動是上木善汙巇人也非我公不遂傾敗薈穢哉望帝宮象闕者使人心肅而懾過梵宇叢祠者使人心虛而鬼宮室之于人心固然今吾邑之人士日聚于茲而觀先聖人之宮麗棟翼然彤彩艷然其庶幾亦有遠心乎余曰公豈以其宮室之壞是葺將亦令世士習之敗壞是興古之君子植行有壇宇潔志有聖潦至道有奧窔謹其藩籬窒其隙穴所以救敗而自完也士節之不渝繄質行是賴自不佞之去爲諸生而至於今且五十

裸其間文明奕而日聚而淳樸則若澆而日散可
謂歲有不同矣士處于囂校猶女之處室然故心
繫絃誕而口不關州郡志大宇宙而身在環堵今
之士似不無小謬也其焉用文之作室者先揆日
測圭奠基厚礎其材大者梁棟小者櫨枅最後乃
刻鏤藻飾耳文之于士直刻鏤藻飾也非質幹烏
施哉吾邑庠于天下稱能文其先多君子而茲又
有賢令如曹公者砥名飭節以爲多士倡語不云
乎已雕已琢復歸于樸此亦歸樸之一時詎令遽
傾敗耆穢爲也諸君共懋之其使吾庠之士風與
其宮墻並新今日以無負公加惠至意則有起而
言曰淵哉先生之言吾庠藉公而新後且必有能
繼公而新之者則猶有故也而有待也若公之大
造我人士則烏乎故也而烏乎待也請以先生之
言壽之石公其有常新者存是役也四博士君實
始終之得並記焉曹公名繼孝楚之黃岡人前教
諭孫君名性之今教諭屠君名某訓導張君名紱
何君名衡其前沿革語具舊誌中

新造渡東橋碑記

越郡墮水而城直東郭門而水者曰剡船港厥浸尤廣其受水之塗南鎮平水上竈諸山之溪流皆委焉三道注射渦漩澎湃洑流悍難渡其渡者衢婺諸全及吾邑山都之人皆湊焉渡廣而流悍重以霖潦風雨舟每每覆溺或以死其南岸故有英濟侯廟涉者畏而病焉必禱以其險阻危戮綰津要工鉅費繁梁之爲亟而力最艱故謀舉輒輟豫章羅公來令茲邑煩蠲隆興色指事集神行物靡

臨流惻嗟從者扑赴以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僦工於河涘再歲工畢跨水數百丈釃水十有八道樹石爲兩棹楔表諸塗北遡望水神廟爲觀音菴庵之背復跨小橋五水道而屬諸城焉凡市石傭力之貲爲白金八百五十一兩捐月俸三十兩餘出諸施者左右厥謀維鄉大夫大理寺少卿商公某董厥事優婆塞王明浮圖能信者民鈕茂任瀚菴地施諸生員傅良材食守者田四畝餘施諸浮圖景鑣既成命曰渡東出其塗者謳頌歌舞相屬太

史氏望齡聞而采之爲銘銘曰

越國于澤厥阻在山言崇墉峙其兩間澤流浩
瀰山流蕩撼傾高助深是曰坎坎涉者維何車舟
馬桴如揵千金載一裘葉陽矦甘人酒血滲牙盲
風怒波汩齋紛拏旋入重淵不可蹈此行側道謀
仁人是嗟仁人伊何曰我羅父頭水足春歷有年
所靡枯不濡靡墜不舉如雨膏萌如飈颺豹乃飾
洋宮乃營京坻秩祀是嚴黼塗是治匹夫煩冤曰
已溺之圖厥萬安易此一危表立虯移鞭驅石走
雌蜺半舒青龍欲吼扶楯天行盤根地厚席過輿
徒宵趨稚耆在昔州使旌賢造廬梁水于門橋名
與俱邦人稱焉東郭大夫厥壤維均惠濟則殊宜
系公官比郎官湖宜姓于公如鄭白渠又如迷人
善逝所吁誰爲津梁西來老胡我公之功異理同
符嘉名渡東亶其然乎

敕賜補陀洛伽山鎮海禪寺碑記

覺皇之教垂跡以昭本懸象以闡法示身現刹妙
旨斯炳故圓功臻極則雜華超居於他化至理絕

指則棱伽寄談於靈嶠縣斯言之混萬流齊衆味
至趣而不得其涯者莫踰於海故毘盧遮那普周
之理倫焉奔風霆濡日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莫
踰於潮故圓通大士返聞之機冥焉然則白華淨
國見居梅子之岑海岸林宮對時寶陀之刹可謂
義偕名適理與象融者已　勅賜護國鎮海禪寺
者觀世音菩薩道場故所稱海潮庵也天門右闢
寶峯後擁素濤萬里東臨娑竭之營宿金汝千步
前屬瑠璨之階道萬曆辛巳有楚眞融法師者字

大智來自瑩犖肅禮菩薩遂卓廬於光嶽峯下把
茆營海月照頂一拾故纔飽山鬼嘯梁法師嚴淨
尸羅精勤禪誦喬嶽挺其孤志氷霜凜其雅操結
而斥鷃巢棘持名而化佛逝齒蘭馨谷中鍾徹
宮表居及暮月聲滿四方伐薪汲水羅黑白之英
秀航金輦粟徧東南之輸灌遂以明年仲春始刱
圓通寶殿像設莊靚千花競萼規摹宏朗百礎鬮
作雖法曰就傾而道風彌扇名聞　內庭賚出
中帑萬曆乙巳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

皇太后賜銅千佛浮屠一座白金四百兩建殿安置是以有千佛之閣　皇帝賜經一大藏尊以實旃是以有華藏之樓明年復　遣御用監太監張寶送滲金佛像一軀錫之寺額而先是普陀寺燬　天子使中官護建之至是落成　宸藻既頒天榜交煥於是茲山內外二院之稱仰同於兜率亦猶東西兩林之寺角立於匡阜也望齡嘗緣母疾皈禮名山瞻化樂之宮庭詢智師之躅跡喟然嘆曰自予行游京都徧歷梵宇壯哉觀乎覩茲鮮矣而咨問碑板尚缺記文願竭心思遂忘謇陋已而　嘉名肇賜　聖澤申重廑廷卿雲光華於域內軒帝廣樂震動於海表秋蟲微燼衣被靈光亦有述云爾詞曰

性海澄深智津廣莫萬派來同群漚出沒滔滔大壑何異曇空粘天倒漢全海漚中至道無私小機自物保此一微擯攘　渤憑生罔疾善逝興悲並泉衆藥競走辟師積漸藥隨宜諸方異說選擇圓根如鍼蹈次循指匪徧觸味合知意根沄沄五用不

齊十鼓遥聞千垣寔度幻泡消空浮天得路塵消
聞復六根反源爍迦羅眼横開頂門眼聽還親耳
觀元微現法界身見聞解脫生盲長夜鼠壤蟻封
菩薩住處鹿苑鷲宮衆生耑耑有耳如聵菩薩音
法潮音滂湃朽宅嬉遨酖杯懷宴黑風鬼國履參
生善鐵違離淤縞衣去涅金剛白淨對治黑業表
觀雜華五位齊彰須彌他化踐現殊方又觀如來
與大菩薩於楞伽說離攀援法艮哉大士慈悲自
在耿劣衆中盪之雲游飈馳山聲銀濤浩然竹林

柟樹邈矣無言法付人王事資戒德海岸汏憭禪
棲兀律英英智師厥産荆潭鳫門峨嶺嶮海南黎
萬善夙薰羣緣自會如如意珠出生無礙瓢笠始
扃蓁茆旋删屠蘇等制蝸室同慳帝館駁娑天宮
忉利渠渠廣庭皆成彈指道風遠播聲聞于天金
經寶塔來自幽燕鴻名肇興天榜有赫二甘露門
齊開海國佛化何垠　皇仁靡量血氣之倫施以
無畏　皇仁等佛有慈有威凡此窮髮敢不來歸
菩薩成道爰先供養我及衆生䖍誠敢仰

杭州雲棲禪院法堂記

昔世尊以五時彰教隱顯權實順布而不惑若湛綿涼簟隨候異設凡以逗機宜適根器而已正法同歸君臣遞用斯亦一代時教之遺也天目中禪師有言客部如春慈恩如夏南山律宗如秋敘列東嬉師資角立曰講曰律曰禪並而爲三然軌轍別傳之旨如冬自祖燈輝三家替法人生濫藥療權施雖離言絕跡之塗而言跡具爲大智柳規則律該圭峯詮經則敘設至永明天衣而降多寄指遮邦默標心土恃名淨念殆庶幾所謂密者然則少林一宗四序備矣由是以觀一氣燠寒而歲成一音開遮而化闡莫不因宜而建之遇變而通之離之以提宗合之以成務其致一也像季陵夷學者文言依通未嘗有古先生研幾極深之用在有以率情資空以護過而欲圓契法界密遷心源此與兒嬉囈語何異嗟乎禪學盛而教律亡矣破器焦種道所不載猶謹於衆曰吾宗固然儀範弛解觀行滅裂而菩提達磨卑傳之

教亦啼地盡瀆漫流涸鐘甚茲時者皆衞積薄慧日乃升於是雲棲大師應期運乘慈願挺生於冠族飛藻於儒苑然從佛染捐愛離染宗吞且荷包容吼百城忘疲隆慶辛未歲始返錫武林五雲山之西塢寺伏虎遺刹在焉礎石就荊餘堵纔存而師蒙霜戴星晏坐其下久之方刊灌莽成茨舍繩床瓦鉢獨寤弗護而已然熏之以戒德濟之以玄化慈戢猛獸誠感霖雨於是遠近畊庶順風爭趨輸材赴工如水役登無何而役竣仍其原號曰雲棲禪院門殿不設庖湢具體惟禪堂法堂制稍崇嚴以奉經像集徒侶蓋大師夙志也大師之敎革僞正訛貴繩檢黜戲論一歸於真履底於妙悟謂綱紀道俗者莫大於行是故有淄門崇行之錄覆護群動者莫尚乎慈是故有戒殺放生之文嚴淨尸羅兼資物我者莫廣於梵網是故有戒疏發隱之義頓超直指尅證靡濫者莫要於禪是故有禪關策進之篇於後後世爲大津梁於諸方便中出勝方便普被群機橫絕三界者莫徑於淨土是故有

彌陀經疏鈔之作嘗稱曰阿彌已疾如意雨寶總
群塗而一貫者其惟持名一心乎其進爲行淨爲
律戒爲法究爲禪以啟故師之唱演靡所不備而宗
趣有在緇素之徒咸望大師爲善導雲搖雷動樂
交廣庸蜀幽并冀朔之遠莫不滿足皈禮稱頌嚮
化與於籌室者不可勝數而師尤隱晦顯行爲讓
不居痛抑狂瀾勇爲之提岸終身退然處於學地
雖凡衲單士通謂而至者咸與之均禮於戲非盛
德何以臻此乎而昧者謂院以禪名宜杜塞岐徑
獨蹈大有紹明從上以來單傳直截之指若以是
爲師少者夫治水者撤堰而瀉之築防而居之乳
兒者塗苦而禁之洗滌而養之惟其宜適也世降
習偷邪師謬解如波如馳苟務泯相毀教等持犯
均淨穢決竇於旱秋絕哺於飢子豈大士匡時應
會起極弊振將絕之道哉俗善畫龍見龍而驚塗
羹雜陳而笑耕稼者不亦舛乎是山形勝洎海是
緣起詳載大師所撰記及董太史其昌碑中故不
具具言師所以應化梵時有功宗乘者勒石講堂

詔於無窮

新建金州海防廳公署記

國家緣海列屯戍以制夷寇軍府甚設其要郡率
淹以文吏特峻其職故二千石以下莫貴於丞而
往往司海防其權得以臧否將校歛張戎機譏妍
調食冗然若監司然遼左亦海國也而東引穢貊
爲扞蔽故倭備稍緩當永樂時倭掠望海堝都督
江某禦之殲焉相戒不復犯遼而遼故亟虜益緩
倭萬曆間倭入朝鮮使來告急於是　王師出援
再渡鴨綠江盡敵而還所以鋤逆奬順興滅存亡
威德甚盛而士馬物力備焉遼始患倭矣倭既焚
巢遠遁　天威震疊喙息不暇而鮮人怵餘懾數
數來言賊狀當事者慮賊狙狡其來去爲飄風未
可弛備且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未聞爲裔輿
戍也遠戍非計玩之則啓寇召殃此在疆吏謹守
境據要害而已賊舟入朝鮮浮江揚颿而出我四
鎮靡不兵者譬毒入口則潰腸蝗螯手足則攻心
故治螫者急繫其肢而禦毒者先防於口產萊金

復之時於海若闢者舒兩臂以抒身也島嶼絡繹若陳皋以限出入也合勢比力交鈹夾戟而承之賊即至宜不能入歲丁酉以大吏議設游擊將軍將千五百人屯旅順口癸卯鎮臣復言諸並海郡皆有海防文吏用以廉察奸慝制馭武悍今旅順口置戍將無海防官無以肅軍伍佐籌竿宜如宅郡例建設同知一員治金州係銜濟南　詔可於是西皐王公以材望受　命以來創樹伊始解宇未備爰出公帑銀四百兩市民宅據衢道之會因故飭新廳事門廡職房廩館寢庖之屬楹六十有奇旬月告竣王公以使來請紀其事余惟遼於京師肩髀也遼強則髀厚自山海而外屬諸廣寧驛道僅縷綫虜出沒抄掠烽堠時舉有饋饟賓旅之虞而逋卒亡人不能敏關者輒由海道跳之青齊夜發晝至是遼無負海之利而有其害也　國初時轉粟汎海歲七十萬石由登萊以達於遼士飽馬騰事逸而利倍蠶磯沙門半洋諸山浮滇渤而渡以接旅順舟行其間若傍涯岸葢遼疎於燕而

昵邇齊遼之不能遠齊爲强此必然之勢也遼齊爲輔車飭屯戍治艘艦合艘會哨聲生勢長徼察精嚴奸人褁足資糈流灌客若內地收海之利而去其害於平時猶賴之況震隣之日云乎哉予文聞遼地凋耗單貧甚矣金復差遠虜土沃人饒不幸遐僻無孔邇之情民望守令如屏子之於慈親朝廷將俾公振鄂而生全之爲斯民保障也式於政不式於武張弛緩急之道益堂而致行之退食而精思之固園於無形銷難於未兆吾竊於居者望焉區區島寇疥癬也厚植其本而圖之可也

也足亭記

吾越多崇山環溪植多美竹每與山爲峭衍上下蒙密延袤恣目未已大溪潢然時罅籬而出予恒時常樂觀焉其他羅生門巷藩圃間者雖畦畹連絡以爲遥迫不足遊也然樵客牧叟嬉翫於山溪者日飽其蔭亦猶以爲門巷間物或聞賞譽輒更詫笑而予北來涉淮問其人遂絶不知有竹又二千里而抵京師則諸名園爭珍植之數榦靡靡而

已朱晉甫齋後有兩叢特盛予數賞其下輒裴回
不能去因自嗤物以希見貴竹不寶於越而寶於
燕固然而予與晉甫皆越產夫亦好其爲燕之竹
耶將越之人固亦有知好竹如吾二人者乎然予
向之所欲意必之乎深篁廣林縱觀其苞山懷溪
之勝而後厭今晉甫有數百竿而已據其最勝吾
從之快然焉然則物之豐約與情之倏嗇其何常
之有居無何晉甫即隙地亭之取宋人語顏之曰
也足語予曰吾日左右於此君也展膝祖坐身足

其陰閒而聽之簌簌然風足於吾耳良夕月流疎
影交砌及著壁上層層如畫足於吾目耳清目開
脫然忘身趣足於心口不得喻客能來者觥籌時
設嗒然相對與我皆足子嘗登茅山窮天姥而觀
於竹者信倏矣當其所得亦奚以加於我且吾子
之有好於是也必爲我記之予曰子之言甚近于
道知道者有所適而無所繫足乎已也殆將焉往
不足哉今夫川巖之奇林薄之幽是逸者所適以
傲夫朝市者也昵昵焉奇是崇而惟慮川巖之弗

深幽是嗜而惟憂林薄之弗遂斯未免乎繫矣凡繫此者不能適彼必此之逃而彼是傚是繫於適也以適爲繫者其不能適也廼等晉肅釋夫世俗醲麗之好而放情乎詩書處朝市之囂雜而有林皐之趣其於竹宜有契者至夫軌尚超絶而又解其膠固寄於物而不繫焉視彼數竿富若渭川之千畝而有以自足此吾所謂近于道者也某之有意於斯道久矣把簪入林晉甫其尚教之

酣中閣記

東坡自言飲酒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出其下者然試以飲予則已成十醉則所謂下之者又豈有量耶病歸借栖於范氏姊之構有樓三楹瞰湖而出往往枕席之上臥眺山水居久之興味逾適遂取靖節語題之曰酣中閣有酒客過而誚焉曰若子者亦足語於酣乎予曰不然吾聞酒之德可以細天地齊萬物解構釋膠混同溟涬而其病乃至放軼禮法惰勤而疏密喜忘而善誤予筋肉駑緩性復迂散遺落紕謬漏於世事者多矣交游

察其無意偶獲見宥繇是愈不能改以適意爲是以衝口爲快不知者亦以爲狂惑人也其身間意得之頃放眼而望收目而瞑不知宇宙之巨細萬物之異同啥然兀然而已蓋吾不幸適與醉者同病而於所樂亦無讓焉夫涉其藩者爲淺寘其趣者爲深故善兵者止戈善說者杜口數爵之後悲而嘆怒而詈者斯豈酒之歡哉其有樂於是而托者亦必有苦於彼而逃是未能無間也若予之愚蓋終身不砭之疾而樂亦豈有窮哉世之善酒者

煦養父教母嫗惡椓驕息憑倚慈惠長傲滋慝究厥兇狡遂廼放兵擾境逆犯顏行戕我將士於飛練事聞廷臣僉曰播徙蟣蝨 上不忍瓜甲數置之覆用嘬噬此自棄天天所廢絕不可宥 天子曰然遂以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建督府成都總統黔楚賜劒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以都御史郭公撫黔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咸聽於李公已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平士惟戈刓糈饟弗屬公謂以天兵誅小醜當竿萬全取一決而定於是徵

師輓粟內修攻戰具陽示無動以紓之賊遂入綦江
燒王巖梗偏隆煽引九股洞喝蹦轢圖以怵將吏就
懷拊公因命之文告賊志果岐用緩深入明年春所
徵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土司兵畢集衆二十萬正月
望日公登壇誓師分五監六帥八道並進以伐之推
官折枝先以南川兵擣官壩降真州進據桑木蜀帥
紲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力戰大殲其軍
帥廣別擊斬賊大將郭通緒夷崖門以入再捷水牛
塘樓賊囤上楚帥璘盡斃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巔
殲數千人進略大小三渡而黔帥亦再涉烏江燬
關以水西兵抵於白旦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
囤下公命按察使悌來視師無何封侍郎計至公
飲血茹涕責戰逾厲六月五日綏應祥兵破其郛
二翌日廣璘攻之城圮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
屍係虜妻孥盡檻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斬磔於
市夫播人竄伏蓁莽沉於霧霾不覩天地之大日
月之朗者八百年於茲矣刑割舂砧束身淫威鑊
鬼其酋不敢遲睨其視王人天吏若異穹壤一旦

更建城邑揖守令飭新膠庠猱梯虺穴虎豹遁阻
者皆剗削嶙嶮廓爲道周莊施羅匐谿峒君長震
疊懲艾益祗罔怠　明天子刑德我公功烈於是
乎遠宜標諸金石示萬禩永殿南紀用都司某所
相白田之南山下鋭頂叟樹銅柱其上就厥趾桃
源建公生祠銘功德麗牲之石望齡舊史官於職
宜有紀述遂系之詞曰播古州縣端淪於夷封以
順完地以鄙遺明之肇興鑑先納土膚使宰階仍
珪襲組南金象齒歲獻於王稱爾千弔載啓我行
天命不滔妖興德寡有孽於房有謀於社女戎勝
晉禍水滅炎大猶弗勝小醜詎堪纓虎冠虺搖牙
噴毒笑刃嚬鋒刑人以族高高昊天聽民則遹命
執罪人歸諸尉氏奉梏就訊爲我繫囚既縱而西
鴟隼去韝白石弄兵射天嗥主大吏執言譸張其
語糾聚奸慝公相讙囂糜肉播人用以豢苗徵提
其梯兕狡其窟再抗黔師兇窮罪訖遏人告訟
帝用憯愬簡命虎臣曰維李
公佐佑厥庸維郭暨江方師未集綦城睘壞公狃

以詞俾疑罔害哀兵輓穀機沉色閒難知如陰不
動如山扢扢王師有來自東盧濮髣髴微並以兵從
師既會止神謀電發八道進攻濤欽岱壓公曰有
命爰取其魁播聞鼓聲若旱始雷拜跽扶携百千
其伍有不用命乃斬以斧重關嵯峨若騖若墜恃
險與兵以即顛躓殷伐鬼方備乃克之三月告旋
天子之聾維播在昔陂池潦湊今始會同乃江乃
湖昔爲鱷鼉以飽威淫今有四股乃父乃兄告爾
播人勤爾征役襏襫韋衿以償　帝力告爾播人

繼千百祀我公之功以名爾子赫赫天威銅標在
南逖矣西人我公自瞻

修會稽縣儒學碑記

州縣復得置學自宋慶曆然其時或舉或罷廢興
尤視守若令能否明興膠庠徧郡國秩祀嚴備文
教蔚然而建置久土木敗蠹廟貌或弗飭籩豆簠
簋闕春秋奠享至取給市肆無以稱尊事先師
之典學徒挑達散處舍宇皆圮敗無資於公以聚
之茲用刓弊又非所以隆教化也其舉墜救敗飭

與弗飭亦恒視守若令能否豫章羅侯治會稽三年綱目畢張尤先於造士月朔日拜謁文廟肅瞻棟宇歎其故敗謀新焉數月訖工階戺圭廡丹堊既煥旦器弗庀不可祭也遂謀更壞者補所未具既具矣曰無公田以養於是籍辜者產於學凡為鉅至廟堂繼至什物遠者圖之田若干畝蕩若干畝初侯之至也屬當賓興士謀曰會稽與山陰俱郡輔邑士之材美無讓焉而試者額顧縮不可於是白主者增二人著為例凡百年所未備後垂無窮皆自侯振修之嘉惠邑人士甚盛胡可無紀於是學教諭某訓導某某偕弟子數十輩以文屬望齡而記之系以言曰孔子之道遠而彌尊久而彌章歷漢唐洎宋而追崇之禮紹明之功備矣其爵自公而王享自像設而鎮圭衮冕祀自闕里辟雍而荒服下縣不亦遠而彌尊哉漢時諸老先生傳言駕說而已自王通韓愈迄于瀟洛開閩而大儒輩興神領步接遂亂其統不亦久而彌章哉雖然吾猶將援禮方道而言今代

之充盛也夫像設以省之王祀以尊之吾未知省與尊之何如也像者土木而豈其人哉爵以王貴矣而議者猶嘵嘵於帝號何者稱王於今而貴可加也我　肅皇帝之尊孔子也不然更像而位之去王而師之更像而位則其虛也而後祀者洋洋乎如有覩焉夫子者魯一夫也而道則師也還夫子以一夫而師之則其質也故其尊出乎　帝王之上而不可加蓋無爵之而真遇無爵之而尊全矣往古之事孔子未有善於是者也嗟乎後之學

吾孔子者將亦有像設而王祀者與孔子所知者知之可者可之而夫子固曰吾無知吾無可不可然則彼所學者夫亦其像耶孔子之道常道也辟之位猶魯一夫也後之推尊者無以喻其大而秖卑焉此王祀之類也當正嘉間越有鄉先生者起而一剗其陋撤膠固之像設而洗虛謬之王稱於是學者稍稍有闚見而夫子之道昭融朗燿易簡而彌高往古之學孔子亦未有善於是者也先生之教始於鄉而盛於大江以西西士之服膺先生

也甚於其鄉比者先生業俎豆孔子之庭矣設當
易行孔子之道當日顯羅侯又其封邑人英敏特
達尤西士之賢者而適仕於此知必有以明其道
也夫學校者將使人聞道而至於命者也予不敏
將與邑子共承之侯名相江西新建人萬曆壬辰
進士

前會稽羅侯生祠碑記

會稽邑其鄉之東南其郊遂之民東道五雲南道
東郭以入而受事於縣會火神廟下趾錯目交政
令之所宣布謠誦之所喧藉于是焉在而皆有羅
公生祠焉父老曰是三祠也以示同夫望郭門而
思縣廨而思者匪是莫展也且公有遺績焉其爲
甘棠乎既而告曰邑祠近而宏民所崇仰詞屬予
雖然予方持服請虛牲石待焉於是公去會稽既
二三歲矣而衆請愈迫予曰夫卜諸三歲焉而十
世奚有如是可謂思矣會稽屢邑也俗緜薄民緩
散不屬治之如運痺手足心至而形不隨與圖其
敝如瘵人之不受砭其弱似可使而難附其輕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動而無躍焉趨赴之情故上下之間幾窘旅焉而求所謂父母尊親者未有也惟公朗中而齊外宏摹而密埋廉而不劌明而不苛自田穀浮詭盜賊主名根拿穴穿陰鬼莫形纖至鄉曲一夫之獰寡婦里兒辱稽目爭者靡不爚校舍神壇廈庾津梁若滌若疏若踊若翔溝洫道塗緇黃之宮係於政經者靡不飭目覽耳聽口訊意論手成爰書棨然成文倏而空庭如風盪雲爰至奴邑未質厥成者靡不滿意挹氣而去也自縉紳大夫以至衿佩之良觿韘之俊三老弟子畸人寒畯蒙被詞色靡不曰公實愛我而公方直心而言直道而動若春霆隆然非有囑囑呢呢悅可人之譽而幽荄發蟄戶作又若嘉條欣榮羣動和鬯而春未嘗私焉稽山舊邑其形色氣象絶然若改而新痿肢爲撟破棟爲華百廢具興而民罔知其故至收緩散不屬之人情俾之踊躍歌舞一旦知其上之可親可尊動乎腎腸徵乎眉睫而不知其所以其詩所謂父母孔邇易所謂使民不倦者與公既久於外思毋

夫人移書求歸養出居僧舍扃而卧民數十百輩
環跪請還不得毀垣入掖公於牀擁以歸既內召
少留武林士民相率涉江尾行者日數百人戶此
皆前政所未聞也蓋公於稽不獨易其膚革而俾
化其神情此果貌仁淺愛旦夕而取者哉夫子路至蒲大夫子
甫至而稱善者三黃霸治潁川某所木某亭猪子
米鹽碎務罔不周識如人身然神幹強攝理容雖
毛孔爪甲間氣拂拂常欲浮舉者其清揚晬澤映
射於百步之外人固望而識之矣會稽雖小入其
廛者指祠而名蹟斯炳采其風者順塗而謠詠斯
聞然則在在蔽芾之區而人人樂職之頌也豈三
祠之足云

崇圓寺碑記 代平倩作

希有世尊醫王療世哀憫衆生没在病惱猶如小
兒病患所起因傷乳生食消病除方藥匪異諸迷
妄人緣愛生病於身命財三虛妄中生堅固取佛
慈憫故念欲救療當令生捨捨諸資財財之衛身
如賊徒衆衛其王主徒卒散遣賊主自孤於非久

時旋受夷滅財執滅已身見自祛又如病人標症
雖輕要當先解而諸愚痴溺沒財利蹈險走危不
顧身命以是思惟貪貨營身貪劇本忘身愛俄失
顛倒迷謬互爲重輕二貪相成有何先後故諸施
法財施最先有大賈人善巧籌計多出貲寶散滿
聚落而此賈人非爲虐棄愈散愈饒智者亦然自
捨命終當隨謝其未謝間衣飾飲噉所需至少
乏恩豪富珠鬘寶衣金玉圍繞然於血肉堅軟無
倫簡有非類而相媚惚諦思情妄在兩眼眸而此
眸子細如黍豆妄從何生如是審觀貲寶何益身
命殂謝慳業自縈如人守錢不善營貸子亡母耗
本折餓死智者思念是諸貲寶深有功德是爲舟
航濟渡險難是爲刀劒護諸國土而愚無識操弄
失度以自屠滅名可哀憫當及饒足身強健時造
諸福利三世諸佛恩德甚深塔廟所在則爲佛在
恭敬嚴飾第一敬田及諸貧窮亦作佛想持此功
德廻向菩提不希人天有漏果報清苑下邑安肅
之墟有石如來神通說法不可思議其名崇圓顯

達之寺歲久漫風雨所摧有大檀越姓某名某現富貴身修清淨業常以資財營作佛事化其地敗爲帝釋宮亦具神通不思議用爲頌曰稽首不動尊無去來住法恒沙十萬界佛身常充滿大慈憫衆生故示往來相衆生識迷倒以動爲身心於有情無情故作法分別有情非木石木石非有情以是妄思惟心境相乖角我聞維衛佛與迦葉尊佛示現於東吳石非浮梗倫水不任浮石汎海而自至其事乃希有崇圓寺石像來自雄武鄉飛空若棗葉希有亦復然地礙風性空水冷火炎熱四緣無自性亦無和合性云胡一身中風水二輪轉鼓動地堅礙而有行動相四大寞無覺木石何以異動相從何生希有亦復然佛紫磨金色八十種好身衆生聞說法令顛倒心目石如來善說動不動平等如是妙法音聞者生淨信甚於金口宣大力大慈悲神妙絕思議願加被來世共聞常住法

慈慧寺碑記

京師道法所在尤釋子荷包長道者必至焉精藍
鉅剎偏都城內外四事之奉以主四方來
遊者宜有餘地而客僧至至靡所弛擔簦衣食長
子孫以爲固然其從來久矣當佛法盛時鳴揵聲
鼓龍象角立爲椰林者所在而是學者飽於參叩
莖藘粒米大作佛事斤語揚搉聞者皆曰某家子
孫固在雲耳高曾血胤相屬皆可圖譜迨其衰也
以京都繁庶塔廟崇麗檀施供養之饒而祠子至
無以食以謀道況其他乎古嗣法今世賢夫非均
之謂子孫與何公私盛衰之憂絕吾聞京師棲受
飯僧之所惟千佛寺千佛者偏融大師所居也於
茲有慈慧刱而成之者曰愚菴法師法師蜀之某
縣人幼從父出家剃染受法於某山某師慧業該
洽尸羅精整始弘法大乘也卻金幣如干不受曰
吾以奉塵刹衆生上報十方佛其何敢私已衆爲
菴於某處有屋數楹師慨然曰令吾有片瓦覆頂
者當以奉塵刹衆生上供十方僧不待囊橐不畜
徒手終靡私焉於是道價翔義聲嗇自至尊上洎

慈聖皇太后下詔貴璫外訖於朝士賜賚供獻不
表景來不呼響集金地既拓寶構俄湧終始八年
而殿宇門廡寮舍庖湢梯林所宜有者靡不具備
像設經藏嚴飾精麗加焉堂之名六時飯禮清衆
棲集誦習以華嚴法華止游錫以旦過瞻病送亡
以延壽咸摹古制補今闕失凡寺屋與下院之在
黃村者楹八十有奇疏粟之地畦三千有二百畝
五百於是雲來之衆遊京都者始有所投足安居
靜慮聞法思修以滋長其道業而無饑飢疾患孤
露旅泊之憂法師介然一軀飲水啜蔬其中顧若
客寄然於戲斯可謂爲法忘已者已大雄氏之道
吾無能名蓋所云至人無已而已萬物與儒者大
公之旨庶幾近似而世廼言釋氏道私夫與物爲
已者命之曰公且無當而私云乎哉常住之律體
局用偏其宏則十方四衆爲一室而其纖也鍼芥
之犯如丘山然推公而禁私即世教宜不逮是也
諸寺于檀者皆有專專故僧長子孫於是而施者
家若族姓子弟常起而毀之報私也以爭物理固

爾茲寺也　聖母洪慈　天子神道之教集衆信
畢力而成焉以法爲界以道爲世以世主妙嚴爲
金湯守以十方四衆堅以大行之山大願之海沙
界有壞是固歸然而存矣捐資經始者中貴人王
君効李君朝王君秩張君忠李君棟張君惠張君
安莫君朝凡如干人買田圃之需出黃都督集許
兵備某黃侍郎某楊儒士某與余友前宮庶公安
袁伯修某今南充黃平倩某而平倩與愚菴法師
爲鄉人特善所施貲力爲多寺故有碑前禮部尚
書李公某撰其記黃村下院永福菴者余友左侍
御某塔往生蜘蛛紀厥事與紀新并者平倩也

會稽縣常平倉碑記

常平倉議發於浙江大參政張公既奉　詔亘檄
所部諸州縣作無後是歲丙申五月會稽尹羅公
以新倉報成倉處五雲鋪右故河泊所地西望郭
前瀕大河舸艦擔趨人力所輳官易監察而民便
於出納厥地最宜土木傭力之值銀二百八十四
兩零傭者食穀百有六石成屋大小十九間袤石

墻六十六丈費最省倉之製正廳三間前擴之爲
捲篷延稱焉稱焉後引一室爲更衣所兩耳曰社學間
稱焉學旁兩小房街之東西翼爲廒房皆連七楹
受粟度可八千餘石廳左房三楹曰土地祠右方
者間稱焉前爲大門踞逵度逵瞰水楹者五特修
廣壯麗爲官廳門之兩隅各旁引八室列肆者倣
於官而居焉夫會稽浙東首郡而五雲會稽東門
大道也曩者歲首立春日郡太守率僚屬延勾芒
東郊道從無所止舖中舖滓陋屐焉相蹈並

濱民居喧穢省憲大官弭楫無地吏民迎送咎譏威儀
弗飭二者皆大郡之辱沿不可改倉建而三利併焉閎
其內可以萃冠蓋魏其外可以憩使舟跼拜有度將迎
有體肅官常敬民事倉云乎哉以故厥規制最鉅備仲
春始僦工踰兩月而考若地涌天營歟然就積民美輪
奐不聞役作厥成最速公猶曰後之人其或隳吾緒而
忘作者之艱爲買田若干畝取田之入與居肆者僦錢
爲修葺費是倉也庶幾可以常新厥謀又若斯之永也
陶子曰官帑之詘甚矣倉者以爲藏也官未憂所藏而

先已憚於爲藏者爲藏者詘矣而何有於藏者哉雖然
贏詘非常數能者常有餘拙者常不足公是舉也有
餘其力以獲有二善又餘其謀以貽後之人可謂眞有
餘矣眞餘者詘不能詘非大過人之才力烏能辦乎夫
常平之法自漢訖於唐宋往往官出緡錢爲糴本至明
改爲預備凡納粟賜爵與椽史免試罪人贖辜皆委輸
於倉雖不置糴本而所積固已充羨取羨焉則一預備而
可矣厥後四方之積歛而內輸荒政所需徒取給紙贖
比量分數嚴罰隨之長吏黽勉及程猶患不逮卽一預備
猶難焉然預備之法放而無所息出多不返積雖
豐而易匱常平者反之息之苟有善者可以漸豐
爲法較善獨今日事勢稍艱耳官不能具糴本一
難也未下勸率之令而先遠抑勒之嫌二難也力
殫於預備而緒爲常平三難也故非有大過人之
才力無以善其事今新倉所儲既漸以贏矣民皆
知我侯用心之苦而莫測其妙令繼者復如侯日
滋月息是倉其庶幾哉昔朱元晦之議社倉也說
者多持異論郡邑皆空文相枝梧獨會稽山陰力

行之而民受賜甚渥由此言之法無難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信矣哉侯名某字某江西新建人是役也主持於上則參政吳公大守劉公管糧通判吳公受任督工則縣丞陳君紹文協謀贊力則主簿陳君其章典史陸君可繼並書於石以詔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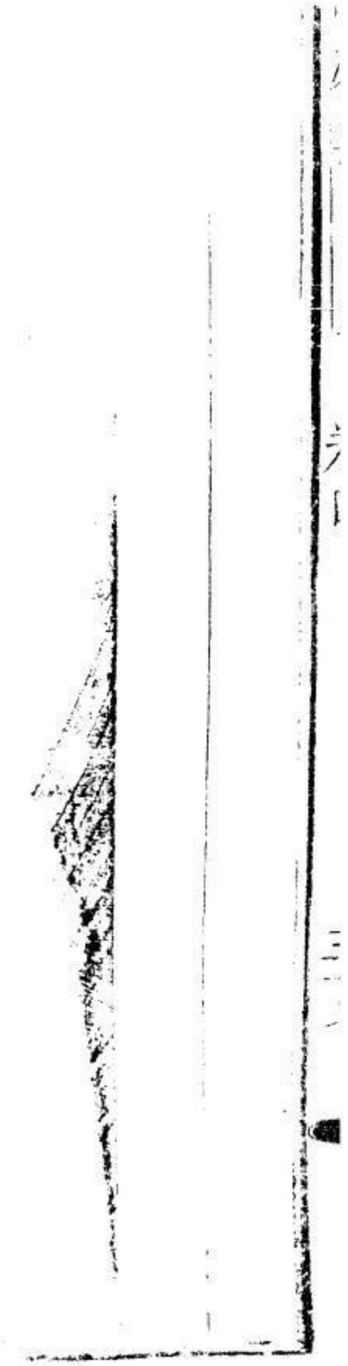
歇菴記

酣中閣之前隙地從丈許繚垣爲門庭之東西各覆土壇焉謀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列植之溉之失節復稿遂爲空壇矣閣下左偏一室曰歇庵奉親之暇退輒憩息故稱菴曰歇也噫士君子所驚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余之羸憊迂愚即有志甚強而才與力交繫之每自惟不足於物無益世用以爲嗟悼然蹇蹄願息弱翰念棲栖息之後仰視駿馳鵬徙覆以爲

勞矣蓋人情窮則反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
予幸也無聾盲之苦無飢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
如人而又過焉而營營不知止非惑也與庵中二
榻一几蕉團一儒釋書數卷讀書宴坐視其勤懶
寢處于于然甚樂也嗟乎向使予不幸力豐而氣
盛材贍而智長亦且追逐其嗜好竭蹶奔奏於物
役之不暇何暇去而從事於寂寥枯淡之道哉雖
然有營一也安知余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去彼
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爲有是非焉得失
焉惑不滋厚也與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
勤之所以息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眞所謂惰者
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廢然而
止息者矣名菴所以志也

歇菴集卷之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敬菴集卷之五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眞如齋校梓

論

靜致遠論 館課

天下固有事哉曰無生之足矣事難成乎哉曰無敗之足矣凡事生於動而敗於動故天下之制事者有三上材事而無事中材事而有事最下生之敗之故專靜焉上也愼動次也下乃喜動夫以喜動爲動者則必滯於動也宋人有適燕者其一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欲至速徒步竭蹶絕筋而走百里而罷其一人乘車服駿懼其不疾也叱咤不休鞭箠屢用數舍而敗子期造父則不然其說曰馬體調於車人心調於馬安坐執組而致千里矣天下之公患者勢本約而意太繁境本常而情好變機本伏而慮橫起我之成心爲事奥主是謂事在情中故以繁馭約約化而繁因變紊常遂爲變心以生事事益生心及其潰然旁出儻然宰起盪神怖鬼左枝右梧口噤不給言目眩不給視反以我之耗氣爲事僕僕是謂情在事中此非好動之過耶夫天下之事處其外則大擾其上則尊無我以游其間則逸辨曲直者其無曲直者也審是非者其無是非者也令吾之情與事相和相敵偕出偕入遞勝遞負其不足以制事也亦明矣君子之所謂寧靜者非好靜也誠處於事外而據於物上也上視下者明大治小者順烏往而不暇奚爲而不得哉且世之言靜者曰無動故能動耳此不然論也君子之心常靜常動者不可兩分之說也水終日流而不害靜

石感而聲風感而波山湧人立其靜未改斷溝瀦澤風之亦波道尋之遂注其動未改將奚以分動靜哉吾所病於好動者非謂其不能靜而哀其終不可動也如禽鹿狂走於機辟蹄係足械掉其尾而已故知動靜一者足以發明致遠之義

成已成物論 館課

君子之道固相待乎哉物相待者如積壤爲山山盈則壤虛刻材制器器完則樸散以毀相成而利相盜故或毀彼成此毀此成彼無兩利而兼成者凡天下之巧會假合而非自然者皆是也君子之道固相待乎哉且人之生耳目清矣手足利矣雖有孩幼不關所以持行雖有肓聾不失所以視聽我由是也彼由是也不丐不施而兆庶同富自然而已成耳故曰誠者自成而道自道我非緣物物不待我我能含物物亦含我而世謂聖人獨能曲成萬物者非聖人能成物而能識我也性之在人如水注于觚而日月之耀于室匪同匪異聖人納消滴而吸江海覩分寸而挾日月獨覽於杳眇而

天地萬物止其所矣夫一毳之量一室之智衆人之所守也故有分別傾奪爭鬬紛籍之變迷其一成而據其兩閒保形以爲郛設械而守之物相物而我自我者皆是也修士知欲成已矣參士知欲成物矣其爲已也因以絕物其爲人也因以捐已世儒並矯而兩存之稱衡其間而爲之序意以已須先成而物以次及不識當離物時以何爲已已未及成物奚不壞夫勤者不能加功于至足而仁者不能爲惠于至公非顯顯而求補憂渾沌之不

蓋日以意識爲之懸疣其始未察之故與蓋斯道之離爲有物我若無物我即成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伊尹之所爲成已成物者亦覺之而已矣

夜氣浩然之氣論　館課

古聖賢心性之說多矣其以氣並心志而言如所謂浩然之氣平旦之氣者說自孟氏始愚以爲志之有氣猶性之有才志運用即爲氣性顯設即爲才實無二也惟其無二則先後分合無言而不可

愚遂得殫言之先志之謂氣即志之謂氣佐志之
謂氣蓋無之而非然者氣也百彙未啓一氣耳而
百彙生百慮未作一氣耳而旁礴而無形
淚滓而無之聰明呈焉圖維出焉故曰先志之謂
氣也漠然無形無形而形焉之謂良心沌然無之
無之而之焉之謂正志以有覺名心而覺即氣
以有發名志而發即氣故曰合志之謂氣也氣也
者虛而待者也志也者實而赴者也虛生實而聽
於實淳乎泱泱隨其所之故曰佐志之謂氣也

一故可以先志而爲志之毋又或後而以爲帥焉
惟一故志合氣而得其宅氣又合志而鼓其行焉
孟子之所云至次者非有軒輊楹楹其間而謂之
次也以言其合而俱行焉俱止焉若春秋所書師
次於成之次也夫志之爲用也有邪有正而氣亦
有浩然之正氣有紛擾之客氣吾體與天地一也
充于體則塞於天地矣噓吸吞吐視聽持行一氣
充之何少何欠而獨疑于塞天地者志害之也天
地者無思無爲者也其非智故營度有思有爲者

所能充塞亦已明甚而氣也者思爲所未及故布
濩漫衍之而有餘人之志出於一竅而入竅已虛
處於一官而五官頓廢形猶人耳而癃痺偏枯氣
已不能偏屬其不足於塞天地何怪耶然則莊周
之言吳莫憎於志者非甚謬也善養氣者不參以
志善養志者不參以氣養氣者所云直養之謂也
直者順而達之自盛自大有成心參焉匪直也養
志者所云持之謂也持者挹而斂之彌冲彌泊有
浮氣參焉匪持也專志與專氣非必其相勝者也
其專於正耶氣壹猶善矣其專於邪耶志壹愈不
善矣氣壹動志者殆吾所指紛擾之氣而非正氣
然正氣與紛擾之氣又非有二譬如水然洪洞太
空而浮厚土其浩然也或扞或決暴怒奔激漂屋
沒牛馬亦猶是水彼勇於嗜慾而銳於攻取靳然
而起洸然而恣固其所爲浩然者也使非有是浩
然亦不能靳然洸然若此其勇且銳也智者即渾
濁而識水之體於紛擾而觀氣之元懵者不知焉
雖然水之濁而湜湜其沚抑可見矣夜氣者沚之

湜湜者也搆暫解而勇銳者稍怠于是無撓之而遽直無暴之而遽平而浩然者非特不甚遠於人而遂與天地相似嘻何其易哉幾希二者非始復幾希而不可得矣噫志可持也而患於多岐故引而令求之于合漠之氣氣又驕憤濁亂而盡泄於日晝則指其暫寧而遽還者曰曷不于平旦觀之嗚呼何孟氏之惓惓也

黃石公秘法論

館課

昔者戰國尚兵謀而孟子告齊梁推言仁人無敵趙孝成王言兵荀況亦稱三晉之技擊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後世儒者多因以爲談而兵家之術幾絀東萊呂氏曰黃石公秘法尚在人間不過仁而已雖湯武之得天下亦不外此蓋宗其說也予嘗誦書及詩有疑於商周之事謬於世儒所稱者數端足以明兵法奇秘王者所不廢似不專恃德勝也仁者非富天下則非惡其害已而動信矣然仲虺言建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粃

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若曰德相形而勢相軋我不得不動耳崇侯之濟紂惡誅晚矣其不以諸乎此可疑者一也文王至德也而武王稱之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其泰誓亦曰同力度德將德可彔小而或難於大何力同而後度德乎夫德有弗懷力碎焉力有弗敵謀勝焉而曰仁義之師不事詐力此可疑者一也仁之所以易興者民樂從也暴之所以易覆者民樂離也湯之於民何如哉而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夏正夏罪其如台夫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而曉曉焉穡事良懟豈履危蹈死卽湯亦不能得之亳民耶天下之毒紂甚矣然君之而弗敢離焉武王始明諭之曰獨夫受乃汝世讎予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蓋斷其惑而激之憤不然幾渙矣民於仁也有懷而不樂于動于暴也有怨而不敢於離以不樂動攻不敢離而無術焉以必勝此可疑者三也借令湯武之民皆樂鬬皆忘死不賞而勇無誅而奮而曰予大賚汝孥戮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何聖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不能信其民如此又何暫說也金版六弢之書尚父實師武王今所傳儒者以爲僞撰其書眞僞易辨然謂太公非兵家流不可也借令無他術周之仁人多矣安皆可使師率而膺揚肆伐獨以頌師尚父哉此可疑者四也蓋仁人者嘗欲生人生人而慮人之殺人則兵之是以殺人之具生人不得其術而以自賊無異於救焚而入於火故斬伐覆絕者仁而奇幻恍惚者正古之聖人其用師非與末世權術之士殊也顧所由以用師者異耳儒者知湯武之多助商周之易興而不知其克敵締基若斯之難遂謂兵法爲不足用不亦疎哉漢高帝稱運籌決勝吾不如子房而其所受黃石公書即太公兵法黃石公固非有他異書可秘也子房所以輔高帝破秦滅項者亦豈盡合世儒仁義之說乎善哉霍去病之言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以此言黃石公秘法在人間其猶愈矣

越有三仁論 少試

昔者越王句踐之困於會稽也有臣三人曰范蠡
泄庸大夫種凡越之得免于吳與後之反吳而爲
越大抵皆三臣之功云而論者遂曰越有三仁夫
三子之非仁亦易辨矣無論挾權倖功處汙乘利
無所當於正誼明道之指即其所謂功第亦功於
越且固未能比逐戎而南扼楚中連與國上尊天
子如管夷吾相齊之萬一也夫子于管氏仁其事
不許其心若三子者其事其心俱無當也故曰三
子之不得爲仁易辨也易王固非識仁者奚惟焉

顯然吾所難於三子者則以其功越之難也夫越
固吳深讐也而夫差以蓄怨積忿之意敗越而樓
之山中豈厭食之哉當其時越計固無出行成者
然親推刃於其父而欲求臣於子世有之乎而種
蠡輩卒中諮以賂以稱吳王之怨毒而間干脊之
忠計此其妙于用一矣及其以僕妾入吳也吳蓋
置越君臣於股掌間左殤宮而右鬼中朝夕惟所
欲逞而卒能全其君于困頓湔沛之餘以返國此
其妙於用二矣夫越之民皆摧北不振喪敗之遺

孤而瘡痍之備悴也內失其君而外疲于奔命人
[illegible]有固志者而二三大夫卒能鎮撫之聯渙爲萃
轉殆爲強此其妙于用三矣節事定傾其計謀治
內治外其職專主憂臣辱其志確生聚教訓其力
徐進讒用賂其術婉用能參差浮沓扶越治吳拓
少康之疆宇與中夏之盟會此亦忠臣之上略而
傑士之芳烈也豈不盛哉夫三子之功雖非夷吾
比然夷吾以全齊之力宰割海內非有甲楯五千
之弱也桓公已入定齊下有高鮑之治邊徼不聳
非有強吳吞噬之悚也內政既修然後挾天子而
行之扶義易服用強易逞因暇易暴是故論大小
則仲功大而三子之功小論難易則仲功難而三
子之功尤難嗚呼三子者雖非仁人始亦智士如
其功也卽不得稱仁天下將不得爲越仁人邪雖
然泄庸固非種蠡比也長頸烏喙之雄難與共安
樂而尚貪其成功沒於利祿徘徊眷戀而不能去
以死種不亦愚哉至於扁舟五湖三徙遁跡其庶
幾仁人明哲保身之義矣請以終董子之義

原學　館課

君子之學大學也不知學者不能見大不見大而溺於其小則學病今天下之病吾學者有五而異端不與也所謂五者殉小利飾小謹競小節矜小聞鶩小辨殉利者庸衆人也而修士非之聯隃塗飾過以苛細自苦言不敢先人行不敢戾俗卒身以此爲學世亦從而稱之曰賢良長者也其精意適足以周人之耳目而止節士聞而非之伸眉驤首黔刻而摩當世言先人行離俗卒身以此爲學當世亦爰有譽雖然氣盛而德衰矣聞士以學古多謂爲當以華言荃辭爲不朽笑簡約而薄名理亦力學而不倦辨士非之曰此夫喪志溺心務華而絕根者也于是言則稱先師論則附倫序聽其說或然考其行實悖適足以譁衆而熒吾道此五者今天下之所謂學哉故曰小利敗名小謹賊德小節破義小聞滅質小辨亂真小者並馳於世則大學病矣而異端不與焉今所名之以異端者二氏也所以訾二氏者絕欲去智恬淡寂滅也而世

則多嗜好矣設智故矣競華艷矣其爲二氏者固鮮也就有之癸害於世曰有一焉將驅斯人而從之也夫率率多欲好械之徒而貢之以絶嗜好去智故語馳逐華艷者而曰恬淡寂滅也是猶舉食者而茹之蔡霍廣闥者而居之林越也又必不能矣昌黎氏原道也嘵嘵然而與二氏辨其所謂迂者固非道而其所謂二氏又非二氏也醫者不治譫迷中風而徒咎吐吸導引之無益不亦迂遠濶事理哉然則學者奈何聞之曰學也者覺也覺而後能見大富人穿壤藏金錮其上子不知也曰憒憒而夏貧相室者以告索得之遂以富擅其里向固不知其措身墊足之靡非財也而憒憒然曾是憂也故心本備足而謬謂虧欠也本明瑩而謬謂汙染也本旁皇四達而謬謂閡隔也皆是類也有聖人焉起而命之曰先覺爲之啓其錮發其藏而後憬然悟曰吾故完也故淨也故廣也天地固與我爲體而萬物與我爲一矣爲聖凡爲古今爲物我爲同異而我大矣故學也者非益其本無而識其本有

者也九學公而欲私虛而欲實學則通天下通天
下者固不以天下先已其非譽利鈍窮通巧拙毫
末不得入其舍惟以成已而已斯不亦至公而私
哉善可舍已仁不讓師納區宇而不寃包千聖而
不怍斯不亦至虛而實哉夫子曰古之學者爲已
可謂善用私顏淵曰舜何人也有爲亦若是可謂
善用實夫人情未有不自急其私而自足于其實
者也庭宇不糞除而儘人于田藏金千鎰而乞于
市世所謂迷罔人矣誠無迷罔則覺覺則見大吁
學矣學詎有他事哉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館課

天有變異乎曰無異也然則曷爲有水旱曰天之
道通必亢豐必儉如溫之必寒涼之必燠也曷異
焉甚燠盛寒之侵暴人也有期人因而常之大浸
大旱勢必復而期無豫則異焉聖人審數之常而
度時之變知變之爲常虞豈於通救儉於豐若儲
裘箑俟寒燠患至無害故聖人者不能勝天而無
勝於天先爲其不可勝者耳水竟而旱湧此以爲

數之常也常故不爲暴增而不爲聖損亡國之君多災者非多災備無具而民弗堪也一同之地一邑之氓歲惡而窶者獨餓死大非樂窶者凶之亦明矣朱頓無凶年乞夫無樂歲固殊哉因以聖世必穰而亂季多災此不通之說也見聖世之穰者災不能害故也見亂季之災者穰未能利故也聖世固多災而亂季固多穰漆九年旱七年始見於冊故知堯湯之多災也漆九年始洛旱七年始禱故知災而不能害也夫災與祥不在天在民所感一雲日風物耳以樂心感者雲增爛而日增輝風拂之加暢物遘之加勝故處盛世而卿雲甘露瑞草奇木般般之獸翯翯之鳥廣載於圖牒其他胏胸側匿震崩愆伏之狀非盡消弭也蓋略而不紀民知其適然而不足異也故日月食於交會山陵崩於朽壤非異也國無其政以懼心感焉遂驚悼悲歎而指爲怪事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是以樂國之民胏不圄水旱非能無水旱樂國之民恬不畏怪異非能無怪

異而後世以謂一德可弭逆一言可亟回必奪成數而勝之其不得亦明矣然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者何說也曰聲音之極也以類召焉昔者師曠奏清角玄鶴翔垝巴鼓瑟游魚出德徵乎哉是獘舉其職而舜不與也如其德則有苗之民不宜後百獸而舞以來儀瑞舜者不得其故而稱之之詞也蓋天有常運聖有常政天職往復聖職生育往之復之聖如何哉生之育之天如何哉故言天勝人與人勝天似之而未盡天與聖各執其常矣勝

矣不勝耶嗚呼洪水方割下民其咨堯咨之耳其時棲者窟者擊壤攀巢式歌以嬉又何咨焉天之不能勝堯果矣地平天成萬世賴之堯豈直勝一時之天已也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堯之謂也志勝氣者什而九人勝天者什而九此張子厚所謂氣志天人交勝者乎

經正則庶民興矣卯應天程式

君子之待異端也在審其勢之難易而修其救之

之術人心之趨於異若水之決也修防可以止微
澇辨言可以糾顯慝苟其汜溢之甚依托之工而
吾所以爲禦者將不足恃則當循其本以求之本
也者何也性也惟性則常治水者率以性之必趨
而聽其害之自爲衰止則治天之流固可以不終
月而涸善治人者軌之以所自正牖之以所自明
至於眞心奮僞習衰而邪正之辨瞭然在人心而
不惑蓋常卞常善者性固然也夫常之勝非常也
久矣循本得常君子所以張大義已大惑之要術

也昔者孟子著書明道闢異統眞於上下篇之終
皆致意焉其於楊墨直辨之而已不給則引天下
共距之而已苟以爲辨之而力則言語之末固足
以收救寧盪滌之功故於師攻討之兵也於療湯
熨鍼砭之法也至鄉原則置勿復辨直曰反經耳
於師則守而弗攻於療則姑養其正氣而弗藥此
何說蓋天下之大患二有翹然之患有靡然之
患楊墨之道令人勤苦刻厲曠宕高舉其說足以
鼓衆惑世以成其偏而惟其偏而不舉則固有遠

於人情而不諧於世議者矣故爲之者久則逃逃則歸夫鄉原固所托爲中庸之學也狎於俗甘於情爲之者久則彌假假則彌安楊墨氏持其獨是必以犯天下之共非而鄉原則藏於天下之無可非以成其獨是夫非刺之所及者正論得而匡之徵言得而折之苟其匿於無非與刺也而又誰與辨哉草木之拆於土也皆取怒生之氣以爲萌芽使至於敗爛則天地固無以施其仁士習之靡然不振蠱壞之象也故君子思以啓興之興之而不得其術則人固不可馳驟而使頓蹶而令吾從計惟動之以油然不容已之機而後可以奪其靡然弛壞之習故振民育德反之於所同然之性性也者恒心也常道也仁義禮知民秉之爲彝日用飲食民由之爲質是之謂大經天下固莫有善於性而可欲於善者也人情之追欲也訢訢穰穰無戒而自趨無約而自固於道則不然旁溢焉以求異退次焉以求安若有所大苦而不肯從入者多矣此非民俗之陋而司教者之責也先王之立教也

陳之藝極章之軌物叙之彝倫播之經曲以閑其
邪思作其惰氣而未已也又爲之操縵博依誦絃
之節象勺之舞自成童時而肄之至終身弗去蓋
其爲教三而詩與樂居二焉由今以觀若以爲迂
緩弗亟之務而不知先王所以爲此者凡以動其
油然之衷令見可欲而嗜進於善耳故曰一年而
視離經辨志辨志者興詩之始也興則樂樂則生
至蹈之舞之而不自知則成焉自其興詩之時既
已離經而弗畔故卒也馴至於大成而弗勞蓋有

吾性之經而後有詩禮樂之經詩禮樂者聖人所
以振育天下以反其性之善物也孔子蓋退而修
明之當是時吾黨狂簡之士皆超然有嗜於中而
嘗寤然有慕於古殆所謂見可欲之善人歟善之
具於性而無由反也若積蘇之未燎也及其既燎
則勢必不可復遏故命之曰進取進取者興之象
也堯舜之道堂皇也通塗於性善而發軔於欲善
欲則興興則進進取則可幾而入所惡於鄉原者
爲其安而弗進也弗進則終身焉而不可入於堯

舜之道故比爲盜賊名爲邪慝以嚴誅之吾嘗跡而論焉鄉原所爲忠信廉潔足以招衆好杜羣非則其行似高而操似峻雖未可語於嘐嘐之狂而亦甚類乎不爲之狷夫盜賊凶德也邪慝醜名也舉而加諸鄉人皆好之士不已甚乎及微考其雅鄭之殊而深辨於朱紫之似其所存者固大異矣人性之善也生而直故不欺生而淨故不涅凡忠信廉潔皆人生而本有者也狷者知性其不爲不善也欲在已鄉原不知性其爲善也欲在外夫苟

外而譽之舉貫徹古今之大用供媚世之短圖合同賢聖之眞符爲潔盜名之細具其行似高其術殫下其節似峻其情愈柔故命之曰閹然蓋以斯人者婦寺耳而天下方靡然應之遂至蠱壞而莫振則謂之賊德也固宜昔孟子稱堯舜則道性善標神聖則首善人性也者經之說也善也者正之說也欲善也者典之說也性同而術異善同而習異堯舜無以殊於庶民庶民皆可爲堯舜則同衆皆悅之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異統異莫若同

救異莫若常此君子所以亟反經也雖然同可以
治異而不可以治同常可以救異而不可以救常
聖人曰同鄉原亦曰合鄉原亦曰合聖
人曰中庸鄉原亦曰中庸我同其源彼同其流我
合其同然之心彼合其靡然汙壞之俗夫既同矣
同所不能治也既常矣常所不能救也故莫若反
經而俾民各喻於所大常大同大明出而小明熄
矣大常大同者與而小常小同者隱矣此又聖賢
拳拳之意也蓋同異所不可詰而真僞能辨之君
子而誠欲混異致同肩世道之責退而求諸性焉
而可已

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乙未會試程式

聖人之道率其性之自然中而已矣中也者常道
也天下萬世人人皆有常道而聖人亦何以相傳
爲哉道之傳凡以爲賢智者設也賢者智者世所
謂非常之人而往往思以非常之見行非常之道
而不知聖人率性之中體道之常未常異也好異
而違其自然非道也豈惟不可以近道且誤天下

而入於非道聖人欲以常道覺天下萬世而權有非常者害之是故聖聖相續心心相領要以衛吾常而不使爲非常者所亂此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而予思所爲作中庸也夫唐虞而上蓋未聞道之名非無道也人人而道也又非人人能爲道道固在人而未有以害之者其民侗乎不識不知而未有驁然自賢自智之意以不有故不離無斁之而常明也無壅之而常行也時至唐虞言則巧矣恭則恭矣圮族者譯於朝鄙棄瓢洗耳之朋奮於野皆矯爲殊絕以自出於嬉遊耕鑿之民而天下於不能相忘於道則堯舜所大憂也堯舜憂之而身所爲者則禪授之事其迹類於輕天下而與棄瓢洗耳者同瑰奇之稱天下無乃眩而不察以日駭於奇而道滋晦則其憂益甚故大聖相授大寶相傳方天下注目屬耳之時特揭吾至易至簡之道而名之曰中若曰道止是耳即以之治天下而可矣爲天下不知道之即心也故曰道心爲天下不知道心之妙而迹求之也故曰惟微道心者中也

彼出乎私智離乎天真過中而失正者皆人心也
中則安非中故危由此言之道固簡而事道固易
矣今天下得吾說而憬然悟也爽然聖人以人所共由
而復行乎是二聖人之意也然悟也幾翳而復明矐
者名道而後世遂以爲堯舜之道以人所同受於
天地者名中而後世遂以爲堯舜之中夫既舉中
道而歸之堯舜則堯舜處其有而已當其無於是
以衆人望聖人不能無駭矣以衆人學聖人之道
不能無難矣蓋自天子沒而微言絕索隱行怪之
士無忌憚之小人幽渺以爲無倪狂岩以爲不濟
皆挾其好異亂常之資竊中以自肆而中道復晦
於世則又子思之憂也於是不得已起而爲之解
曰夫堯舜相傳所爲中者何謂哉不過庸而已庸
者自然而常然大同而無異者聖人盡之衆人由
之初非有增減於其間者也吾求之於性而天實
命之矣求之於道而已實率之矣位與育至遠也
而中和則邇恭與贊至博也而盡性則約刑百辟
平天下至彪炳也而闇然則淡經者九重者三至

繁鉅也而一則精人人道也故夫婦而與聖人之知能物物道也故鳶魚而察天地之上下譬則日月自明江河自行吾直無駭之而行矣而奈何賢智者之過求也賢智之士其慕爲聖人也必甚甚慕聖人則薄常人也亦必甚而不知舍常道以爲聖人是必不至之術也非獨不至而已既薄常人厭常道必且銳爲名而勇爲異舍四通八達之途而自馳於蓬藋棘荊之境言行本庸而巧立奇詭道德本達而強生徑竇登高

引臂以相招號令後之豪傑者詭惑竝趨以至溺性鑿命而不自知也此其初亦常有意於堯舜孔子之中而乃離庸以爲中以爲道亦有意於堯舜孔子之道而乃離中以爲道非率其自然而道非道其常道遂以爲中道蠹可怪也歟若夫愚者雖不及知矣然而與知不肖者雖不及行矣然而與能其與知與能也而道在即其不及知不及能也而道猶在何也愚不肖者不能明道行道而道固明且行彼蓋未嘗翳而壅之也然則聖賢爲吾道慮所

以在彼而不在此亦可知已昔者孔子之在當年門弟子不能知也天不可升日月不可追而躡而子貢至以夫子爲日月爲天夫子無如何也故曰吾無隱乎爾以爲天不必升而無適非天日月不必追而躡而舉目皆日月耳夫以夫子之聖與子貢之賢周旋一堂之上而不能解於無言有隱之疑蓋不悟夫子之本無異於人與已之本不異於夫子如同戴一天而其一日月也況其他乎甚哉人之好異而果於離道也此子思所深憂而中庸不可以無作也雖然愚不肖何顧世之可與任道者終賢知豪傑士猶之江河以汎決爲害而灌溉負載之功惡可少哉使豪傑之士一旦釋其好異之行而反於常道斯道之負荷必力矣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噫世無害道者聖人固無憂乃世無任道者安得不憂夫使賢智之士無害道而任道又聖人意也故曰道之傳此爲賢智者設也

大器猶規矩準繩館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器也者以受爲用者也凡物有所受則必有所窮斗廋受粟筐圭受水適於量而止盆之以升勺則概必溢此以器小爲病者也夏后氏之鼎贏氏之鐘簋世所言至宏鉅者也然均以適於量則有時而亦窮窮必溢夫窮而至於溢則鍾鼎與筐圭同爲小者耳蓋天下有器之器有不器之器不器者制器者也握尺寸之木引尋丈之絲以爲規矩準繩噫亦小矣而天下之爲斗廋爲筐圭大而夏之鼎秦之鍾簋者皆取則焉及其備物致用而所謂規矩準繩者又不與也蓋至極者衆物之式而至定者衆變之正彼用物而不用於物故億化而無方萬試而未始有窮夫子嘗曰惟君子可以大受也而論管仲則小其器夫匡天下合諸侯扶孱齊而伯之奉衰周而王之斯可以爲大受乎則管仲者固已優爲之矣而小之何居解者曰管子不勉其主至王乃稱伯故小之也夫子誠小之則不得復稱其仁稱其仁則固未嘗斷斷然明黜之曰爾伯也蓋管子大材也而亟於用其大譬之騏驥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千里不快志及於千里也而衰故管子幽囚勢縛不稱辱期以就功而顯名及於功立名附也而及玷塞門也夫期者必至受者必盈仲蓋優於受而短於盈惟亟用其大故小也古之聖賢修其道不必顯功功被天下而我不與周公是已以一宰臣南面負扆朝諸侯勢疑迹梦視及玷塞門矣著也而夫子於詩書著其烈其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嘻豈不博大閎渺深於道也哉夫道固運器者也道運器命之曰不器器成道命之曰大器久矣

表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講箴表 館課

伏以往哲垂文六籍啓傳心之奥　王人邁訓多聞維建事之圖況講幄之宏開實罷朝之鉅典敢因蒙誦竊附韋箴恭惟　○○○○道超三極化暢六幽寶籙新膺式舉臨雍之禮神珠在握不忘就學之功謙光夙洽於泰交當德允符於乾健故嘗首刱延義邇英之閣特寫尚書無逸之篇玉座晏清風回衿佩金華問對日永圖書是已掩漢烈

於石渠同軒皇之特室矣頃者西偏告病小醜阻
兵屬軍旅之未寧致簡編之暫廢殆謂飛書走檄
將非誦記之秋而緩頰談心不適撫髀之用坐令
作輟詎謂怠荒顧臣以人主之養心譬場師之種
樹雖有一隅之警僅如片葉之搖豈可忽秒末而
失本根病飄搖而忘灌溉已之不克敵焉是求鶴
列已嚴於麗譙虎旅徒翔於韅場昔有虞懋德苗
格舞干而姬后敷文崇降因壘念罔愆在師古而
有不貢則修言廟堂載戰勝之師樽俎寓折衝之
勢訓辭在　御握簡神於運籌至道參前束帶威
於擐甲勿謂弛張之異術遂訾章句爲迂維開
寶太平之時寢草昧經綸之始吳越尚興於卧側
故梓未寢於師中然猶時披九五之文　朝登隱
德日覽三篇之益院關崇文況茲燕燕之期可忘
新新之益臣章縫賤士佔畢庸流春鳥秋蟲抱微
音而欲吐酉岩巖壁庶遺緒之未亡幸遇清時遽
叨石職陸生語就非逢馬上之君賈誼才疎久愧
夜分之對循名而所居竊任校實而所說何書敢

匿狂言以招官謗伏願重道崇儒經文緯武山維
累土勿虧一簣之功海擅谷王無取細流之擇則
垂衣裳治受龍馬而凝圖執玉帛朝封狼胥而立
碣

策

第一問 癸卯應天程式

問萬彙尊天羣流讓海校功比德非所論於上
下之間也廼漢臣有言五帝其臣不及故親事
三王臣主皆賢故合謀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以
國其說似矣而又有言帝者師臣王者友臣霸
者賓臣夫師臣與其臣莫及也何二說之懸歟
姑舉霸強之主言之有謀事於朝羣臣莫遠而
喜者又有以爲深憂者抑何其用心之殊耶三

代以降師友之禮輟不復講一二近似者可數而知也其號爲最賢者莫若漢之高文廼於其臣自謂三不如又始謂過之後知不及夫以萬乘之尊而順焉爲臣下詘抑又何歟洪惟我皇上天授聖智駕軼前古　御曆滋久政理明習穆然　獨運於上羣臣廪廪懼不足以仰奉　任使所謂神聖莫及者卑於今日躬逢其盛矣廼論者猶願講於帝王稽衆舍已之學以成天地上行下濟之謙其指亦有當否昔姬公旦祝齊虎會對趙蓋莫弗之臣其言倨侮明君所虛受而無督過也況士逢　聖代何以諱爲其罄陳之

合併無外之謂大混同無耦之謂尊天下者君之天下也有高視天下之君則彼我之藩立而於勢也外矣羣臣者君之羣臣也有勝臣之主則長短之形成而於勢也耦矣夫人主方有所操焉以明尊大而究也反失其無耦無外之勢者何也是未明乎一體之道也天壤則有高卑海川則有巨細

納厚壤太虛之內而茹百川冥渤之中則合離同異之跡混焉難名而安置高卑巨細於其間哉嗚呼君臣之際何地也而可以過不及論歟陋哉鼂錯之言也曰五帝其臣不及故自親事三王臣主皆賢故合謀相輔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愚姑無論其言親政之非也而以其臣不及爲神聖是烏知聖哉昔者仲尼稱堯無名舜無爲矣材智之在人也若居積然苟銖兩以上皆有所營辦以見於外而其坐而無爲者必子然無所有於內無所有於內者天下之至愚至聖也聖不至不足以同愚聖而稍異於愚則如火之炎欲強以下就而必不可堯舜之在當時也民不以爲德而以爲何有不惟無名於下而且以求謗於下竊意專愚之俗猶未足仰窺聖人至讀典謨之文以觀禹皐伯益告舜之語其呼而詔之若弟子然而舜之起而受也卽先師不啻也禹之言曰無若丹朱傲既非倫矣且自譽其荒度之多勤昧泣之弗子直稱已以訓焉而不以爲侮向令爲舜者聰明材智有絕

毫焉未化於中而未忘於臣下則斯言也無繇而至矣當是時在廷之吏牧康衢之倪老山澤之遺逸靡弗臣也靡弗勝也靡師也而劉向謂堯師尹壽州文父舜師務成許由則陋矣古之至聖惟堯舜仲尼三聖人者皆無常師無常師者以言其無弗師也蓋惟無名而後能與衆人以名無爲而後能師衆人以爲如是則可以君可以天是以謂之曰神聖而顧以其臣弗及爲聖不亦悖哉郭隗曰五帝之與臣處也其名臣也實師也三王之與臣處也其名臣也實友也五霸之與臣處也其名臣也實賓也愚以爲能自得師之王與學焉後臣之霸其師臣同其屬國以聽也同特所師有廣陋而所以師者有舍已與不能盡舍之殊請以其喻明之帝之於臣股肱耳目也王則金礪也木繩也霸則削縫制割之工也而煎熬齊和之宰也股肱耳目一身耳金之待礪木之從繩猶二物然鎔礱揉斲之間其有大成之思乎若工宰取衣食而已其所就固已簡矣然其君之自視也皆引之爲壑

谷之卑而聽衆流之自委視其臺臣皆抗之爲崧
高巖石之尊而凜然如有所臨若是者非以敬臣
也敬臣所以敬社稷也非以尊臣也尊臣所以尊
功業也要以共推其禮下之誠而坐享夫得賢之
報則帝王覇均焉自秦而降尊卑峻而師傅賓友
之道廢不復講其一二近似者張良稱以三寸舌
爲帝師師之餘乎李泌客於唐肅入議國事出陪
輿輦友之餘乎漢文之前席於誼也武之正冠於
黯也唐玄之臨軒屬目於崇也賓之餘乎而高文
優矣高之恢大文之謙讓若鈍若遲蓋庶幾古帝
王之度於三傑則曰吾不如於誼則曰吾始謂過
之今不如嗚呼斯言也非外釋嚴內忘聖智安
有巍巍人主而頫焉爲臣下詘者哉洪惟我　皇
上躬神武明睿之資首出庶物久道成化三十餘
禩於茲矣愚嘗參放其時以仰觀　聖治而借喻
於漢臣之論當訪落踐阼之始其時在蒙其道在
順聽有屬國授政之規焉又十年而其時在泰其
道在下交有臣主合謀之風焉又十年而其時在

豐其道在明作有躬親獨運之略焉蓋　天授奇
則孕苞自廣　臨馭久則閱歷彌精　明罔弗照
若昧爽而馴至於日中　威罔弗加若殷雷之震
盈於震虩大小臣工爭競競焉亹亹雄斷象　隆
指救過不贍其不足仰裨　高深萬分之一蓋羣
臣既心詘焉而　皇上亦已鑒知之矣所謂五帝
神聖其臣莫及舍今日疇足語此者而生竊有虞
於楚魏之事也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及
也退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及也退
而有喜色夫憂喜之動乎其容見乎其色甚精微
也而所繫治忽安危之幾莫鉅焉是烏可不熟念
乎夫作而不應動而不隨若心君運而手痺化簽
推而物萎此其虞在下者也猶可言也若神智之
任獨擅於上昧弱之名偏歸於下而遂居而狃之
震而矜之津津乎心目之微不覺其動而有喜色
焉斯其禍可勝道哉夫喜之溢也驕乘之驕之萌
也忌乘之忌之畜也疑乘之疑之成也侮乘之人
主之所藉若大鵬之羽也又風之以勝氣焉其下

視寧復有物乎故靡不任則靡不輕靡不輕則靡不侮官以任事也輕在事遂意其可有而可弗也人以任官也輕在官遂意其可擇而可弗擇也大臣以任人也輕在人遂意其可備而可弗備也温詞優貊以任大臣也輕在大臣遂意其可禮而可弗禮也令之而共既謂易與而侮之令之而不共又謂有托而侮之伏蒲叩閽密疏連牘下百計以抒讜而上直敵之一言曰好名而已反身深念正忘積誠下百計以格心而上又敵之一言曰持祿而已餌之進而弗聽進怵之去而弗聽去執之如仇讐狎之如戲劇困頓其身體愁苦其思慮以供人主一日之快夫士氣之難熾而易熄也若爝火也其節之難固而易靡若秋蓬也古之明王所以捐勢位以尊賢賤貨財而貴德凡以張其氣而厲其節而國倚以立耳傾江河以沃之振疾颺以撼之猶慮有遺種焉則所存幾何而亦何以國乎夫尊卑者天地之常形聖愚者主臣之定分乃乾上坤下若適得其覆載之恒而遽名爲否上行下

濟若盡易其尊卑之體而適謂之謙則君臣聖愚之分可類而知矣何也上下同體也亦同情也故一肢廢而身殘一指傷而心痛乃以靡不傷之百體娛天君以靡不廢之四肢修元首則上之自爲計亦疏已今之大臣古天子所稱伯父伯舅者也其嚴師保凝丞也其邇上鄰也坐而論道酬餽而乞言又更老也蓋自其秉秀於鄉觀於國而上固賓之夫尊其人則重其器貴其德則厚其名遞處遞去名器未改也古之人五耦而式焉十室而下焉日是必有秉德以陪我者況充盈之朝公卿大夫之衆而豈無其人哉由臣而上三察之曰賓曰友曰師由臣而下三察之曰官徒曰犬馬曰草芥諸臣者上或不敢自附於師而下亦不至以官徒自爲亡亦以使臣之禮還之羣臣抑亦其稱乎而古所以禮臣者固不薄矣麥丘邑人祝齊桓也願無獲罪羣臣百姓虎會對趙簡主言君侮臣之禍甚於臣侮君夫侮之名非加于上獲罪之名非施於下也而二主以爲知言此烏可無熟念哉誠願我

皇上修晉接之典以優耆碩廣登顯之路以體羣
僚推友寔之遺意以隆下濟之明而間舉憲老之
上儀以光師臣之節如是而臣不以帝臣王佐自
期則罪在下已

第三問

問記曰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又曰大人不親其
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失而教是以煩嘗觀
兩漢之君常有所特以爲國蓋三徙而及於窅
寺焉所疑彌外所特(親)彌內其爲患遂及唐宋未
艾庸主勿論若漢宣唐昭秉太宗其英斷足以
自恃矣而首啓厲階何與漢鉤黨之禍可謂至
烈然當時李膺陽球以一司隸校尉誅討權倖
若取輿臺似未難制也唐以天子謀之而無可
告語則甚矣至宋之敗也以一童貫而有餘抑
又甚焉斯其故可得而言歟我　高皇帝於中
人與政典兵之戒三致意焉至論漢唐敗亡之
故詳哉言之諸士能誦述而敷陳之否比採權
之使所在爲擾然其事猥碎　詔令明信不日

且擧罷而忠智之士不憂其已著而憂其微此
必不然之慮也然財貨侈靡令人主悅而不息
固近習盜權之術而廐兒供奉官卒基童李利
柄之兆兵抑亦事幾之所宜有者銷萌杜本謀
國者宜若何而可
先王之立國也托於衆而不疑處於至獨而汎然
若無所恃然方寓維結曆祚縣永者爲天下於天
下也夫天下公器也惟無有以固之有以固之則
郤矣惟無有以憑之有以憑之則危矣當漢氏始
創惟四方豪傑之爲患也於是大封支庶以填之
迨七國變作人主內顧同姓曾不若椒房懿親之
據我於是疏爵授政藉以自固而不虞其有王氏
閻梁之禍也及一勝之以程康再勝之以超愔而
社稷信臣萬乘家老於是始歸之闇寺由此觀之
人主惟有所疑於外則必退而有所恃於內疑在
四方恃在宗藩疑在戚畹疑在戚畹恃
在奄尹其類愈衰而愈親於體若繡黼中衣而至
於腧也其病愈入而愈不可爲若腠理腸胃而傳

於體也夫釋九牧蕃宣之固而厝國於所甚私舍萬邦黎獻之尊而托身於所甚褻幸而身安國定猶爲國家羞之而況隨之以危亡乎及其禍本成毒流盛人主躊躇憤歎不可如何大臣圖之而何竇敗遂宋敗小臣圖之而訓注敗親臣圖之而何竇敗遂委國於盜臣之手與之俱斃其始特起於不信天下非薄士君子之一念而不知其禍乃至此烈也夫其所恃以制馭羣下謂爲甚工者而又安在乎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孔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先王之於天下建萬國親諸侯所以比也故不托於褻而托於莊不比於甚邇而比於甚逖古之於權任也推之惟恐其不遠也持之惟恐其不衆也是以羣下畢宣其忠而兆人交致其愛後之人主斂之惟患不邇枝之惟慮其多人藉成於所信柄去於所疑一旦有亂而始求諸素所不親任之人固宜其動而輒敗矣桓靈肅代庸主也姑無責耳若漢宣之於弘恭唐明皇之於楊思勗宋太宗

之於王繼恩又何說焉愚以爲三君者天下之雄
主也智足籠愚勇足馭奸而未免自智自勇之過
遂謂臣下舉無能爲舉無不可使而三豎者瑣瑣
厮養之餘耳其狎而弄之也若孤雛然驅而任之
也若緤鷹牢犬然可以奪可以殺而亦可存諸生
殺予奪之外故中人之與於機務也自恭始也其
知兵柄自思勗始也後之人主遂曰予祖父固然
矣今且當然嗟乎古蓋有善養虎者而子孫師之
夫養虎而豈易傳之術哉若三主者智力足以無
恃於人而乃挾之自恃淩忽翫弄取一時奔走之
用而啓萬世無窮之害抑何慮之不詳謀之不遠
乎愚觀歷世宦寺爲患劇於唐棘於宋而猶易爲
於漢漢鉤黨之禍社稷從之烈已然王甫巨璫也
陽球一日而尸其父子張讓至貴倨也李膺抉戶
破柱搆捕其弟而戮之當其時以一司隸校尉之
任誅討豪權如收賤隸此亦足以見漢法之尊而
宦寺之猶易制矣何也時固與於政而未與於兵
故能假人主之威權而未至執天子之命使有識

之臣處以和平猶可相安而不至於大亂故曰易爲也至唐觀軍容之使出而巷伯與去矢之命矣神策尉護之權設而黃衣專筦鑰之任矣鳳翔成而虎旅逼省署矣西川符而乘輿遷草莽矣既典禁兵而復與外兵既護諸將而爲之監又邀結諸將以爲外藉當其勢成黨固天子嘿斷而無所憩雖有計臣謀士固未能猝起而圖之況狡若訓賊若徜者哉愚故曰劇也宋興監唐之失一二勑使委任中外未有厚釁乃一試之童貫而國削主危

愚故曰棘也由此言之中人之與政也其禍淺而其任兵也其釁巨盜兵於多事之日也其刼持顯而弄兵於無事之日也其醞釀陰兵之以捍周廬司徼察也其操柄輕而兵之以謨軍國捷四夷也其握權重若宋之使貫抑又異矣青唐橫山之役也宋江方臘之謀也眞王媼相之尊也賜坐大烹之禮也賀既儼然將相自居而廷中亦慣焉不復知南北司之異若是者有一焉而足以亡其國矣禍之棘也不亦宜哉嗟乎亂轍相尋非一世已其

小忠似可信小材似可使暗主遂謂足信足使而恃之矣明主又兼收其小材而姑録其小忠曰是奚能爲暗主既務於恃人而明主復強於自恃務主暱以其疑用之莊士強主銳以其不疑用之僉人其濡柔水也其甘麴蘗也不善游者溺善游者亦溺也不善飲者醒善飲者亦醒也顧生何人而敢深言之蓋嘗竊聞於　皇祖高皇帝之訓矣交通有誡糾劾有令豫政典兵有禁至　尚論漢唐敗亡之故而深致意於兵且曰此輩宜令畏法無

念有功洋洋　聖謨固愚生所鋪揚而駕說者夫往代所以權柄倒持捨攘而不可救者夫非記功獎勤以至是耶功不圖者怨賞及匪人者亂怨與亂皆不可爲國故不若逆杜之而俾無以爲功誠杜之必先無爲之藉今採權之使徧處郡國其職米鹽猥細　天子聖明　詔令具在旦夕且報罷宜無可患乃道路所虞則以小任者大任之漸也輔國之先廪兒也利權者兵權之漸也貫之丸金明局供奉官也恩澤者權力之漸也士良之

敎回在殖財貨極侈靡令人主悅而不知息也君子觀圭表則知必至之符覩毫芒則嚴斧柯之戒此寧可不深防而力窒乎蓋天下之患莫大乎予而不可奪尤甚於奪而復予叢之枯其藉病之加在其復昔者肅藉輔國僖藉令孜及其畏憚流涕悔而收之而不復敢此予而不可奪之患也朝恩任則終唐世不罷矣范希朝代而尉護之柄幾解治其中變而終唐世不解矣此奪而復予之患也兵柄者國利器也利失必隨以害上失之下得之其據必堅下既失之而更得之則其保持之術又堅藉人以必不反之神而坐釀其不可禳療之病亦大惑已恭惟我 肅皇帝神武英斷邁軼古今徃代所予而弗能奪者業一舉而收之蒙休襲安萬世永賴豈其 聖君察相併志合謀僅而獲操者而後縱之後世哉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故忠臣每陳必不然之說而 聖世不罪人以無實之言凡以先其幾而與吉會也人臣之事明主與中主異爲中主言其言

從也實達也爲明主言達也實從也何以明之明主者悉隱幾持大計雖未有顯然聽受之跡而心固與之矣此忠智之士所以樂爲關說過計而不辭也語曰爲虺不摧爲蛇奈何誠欲逆折邪萌銷塗禍本爲　國家建久安之業圖之其在斯時乎

第五問

問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皆博文君子所宜盡心者也孔子言詩可以羣可以怨淮南王安亦稱小雅怨誹而不亂爾多士習聞之矣今詳考於詩至南山以下其閔世論交惡讒之說辭遂而少婉肯盡而無餘蓄其所謂溫厚和平不亂而可以怨者安在乎繼詩而作者莫善於離騷其志潔其稱物芳茲固淮南所舉以並雅者也今騷雅具在其同與否可得而聞歟夫詩也者學以事君事父者也而怨豈子臣之道哉然孟子以舜爲慕以小弁不怨爲疏例以事君將亦有不忍於疏而迫於慕者儻亦無害其爲忠

耶忠之屬二有忠憤者有忠愛者憤者將離羣絕類自托於孤芳而愛者必憂惕號呼求儕偶以圖其濟故能怨者必能羣而不能羣者殆未足與言怨也然可以愧爲人臣子而愈疏其君父者矣士行有用世之責進而事君退而交於朋友必有道已願聞所以先資者焉

執事策士至終篇慨然詢騷雅之同異羣怨之可否若求士於詩賦家之流此非士所習也雖然愚有以知執事之不出於此也亡亦懼之以忠勸之以義教之爲子臣朋友者乎則愚固有槪而願陳之矣絃之促者無懦音歌之勞者無緩調言激切之說於處豐鳴豫之日愚又恐言之怫於時而重獲罪也雖然嘗聞諸易矣易之陽長而極於盛陰消而幾至隕滅者莫如夬當其時五陽協力以決垂亡未退之一陰諸君子者宜可談笑而圖之矣今觀其象爻之詞一曰孚號再曰惕號其羣之來合而叫呼以求之也若戎至而不可以夕也及其羣合其交孚則又曰不利即戎蓋天下有難猝

犯之機而無不可靜圖之事惟厚集其交而後得以徐乘其便故易於君子之合每致意焉復言朋泰言彙至壯則憂之夬而深危之矣人情於始交未有不固者也逮積安成疎耦俱生軋甘陵蜀洛之釁每動於羣賢極盛之時不知君子之有彙也猶小人之有鄰也連茹之勢不在我則彼鄰者翩然來矣易戒軋也故曰孚戒疎也故曰惕而總之曰號易所謂號咷呼而懼靡應也故用號疾呼而猶患弗聞也故類怨怨者慕君憂國忠誠懇怛之極思而號者意召聲求同寅協恭之要術匪號無以明怨匪怨無以致號由此言之固非盛時之所宜諱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使怨而非所以事君事父則孔子固宜三言止矣人固疑小弁之爲小人也而併疑旻天父母之號之不宜出於聖人也故孟子解之曰舜之怨也是慕也所謂孝也令小弁而不怨則疏也所謂不孝也人有身則有父母食土之毛則有君誰非父母之子君之臣

與而忍居其疏哉疏之而不可也則慕慕之而不
能置也則必不幸而似於怨由此言之又非臣子
所宜諱也明矣顧獨有可不可之辨耳愚始固嘗
讀詩而疑焉於風曰斯仁人長者之意乎於雅頌
曰斯盛世之聲乎及南山以降而莫爲之解也閔
世而虺蜴也絶交而鬼蜮也惡讒而投豺虎也不
已甚邪斯固夫子所謂可以怨而淮南所云怨誹
不亂者也茲言也幾於亂矣而可怨者果何在乎
及反覆其篇章紬繹其指趣而恍然歎曰詩人之
用心至是哉人之言固有盛色疾詞而意終長厚
者有囁嚅於唇吻而輕薄欹險之態已畢具者稱
詩以温厚和平稱其意耳而詎直文詞之間乎君
之於我天也其譴我也敬其以愛之而已誠信以
奉之而已不幸而有旱乾薄蝕之變有翦爪藉茅
跼拜馳走以請命而已可若何邪獨計桔槔之勤
膏火之耀人力固有可施而吾之職亦豈易盡哉
苟家併力而人效能則一燈一溉之微蓋猶足以
逢年而待旦也吾觀詩人之情其求諸上者甚宛

而求諸已者甚棘惓惓焉不能得之於君而庶幾得之於朋友故人羙而我獨瘁人驕而我獨勞曰我維不敢傚我友自逸耳其志苦矣而又呼其友而遍告之曰凡百君子各荷國身乎曰嗟爾君子無怕安處乎蓋權之以天邀之以神而維恐其不見聽焉於戲何其溫厚之至與天下同室也君臣僚友之屬同舟也托君親焉於撓棟之下漏舟之上漂搖之以風雨掀簸之以波濤而爲臣子者靡動於慮靡怛於色猶名臣子邪苟其動於慮而怛於色也則必攘臂被髮奔走而拯之而又必偏號其同舟同室之人焉誠以壓溺之禍非一手足所能爲而衆亦均有責耳夫人固亦有謂我何求者矣而我能中已哉進不獲於君而不敢懟退不獲於朋友而不能中已於戲又何其和平之至與繼雅而作者莫善於離騷屈子者則誠忠矣吾獨惓惓其誠於事君而不善於處友故可與語怨而未可與語羣彼其自命以申椒而糞壤乎斯世舉通國之人無足與謀有從彭咸以居而已夫既不善於

羣而又烏在其能怨哉然則淮南之以騷並雅也所謂似之而非者也雖然屈子者則誠忠矣忠愛也忠憤亦忠也屈子者知愛其君而猶出之以憤憤焉夫君可憤耶籍曰吾以憤世夫世之人所與共事吾君者也舍斯人誰與偕而又可憤乎古人之於其僚友亦既郊矣猶棄其還而過我也既聽之囂囂矣猶願其弗以爲笑也自處於匏瓜之賤而望人以篤壎之和委蛇繾綣以縫合而匡持之凡以圖濟國事而忠於君上耳屈子顧不勝

諫諍之憾侘傺之悲必絕類離羣而後快乎夫亦所以慕其君者猶未至而謀其宗國者猶未周耶吾又曰屈子之不善爲羣乃其不善爲怨也雖然臣子而疏其君父者矣王政之衰也俗亦異矣　臣子而疏其君父者矣王政之衰也俗流失而人心媮其智者固已歎壯瞻烏若禍至之不旋踵而其爲士君子者方洽比於姻鄰栖遲息偃於其居室娛嬉屑越幾旦夕之無事視其君汎然若浮梗而惟其所屆玩其國事若異域之豐歉鄰家之肥瘠而無相戚愉此無他疏之也夫爲人

臣而疏其君獨何心哉澤之涸也農夫憂其秋穫而鷸胡以爲利也玄陰鬱晦貪女憂其夜績而蟋蚋以爲時也士君子之相恬相狃於一朝也若以爲飲食燕處之故無甚妨於公家而不知玩久不振渙久不屬必有乘其時利起而紛之者其甚也將同室之鬬交鬨於敗壞撓棟之時而同舟之敵猝起於奔浪衝飂之會爭之以爲私怨裂之以爲小群而天下事遂以速壞故詩人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又曰彼此彼有屋蓼蓼方有穀

也夫酒殽偃息向謂日用細娛者而安知釀天下之大亂至是哉故人臣而願忠於君則必效之以事樂盡其職則必求助於僚友不敬事而云廢上非也不信於朋友而示獲上尤非也人情之樂於嬉而安於惰也久矣當其世宜有賢者鼓動之以神而率作之以氣若建鼓之破寐而疾雷之震曠然故其法用號此易所以決去小人而持盈保泰之要道也然非其忠誠懇悃憂國奉公之至者不足以語於此蓋有直慕而後有似怨有似怨而

後有孚號有孚號則天下之大羣合而國事濟矣若不敢於怨而忍於疏此易所謂裕蠱者也愚竊爲當世憂之也

第四問

問古人觀人之法詳矣然往往有捷得奇中所操約而鑑甚精者此何術耶今摘一二言之餉鑑尋常事也而因以徵德不由徑一節也而據之爲得人墮髻倉卒耳乃就名舉落帽至徵淺亦見賞稱圍碁豈關軍旅而即知辨賊蒲博何係韜鈐而遽占克敵游況非偶然乎而奚以辨其鑑安朝野任履履亦細故矣而胡以必其決能立勛之數者皆俄頃不意之遭人情所甚忽也其較別材品驗若符契可謂奇矣且舜伊尹大聖人也而稱者曰風雨不迷曰一介不取與是豈小物亦足以槩大聖歟乃或有魁壘之事汪洋之談顯白之譽而終無足觀者又何也夫人之不可假者神以神遇者物不能逃形意古之善觀人者固有在歟今天下材品混淆未可

以區區名蹟辨也如古法可用尚精言之以備采焉

用人之途有二曰材曰品觀人之術亦有二曰詢事曰考言品必積久然後定材必臨事然後徵而國家用人常於其無徵未定之先懸而決之故有一時賢之而平日未必賢者有一時能之而它日未必能者然且論賢以事而程能以言以一日之言而槩之爲終身之德以口吻之談而信之爲筋力之任此似賢似能者所以充牣而眞賢眞能不可得也古之言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賢者世不過數人而能者比肩是故能者宜多賢者宜少自名實之淆也賢者多而能者少無事則常見賢者之多臨事則又患能者之少故或以賢者而任能者之事以無能者而盜賢者之名其始也賢不賢能不能靡雜而不可辨終且併其賢與能而沒之甚矣觀人之不可以無術也善相人者舍形而觀神肅衣冠矜顏色而後觀則其神匿矣忽然相者與所相者兩不意而遭則其神畢露而貴賤壽夭

之徵可逆覩也今之相士也不然舉區區之定法
號於天下而令人得膏飾以眩觀固已疎矣又標
其幟而徑其途虛名之士駢迹而進前可趨而後
可避進獲利而退不失其名譬之被人以阿縞實
璐而蒙首以錦孰與辨美醜哉故相士之要在神
相神之法在夫猝然之遭與夫介然意表之事意
者神之反也動於意則覆於神而意之僞不可勝
窮也人莫不愛身重生而樂逸然意之所激有捐
其身而不顧者意之所慕有苦其身而不辭者而
況其他乎顧意之銳易衰盈易涸有所至必有所
不至而神無不在者也有不至之意必不能盡覆
其無不在之神而吾從其際觀之非未銳未盈之
先則既衰既涸之後而神者已告人矣則彼之逃
我也少而我之得彼也多矣昔者堯之於舜湯之
於伊尹所謂與以天下而不窕者也風雨之弗迷
與一介之不取寧亦田父庸人之細事而以之卜
君與相不已迂乎豪傑之士有輕千乘而爭絲粟
者彼其神不定而意又有不及圖也惟豪傑之士

所不及圖而聖人之神見矣然則顯大之迹衆人之觀聖人也而鄙細之務則聖人之觀聖人也後之用人者甚詳如科目徵辟之典考功課能之法中正九品之條舉官連坐之令靡不周矣而實不肖能否益混蓋從其所膏飾者觀之觀其麤也間亦有明哲之士闡微幽發捷得奇中操約而鑒不爽如明問所及者豈真有隱秘術哉無亦以神照之而得於其所不意乎是故觀之易忽以知神之守觀之易驚以知神之定觀之易忽以知神之周冀缺之耕也其婦饁之賓白季以爲仁而舉之濬臺子羽之居武城也行不由徑子游以爲賢而稱之夫田野道路豈爲容之地哉所謂觀之易忽以知其守者冀缺子羽是也明於得喪之故者不可惕以成毀達於内外之分者不可動以貴賤彼饜堕而行不顧帽落而色不變是真能審去就齊寧遽者也所謂觀之易驚以知其定者孟敏孟嘉是也費禕對奕無倦而來敏決其辨賊謝安汎海遇風進舟不止識者審其

能鎮安朝野所謂觀之易懾以知其暇者費禕謝
安是也桓溫之伐蜀也議者咸謂地險難入而劉
惔獨曰必克以蒲博知之也謝玄之禦秦也衆論
互有異同而郗超獨曰必能立勳以任履屐知之
此所謂觀之易忽以知其周者桓溫謝玄是也凡
物之情皆安其家而不安其僑故踰者之莊也貪
者之讓也懦者之武也暗者之智也不能者之任
也五者皆意之屬也屬於意者其神不許也不待
人之發其藏而彼固龜龜甚矣何也此五者皆僑

而不家故也吾乘其龜龜之所迫而察之無有不
露者也由此觀之則真賢真能者可以捷得而彼
擅魁壘之事雄汪洋之談高顯白之名以竊賢能
之似者舉不能亂也今天下賢材甚多而真似之
淆雜亦不少其最相謬者一人之身也而乍賢乍
佞乍廉乍貪乍能乍不能薦墨未燥而彈章隨入
此一戾也又一人之身也與者半不與者半合賢
不肖能否之名兼有之曹分敵應而未定此二戾
也又一人之身也舉天下羣焉譽之又舉天下羣

焉非之又口羣焉譽之而心羣焉非之則愈不可解此三戾也而又難言者寬於與人而刻於論人假人以難副之名而絕人以易改之過賢與材是不易稱之名也則一舉而驟攘之立談而襲得之此不亦過寬乎比其論人則好爲刻覈而批根有加夫過誤之間古有因而賢人者盧承慶爲常伯得潰者於容色間考中上此觀人之法也今人不幸而入於過誤豈徒不能原且隨而排之矣有此四戾而欲衡鑒羣品不亦難哉愚以爲今所患獨在忌諱太多拘攣太甚能分別而不敢分別可以用舍而不敢用舍雖不用神照之而意自不掩一詢事考言而已得之矣言而能也吾取其言不遽與其能又以事授之當其詢事不得授言之能以自槩也事而賢也吾取其事而不遽與其賢又以後事徵之當其後事不得援已事之賢以自槩也使言與事賢與能四者各歸其所相爲參驗而不相爲通假則幾矣夫人之難得也有守者未必能爲而有爲者未必有守以守者之行而求爲者則

爲者窮以爲者之任而任守者則守者亦窮今尚賢之風日盛而使能之道未詳故似賢者多真能者少能者既少勢不得不使賢者故既寡能者之效而又失賢者之用宜盡去流俗拘泥之論以蒐俶儻不羈之材使不賢之能與不能之賢各歸其所而盡其用此當今之要務而明問所未及者也孰事以爲何如

議

備荒弭盜議　館課

歲自申酉以來關隴河洛齊代之間多苦旱吳楚苦涔民轉徙及瘠死者幾半姦人負山阻澤爲羣盜相望而起無幾何復大旱赤地民不得蒔種者茲且方萬里矣孰事者咎備之無具而姑議救又患於救之無策而復議備舌敝智殫而不得其要領愚試以見事度勢揣變以爲今天下不憂荒而憂盜不必策弭盜而策備荒也夫編民業已知就

死坐而待槁民受其病而國勢猶不至大壞設萬有不可測一不逞之夫徼亂以貸其亡死指賑救以望人腹勢且易動故曰今天下不憂饑而憂盜也雖然饑實驅之矣故曰策今者不惡弭盜而惡備荒也古者民三年耕而有一年之積上不朘而下不濫家修其備備不必在官而又時行田間問其所不足不給者而補助之時修其救救不必在凶儉雖有數千里之災九年之水旱民無菜色儲積之有道也後世言備荒者無逾常平義倉而

端常平者以重斂輕以輕救重游賈不得操民之急以收其贏官握利權而民受利實義倉於口租外復斂義租各貯於其里過儉歲即出以贍里貧人貧人易得其惠夫薄取於其所有餘而厚賑之於其所不足此其法甚便國朝於所在州郡立預備倉令民有慕義願入粟者聽無有所強千石以上者旌之復其家民入粟輸倉得補掾吏掾吏入粟得免試諸公田隙地入其稅賦罪人贖鍰悉用粟不得代以金錢酌戶口多寡而定之數覈畜積

多寡而議之罰又令以春時放賑及秋還官不得
責于錢則常平之法也嘉靖間又議令每鄉立社
倉社有長有正副民以貧富出粟有差有凶札則
散之則義倉之遺也夫茲二法者業已備之矣然
或始詳而未弊或乍舉而旋墮者何哉守法者偷
取一切以便上而法不信奉法者營私自便而法
不行也今預備倉具在民之以貲賜爵及補胥史
者有不以金錢乎諸公田租稅有升龠入者乎城
旦以下必以粟贖乎即有之能什而一乎則上固
未嘗貴粟矣州郡贖鍰行省餘羨貪吏以潤其橐
而廉者則每藉以行其德使誠覓然少有奇餘緩
急猶或可濟今且盡籠而輸之上有司庫藏自惟
正外固已若洗卒過大祲雖有愷悌之長斂手而
已夫竭閭閻以實公藏竭州縣以實太倉竭太倉
以實內帑流愈上而下愈耗則　上固已輕民命
矣向者文罣深嚴吏積穀不及數者奪其俸貶其
秩而人有天畢東南連稔十餘歲每歲所貯謂宜
陳陳而不可食然前歲初告歉檄百姓平價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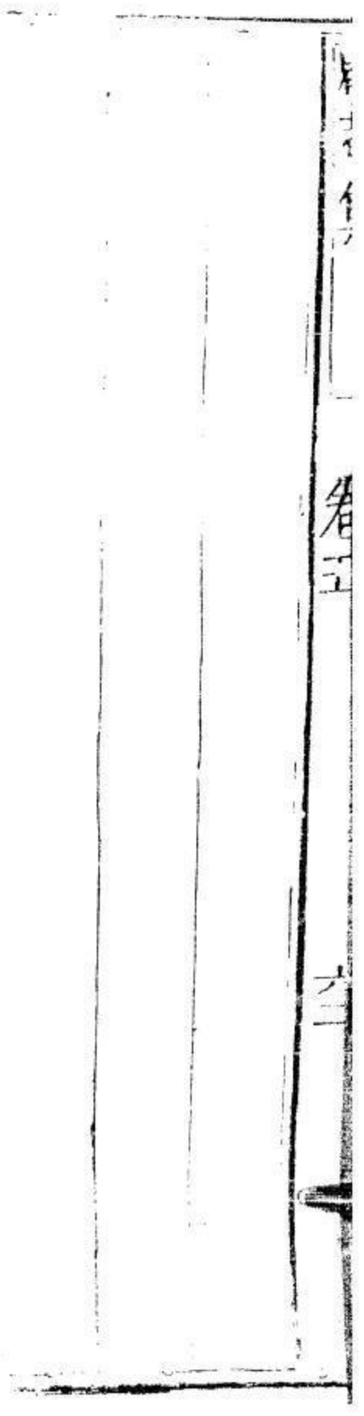
不洽日盡矣貧民不得徼升斗之惠而市糴亦不能減釐毫之價則累歲所課者安在且所稱爲備者既無義輸及補吏諸入又不取之罪贖當出者徒以法外橫加箕斂投一訟牒輒計有力無力耳非大較曲直也爰書已定復加以罰穀及所罰則非穀也所入又非倉也民當豐歲而吏能凶之況暇言備前者大潦時吏勸令富家出粟廩貧民捐瘠滿塗嗟啼呼滿路吏非獨無睹聽而所斂者又非粟也所廩者又非貧民也民之骼在澤谷而其

所在吏奄睿矣蓋天下有救荒之法無常而備法有常今當俟歲小豐之後飭廢舉墜而重督之無庸新議爲也夫積粟如積水然非有通川大河環之即溝澮不足恃然汪洋演漾者在數里之外而桔槔灌取之數步之內勢不相及也則溝澮陂池擅其利矣州郡之倉通川也濬多而溉博里社之倉陂池也利近而救速兩置則可以相灌而交濟請於預備倉所入悉循　先朝舊制入貲贖罪悉輸粟如例春夏穀稍貴暫聽

輸價所司俟秋時易米儲之有不中程者罰無赦
貴出賤入舊出新入毋出子入期以平價而已勿
得輕以貸民懼貸而責取之擾也蓋常平者上捐
金以爲毋而令上不費一錢毋之入無盡而子之
出愈無盡不過三四年所在皆滿矣而又修社倉
之制一如嘉靖時令令因餘而取之因地而藏之
因人而長之其藏之里也猶藏之家也歲不足視
其不足者而假之視充者而賑之民坐而取食於
里也猶取食於家也社倉以賑愚縣倉以繼社倉
豐多糴以泄輕故農不傷遇災多散以施惠故歲
不病爲今時計實無善於兩者若謂出納之際吏
緣爲奸積儲民間侵牟易耗則奉法者事也

歇菴集卷之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歸莊集卷之六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眞如齋校訂

墓誌銘

大理寺左少卿燕陽商公墓志銘 代

隆萬間吾越有材臣二人曰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環洲吳公大理寺左少卿燕陽商公二公者皆氣軒而幹挺贍謀而敢決授之權任皆能批煩決拏捍社稷制萬里其用足以見矣而人謂之屯施焉商公諱爲正字尚德少有雋聲然屢試不利舉隆

慶辛未進士時年四十四矣由刑部主事簡爲江西道監察御史居三月出按山東已更福建督學幾內遷大理寺寺丞進右少卿攝卿事侍講經筵充廷試讀卷官尋改爲左從始仕至官九列纔十歲珥筆持斧備歷榮要人謂公材固足致之不謂驟也性敏捷强記多所討覽言之皆有條貫自爲諸生時固已然及解褐見官長時與論事輒爲言往代云何與今時制沿改云何擘畫詳允如宿吏老宦聞皆驚服既處憲職所條奏咸中體要於

[illegible]政者稱曰商侍御總鎮材也然卒以少卿[illegible]公按齊魯治用嚴按閩以寬皆有聲績故事御史更中差滿始專按部而公以部郎新資爲之諸藩臬大吏意不謂輒能或匿端試質疑事及見折斷咸相顧失色齊俗故多豪猾相連結長短吏民號曰窩訪張仁者其魁也吏固稔知之畏其黨不敢發公捕得笞殺之一部皆讋稱商公搏虎時膠萊河役起作者潰讙淖中蟲生於股人情騷然環噪首議者欲爲變公馳往慰定之會奉詔按驗公上

言所穿處石盡水出且汲且挑工力甚費就令渠成而麻灣海倉淖河各數十里潮激爲溝深不盈尺朝潛夕淤卽別開一道行且復然恐徒糜財力終無所就又言倡議大臣乃逆計未然心存國計願勿以事成毀傷任事者心疏奏役罷論者稱其有體居山東吏民畏憚如威霆轟然各在其首及至閩則盡剷銼角爲簡易民得日入懇事往往衆問盡得吏奸良民間曲折狀然持重未嘗妄發也福寧衛將暴於軍軍倡之縣旅閉門爲亂變聞公命亟持檄收逮衛將以來令不幸而見殺則亂成收之是紓衆忿而奪其禍柄也已而果解戍卒以倭俘百獻公公視狀難曰夫遇敵合鬬至移時卒無寸創是爲生倭者耶訊囚固海商其一人解行滕則途券具在驗之而信悉縱遣之工斧石得古像也而巷之衆頗集有司謂爲亂也當大辟者數十人公以妖言律坐一人而已罷公尚鵬之按浙江也更均徭爲條鞭法至是撫閩公謂此善法宜通行閩中然閩中巨家率搖惑賴公力持乃決民

歌思並祠祀之稱爲龐父商毋焉時海寇未靖公
疏言緣邊兵寡而民有戍藉遠方者常苦勾補覬
送請自今軍丁當解送者就補鄰並庶爲兩利疏
上報可而先是按山東時言縣佐栅果趙蛟雖胥
史有長民材詔從之以蛟果爲知縣仕者三途並
進與改戍事皆著爲令遍行天下初予從商公暨
前禮部尚書羅公一甫春坊諭德張公子蓋同事
俞南石先生講業卧龍山中商公最長博識能古
文皆兄事之至是同官京師三人居詞曹而公以
臺憲督學畿內爲儒者宗師皆用經術任職人聞
而榮之公老膠庠文事優裕所擢士多至顯名者
已從御史久次擢大理方授節鉞而竟罷去當江
陵都政地亟材見公明練善持議論意重之以爲
異日可大任數稱之於朝然知其雅正未嘗以私
屬也公亦自力於職事務遠形跡及江陵敗諸任
事者率以黨附狀見指獨公無絲豪然公與人言
輒曰張公實知我人亦覆用是重焉公父明洲先
生諱廷試舉嘉靖辛丑進士仕至陝西行太僕寺

卿直亮善文章有官譽尤用守貴州者聞母陳淑
人公之罷歸先生年八十八淑人八十有六矣鄉
人稱之曰大理福人也屢官以厚親於終旣罷喪
頗治花木有別業在土城山躬理條蔓驅蠹蝎怡
然樂之時舉其腕歎曰此捕虜手而從事蔬蠹乎
尋罷禮部歸從公修樓居會酌酒望山恍然以龍
之游尋甫出而公遽逝悲夫公嘗言其先世自汴
徙嵊宋學士荀新兄弟四人至顗官名其鄉曰繼
錦入明有勝三教授者徙會稽樊江村數傳及彭

彪生澄澄生公澤有二子長任某府推官璉次郎
太僕少後其姑謝故公生於謝氏而璉有子舉鄉
進士公孫周祚復以禮部第三人知邵武所謂繼
錦者又在茲乎公生於丁亥卒於壬寅九月年七
十六配金氏封孺人子某某孫某某公訃來都邵
武君方謁選以公壻左諭德陶望齡所爲狀乞銘
於尋尋先公於明洲先生友也尋兄弟又辱交公
尋孫娶於公會孫女字焉友者四世婚再世矣匪
尋誰當銘公銘曰純鉤鈀無七屬犀用剖牛羊等

屠鷄山子千里在四蹄稅諸十舍捌憤嘶建章修
梁爲槅櫨不若棄置寒山蹊公材如雲用如霓長
轡未縱中絆轙繡衣遣使横金歸聲馳燕閩暨魯
齊豈不或偶於公奇金城兩臂袖莫施藥欄蒐捕
從兒嬉登樓眺雲氣薄紆老桐半瘁抽新枝穹墳
如堂山馬馳胡不置冢祁連爲星辰行空光陸離
示公不朽維銘詩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方泉趙公墓誌銘代

嘉靖壬子御史江山趙方泉先生督學校南京時
悉從諸生就試見拔擢迨今四十年矣而南都稱
督學御史賢得士顯用於世甚盛者必曰趙公始
公舉丁未進士以選讀書翰林院既罷館授河南
道監察御史視鹺長蘆條六事奏之報可是時虜
大入軍興倚塩課至急而長蘆課獨最上以爲能
再按應天六郡無幾何改視學政學使者所部益
廣公受命迫期生徒待試者萬人有奇三閱月而
畢聞者驚嘆以爲絶敏公以國家畜士冀有行實
可用文其郛耳每按部坐講堂談說義理節槩氣

色莊厲聽者無不傾悅所以奬率湔祓之者備至而校文又提得其機牙不責聲句間或彈削竟牘而名第乃獨冠或次少後而獨於衆中抽揚之始時人多不測及後符合益驚怪以爲神當塗者或時有請寄公戒郵吏不得通即通需事已故諸貴人多怨而公意亦不自快移疾歸三年起補故處奉命勾檢京畿文簿擢爲順天府丞復遷大理寺少卿以父喪去職服闋趨朝未至京邑會僉都御史缺吏部以鄒公應龍名上公實副焉天子故識公遂以畀公一時稱爲德舉既入院上臺規六事已而上崩莊皇帝即位遂疏乞骸骨去公爲人有氣挺挺自盡遇事即傾寫不爲底裏銜一語於喉咽間又絕不喜緣附干請歸五六年而公嚮所同館士方有權重雅知慕公或謂公何惜一尺箋竟所欲施用者公謝曰僕平生不能也諸君其有不足於僕乎更其號曰留齋以示意遂終於家公名鏜字仲聲方泉其號父曰封御史鳳山母曰胡孺人其係出宋商王元份初徙江山者武畧將軍善

孚在宋靖康時由竹和里初徙錢塘者曰友三維元季其先以儒隱者曰同鵬託於菊自號種菊老人者也以儒貢於鄉校而稍顯者曰種菊之子瑞州經歷思湯會孫平海縣學訓導正斐實公祖公幼而從訓導公平海學於莆林惕齋先生故其經術名有原委獨奧邃焉所著有留齋漫稿趙氏族譜六卷配某氏子男五女二孫男八孫女九年七十葬于玉山縣之祝家山

言曰洵直趙公人倫之鑒衡於厄辭以筮則驗以貢以享國用大贍知臣實君孤誠獲賞謂御史良遂命爾長龍馭馬攀鴻冥遂往維公之出油油翼翼匪捫厥舌靡降厥色公仕而歸文溪之湄珍其尺書厥遁也肥我作銘詩蔵於幽原維公有留式貽子孫

廣西巡撫都御史雲谷陶公暨配諸夫人墓誌銘 代

予初隸史官時同郡陶文僖公爲詞林先輩文僖心精體密言動可準則介然爲館閣表儀而其兄

中丞公相繼貴用事其謹燕相類裁局悔大過於弟人謂二公者皆大臣也文僖方卜相而沒中丞壽考晚寄節鉞纔數月又輒罷歸夫有大臣之材矣或無其位有位矣無其年有年與位而用不竟施若中丞公者尤足惋也公諱大順字景熙別號雲谷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以父老移疾歸養終服起補武選陞職方員外郎執政以爲材眞任職方也一歲中更長三司還爲郎中時北虜初款塞約束未堅奏牒下上日不暇給公條畫詳綵事倚以辦諸債帥交關中貴人一切持不用始跋交憾之後密刺公陰事竟無纖毫復用稱歎干請遂絕而是時文僖公亦已爲吏部侍郎兄弟竝當樞機奬拔文武材士進用之名爲得人門庭肅清外無餽問而性俱周密退食冲然雖賓客羣居莫能窺其際也公長子允淳與公同科進士擢爲尚寶司丞而文僖子允宜復舉禮部軒騎出入京師中以爲盛事爲職方再以邊功　賜金進俸一級久次當遷列卿屬文僖卒官尚寶丞以使還發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遂力請外補遷大名道兵備副使以遠鄉里再改湖廣乃歸經紀塋事詣官久之遷山東糧儲道參政會裁冗員官在裁中歸居四年復補湖廣治屯田鹽法明年遷福建按察使轉右布政使遂爲左秩蒲之明歲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無何坐言者致仕始公弱冠從其祖父莊敏公官京師以三河籍中癸卯順天鄉試時南人附籍舉者凡九人北士讙於朝公與八人者皆罷歸克本縣廩生又十六年戊午再舉於鄉又八年偕其子尚寶丞成乙丑進士尚寶丞沒且久而公門人吳公時來起山中爲左都御史廷中號耆年公知名既早徘徊藩司間朝士不知者謂已篤老故口語橫及之然公懸車年纔六十五耳器識通敏氣深慮沉平居恂恂抑畏臨事裁斷洞然無滯所決獄平反甚多初亡人曾光何心隱皆圖像名捕甚急武昌有游士與客比丘過從者或疑爲二人收以詣公曰光額痣應圖也公笑曰果光也額不復痣矣釋而遣之楚之鄙邑與宣慰司鄰民相與訟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司召其人來讞不至捕之扞捕者恚以叛聞發兵討得二十七人奏報當死會官論決公心知其冤至市平立不肯押字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非叛也御史動色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奉　詔當柰何乃殺一人餘皆獲免閩藩司之帑大亡其金吏卒五十人皆坐繫榜掠備至公時爲右使請於長曰盜者二三輩止耳而繫五十人即盜在是亦四十七人冤矣請爲公治之則悉縱遣繫者令四出跡盜果得眞盜以報五十人者皆得解時楊君四知爲巡按御史當論囚屬公差其必無赦者十人因乙以報而復爲筴內筒中禱而探之所探筴視公所差前後無一人爽喜而謝曰公之明允乃仰符天意乎所至皆有惠愛雖去官久民嘗誦頌之居楚日遣吏江行遇盜剽其囊視所持牒遽曰此陶公所使也虐仁人使不祥乃舍之其得人心類此宦游凡三十年徒仰祿入居楚日至斥私奉金二千兩以繕治省城及長閩藩筦錢穀之任最久尤謹嫌疑每出納監以郡佐涉筆署封而已嘗謂諸

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爲更勝於富故生平田產無所增加時陶氏羣從後先爲方伯者三人皆用清白顯名人亦以此多之公雅有裁鑒目所器賞無弗驗者予友南克陳閣學翥時從其父文　公讀書京師僧寺中公偶過見之驚曰此郎公輔器也明朝無父子相者有之自陳氏始矣少多病性好玄理當靜篤時或內觀腑臟畫觀星緯常慕白居易之爲人手寫其閒適詩日咏歌之後得末疾笑語人曰吾生平喜讀樂天詩今病與病之歲皆類之豈當與同壽乎及卒竟亦符合陶氏居會稽鏡湖傍在前漢時已姓其堰矣而譜稱其先宗陽公者自郡城陶家坊來居堰上後有陰德世遂昌衍七傳而爲莊敏公諸由庶吉士授給事中以言事忤奄瑾得罪起謫籍至總督兩廣都御史終兵部左侍郎贈尚書而其父愷祖父壽皆封侍郎矣莊敏三子仲曰師賢有襟度人稱長者仕爲鴻臚主簿公其長子次卽文僖公大臨也文僖先貴贈父詹事兼侍讀學士而公後以二品秩滿復贈如

其官母韓淑人配諸皆爲夫人云韓夫人明智勤
肅諸夫人事之甚嫕每饋食必令人伺色喜愠及
屠所向多寡而敬進之人稱其孝諸公演者嘉靖
中名御史夫人父也世居餘姚之大湖門有知人
鑒中丞稚時適外家諸公識之於賓坐嘆曰此陶
氏駒也遂以二幣盟之曰吾有女願以相託歸語
其家偶得快壻旣爲吾女約婚矣咸恠其率易後
貴顯人皆稱服焉公生於嘉靖癸未卒萬曆丙申
年七十四夫人先公三歲生後八年乃卒年八十

四子三人長卽尚寶司丞允淳娶推官王公朝門
女繼娶新建伯王公正億女繼娶副都御史周公
禪孫女次庠生允端娶御史張公洽孫女次國子
生允嘉娶同知馬公晉女孫男七人淳子國子生
遵娶副使鍾公穀女繼娶袁氏庠生崇禮娶按察
使史公橚女端子庠生崇義娶府尹陳公絳孫女
崇聖娶知府張公道明孫女嘉子崇文娶州同知
謝君秉謙女庠生崇道娶知府趙君淳卿女庠生
崇謙娶尹孫女孫女五人曾孫九人曾孫女七人

曆某年某月葬公　之原甲辰某月以夫人
祔系以銘曰相相長沙載播其源嗣興於稽七葉
始繁厥有莊敏廼續戎軒鶺冠龍旂作鎮南藩於
維中丞敦德履元惟幾惟深既直孔溫廼穆樞機
廼領蕃宣梧野桂林千騎卷旆來觀莊敏之
孫賜湖旋歸雙戟樹門沒而匪亡有畢其原維德
之餘以裕爾昆

銘

山東左參議陽谷南公暨配裴太恭人墓誌

今關以西冠冕望族稱渭南南氏作述之盛維山
東參議陽谷公軒淳德上壽以秉厥美則有元配
裴太恭人裴遠裔出唐晉國公度再徙爲渭上著
姓大父山東參政慧父醫官承祖侍御鄭公某其
外大父也南氏自紹興知府瑞泉公大吉山西按
察司副使姜泉公逢吉兄弟修辭講德相友愛居
平未嘗異財紹興公卒憲副悉推田産讓其孤孫
仝仲陽谷公之爲讓於弟也亦然故南氏以敦睦
聞於遠近名有家法太恭人來歸所事與耦皆世

賢者然每每亟稱於勇其夫子樂其有助也以處
娣姒姑姊亦僉謂曰宜而里中爲語曰田市南氏
其世世雍睦以讓聞者以有裴恭人相之也姜泉
公之仕也恭人侍其姑李以行陽谷公始讀秘書
郎於銓曹繼徙官留都再以憲使入蜀恭人或從
或留事舅姑李恭人與姜泉公之喪皆以恭人留
故湯潦歛含無所憾陽谷公奔歸謝曰徼爾吾幾
無以爲子矣繼姑王性嚴時時譴呵太恭人事之
彌謹與陽谷公處莊而婉其媵妾皆曰夫人實愛

我甚於公公性伉直官屢躓太恭人常有寬言
亨也無喜色人以爲難企仲之少孤也太恭人憐
而子之李氏姑蚤亡有女孩幼恭人女焉視其生
四子三女者不啻也四子者長辛酉舉人懷慶府
通判學仲次甲戌進士棗強知縣憲仲次乙未進
士今翰林院檢討師仲獨仰仲爲諸生夭耳憲仲
子居益復以辛丑進士爲某官而所字孤企仲由
掌銓再遷至太僕爲時名卿所女女子適楊君光
訓稱名御史於戲盛矣哉太恭人初以夫貴　封

安人繼以萬曆辛丑　詔書用子師仲恩進今號明年壬寅師仲奉　使還家拜上冠帔其十一月四日廼卒距其生正德戊寅春秋八十有五南氏四世顯者八人而大恭人以大耋之年上承下覆哺弄提攜莫不曳組紆帶至鴈鳩之均愛螺蠃之善祝恩勤靡間弗祿偕之詩云其儀一兮心如結今以言德廣而澤長也某年月日檢討君將啓陽谷公之藏而合葬焉以狀介侍御楊君以請余於檢討友也瑞泉公文故嘗守吾郡不可辭遂受而銘之子女婚媾具陽谷公志中者不復備論惟仲子居恒聘左知縣瑾女得續載焉銘曰穀童蒯裹不可以羙西滄東蝀不可以種彼常者華或化而茅豈無同父不如我同牢渭陽之田後饁前耜朝藝其德暮而獲之渭陽之樹柯交實繁無傷其心有溉其根嗟乎後人睠茲銘詩善貨者成善公者私

貴州參議繼山來公暨配周宜人墓誌銘

公來氏諱　字濟時別號繼山舉隆慶戊辰進士

性方直沈簡少言笑與人斤斤不阿遇事揣始見
終卽謀植竿定不可撼而奪也邊徼遠惡地凡仕
宦所憚不樂至者而公坐不偶時終身更踐其地
意無所怫然亦用見其材計屢效勳伐顯名於世
終寡援引偃蹇而不復公初爲潮州推官也潮守
以中助倨於僚佐公弗善事也守恚陰中以事謀
敗鐫秩去公亦徙大同數年始進爲太僕寺丞時
罔牧之蔽羨吏積欺盜公討治之蝎毒皆屏故事
永禮殺於卿少騎止不庭座郤不衡公曰卿丞皆
僚也策騎而庭之引座而衡之卿少皆目攝不
忤也再歲改南京工部主事繕治　孝陵水竇工
竣進都水郎中舊京諸監局供辦率仰都水寺人
始共誘啗終更嘗持之得欲而止畏公雅正不敢
犯也出僉憲廣右治梧州徑徧山峒往往諜出於
帷中公陰重寇莫得隙大崗共叛下片檄名捕六
賊皆梟之賊慴遂定府江徑數寇略不靖公以鋭
師出賊不意覆巢斬雜無算乃度地置營命三百
人戍之有司以餉請公曰北流舊課鹽所入稅爲

金如干兩誠復之此無病於民而餉足也又鑒山
開道四百里瞭視明謹寇益希少居梧州五歲威
望車然吏奉法無敢欺僞遷四川布政司參議歲
饑以法興賑全活甚衆就遷松藩兵備副使松藩
控虜護番蜀西偏也是時火落赤擾洮河間虜王
以其衆西徙相與聯絡
上命尚書鄭公洛經略關隴烽燧達於松州公奉
檄以八千人守高乘塞益用芬馬招輯諸番部諸
部懽附虜失耳目卒解而去公有助焉始緣邊以
得士戍厄弱不足用公簡汰更募士兵得伍甚
黑虎番目阿呼攻剽二堡西土震動公計曰茂州
去成都千餘里請而濟師往返曠日所謂揖讓捄
火也遂以便宜發兵萬人使副將朱文達將之疾
趨茂州番不測大兵至皆潰走生擒阿呼斬獲甚
衆捷聞
上賜金增秩會公以母憂去又坐言者服滿起補
乃落一秩爲貴州參議分守烏撒復坐隴氏事與
撫臺持議不相得以罷隴氏者烏撒土官妻也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法上官既嗣爵其部人釀金爲納婦而相與共尊事之生子奉以爲嗣及隴氏産子非種也土人以故法請立爲後巡撫都御史江公東之持不許而更求其種之宜立者將聞於朝公爭之曰蠻夷愚陋守所故習不可以漢法治也苟從其俗靖人而已違之恐爲邊鄙擾江公不聽以忤去公歎曰此土自茲多事矣後隴氏據地治兵拒宜立者攻殺連歲乃服其蚤識配封宜人周氏同邑前進士憲之孫女公孝友兄弟慈於諸侄宜人偕之以婉公廉潔無染宜人成之以儉公性伉直宜人劑之以和稱齊德云來氏蕭之冠族宋直龍圖閣學士廷紹者爲越守沒於其地子師安卜西陵居焉九傳爲廉憲公諱天球又再傳爲贈公諱聞凱實生公公生三男子長宗堯卒娶中翰童公儒女次宗傳娶刑部主事胡公崇曾女次宗孟娶尚書何公鰲孫女女子一適國子生陳汝炓孫男三咨聖娶廩生陳君大炤女宗堯出咨學聘予姊子庠生范繼莊女宗傳出咨壽宗孟出孫女三一適提學副

使馮公景隆孫庠生有衡一字知縣沈公校孫應
圻一幼未字曾孫男女各一俱幼公卒於萬曆庚
子二月壽七十有一後五歲甲辰四月宜人卒壽
七十有六嗣君宗傳等以某年月日合葬於陶嶺
之陰而以其從弟翰吉君狀來乞銘予曰公宜人
法應銘也爲銘曰北鄙之邦西極之域東走蒼梧
南征浮竹吹蠱隨車站鴦愁後吾道非邪以勞四
國朝茜罷露耀以東瞰蝮蛇吐毒懷我至恩功永
名垂風行俗敦經營之烈播於無垠玉無改

冀統指歸璞斂鉦逝言田里收身九寓括志一廬
耕饁先疇白首而莊生亦勞止享有齊年鬱哉斯
丘君子息焉

湖廣參政警庸林公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孚元警庸其號少奇潁卯歲博通羣
書補諸生有雋譽嘉靖辛酉舉鄉試乙丑舉進士
科尋選翰林院庶吉士以材器爲館閣師所重故
事閩中館選二人唯一人留是科先生與莆田陳
尚書經邦俱授史職先生爲檢討戊辰分校禮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年以告還又明年還職萬曆癸酉同修　肅穆
二朝實錄晨書經筵管理誥勅甲戌錄成進編修
先生性嗜書好古及官詞曹每請俸輒送書肆杜
門息交游泳文秘該習朝典意尚深遠人莫之測
也爲人直躬曠宇腸如絃繩外甚宏肆而神守堅
確其當制也以次草江陵誥詞先生據體演文無
所誇飾江陵固已不怡屬令改定之又持曰王言
適如是止也不增易一字遂大憾之乙亥用年例
改湖廣按察司副使行至淮安上章請罷報可先
是門人君公孔教以書勸先生之官至是報曰僕
賦性過戇誤塵華貫適者外轉勢固宜然僕豈敢
擇官而後處哉士皆有志貴能自適古人有辭萬
鍾而不顧　豈直爲高哉亦必有不於（當）心者僕釋
屩以來蓋非一日長短之效昭然可見今當塗者
以此處僕以我爲能乎否乎僕雖音操土風行乖
流俗至於是非成敗之故坦然明白輕重緩急亦
當有繫人雖以僕爲不能僕不幷也然名不登於
首列交不及於顯官終日窮年兀然自守平生所

知契一二人耳而或以僕爲能僕不敢也夫以僕之能不能尚不敢自決而況於當塗者乎既不以不肖爲能而又不欲顯然斥之直以庸常畜我我又庸常自待甘縻寸祿是眞無意於天下事者也天下事豈循常局促舍已從人者所能成哉窮巷屏居門無車馬高堂菽水良用快心祖母年已近遒恃人而行金石難期喜懼交併朝夕奉侍亦足報劉暇時與一二弟侄課文發其憤悱紓其紕繆翛然共適不待遠朋匪特此也家有青山戶對流水朝露方裹稻苗盈疇倚杖其間行人樹外牛羊自來農夫誇年歲之登童稚遮衣冠之俊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安能貶胸中之奇傴徇他人面目之歡乎今耳視目聽之徒直謂我假耳不肖非其事不以萌諸心非其心不以宣諸口雖在酩酊謹呶之時而其言舉皆此心也豈有假邪匹夫抱志萬人莫奪又何必降屈於今日求伸於他年哉顧僕實有所大好僕幼而嗜睡長而多病比入史館優游歲月無所發明意未嘗不欲陟墳籍之顛採藝

林之實也故得錢即以購書然燈即以開卷意之所怡它無以易雖未能周覽徧觀然已得其槩矣今必欲使之俛首以就簿書易轍而事戎馬世情日新狂態如故一無所成而萬有所失矣逝將築室雲山之麓洗耳漳水之濱慕匡鼎之解頤希朱公之折角搜壁藏之餘蘊發高閣之異同考經緯之彌文講太平之遺蹟掇其菁華挹其芳潤然後芟諸史之繁蕪粹百家之散佚續千古之道術成一代之文章身雖隱矣言亦不朽語云人各有能有不能此則不肖之所能也不識足下以爲何如

及江陵敗錄素爲所廢斥者起浙江提學副使以覲命強行先生裁鑒精妙詩寄無所受毋面發試牘至所屬生輒曰某公嘗爲若言然若文劣固宜居此其所拔擢始或疑駭後懸驗莫不稱服代先生者晉江蘇公濬至今兩浙言良督學稱林蘇蘇公敏絕一世名爲知人至取神骨物色之表不能及也竣試時出命觴登覽生徒童冠皆聚觀之先生召至前賜之酒笑曰對游山客可試共飲宗師

法不可干也先生既骯髒不能細謹而部使嚴重他藩牧事之皆謬恭視先生闊踈意不能容疏論之奉　旨調用詔下時方校越越士追送江上人人涕下不能仰視先是漳浦有泊曰公溪官取稅以餉民苦之先生爲邑令言請蠲其稅令不從又言之撫臺語稍侵令令大憾之先生罷浙憲還未至家而令因以事中其家齒齒殊甚先生歸隱操弭勵復不得已奉封公北行以避仇封公旅於姑孰而先生行詣闕候補鞭馬鄴南意不自得同年顧公養謙開府遼東致書以酒德爲言先生戲報曰昔人喻酒於兵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此言可與論酒矣弟落落無成正可藉醉鄉耳而脾氣虛弱溏泄爲災欲效鄭公一飲三百杯竟不可得安得使酒哉乃知器自有限此祿亦不易也顧公飲中友故相往復如此無何以原官餉兵賴州賴方興岑岡之師先生檄上撫臺力言用兵姿殺非是時已成師不及止然以先生言獲原縱者猶數百人丁

玄湜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治承天時苦旱先生禱
救甚勤君五月復坐言者罷歸歸爲小齋題曰讀
書談道更號曰雲山居士埽軌謝客時爲後生商
略文課與同好痛飲而已晚歲頗好內典及丁父
艱肆力形家之言或勸之著書輒對曰三蘇文章
今人猶厭讀我復何有乎嘗爲人論爲文之法以
氣爲主其言曰意至而藻生神來而言暢行於所
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吾於斯言有當焉先生老
無子後舉子數歲而殤不勝悲吒時時擊　遂有

血疾疾時令人奏管鳴絃倚而歌枕上聽之追亡
問以後事皆不言徇引聲歌劉長卿上陽宮詩聲
若金石兩手交舞其達生知命如此先生至行貞
白貲產不及中人里居有司例供輿阜皆謝郤之
宅廔日寢興室室中三年未嘗內也其先居潼浦
之葭洲曾大公崇器公有隱德鄉人稱之曰朴叟
仆叟生子琥而天有遺腹子曰文貢卽封檢討公
先生父也封公母王以節聞葭洲近海多盜節婦
以其子徙居於前塗及先生貴拜疏言祖母貞節

狀　詔旌其門又念段洲宗祐所在也即故地建祠貿田供祀事焉先是雲霄民善剽時議將誅剿之賴先生昌言於朝而止饒寇入閩增設憲臣於詔安先生以宮多徒擾民陳諸銓司寢罷設以故鄉人僉德之先生難於嗣咸爲禱弗輟封公雲霄之山阻水焉雲霄人爭造舟爲梁以過廩車今先生得志其德於人與人之歸德可勝道哉望齡爲諸生時客游燕不及試事與其舊百人補試瞳洲先生發牘首予以仁和今宰憲副張君鶚鳴次之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復懸化紅環城而呼會予發去不可及補試巡幸僑冗畏主司意不復望花紅也檄來復以冠先所試諸士予廩食於是庠士六讙爭言以父故私之先生初不知望齡誰氏子也聞謗撫心而歎愈益誦言兩浙士有先望齡舉者吾不復相交後名第偶符先生爲一笑而望齡絕癡鈍德業無所底每事後人此非先生所及也先生病革屬其嗣子毓榛曰銘我必陶氏子故毓榛走數千里以戶部侍郎盧公狀來乞銘告曰某月日葬某地望齡

辱先生知無以報烏敢辭弗銘銘曰神龍升雲九
土被膏或擾豢龍舍而逃文明天下豈與魚謀
失勢而沉以侶鱣鮪性不可馴而寧可俎大壑歸
藏一瞑萬古

福建按察使青厓高公墓誌銘

予所同乙酉舉仁和高君諱從禮字晉甫號曰青
厓以明年丙戌連薦禮部射策高等驟除刑部某
司主事進廣西司員外郎雲南司郎中積秩出守
臨江府居五歲擢福建按察副使主屯鹽尋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叅治閩粟遂拜憲使治兵於漳南蓋亡同年生九
十人而望高多職事雄貴無踰高君者歲丙午奉
表賀萬壽於京師過里中方客中暴疾而沒當君
新貴時人謂其詳雅沉厚大臣也及歷試有蹟長
外臺名譽隆起又愈謂當然而奄忽中隕悲夫君
平居嘗銘其座曰恕能養德儉能助廉赴事欲勇
宅神欲恬初爲西曹時方遣使出讞選及君君深
自陳讓至於再四西曹郎劇使無甚出讞者也或
怪謂之曰公何讓之固也君曰昔歐陽永叔君庚

陵行視架閣有積牘焉枉直垂錯不可勝覆也退而以獄矢故終其身精法審斷手書生方師吏耳敢專使命　上之以滇事怒李公材也言者強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憂不可測君曰　聖主可用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夷敗綱不無闕國之功據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又曰臣手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大將效命　天子視奏色爲霽竟獲原解君之於用可謂恬矣臨江之岨有龍池羊腦者南鎮界也巨姓主盜盜書殺人焚巢以歸有羅氏者擅貴廬舍操車馳往縛其帥焚巢以歸有羅氏者擅貴養客將爲亂君復用奇計收之民賴以安龍池羊腦之人至今祠祀焉權事之興君官閩省會爲臺司所倚中使者運目動腕君輒持關鍵逆機牙以制之常嚴憚不敢恣橫閒開罪庠校諸生徒褒譟於衢窘迫莫可脫君譬令執罪人以自解而以兵護之歸衆乃定奸人妄奏言福建鹽使司多滯引鬻之得十五萬金乘傳麾來商灶皆憂擾君時主鹽法梃身疾辨羣小皆挫服爲輸鍰四千有奇而

止閩貴人言於二臺請以私票行鹺號曰抵引皆許之矣又賴君力爭而罷紅番以舡來求市中使以聞君感言無啓夷心生方來患閉關謝却之番乃引去君於事任可謂勇矣臨江據津塗常以富人主客役　罷產卒破壞更踐時諸富人皆行貨營免吏用舍視貨厚薄郡民皆愁苦之君至官悉罷遣役者以公錢供而使吏主之曰簡客者守也先是傳頓而名爲節省官損郵直而民陰卒私錢佐之無所告愬君上牒請悉還舊額淸江鎭百佑

之所會也故事官市民從與半直與文後君在[illegible]五歲未嘗遣一役適市僚屬感師之以人安焉鎭故有社倉裒八都之粟立司正副以領之監守稱病君聽民出義廩分庾令自爲守官無所煩民以恃賴淸江之祠遺愛者二前守戴公德孺以兵從新建伯討逆濠者也一乃生祀君而俱浙產君之於政可謂儉於用恕於施矣此四者皆大臣具也君家貧少孤贈公臨革命曰必爲儒用成吾志後與母居分燈誦績每至丙夜鄰媪竊憐之爲資膏

火日中無烟塵蒲寨席怡然不屑也後顯仕至藩
牧常兼視數道佩組紛若所治贖鍰未嘗私一鏐
或以爲言君曰今視吾突冷時何如耶君體蘿腰
不任帶然生平少疾病至臨事所守挺然壯夫不
能及器望宜公卿少疾宜壽而年不登艾位不究
材悲乎竟坐一贓哉高氏違系蓋宋宣仁后族扈
蹕遷仁和七世入明名曰致文五傳爲西園公鸞
鸞生雲樓公科卽君祖禰皆贈如君官者也君娶
於鍾再娶於馬通政孫女皆祔淑人子一人德基
邑庠生娶都御史金公學曾孫女女二人一字都
御史沈公季文子同超一字知縣林公子蔭世其
生嘉靖己丑卒萬曆丁未正月二十九日德基卜
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而俾予銘之予安忍辭銘
曰慶之祠楚之稷峴首今淚羊桐鄉今家邑用荔
今黃蕉清江今白石羌載魄今丘中君何之今廟
食

山東道御史允賢徐公墓誌銘

噫此吾亾友徐允賢迪允賢實直自任其與人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倒囊篋中無留者與語如撞鍾考鼓音鏗然畢發開口張齶腸如絕絃可望見凡所謂機緘滌飾用廩鈞致之術非獨恥不爲蓋不知世之有是也萬曆己丑舉禮部名第四繼選爲庶吉士與望齡同讀書院中予性既淺拙常欲求得澗疎者與之處故與允賢相友愛異甚允賢居院中數月於諸同館生或不能樂其宇號邑里有竊笑者然或語大事引大節侃然自持人亦不能奪也望齡實從容語之曰以子直諒莊雅當風議之任出入禁闥誠稱其選然少機事恐非煩劇之具耳允賢曰不然使吾獲衝命按治一方必有以效者于試出之已而果出爲出東道監察御史視事西城威名驟張左都御史李公世達名能知人歎曰徐御史初置策子來何辦也無何奉命按治陝西茶法甫出關即上言關外邊備單弱宜增置壁堡蒐簡卒乘報可哮承恩劉東陽之反寧夏也挾虜爲助當事者牀賊懲欲招納以紓之允賢不勝憤遺書言逆賊憑一城乘釁妄動所恃虜耳虜得利輒去非有從

横之謀令一狂豎子杌肉大吏投書勃嫚可叛可
降權皆在賊何以懲後諸公宜滅此而食奚撫爲
當是時賊虜旣合勢允賢慮諸番或生心騷動百
方慰勞之益發牧馬赴大軍軍爲之雄洎賊平敘
功且及允賢固辭避而上書請上勤政講學以爲
外寧當有内憂其臨大事善持論引義慷慨如此
然精疆於職　事無纖巨皆舉其立寺學志茶馬
創義田皆起墜振廢晉諸經久旣報命當擢三命中
辭以地遍得廣西將發矣會有以筐篚事劾奏總
撫四川都御史某者語連允賢遏謝病歸歸數月
暴疾發臥一日卒允賢自詞曹出持風紀僅一二歲
然一時猶稱爲名御史予於是知允賢曩者語不
謬其自負必有以者而媿予知允賢未能若允賢
自知也允賢諱彦登齋曰景雍今字謂之世爲仁
和人居陸里以姓著高大考諱某曾大考諱某大
考諱某國子生與其弟鄉進士某竝長厚知名至
考某號雅石翁用文行遊大學卓乎左有稱者也
允賢生於某月日某月日卒甫年四十而翁尚未

老可悲也哉娶於沈有五子三女娶某女適某孫二人尚幼以某日葬某處允賢壯居常戲笑自樂謂予孱翁令使孱者銘之可悲也哉銘曰噫秘館筆札烏臺繡斧孰通其竅也宦三歲而已病一夕而斃誰折其羙也予有劒而吾未既厥鋩子有璞而吾未究厥光人與人猶不能相知也而況夫修短之數窮通之理蒼蒼者之報施也惟壯者逝而孱者銘今吁其悲也

四川道御史耐菴陳公墓志銘

陳公諱[redacted]字葆光號耐菴予同巳丑舉進士友也器量凝遠性愛人艱禍知安平用清循不擾得民譽歲餘以力能理煩調寶應縣邑瘁善瘵帶引漕渠數起大縣葆光為政務解煩息苛與民為無事時東濬河神臺莊北開張福海口發丁壯若干人赴之徵召繹絡而民不知役會倭入朝鮮緣海郡縣皆纂嚴增設守備緊然不寧寶應故無外壕衆請撤民舍百家以治壕葆光持之巳而無它百家者竟罷撤凡搜粟料兵大府檄日至而每用便宜

應之民間賴以安堵居數月署前清肅如在墟落
日召邑子弟爲講課躬自勸率文教大興自嘉隆
來邑人無上公車者是後殷殷多以薦起矣尤崇
行義恤窮乏之所推食貧士凡五十餘家老生朱崇
學年七十餘有奇節待以賓禮歲時造廬奉粟帛
又歲貢生某瞽廢爲治資產沒以官錢葬之餘率
類是前令耿君有治辦材嘗規畫六事邑人稱善
而曹吏多害其成共謀沮壞每言其不便葆光廉
知之遂鐫石臚載其法樹於縣門而下令曰故有
議前法者罪之嘗稱曰法所便人出已因之可也
所不便已出人更之可也以高第召爲南京四川
道御史時淮水漲沒泗州　福陵　天子震怒逐
總河大臣遣科臣馳詣河上求便計上下悚懼無
所出於是請大疏周家橋以洩淮水許之下流高
寶應縣之人咸洶洶莫必朝夕葆光上疏諫曰臣
寶應縣令也習水事義難緘默請無言違事項者
淮才從高堰驟溢高寶邵伯至決隄五十餘處此
溢出之水害已如此矣若大闢周橋以鄰爲壑數

邑之民求爲魚鱉豈復可得哉夫治水之道必先其下流今議者徒欲分導淮水從廣洋射陽以達於海不知廣洋去海百里何途之從而能遽達又二湖皆無圍岸淊佔民田水行至此寧復可瀦汎濫四出究爲民害耳爲今計試自興鹽迤東擇其便利如白塗河石磉口廖家港等處條爲數渠分門入海然後逆循上流濬深闢廣受多去驟合水次第東行如是則汜光諸湖可令虛腹周橋之水容納有地不爲災矣然事藉以衛　祖陵臣猶以爲未也夫淮出清口會河入海而能拒強河俾毋內灌者以全力勝也淮分力弱能禁河之躡其後乎淮退尺則河進尺濁流澱瘀甚且逆行何者河強淮弱水勢固然治法亦異治弱者合之治強者分之宋濂有言夫以數千里湍悍之河一淮茹之欲殺其怒理所必無誠釀爲別道衰其半力則河患可平然則今日分殺之策宜用於河不宜復施之弱淮也近者五港口分黃導淮之議誠宜亟行相度尅日舉事使河分勢減不至扼淮淮合力全

不爲河扼於是大闢清口積沙俾淮徹底行直趨雲梯借淮之清洗黃之濁則海口而上累年歐淤衝刷必多二瀆將爲安流矣誠計安　祖陵無便於此淮固不足深治也疏上　廷議韙之卒鑿渠分黃水如公策而周家橋不果決全活甚衆礦稅起公率其僚累疏力爭語多不具載時臺省空虛留臺御史纔二人駢佩八九印載星往來不勝其勞而葆光閒靜耐事臣細皆舉所聚京帑浮費省戶部金至巨萬秋再滿會開母馮太孺人遘疾危甚遂投牒都臺解綬輒歸中道母訃至奔視衰毀服絰赴京補陝西道未拜而被南察時葆光已病瘵待　命逾旅久不得報上童乞骸復不報以沒悲夫賈子書朱叟有二白璧色與徑皆相若也而一者纔五百金一者千金其厚倍也今有童明之操孤絕之行攷其事則善校其名則美然其　道若爲山然有受其虛者夫虧人自成與利人以自瘠其厚薄直倍蓰而已哉葆光自爲諸生至臺憲其所與半面而上咸勑毛出腸必效其惠愛而後適

至忘其身遺其名譽受詬罔處垢辱而不悔葆光
年二十七領鄉薦五應都試不利家赤貧既連蹇
而出游游道數困寇敝衣浣持一簞至數歲而旦
夕爲家人具鮮通籍十餘歲家無美田宅而諸弟
皆有郎貴交游姻黨挹江飲河人人意足而已未
嘗有德色純綿性温膏雨必潤雖葆光亦不自知
也然當世所稱賢者咸善拔擢有完名顯官而葆
光至被口語位纔七品邑邑旅死繇有道者視之
則完名顯官者抑莊生所謂人之君子耳以較吾

葆光其價貴賤殆不獨千金五百金而已也陳
居山陰宋忠肅公過庭之後至禮部侍郎思道起
家當明初造諸朝典大儀多所參定侍郎公曾孫
顧爲潮陽儒學教諭教諭生鉞鉞生濟濟實生封
公杖葆光父也封公富有襟韻每與鄉里少年吹
簫擊鼓飲酒爲樂老而彌篤葆光性凝重衣貂還
里然不以貴重故簡斥父客每會絲肉葢奏奉觴
處客下恬無異色人服其孝生嘉靖丁未十月卒
萬曆乙巳七月年五十九耳配王封孺人子四長

國子生至言娶王上舍鍾瑞女次至讓聘張孝廉
汝懋女至論未聘至論聘何大猷大化女至言王
孺人出餘庶出女一適朱文學朝晉子國子生日
熙孫男三孫女一許字外姪商禮部子述祖戊申
仲冬廿有二日葬公山陰獨樂山之陽至言以公
從弟繕部狀俾予銘之銘曰人亦有言器薄厄毀
酒薄厄酸嗛嗛輒德靡慱於趾迺疾用祉維此价
人溫恭有恪內碩且寬大河滔滔滲漉萬有而靡
清瀾初綰邑符繼升憲府歲矣多冠鷹鸇其羽擊
彼秋宇厥德迺鸞孝友兄弟以燕朋友以逮賤鰥
嬛如豢馬洎此蚊蜻飲海同歡小夫周軀爪甲毛
縷聊用自完公指不有上頂下踵中吐肺肝維民
生厚公雖亡矣厥德謖樂丘如堂億萬斯禩公
覩永安

晉府左長史重齋郭公墓誌銘

萬曆歲巳丑望齡偕同館生金壇王肯堂宇泰南
宮郭士吉希祭謂重齋先生於其家皆父友也既
升堂亂帙塞座間時主人未出相與竊視皆手藁

遠讀一二語鋒辯嚴峻如從壁鏖窺武庫既謁拜
灑然意欵耳目皆新聳以爲豫遊者之人非世所嘗
見也癸巳八月十六日先生卒其治命以狀屬肯
堂銘歸望齡士吉介以往是時予與宇泰既歸矣
而希參方參浙藩故云然甲午予將詣京師希參
使者以宇泰所爲狀及於西陵其冬拜先生遊几
見其孤錫禎諏而志之愼也公名多字子仁人稱
重齋其先世濟南之齊東人隸籍濟陽衛正統末
有名山者與土木之役死焉再傳至貴貴生仝仝
生莠莠有子五人公是少初爲弟子員時試輒舊
然其志已兀然鵠於道每至學齋衆人相囂讙公
輒危坐塞默舉嘉靖丁未進士領選知臨晉縣擢
戶部山西司主事秩滿轉員外郎以察謫鄧州同
知量移通判松江府同知延安母憂歸復補湖州
以晉府左長史罷歸公質直悃愊其居官踐繩自
任遇事慷慨引義理無所紆阨其所持議論與施
之行事皆吏職所固然未嘗詭謝挨於人而世所
株連千餘人公謂鄧守毋激激且生變於是檃其

渠一人杖殺之焚書逼衢事獄解其判松江掌嵯政太僕丞其以私鹽大夥闖𢿙者公捕之意或以鄉宦體面干說公公曰鄉宦之重賴朝廷朝廷所以重法也無法是無朝廷無朝廷有所謂鄉宦乎方是時公同謫者多顯融公以廉平無依媚久不調因作寤語設問答蓋客難解嘲之流以見志焉久之始遷延安時滸墅將軍牛秉忠者鎮將也以事與諸庠生閧諸生語暴其私褻於臺下府鞫之秉忠故從虜中歸正至是不勝憤召家丁語曰吾與若本塞外客耳逼我且復去聞者錯愕謂不宜詰問公故令承行吏具牌勾其妻女而已踞堂佯罵其吏曰牛將軍何等官乃欲以秀才浮浪口語辱彼妻女耶袜塗其名叱去之秉忠聞謂公愛己翌日謁謝且要與講解公首肯之既出呼其中軍官語之曰吾問官非講和人也歸語若帥速以罪人來吾在固無他不爾者當無故弃萬全富貴自即羊犬乎秉忠慙懼械其家丁來獄以竟其治湖大畧視二郡不為豪勢者所安竟遷晉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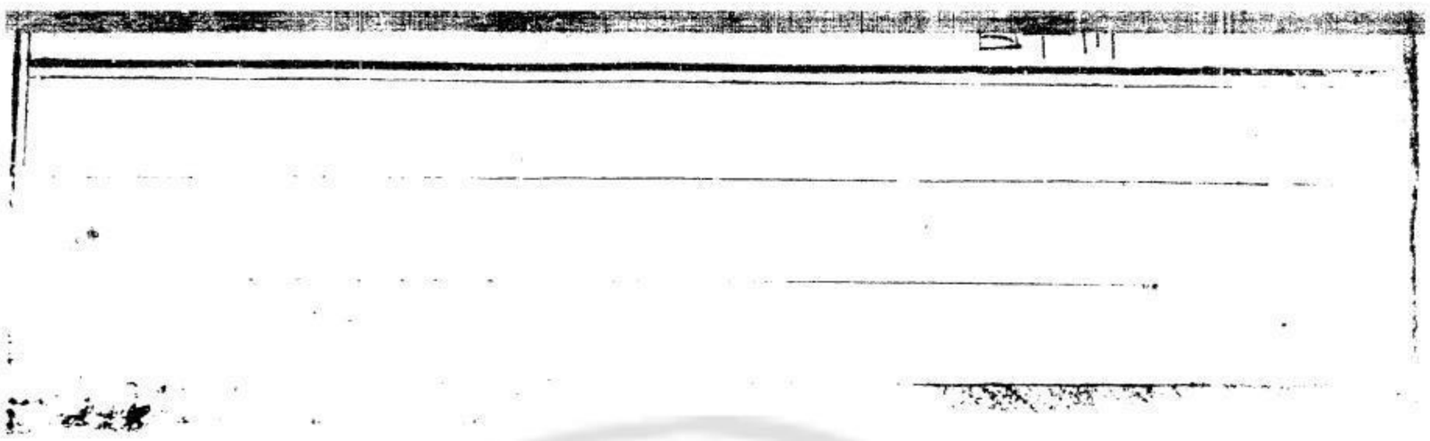
公猶斤斤其職不少　懲貶至縛巡按御史承差
吏寘之獄大爲所怒竟投劾去故愛公者多謂公
尚綿亟柔面柔口相媮悅視公反以爲怪異以此
屢見擯仕輒連蹇然公居之恬然無悔也居臨晉
日均徭嚴保甲課民種桑棗大爲饒利時久旱獄
有冤公爲直之即日大澍其爲治晝然豪有力家
與單平細戶無所高下即司府意有屬不爲動多
忌者以是擯戶部郎清論猶冤之其爲戶部也嘗
奉命偕御史賑御史寵甚嫉公勤事欲嫁其罪於
倉攢刻奏之以牽公公往白都御史爲陳義理乃
嘗竟不敢動客兵之入衛也讓於通州至輒大擾
饟郎管錢穀出入耳不問民民甚患之公往涖事
先期移牒軍門軍門爲下令嚴其哥兵至有蹂民
稼者公縛治之民賴以安故事大通橋車腳巡倉
御史與戶部東官廳兩轄之御史欲專其事移文
戶部令後毋與事尚書不敢抗依違從之公時在
廳駁之曰有如御史所謂事當獨任假有違犯漕
務侵盜官糧者不知監臨主守孰執其咎御史言

諺當仍舊爲便尚書顧之而已既又理漕通州所
蒐除奸蠹甚力潘經歷者與御史書據爲奸利乾
沒艙舡銀九百兩公廉知將發之御史惑於愬者
反譸言公飛語騰布積以他釁不爲衆所悅會考察
遂用浮躁落職鄧州至州民有以白蓮教被發
覺者負氣以至坎壈而公不謂然也嘗持議謂性
氣與義氣似而非爲數百言辨之其所謂不見是
而無悶者哉公之學以踐履爲實解悟爲虛故猶
不喜聞新建之說著書辨之欲以排斥異學擁衛
傳註力爲程朱禦侮遇談致知者必痛詆之雖以
觸世忌諱不復顧蓋見其末流於本初或勿暇究
也然迹公行事與所立言庶幾愷愷君子者矣既
歸益力學不倦府尹禮以大賓公爲言必如古法
無若時俗且文乃可往尹從之禮成一時咸改觀
焉其所著有敬思錄讀書歷事劄記大學管闚井
天膚論九邊論古今奇聞類紀經傳先儒格訓今
言畧節方正學先生雜著抄述經濟鴻猷歲時雜
記雜集各若干卷一統志畧二卷衛生管測一卷

覆辟長語二卷迂論　卷仕晉始末　卷又隆慶初應詔陳言疏藁一卷疏未上故其事不載焉公凡三娶初配程氏贈安人繼楊氏又繼陸氏封安人子一即錫禎府庠生側室梁氏出娶於祝有孫三人皆幼公之卒距生正德壬申八月十五日得年八十二歲其葬也祔於先塋啓程安人窆而合焉銘曰衆昏羣眠日中而瞽孰興徵言提之今覺或惟此微言甘味毒藥中人肝腎糜鑠或懲厥毒吐味不嚼有美李公禮法是服守其師言以揖新學著書白首勇與之角仗義扶仁履亦靡錯官不遂展安我濩落玉音慕雕貞哉大璞狷者不爲將聖所託有吁睪如其人可作

歐菴集卷之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眞如齋校梓

墓表

河南左參政敬峯查公墓表 代

伉直刻劇容於古而躓於今吾聞之矣處恭行而抱冲節平居無先人之色可以誨詬招妒斯亦末世所宜獲免者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蓋古今一揆焉然歟否哉強禦者或恣行於時而誚行禮睢盱者欽手郤走而侮恭讓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俗固嚴所畏而虐所好耶夫君子於禮誠心嗜而樂蹈之非爲媚說周其身謀出也其遘誚侮奚有悔哉予始讀書秘閣時而海寧敬峯查公以其子來委贄遂以識公接其容而委蛇卑陬咸中節慶坐與酬問笑語呢然惟恐盡余退而訝公恭謹迨後徵詞之其於中菁密室黨友習紳閨隸賤走無不盡然者蓋天性也抑所謂心嗜禮而樂蹈之者乎公既謙孫深於禮意而始釋褐爲禮官由主客司主事典鑾夷邸進員外郎郎中冉補精膳舉其職有聲譽甚擢河南兵備副使樂其藩政漸鄉柄用而坐劾者左遷參議一至閩一至齊皆中彈章終以罷歸何哉鳴呼有禮者不必答而謙者不必容果矣禮有不答而謙有不容亦其求答與容者也不者或多文節而細於施用公爲兵備能簡軍實決詭籍者歲省千金練士物馬嚴干掫有劇盜出於獄公勅徒升垣下擊獲焉其分守大梁爲定賦額畫一布之里胥不得因緣爲奸歲侵多盜授指健吏則鬼桀立殪封境以寧其琅然見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GOV.TW

周者畧類此而齊滋陽令當塗者鄉人也以贓著聞無敢發公廉狀白於兩臺列上之竟以此得譽論罷其爲求答取容何如哉公家自吾新都徙海昌數傳而盛公魯祖益封僉事祖繪大理左少卿父秉燾京兆尹嘗掌銓天曹有二兄俱薦鄉書而子成進士亦以禮曹郎主蠻夷即寵顯過漢石氏而公恭謹不知視石君誰甚也然京兆尹洎陳淑人卒公毀瘠幾絕六載居倚廬稱純孝人以爲似郎中令建所至有惠政去輒見思類丞相慶焉石氏不爲儒徒用孝謹寵異於世公儒者兼有之數以踣頓將古今尊尚異軌乎公既隱居自足於花竹禽魚間出而以其聲折鞠邑者恂恂鄉遂忘已之初貴與今之沈礽畸涅也抑所謂遘誚侮而不悔者與卒年得春秋五十六葬某處公業未就緒在其子生所未偶定於沒後遂題其墓曰斯爲明經政查公所藏名志立字鳴朝敬峰其號配封宜人姚氏子男一女二男即主事允元昔所從宇遊者也

封司業官嚴傳公墓表

萬曆辛丑　天子新建　東朝恭憑羣臣於是前封翰林檢討傳公諱某以子新德進封承德郎南京國子監司業　命書若曰父師司成父若師皆師道也具官某秉義履仁孝友婣睦其進秩如子官臣望齡屬當　制視草彙以癸卯孟夏　詔書至太原方是時封公固得暴疾枕上稽首稱萬歲受　命居二日竟卒其孤新德從南京以閱來藏自反晉及於襄甫若干日踊而呼曰孰哀於吾君哉拜　恩之不日也及子歸之不月也解者曰孰若而公之猶身於榮而子之身於大事也哉天也復奚恨乃手爲狀函書二通屬其友周季平氏洎望齡曰維先人不朽在茲石也毫中墓道惟命於是季平任銘而予表之惟傳氏世儒其太公諱汝楫爲邑生員以目眚弗竟公繼爲之精誦善記文譽甚高太公棟家而宜其弟弟不謂善求分異盆苦太公不忍意快快公時尚年少開譬備至迨析產田取磽者廬舍牛畜取敝憊者久之盆困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教授給二親養其所携取果餌鮭菜謂甚旨舍弟嘗也必以獻二親甘之食忘其貧里中稱曰賢哉傅氏子始成親於義而終能安之乎母楊夫人莊公事之彌婉沒久彌慕外弟多逋弗能償公以母夫人故裁口約腹悉代償之人益謂其孝從弟奎家病疫所親懼易無敢門瞰者療治葬殮皆倚公再逾月乃罷歸人爲語曰疫無傷視于昌子昌公字也方公少時宗人或論徒亡去今橫坐公以鍰得贖還遇之邑亡者沮縮無所處公爲談笑道故

卒無一語少所師范先生歿孤弱多侮公百方扶立之既成每泣語人傅翁生我之數者殆所謂孝友婣睦兼履仁義者與予與傅子別六七歲其德業名行日崇月長心異之蓋翁教實然傅子南徙或曰南土下濕不宜北人公曰行也爾不習誰謂習者遂與偕往居歲餘傅子病思請歸養翁曰未可三年曰可矣始翁就養京師月餘輒去曰不以易吾巖谷川原之樂也及至金陵其地多山水傅子請游公曰不可吾司業父固非游客自初受

封一再御冠服輒藏之邑鄉飲屢以賓禮請不肯
再赴曰不可以孺子故多上人其爲教率若此始
予同館生二十五人傅子年十八最少翁生嘉靖
壬寅解褐稱封君食大官膳羞時春秋最富盛同
館生長者年或過之性冲泊惜禄法又宜壽六十
有二而卒悲夫傳之先譜亡其詳無考翁配樊氏
封安人生子四人新命庠生先卒新國
允君新德娶門氏　封安人新命庠生先卒新國
廩生娶單氏新民冠帶贅畫娶張氏次即宮
庭詩庭禮新國子庭訓俱幼塋之地曰高原曰以
萬曆甲辰九月十八日予惟古韋布束修之士教
藏於家而名不出於里多矣公教澤暨四國名聞
天子有德嗣也夫孝友行義之槩　綸省志之贅
冊書之所謂不朽者其在茲已

將仕郎鳳渠何公暨配孫夫人墓表

公諱世英字秀甫號鳳渠其先自浦江徙居蕭山
六世祖景源者以次子善官封監察御史傳至都
察院經歷瞻復用子世學官得封實公考何氏先

後舉進士科居憲府稱名家厥配孫亦邑著姓也
公既長子任事器識通敏職勞辛謹出納貤遷奇
餘貲用以饒嘗謂其弟經歷公曰吾持門戶爾大
之經歷公因以併志積力就所學公之力爲多夫
人將之以勤惠守之以儉慈上和尊章中諧娣姒
下撫臧獲咸得其歡公所繇廣業行德夫人力爲
多公仕爲靖州吏目無幾何謀於夫人曰吾親老
叔且宦遠吏瘴方熾不歸乎夫人謂宜遂投牒還
公惟二女最後一子汝成然公夫人不以一子故
不覓假其訓厲嚴甚初汝成未生夫人亟爲公
宜子者而夫人遂舉子人以爲天道也凡世所謂
好禮與施惠交游仁族屬以餚隧石而諛素封者
於今殆爲恒言然於公夫人則稱者與其人皆可
無愧當公始生也或夔爲御史公樹坊孫翁字其
女之先一日亦夔一御史求聘甚莊而何氏之緒
以公夫人昌其徵也哉

四川慶符縣知縣少南稽公墓表

嘉隆間有廉直吏稽公諱鏞字子佩人稱少南先

生以乙丑歲解褐知揚州府如皐縣其爲治遂上
而異下博用而儉守嘗曰吏威威所事也監司部
刺史持法詗刺以威我故威吾所威者五達之市
三戶之校心評口訾其爲監司部刺史多乎哉今
謹事吾民不勝事也其曷敢不威其持論棼然初
至官罷所私奉金二千有奇釋死罪坐強盜誣者
十有八人邑並海百戶余顯庸海上橫不可問公
鉤得顯客致顯治之其黨皆伏法戍海軍歲以汎
至所舍嘗爲民患苦公先期視空舍及諸釋老之
隙者令居之而與戍將約毋犯吾民也後卒殺汎
者公執之問戍將軍法若何戍將爲立斬卒麾下
歲饑民多負公爲出羨金千餘償負事聞都臺都
臺謂如皐故羨耶檄以如干兩佐泰興治孔子廟
公報曰如皐學宮亦圮敗以歲儉弗治奚暇及隣
都御史固弗怡檄再至則名曰佐饟公又抗言饟
公事邑饑民徙意在私不能及公也竟以是得罪
被劾調去先是如皐令以鹽使者牒製鹽儀直故
事製者至燕飲月餘篋肥乃去則藉手報使者公

往還纔六日徒手歸報御史面推譽之弗薦也公
既失薦又重獲罪徒官人尤之公謝曰吾少貧吾
母手縫紉衣我挾筴詣塾綫跡新故屬也後婚當
親迎念所着履故敝假他鮮履內之吾父見讓曰
若乖履敝吾乖乖敝履者遽解去躡故履往吾失
歡上官以歸故履尚在也去如皐之明年赴京師
改知安卿未發聞有語空中者若云母欠公大驚
愴不候部牒馳還比至太夫人先數日欠矣服除
再補慶符行詣京口舟幾覆有巨艘拯

如皐令君耶以其徒拜檐下曰德公無以報天乃
假手於此抵慶符忽忽不樂遣官投牒乞歸不可
會都御史曾公治九絲蠻故地爲縣公以材任經
畫制度刱創畢歸縣請益力時公年五十七詭云
當引年律諸大吏皆訝曰稽令文耳然不能奪竟
歸居八年已卯乃卒卒年六十四公以某年生十
六補生員嘉靖庚子領鄉薦明年都試文在選中
世宗以事怒禮官削去牘少半遂落第後試時有
並舍生病甚以公力濟公屢蹟益窮而病生來爲

浙郡守至觀察數爲人言吾賴稽君以有今日不忍其困願以廣牽事君堅不肯往人問其故謝曰無之嘗歲侵學使者令部中鄉進士得人舉一人克弟子員或奉百金請於公不可以從子應其舉貧賤介特不辱其性然也稽之先以賈雄於楊州至伯八公賈德清之滋溪樂而居之四傳生昊昊生雲鳳娶於何而生公公少而嗜學始婚不庭者數月人謂其嫁比出寘書累帙其娶某也生于三人仲某于同年友仕爲建寧府推官其廉如慶

令加以寬和上下咸喻之公蓽著若干歲今吏部侍郎葉公福州推官阮公俱著爲傳文甚嫵望齡歸里中而復以仲君命書大凡揭諸墓道以觀後之爲政者俾知令有事民之道詩云媚茲庶人稽公之謂與

孝義來功伯墓表

來氏自鄢徙居蕭山之十二世有義行君子曰弘輝號南莊雄貲能施喜賓客聲動一邑中其功德往往銘於通梁大塗之石有五子仲曰端人仕爲

新興永新興人號之曰來姥邑獞爲剽蝓人撫定之具在邑志娶於任功伯生彌月而任卒其繼母曰吳曰俞功伯之爲義也逾甚自年少時固然於是新興公喜曰兒大類吾父功伯亦曰吾不能肖吾祖不敢愧之志 所居曰紹南而鄉人曰功伯眞南莊公孫矣功伯之於其族級病夷腸者井露者薙蔬圃有區講肄有所出其塗無弗以圮曰是吾祖志也里富家之取佃人租者一時亟浮之功伯顧反損收租者率以新量君曰吾祖之量在萬

曆戊子歲大侵君倡以米三百碩賑又粥諸途人來十六貧甚且鬻室妻子君聞歎曰吾可餘粟而令其夫婦父子不保耶令就吾廩十六至今祀焉鄉有嬰兒啼於空屋者其長數人皆疫死人莫敢近君爲鞠於者收其孤乳之君於義如嗜慾不待牽率以赴故久而不怠其所爲人難爲者多此類嘗放糴既定直矣價驟踊糴者請益君曰吾既許若而棄之是棄信得金失信不忍爲也從叔某鬻以囊金寄君垂死無知者君持金請曰是寄物叔

將誰與遂以遺命散焉鄉人有負官運者鬻南山於
君以償既而聚族訟曰墓也君以半讓還之不與
較其閎雅有量又如此當新興公宦死以喪歸也
俗謂客屍入門不祥宗人皆扞勿令入君號踴欲
絕祈請哀甚遂升棲於堂繼母俞有疾君於是五
十有二矣而憂瘁甚不解衣者五晝夜至俞疾已
而君殆其古所謂孝義者與君諱士建功伯其字
配黃氏子三人葬冠山君之歿也有弔者數十輩
莫識爲誰哭多涕問之故曰吾儕餓夫賴君賜以
活故感慟耳先是君有積穀在野忽被焚羣丐爭
相號行謂君曰來某房稻當亟救俄而火滅嗟乎
向令功伯而得位爲政者見德於人當何如哉道
乾娶亡侄女與其弟某皆有文而賢載君德而廣
之得位行政將在斯乎系以辭曰古言陰德辟若
耳鳴已知其然靡聞於人子之言德義異於是貴
如眉睫眼不自視著自知者德則有心有震於躬
厥脩匪陰如鐘鼓考聲聞孔大已無私焉聞則何
害孝義來君釐蹟乃祖播種先孫服其畝厥德有

嘉厥聞有赫饑食渴漿烏黔鵠白君性實然而心
不有脩之罔覺以詒其後冠山之陽斤石不磨維
千萬年視此頌歌

神道碑

陝西布政使拙齋蕭公神道碑

署太倉州儒學教事蕭君思似以萬曆戊申夏緘
書加幣抵會稽致詞於望齡曰吾先子嘗攝官於
越它日叚語其孤似等曰吾治越狀惟陶君子知
今不幸指背樹檟合山之原拱矣而隧石尚虛先
子有知且需君辭以瞑予曰望齡生來郡歷十五
守公廉知大體任事果斷無如蕭公公少事緒山
龍溪二先生聞文成學而悅之契其指要生平以

自信爲宗較然不　欺以爲飽滿欣適當二先生
駕師說徧游江西南所在爲講社而宣州水西社
最盛蓋公等相之後登曹郎出爲牧守其表樹殆
有本也以隆慶辛未進士拜戶部主事監崇文門
榷故榷簿多僻例公白更之衆讙然尚書懼其口
也欲遂已公爭曰顧事當否何如耳衆口何足惜
尚書爲之動容奏上報允絜爲令公名遂起主其
曹章奏與修萬曆會計錄丁繼母及父艱再還部
郎監河西務榷用寬平登額羨二百緡籍而儲之
或曰此齎遺後人耳何益公曰夫多輸以爲名俾
後莫嗣吾不取也吾又敢誣來者爲無賢乎河西
人立祠生祀公公歸直於民更曰齊賢館其遠名
不伐如此遷守紹興也復稽山書院集生徒月一
講會教曰文成闕里錢王先生相與闡道之地太
守幸來今願以仕學矣因闢館曰仕學所尹和靖
之墓湮久公求得表而墳之又裒龍溪遺書於其
家鏤板以傳郡志自宋嘉泰後記籍曠佚四百歲
公屬草於張宮諭及今兵部尚書孫公告成文獻

乃備前守湯公建三江閘民賴其利歲久灰解水
奔射罅石慮刓敗公大募民甃治沃錫罅中石牝
牡相銜水不可撼勢益固會江潮擊西興毀隄漂
民廬數百直水衝道居者皆撤屋避之人情洶洶
時謀修築蕭山令條上議言役舉有十難公歎曰
鎮民且魚吾可坐觀耶請緡錢二萬治石隄其修
三千餘尺高丈六尺累石二九方作時濤壯石輒
仆公禱海神潮爲衰止工乃訖公爲治先教化旌
善革淫如不及越俗鬼好陳戲樂神祭圍子弟聚

常千人送女破產女生多不舉博徙群居蠱惑淫
浪公下令民有主博者毀其居勿赦禁民毋得溺
女及張戲媚神民即犯令雖請屬皆謝不從被法
者多怨之與賓客接倡不能下色辭多不悅者
值歲連潦異甚沒田廬咸云閘增損失度致然語
沸傳上下公無以解時海隄有羨金乃別創三斗
門欲以泄水塞衆議會來歲邑子都試者皆罷歸
又謗云水多道出於形家法凶士罷免者新牌爲
之也尋嘗爲衆明其不然皆怪怒又數歲尋與鄉

人數君皆舉禮部科名號最盛而每歲水歸駛驟
如往時予乃笑曰公輩言牖病田與形勢者今何
如會稽貧人有竊銀鑛當抵法者公心哀憐官爲
鼓鞴試之石徙流鉛曰鉛耳遂原之而越細人喧
傳太守持庫中鑛鉛金以歸予後從督吏問知狀
歎息曰可令仁人蒙詬至是耶及遷四川按察副
使值計猶開口語以新秩調貴州至貴州攝事並
綰八印黔人服其材刻王文成集以教黔士本所
謫宦地也擢河南參政分守大梁時中土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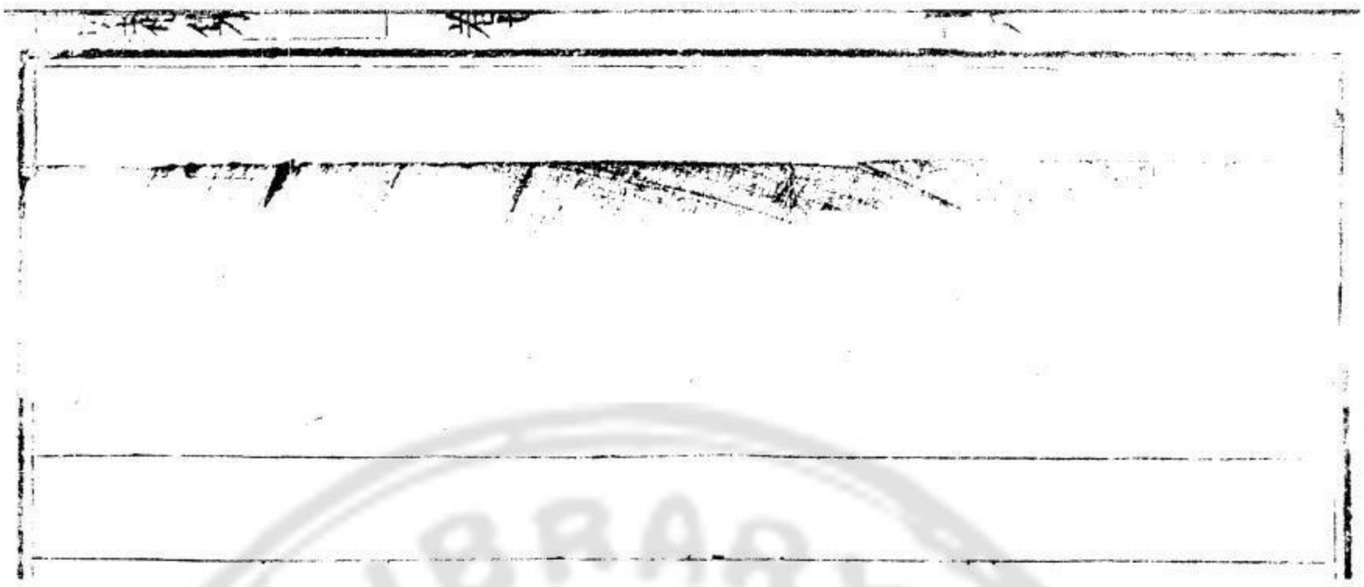
食公往來拯濟法最具事寧文以鍰千緡市穀實
所部郡爲備它道皆不聞也遷山西按察使一歲
擢右布藩居三月復轉陝西左布政使時鑛稅二
使暴吏民公一裁以法秦中吏民伏公稍稍得氣
中人奴劉有源筆士至斃公白其罪兩臺論殺之
羣小聳息俄以上計行公居山西時有所忤用其
童復坐平徙竟拂衣罷公兒時從父居郡廨中郡
宴新舉士鼓吹闐然舍中群兒爭出觀之及太守
導至皆走匿公立觀自若守大賞異之曰是兒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坐吾坐也撤酒饌餉之贈以戲書若干卷及就傳於故記中見范公義田事歎曰吾得志當效是書其事藏笥中及罷陝藩歸建蕭氏義庄以贍黨族捐田畝計者二百竟兒時志也方未第時家貧授書養父爲二弟婚盡其力晚授產諸子與弟子均等人服其孝友賦性直方既聞良知之學彌務平實無譁言飾動雖用以違俗蒙毀而純質日章久見稱慕越人向訾謗者後更思之齒於祀典公嘗夢登●山第宅嚴麗徘徊良久榜曰元微之宅及寤越入署恍然夢遊其地即微之詩所誇州宅也卒爲良守徵沒食其地公諱良幹字以寧號拙齋先世自歙徙涇縣之渲湖八傳至世貞公有五男子二十五孫御史瑞其一孫也御史之從昆弟曰容容生臻臻生鼐鼐生汝金號訥菴公娶於畢氏實公考妣公貴贈祖母母繼母及元配朱皆淑人子四人長即思似舉順天府鄉薦今署學正事娶焦氏繼趙氏次思修思倡皆貢士修娶徐氏倡娶鄭氏季思作庠生娶趙氏孫

七人公卒以萬曆壬寅四月享年六十有九所著
四書臆併雜詩文集藏於家系以詞曰以爪抑搔
適癢斯快以石療治中疾斯瘥癢止病去樂難具
名心所愜今靡用告人倡優登場笑而歌賓客
笑轟勞已則邪作德之休如搔如療足已靡它君
子所蹈作僞之拙如倡如伶屢舞駪駪媚茲市人
挺挺蕭公既弘且毅視履何玼允升弗躓力仁赴
義中所渴饑亦既蹈之乃勝而肥左戶潛郎東揚
作牧秦晉梁黔聲聞孔淑稱心斯好詞莊色嚴
喙雷鳴蟲語魚喻楮冠與謎終焉惠之哲人美
曷其嗣之穹碑嵩巂在涇之陽公乎格思樂我桐
鄉

陸卷集卷之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狀

大學士對南王公行狀代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先生諱家屏字忠伯號對南先世自太原徙鳳翔有長眉王者以材勇充南京龍江衛衛士從文皇帝北上屯雲中遂爲山陰人七世祖顯顯生文秀文秀生得林得林生冲爲朝邑典史朝邑公生縉知臨邑縣有惠政臨邑公生黃坡公朝用配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氏是爲公祖考妣黃坡公生石溪公憲武配韓氏
繼梁繼景是爲先生考妣黃坡公儒官石溪公歲
貢並以先生貴贈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祖妣
趙妣韓梁景並淑人先生之生也石溪公方假寐
夢有仙伎擁金童自雲中下入其室覺而先生生
先生生有異質童時淑人從闈中授書率一再
過輒成誦甫十三補邑諸生甲子舉于鄉乙丑丁
石溪公憂戊辰成進士廷試擬第一　莊皇帝移
置二甲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同纂修　世宗
實錄尋教習內書堂辛未分校禮闈今　上改元
同修　穆宗實錄甲戌陞修撰乙亥充經筵日講
官先生雅擅經術善講解每進講禮度從容音節
洪亮　上每改容聽之丙子請告賜銀幣給驛以
行巳卯詔補經筵日講官同修會典庚辰三月充
廷試掌卷官壬午七月陞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
修撰八月陞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癸未
三月充廷試受卷官九月主考武闈尋陞詹事府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甲申正月解

院篆教習庶吉士多所奬成四月陞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十一月改吏部右侍郎兼官
如故踰月　上手勑改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
士入內閣參與機務當先生在講筵　上每注視
一日宮中講左右曰王講官舉止周詳目不睨視
端人也至是與太倉王公同麻而拜疏辭不允乙
酉五月召對煖閣偕同官議處章奏慈寧宮成以
閱工勞賜銀幣蔭一子國子生九月扈駕視壽宮
賜織金飛魚羅金椰瓢帶諸物至大峪山召對榻

次賛定吉壤內戌廷試充讀卷官以風霾偕同官
條上數事請覓杼柚減型器罷水由　上召對煖
閣嘉納之八月景淑人計聞賜賻及銀幣特予誥
命諭祭遣使營葬護行先生既憂去當推閣臣
上不允虛席以待比禫除手詔起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遣行人即其家召之固辭不允以四月
入朝既踰時未謁見　上值　萬壽節先生上疏
曰臣入京踰三月矣尚未獲一瞻天表奉玉音臣
惟堂陛之交惟有朝講軍國之政惟有章疏今朝

講久輟典禮並廢矣聖壽屆期捧表入賀者雲集
尚可端居大內不一出乎章疏頻留綱紐漸弛矣
皇儲虛位上書力請者鱗次尚可留疏禁中不發
定乎臣願皇上早臨朝宁無違祝聖之期畢發封
章首下建儲之議非獨愚臣一人得快膽奉　上
覽疏感動傳諭視朝比朝顧先生不在還問左右
乃知待命未敢出卽遣中官諭旨曰王閣老忠愛
之心已知道了先生再疏陳謝至十六日　上爲
再御門始面恩　上目屬久之庚寅元日召對毓

德宮　上擁皇長子令與閣臣諦視諭以保愛之指
四臣咸請諭教　上領之爲亞相者多有之顧在清
災異同疏言應天實事優詔褒答先生自以起用
踰年不能有所補救稱疾自劾請罷其略曰夫署
銜佯食無所事事古之爲亞相者多有之顧在清
靜寧一之時則可非所以語於國家危難之日也
有器於此三人舉之患不勝益一人焉力不加多
則益者慨矣天下事豈但一器之任已哉今天鳴
地震星隕風霾川竭湖涸之變疊見四方水旱癘

疫交發累歲外患未休軍餉積缺邊腹並潰兵農俱困而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籌畫詳紱祇飾彌文綱維廢弛名實殽混乃徒使三臣高目刻心而臣愚不能效一臂安用臣爲哉間嘗一進瞽言略蒙慰諭竟與諸司章疏並寢不行臣用是自劾罪狀冀賜罷歸奏入得旨慰留再上疏曰夫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爲子者謹視湯藥必瘳迺已臣自至京一歲　皇上靜攝之宜屢形傳諭曰眩暈動火曰飲食少思曰眼目障澀如此者不一次臣子之心豈能自安幸而　聖體康豫而不能朝夕獻替導主德於緝熙即或聖體愆和而不能左右調護保　聖躬於元吉此臣之夙夜憂懼者一也　皇長子沖齡中外繫心國本莫定羣情危疑此臣之夙夜憂懼者二也禁庭深密之中侍御僕從之事喜怒過當則聖性累其和平訶責太嚴則羣小震于摧壓此臣之夙夜憂懼者三也臣抱此憂懼之衷兼遘災危之會揣循才力既不能有濟于時積累精誠終又無由感通于　上此臣所

以內愧尸素不能墳刻自安者也疏入不報遂引疾求去　上遣中官諭指令勿去先生疏辭懇詔敦勉始出七月召對暖閣議西事十月四臣同疏請冊立有詔切責臣下令俟後命無擾時三公各引疾公獨直閣請諭三臣出視事已而三公謝恩疏入王許章留中先生曰此緣疏有冊儲語耳又上疏曰夫儲宮之冊非獨二臣當請亦臣所當請也請之而不從非獨二臣當去臣亦當去也今九卿不敢復瀆禮部不敢復爭乃于臣等之言復不見納臣等而下誰敢言者又臣等不言言者方多人言愈多　聖怒愈甚聖怒不解羣疑轉深嘵嘵之爭何時而已臣為此懼故於二臣疏中俱擬票云冊儲事諭旨甚明蓋因昨聖諭中有少待時日之語也乞將二疏早發令其收出待首輔到閣仍容臣等合揭恭請　皇上定擬冊立豫教之期庶使大小臣工仰見　皇上盛意蓋不欲煩之以激聒而欲斷之以從容不欲部寺臺省雜議于外廷而欲與二三閣臣決策于帷幄也豈非大聖人之

識略適出尋常萬萬者哉疏入二臣疏皆從原擬
復特諭先生有待過十歲册立出閣一併舉行之
旨先生又具疏曰伏蒙　皇上特賜御札諭臣臣
恭繹聖諭以臣等爲輔弼大臣宜宣明聖心以釋
衆惑鎮羣囂臣等備員禁近休美在上與有榮譽
豈非至願顧事有關于宗社大計非臣等一肩臂
之敢擔一口舌之能定者則今日册立之典是也
當諸臣初以爲請　皇上不之許也而重罪之今
五年矣諸臣復以爲請　皇上又不之許也而又
重罪之夫請之而不許臣下已不能無疑不許而
又罪之此疑惑之所以益深而擾亂之所以益衆
夫欲釋衆疑莫若大信之丞今欲解擾亂莫若聖
志之丞定雖目前舉行未敢遽必而欲過十歲則
似大遲臣謹遵諭旨傳示二臣趣令入閣辦事待
首輔到閣容臣等恭請宸斷臣不勝祈懇明日又
武官李浚口傳聖諭册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
衙門不來瀆擾便於明年冬傳旨册立如再來瀆
擾直待　卌立歲册立先生得旨大喜曰此宗社之

福事機不可矣也乃上疏云臣伏奉諭旨竊幸元良之建斷自宸裏冊立之期擬于來歲臣當喜色以懽傳諸臣亦即當詘指而拱俟矣第恐口傳天語宣布未周不如親發綸音播告尤速謹擬傳帖一道伏望裁發施行所有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之說容臣默示聖意戒諭諸臣似未可入之傳帖遂擬帖附浚入奏先生度不得請即令閣門吏馳報禮科禮部浚出果傳旨云札子不必用而部科回話疏已上矣 上雖不懌然止奪部科俸而儲議遂決自是廷中無復言建儲者明年八月

張有德以造辦錢糧請是時太倉王公省親行申公在告獨許公與先生直相與議有德小臣迕上震怒罪有德責輔臣附和載諭旨以請既奏 上成命即獲罪恐事遂渝改乃亟具揭署三臣名改冊期遲三年許公罷還先生上疏曰閣臣一體有罪斥罰不宜異同國始具揭時臣寔贊之揭既具臣與連名其始謀同也上揭之日適值張有德疏至其從小臣後附和同也況國今日所請本臣

前歲之所傳國有罪臣實誤之且臣非獨誤國一
人而已自傳聖諭以來部科以回話奪俸矣侍郎
黃鳳翔以忤旨放歸矣近日言官如羅大紘鍾羽
正等並以爭議册期蒙譴矣則何莫非臣傳宣不
實誤之也又不獨誤臣下而已以　皇上美意既
定而復搖册立吉期既屆而復改誤宗社大計罪
亦由臣伏乞　皇上將國留用放臣悉還　上報
聞而是時申公亦用言者乞身去先生再揭留二
臣不報自念處父子君臣之間周旋甚力終不能
得之於上欲俱去而
閣先生因擬勑請遣官趣太倉還朝十月京衛官
閔于朝先是會少卿乾亨議汰武弁部覆未上而
少卿閔邊行其兄工部尚書某入朝諸衛官遮訴
遂呼譟投石禁庭太嘉先生聞狀趣遣人出傳
諭曰天下有叛軍寧有叛官汝曹敢于禁地窘辱
尚書耶諸衛官皆散去已下兵部議部臣謂治之
恐變生夜見先生祈勿問先生不應揭請令五府
官詰主者名寘之法事遂定壬辰春科臣李獻可

爭以語豫教降罰有差先生封還御批力請寬宥
其疏云獻可等輕昌臣等何敢僭爲解釋但疏稱
册立之典可以少緩而待來年諭教之期不可少
停而虛今日則其意乃在請　諭教非請册立也
乞憫狂愚特從矜宥疏入未報會有申救獻可者
皆獲譴先生復上疏曰頃科臣李獻可等降罰之
旨臣不揣封還揭請未允而諸臣申救者又已得
罪兩日之內嚴旨疊出奪俸謫官投荒刨稽甚之
廷杖雷霆橫擊風日淒陰原其釁端則自臣揭始
獻可始是臣惜譴譴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群英
爭降罰之輕刑而反構放逐之重禍也用是自陳
乞罷以謝諸臣席藁累日未奉處分詢之同官乃
知爲臣具揭奉旨詢臣希名不遂託故稱疾臣聞
言怔忡負罪彌大竊念名非臣之所希寵非臣之
敢棄臣所希者期　皇上爲堯舜之主而臣爲堯
舜之臣此之爲名垂千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
顏色觸忌諱抗爭僨事被譴罷歸此何名之可希
乎必不希名將便臣身處尊官家享厚祿主德愆

違而莫救刑政壞亂而罔匡此可謂之不希名之
臣矣而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將逢迎
爲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
爲是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也伏望
皇上將臣特賜罷免以示首事之懲仍召還降謫
諸臣以釋株連之累不報又三上疏云臣聞漢臣
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
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每感斯言惕然自省自念遭遇聖明具員輔弼既
不能婉道寧容規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諄顯
諫扶乾綱將壞之樞矇職鯁官久當退避所以逡
巡未去徒以被恩高厚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
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廟饗不
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計臨朝不報臣犬馬微
誠不能感回天意已見於此矣至於升儲大典九
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啓即册立之期或
可少待而豫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言未爲差
誤謫呵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宮闈

之讒構交作其於虧損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也
臣誠不忍明主蒙啼諫之名清朝有橫施之罰部
科惟無妄之罪宗社蓄不測之憂循省虛庸終懷
匡救若復依違保祿典泯荷容正汲黯所謂從諛
承意以陷主不義詒辱朝廷者耳死且有餘僇焉
願亟賜罷歸俾全晚節辭愈直切　上弗省已遣
中官捧御札再諭先生先自惟明主可以理奪
引義決去庶可感動遂四上疏云臣頃以揭救科
臣致于聖怒斥罰杖遣連及多官數日以來驚悸
不寧凡雨疏乞休未奉俞允忽於本月三十日伏
蒙　皇上遣文書官李浚恭捧　御札到臣私寓
傳示　聖諭伏念臣以至愚至陋之質蒙　皇上
生成作養之恩十年講幄六年政府雖天地父母
未足比其恩慈粉骨碎身莫能申其報塞豈不知
將順聖意鎮戢羣囂可以全君臣喜起之休養中
外和平之福而止以冊立一事爭議累年在　皇
上欽定吉期已有確然之信顧小臣數生激擾殊
無靜聽之恭聖諭謂之喜事逞臆此誠諸臣之罪

也幸蒙薄罰臣但當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還
御批致激聖怒聖諭責臣甚失禮體此臣之罪臣
亦何辭但皇子于 皇上父子之親也冊立與豫
教典禮之大也臣與諸臣知以盡言爲效忠而已
豈意激 聖怒哉使諸臣預知 皇上之怒必不
敢激聒宸聽使臣預知 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
內降而所以敢激聒敢封還者恃 皇上之聖明
無一言之不納 皇上之寬大無一物之不容也
今見嚴旨疊出斥逐諸臣乃始錯愕自恨以爲忠

非素蓄志未上通而譖以狂贅之詞坐取決裂
禍此身不能一日安于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託
疾廢政哉伏荷天言切責謂沽名逸卽大非人臣
之義所宜且溫旨慰留念贊襄有年當以幾務之
艱爲慮華衮鈇鉞總屬皇恩雨露雪霜何非至教
臣誠不勝感激流涕佩服銘心惟是孤忠獨立之
身抱下愚不移之疾俯循深痼恐非數日之假可
痊望乞生全寵以一朝之祿爲幸上不報至三月
廷試先生辭免讀卷而賜玦之命始下 上雖聽

先生去心寔知其忠先生疏辭有云情依依而戀
主頻回棄婦之頭心悄悄以憂時橫灑孤臣之涕
方先生杜門求去也或進說曰明公天子相臣卽
諫不從宜濡忍就大計取一日之決以爲高非所
望也先生慨然曰僕義固有所處夫古之人主惟
所欲爲者以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意耳
大臣不愛爵位小臣不畏刑罰事宜少濟雖然敢
不謝君良規在政府先後六年所不考二品滿裁
兩月竟力引以去先生去之年皇長子出閤講禮

辛丑東朝遂建先生聞之喜甚曰聖主如天四時
寒燠自有節序老臣鬱鬱矣敬齋沐表賀　上遣行
人持羊酒銀幣存問宮其長子湛初爲中書舍人
先生疏謝併勸罷鑛稅起遺逸所知刪改以進先
生謂是誠愛我第微誠未宣抱此耿耿耳又明年
癸卯而先生病夢與馬文莊公應制詠獻芹獻曝
詩覺猶能舉其句及病甚寱語皆公家事也其忠
愛如此訃聞賜卹有加贈某官謚曰文端於是廷
中皆稱曰若王公者君臣始終之義備矣哉言用

而身顯君之明也然身顯而言不庸者有矣進以
效事而退無隕名臣之忠也然名成而事毀者有
矣今　天子仁聖以章公直聽公去以全其高斷
行其言以成其志眷禮隆備以厚其始終夫言用
而身舍者舍督其用也身退而功成者退愈其進
也　天子真能用公公真遇主矣先生與人冲夷
温厚至其所守凜如也江陵病或醮諸神先生不
往及敗見籍後所收交游問遺書甚多先生無一
字浦州張公繼秉國先生與同鄉微有規勸裨益
良厚是後時政益務恢博朝士或詭激樹置挾
用事者當事者至不能堪先生嘗引大義兩解譬
之迨升揆席推至公見誠素侃詞正色延見百僚
莫不斂服終先生在位無嘖言者既謝政卜墅南
郊比於東山焉先生多識廣覽而不名詞章間手
疏六經四子往往有新義竟亦罷去其旨先主躬
修篤重倫叙居平而已痛二親垂脊祿不逮養
上所賜鮮若上尊琛饌必薦乃敢嘗景淑人之喪
趨歸哀感道路比至舍有祥雲覆輦上如華蓋人

以爲孝徵云治家嚴肅僮僕不敢犯方執政時有蒼頭從山陰來怒笞之聲達於外館客惟問故公子曰奴輩往返家大人皆優給行資此奴來有給驛馬者私乘之所以怒耳里居无謹禮教里中人無敢詭服華履急病振饑仁治黨族嘗言曰隱君賜以矜廉絕交游以示簡吾不爲也予周其憂交厚其徃干旌之過臨不以疾辭賓客之供具不以宴廢沒身之日幾不辦斂焉元配霍氏封兵部主事宗嶽女未廟見卒舅贈淑人繼配李氏諱聞喜處士松女累封淑人淑人性貞靜勤敏善事舅姑舅姑謂新婦愈亡婦明慧不若新婦能耐勞也先生初舉于鄉家故貧遭喪吊者旅至淑人手治具饗之無不飫者然自處朴素既貴嘗儉服過霍氏家諸姻黨見之竊笑淑人曰夫人以有勝人吾欲以無勝人聞者皆愧叔璽少從先生邸中課之嚴淑人曰叔尚稺而違慈母奈何苦之姑適李氏寡淑人以妝橐嫁其女事母甚孝然雅不欲私外家至霍氏待之加等焉先生方柄用不得志每

每懷歸淑人輒從旁贊之既罷政歸淑人忽病竟
不起先生傷之每誦鄰靡二仲室無萊婦語泫然
泣下先生生 云 云淑人生 云 云子女 云 云以甲
辰十一月八日甲申合葬桑乾之陽子某某書先
生遺事將求銘於當代作者謂某門下士屬以狀
某事先生館中以年長獨見延接顧愚昧無以測
知先生之深而先生功著社稷義垂丹青其載於
左右史之書與夫縉紳學士小夫田豎之口者既
較然若日月照而風霆鳴矣碑林宗者無媿辭而
已至於先生將奚置詞哉謹撮錄封事紀其出處
大端具狀如右

兵部尚書環洲吳公行狀

公諱允字君澤別號環洲少英朗不羣及長美鬚
修幹沉毅好謀爲諸生試多不利益慷慨自喜持
論宏邁人不能測也以例入北雍嘉靖戊午已未
連舉順天府禮部試辛酉授兵部職方主事癸亥
陞員外郎以母服歸丙寅起補車駕明年爲武選
郎中時 莊皇帝新即位巨璫倚乙門廕移牒紛

籍至子陰父或玛予他姓公持例多不予分別疏
請司禮匿不上遣人詣曹求易疏公怒收繫之欲
以遞奏　聞司禮懼謝是時公守法名喧廷中武
爵訛濫吏率緣爲奸公更置籍七百與內黃參質
縣是銓序精允宿弊蕩然性曉兵事又都樞地久
屢佐密算料敵奇中時虜入塞並掠盧龍太原京
師戒嚴議徵宣大兵入衛公策曰永平完實虜飽
且速去必不渡灤水而西明矣以愚計之及茲已
遁遁而銳師邀其情可以大創今徵兵內向坐失
機會寇去而守徒自勞備請勉備無召邊兵後
至虜果以議前一日出塞而督臣以入援故緩追
賊賊頓於寧武無擊之者盜曾一本嘯海上閩師
以殲魁捷聞朝論且行賞公曰海中超忽賊
眞僞未可辨也請覈實乃賞後一本果未得凡
邊功覈而賞自公始也初公鄉薦出新鄭高公門
夙以材略見重新鄭之扼於華亭也罷去無一人
祖道者公單馬送之於野執袂而別遂爲執政所
憾謀逐之賴吏部尚書蒲坂楊公營護以免已乃

出爲湖廣參議時嶺右有古田之師楚當後戶議
調麻陽兵以遏猺潰供餉不訾公曰賊所從入楚
者三道皆徑於土司但檄諭其酋委之禦寇此不
過百金數吏之事耳從之庚午移河南京糧道寓
治都城當北虜款貢議起而新鄭再相公居中爲
畫邊事其納把漢那吉購誅趙全與定封貢互市
決策多倚公辛未陞山東按察副使飭兵霸州立
保甲塹塗布壘亘木斷道以備盜盜馬不得驟咸
屏伏他走是時北虜新就羈縻畔服無定衆論洶
洶宣大總督王公崇古上言臣熟察虜情可保三
貢無事此外非臣力所及願朝廷謀帥選能以匡
不逮於是廷中咸推公材可任擢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等處於是始營邊垣自西海治抵
西陽河東西袤若干里明年復築外十三家邊起
滴水崖訖於黑漢嶺烽火相接故民堡單敝官屯
率土墉庳惡難保民棲無安宅耕無寧耒公下令
併聚合守諸屯墉皆聳而崇之於是胡漢晝然人
有恃賴矣諸陵背胡無捍蔽每秋防時督撫皆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軍駐山後名曰護陵而以雲晉委虜其境東北皆
梃出塞外若舒兩臂勢懸而多備公緜龍門所東
達靖胡堡橫絕虜地三百里建壘其間遷史車之
落屯之史車二夷者喜靖間所降納錯居內地故
徙而實焉凡繚垣百六十里鵝臺百六十所而陵
寢乃固諸帥皆能護虜故桀頡嫚漢吏而俺答弟
把都兒子黃台吉尤梟悍善戰薄市賞心非父兄
所為每貢俺答輒以私馬代進得賜物抵地上不
肯受公思有以震懾之市日俺答與諸子弟去邊

百里而獵其精銳屯寒下將吏皆集張家口以填
之公偕文武四五人騎而出二藍旅導直趨虜營
虜錯愕咸張弓挺刃公遣人馳告軍門來觀若營
寨且犒若可共下拜虜乃拜跪爭獻酥酪遂按行
其軍曛而返王公崇古聞之大駭遺書規切公報
書言已出有三利虜衆近邊強壯皆集可以悉彼
虛實一也彼方恫疑約難堅久今輕騎直往推心
置腹使無我虞二也虜常輕我謂中朝無人今以
二三將吏親蹈虎穴指撝數十萬之中彼將震駭

失鬼奉約惟謹三也且俺答在遠營中皆小酋不
虞我來請命則無及擅謀妄動又非虜法此其智
勇俱失之時僕籌之審矣王公乃歎服初黃台吉
娶婦生扯力艮無寵又妻大成台吉之母生五路
台吉色衰復棄之盡奪其所部萬騎與他庶孽又
東掠史車就室於朵顏公知諸子失兵快快而父
遠出欲以奇計疏析破殺之扯力艮請賞公呵曰
爾父爲反不畏誅更請賞爲對曰父暴吾母吾無
如何矣能止暴邊乎公因爲客謀曰闔爾兄弟殊
失職吾取爾父騎歸爾能報我忠朝廷乎泣而
對曰能曰爾父腹心惟革布耳吾助爾誅布布誅
率爾衆依姑多羅以牧五路兄弟亦率故騎合於
大成台吉二人素與爾父郤力足抗也爾父歸必
不敢問騎爾長有爾衆矣扯力艮兄弟果殺革布
如公策黃酋歸悉其甚詳於是勢稍衰損公
又使其將邀把都兒而酖之青把都怒絕貢擁兵
至塞要求十三事將吏請少從之以釋其憾公曰
不可此嘗我也從之祗示務將生虜心乃召之前

爲開壁禍福曰汝能貢仍賽汝否則聽營中砲聲
耳言畢千砲並震虜馬皆辟易乃號泣乞貢而去
自黃會失衆把都兒死而虜王益惴懼欵益堅貢
市初起制度草略公始制虜王貢儀定書禀之式
通使之禮我使類用白衣尤之至虜庭皆鮮腆降
重虜使入遇祭遊于途塗避馬下立言事則跪置曳
館以五銳士夾一虜加鍵焉每市賞止酋長墻
外驗票犒給輕重有差所　馬良者予直七兩七
軍共領之遍而殺至三兩三軍而止其法最詳密
後來皆謹守繩度而已虛習侵盜雖欵服時諠於
市或潛盜所鬻馬以去公患之令守者持白棓伏
而伺得盜皆痛棒而逸之虜以爲言使對曰暮勢
賊安問胡漢孰令爾爲市而盜乎虜聞皆慚沮一
日有旋風西來公下令曰晚有賊從東方至速備
之是夕盜馬者哈不慎部七十人果入東暗門砲
舉賊遁禽三人詰朝哈酋獻馬請釋俘靳不與掠
我七人以去公命閉關停市告諸部速移營避我
我發兵追不慎矣諸部震懼共追還所掠以不慎

馬九九謝死罪乃舍之打喇名安執我樵人以要貨公聲罪於諸大酋乃共收其牧畜千獻之表聞詔以賜諸部虜益懷服公居上谷久威信著聞時用不測賞結諸夷心因而任之虜性質得恩賜效死力無愛以是公所遣諜雖窮漠皆能鉤得之廷中常毘公雖他鎮督撫往往藉謀力以濟東貴者青把都女也嫁東虜隨其父貢與邊吏言稱其貧公因謀結貴以探知東部事謂貴昆弟每一馬取紬一疋貴凡得紬二千東貴俄獲厚貲出願外感

泣去乙亥遼東以虜謀大舉聞廷中屬公偵之從東貴帳中具知土蠻亥生人避歲不爲寇其弟莊兒病不能騎大兵皆糜散徒附邊數小部諜掠塗河以東衆數千人耳始遼帥謬謂虜用衆又未知所向留廣寧以待之及得公報亟以兵趨平虜堡值歸虜捲甲重載踏氷而渡師薄之斬數百級氷解虜溺死無算遼師以功封公賜金幣而已衆頗操蠻以其姊妻黃台吉挾賞寇邊攻毀鴈鶚砦殺二將軍薊帥皆奉詔切讓貽書問計於公

報曰操縱罪在不赦今上策討之中策懲之上策宜用而示之不用姑講解以驕之許之加賞以誘之使其弛備而後兵之可以一創若明章天討情形俱露虜扼險拒命難以得志非完計也中策宜不用而示之用鄽門大出師揚聲塞外以明必討宣雲料軍若將合擊而微示意黃酋俾得禽縛罪人許以自贖僕當爲公任之耳書聞政府謂宜從中策卒以公力縛阿都赤等十七人獻於古北口詔戮於鴉鶻砦先是宣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萬軍多積逋公疏請赦逋汰浮人乃蘇息又令流人歸業者原其負給以牛種由是耕者雲布粟價賤於中土矣公嘗言火器之利可令貢獲失勇韓白失謀初至上谷即盛講而修之造將軍砲百滅虜砲千三眼銃萬故法以大砲城守其重不可徙也公創雙輪小車挽以木人駕二馬隨營遠涉砲發而車完又故法楔砲以木人戕之立震死公易以乾土氣完而不震虜每言中國用砲如忽雷災者當之能再擊耶嘗成公引虜使至營觀之砲舉

若連珠移時不絕乃嚙指去癸酉陞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丙子遷左侍郎巡撫如故戊寅以原官總督宣大俺酋既老頗佞佛至是將西謁番僧寄帑於公留旅箭表信而去譯語甚卑虜所道出秦涼塞諸邊皆震聳公與約俾繞賀蘭山背以行而使使紀綱之禁毋近邊公又計虜西且以兵力臣死刺併有其衆勢益強盛難馭乃陰求得死刺亡臣餽勞之與謀曰俺答爾佗也比西行名爲迎佛實將徼利於爾爾部小豽誠難與爭鋒若舉衆陽附以驕其志俟其惰而擊之可一戰殲也及虜王過死刺死謹卒以精騎邀之如公策虜大挫衂至番留不歸將與和親公聞大驚曰果爾且續胡斷臂矣乃密遣人厚遺番部令與虜絕番得餌遂絕婚時俺酋以契召諸部兵將復讐死刺青把都等不應公策酋且疑怒內顧少子以書撼之曰王父播越內變將起願爲爾小子謀使雲中以二萬人出塞四百里樵蘇達於陰山砲聲殷轟虜留衆皆驚擾騶騎以告俺答即日東還於是

衆耗氣衰矣公督撫先後九年府庫充物積羨金至十九萬兩貲物二萬屯穀二百萬石太倉太僕罷輸遼銀穀皆至百萬省南山移鎮客饟二十四萬兩以功增秩者三任子賜飛魚章服皆至再賚金幣十五庚辰以原官回部扈從　上大悅進陣圖兵略　上嘉悅辛巳復以右都御史總督薊遼瀕行孰政詢以邊事對曰速把亥狡黠爲遼左患戕四主帥矣此虜不滅禍未歇也請至薊而圖之公至益選兵教陣法作火器繕塞垣先是修邊者率嚴隘口而虜往往從山梁闌入公始塹深堙高皆爲堅壁復曹家砦以特古北邊守益設薊師討朶顏趕兎俘其畜馬盡還所掠百六十人壬午三月遼師禦速把亥於鎮夷堡爲覆待之虜陷伏中亥中矢隕焉斬首百級大酋八人獲馬百有八十公始謀也露布聞告廟宣捷擢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蔭一子世襲錦衣千戶建州夷酋加奴仰加奴攻海西虎兒罕阿台應之踩轢內地使遼師討之敗之於曹家谷斬首三千餘級虜獲無算凡賚金

幣者六賜飛魚蟒至再十一月入掌兵部事數月
坐言者力請骸骨疏七上報可歸公負氣好施耻
居積俸廪所入緣手而散罷官至潞河貲用乏絕
碎公識銀卮匜以資行營宅數畝累歲方就近代
爲邊師貲薄未有比者嘗言吾總六鎮錢流沒踝
爲富翁易耳每思多財則多田業多田業則衆僮
奴徵責訟愬歲且百出守之甚勞居之甚苦今雖
稍貧然老蒼頭數人已給使令省事少爭其樂差
勝耳予爲小生嘗侍公坐公爲言讀書養神之道

善養神者操筆臨文驅走萬卷不然雖讀書連屋
不能用也予居塞上時烽燧頻告檄書紛然將吏
遝集門外予方閉戶枕睡意飽後起據案酬務應
機曲當而心不煩慮吾神暇也然公才略膽決殆
天授嘉靖間倭寇會稽鄉民率走匿公時爲諸生
獨聚族結柵以禦之時麻陽兵來戍攫市人不
敢迕視畏戍如寇公私部勒宗黨數十人戒曰無
傷之聞吾呼第共噪以應衆噪震厇麻陽人皆伏
執以告其戍將鞭之矢貫耳以徇郡人始安後家

君十餘歲未嘗入郡郭就見長吏曰大臣體自尊重先輩謙厚浸失其故吾不能見重於人敢自薄耶時以爲有體公以丙申四月廿三日卒年七十有二先數日送女於商氏言論英英然也計聞賜祭葬如例庚子崇祀鄉賢子女云云予觀隋唐之盛皆嘗以兵力役服戎虜而其邊臣若長孫晟郭元振張仁愿之徒綢繆約束威德並舉蓋亦其得人之效焉方倫曾革面款事新起若虎豹豢牢籠猱狙被衣冠嚬伸杭杭不可以終日然疆牧晏然兵刃不試若斯之久豈非公之方哉倡端易終之實難蒙成易始之實難維公踵王方之宏績創羈縻之始塗達虎之怒準肉全毀之間致狙之喜賦字四三之數雖長孫著聲于雷霆郭公遺愛于務面仁愿樹蹟于受降靡以過焉公子有孚列公事如右稍加綴葺以俟銘公于幽者

兵部右侍郎古林王公行狀

公諱元敬字廷臣人稱古林先生以嘉靖己酉舉於鄉成己未科進士釋褐知許州入爲刑部廣西

司員外郎遷工部都水司郎中出守荆州府以按
察副使治兵曹濮參福建省政遷總憲山東陞廣
東右布政使尋爲左入尹應天未至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撫應天十郡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秩滿
行赴京師至淮上忽稱病道還至家疏請骸骨併
以課上上溫詔許之而以閱與祖父母父母贈官
任一子爲國子生居十餘年年八十七乃卒公治
許即以清能有聲中州江陵公棟國名能知人荆
其父母郡郡守尤嘗時選公爲曹郎或稱公所以
治許者孰政曰吾固知前許守賢也願以吾郡煩
王公是時先後荆守多員材品有望實而語清直
悃幅無如公孰政父里居前守及諸大吏謁見皆
繆謹久行侍坐如大父公至乃講敵禮所請事有
不可輒裁之顧用是反見敬憚郡當校士吏置名
籍呼唱次至孰政子廼以僮應公曰公子即自貴
而無來就試孰勸爲駕者奈何以僮辱士明日皇
恐趨謝公乃聽試上爲孰政治第諸大吏率輸金
助役多至千餘公獨以數金往始遼王罪廢議毀

王宮公曰王以昏亂廢固宜而遽喪其宮室未太
妃何弗聽後竟爲宰相賜宅及江陵沒言者以爲
罪吏奪宅爲辭知者愈以是多公公性沉篤挺挺
有立而表甚喪晦其爲政心行物附穆如也沙市
有羨稅惟守所用公籍而歸諸公帑江潦潰隄漂
田廬無算公以公錢築治民不知役江有大盜曰
楊羅所剽賊上下常數千里莫敢呵禁公密問得
佳子弟稍馴者數人召慰譬之許令湔濯維果感
悔自歸卒爲良民及治曹又以謀擒殺大奸朱學
孔學孔者兄弟賊猾外飭軍騎爲貴游而陰主盜
挾弓失四出剽劫積數十年不能得至是伏誅先
是他盜劫漕舟輕賚銀賚公鄰部奉詔司道守令
皆奪俸赴日捕討時公攝鄰部事以學孔狀聞撫
臺撫臺喜欲藉以塞詔旨爲官吏解免公曰不可
異日者更得前盜而誅欺罔罪當誰任乎居無何
果得劫漕盜他所撫臺以是益服公詳正方是時
政尚嚴肅諸省決大辟常至百十公秉憲所論東
省囚止六人御史少之公持曰豈可徇一時之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戾天和耶至再三終不肯易時天下奉詔度田率溢額爲功能公爲廣東右使獨檄屬縣以籍爲主毋妄增損民間賴以無擾海有蛋賊至逐之而遁將吏更執島人獻諸督府公時攝臬事攷驗知其寃也下牒責親屬保任多縱之餘尚數百人督府令悉棄市公知不可復爭故多參覆以緩之及督府被言去因皆得活其所守精審仁恕率是類也然坐是頗不爲執政所悅終江陵在日公官不過藩臬而荆前守皆一時新貴爲卿丞矣江陵敗公名益聞乃由京尹驟領節鉞治吳會吳會新執政鄉郡也其爲時賢所眾得若此公至吳即効奏罷吏四人境內肅然吳諸大家率善逋單戶彌困公仁聞謁然治不爲毛鷙然徵責無敢格者終歲得宿逋五十萬餘民爲之甦軍門牙兵千人符籍虛詭公汰之歲省餉數千時盜起江上公治師聚糧兵罷積金十餘萬公分貯四郡而令上下各爲籍相與參伍法甚具代者不知也用之後幾盡竟以獲罪於是公廉譽著然公既謝政歸猶用兒

中詿誤事奪職至萬曆壬寅公長孫承芳爲通司
知事當東朝覃恩乃上疏自理曰臣祖父元敬尚
以廉謹自將仰蒙皇上拔擢監官貳卿生平砥礪
幸無他過祇緣房副使與張給事訐奏波連以致
奪官閑住今張已爲顯官臣祖父尚未洗刷乞如
工部侍郎張岳例俾還舊秩癸卯有旨准復原職
致仕先是房君寰以御史爲南京提學公偶寓書
言吳中士大夫某某長者且有佳子弟語稱給
事及給事都吏垣房已遷副使疏劾之房不勝患
指公書謂爲給事請托而已不聽故見仇嫉併露
公臼公是以獲罪公論惜之及還職之歲而公卒
公生平蹈履繩墨動有尺寸終日淡默如不能語
及遇事果毅人亦不能奪也楊忠愍之死交遊多
引避公持杯酒至西市引浦爲訣郎都水時三殿
工起往時商木至率倚牙儈相與侵牟爲蝎蠹公
以尚書指往受木於潞有韓衫而揖者稱王公侄
請以某商木居間王公者時所號三王太監也韋
於上權震中外公怒訶曰爾詐也　天子當建法

宮王公迎臣而令若襲之乎與林數十聞者皆却
舌初爲許州有聖水傳可療疾遠近坌集公聞立
命塞之藩使以子病求水於許公報曰湮之矣再
至曰業湮之不可啓也嗚呼若王公所謂仁勇者
與始公爲布衣歲常授經生徒輒數十人匡坐正
容終歲未嘗戲笑年杪罷館相聚飲乃一爲解顏
酣暢故所就多知名者其厚重精慤天性也公既
耆耋而神明愈強或請養生之道公曰僕非能尊
生者也然僕自居鄂後宦遊四方隨行老蒼頭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ETC.

人耳豈是故耶王氏世爲越人居泱猝湖者自元
季惠一公始四傳至公會祖章章生曄曄性寬然
而行第三族人稱爲寬三公生碩尤以孝謹聞宅
憂三年未嘗入內室子病痘瀕危自牖中詢問而
已隱居教授饘粥綿屬而須甚怡暢所著有湖南
集沒祀鄉賢曄碩皆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
郎配爲淑人公年十五學於從兄元春後爲陝西
按察使兄弟一時俱融顯著名譽按察公爲人恢
爽而公精約然越中稱長者必言二王公云公生

辛云云從孫文學贊化撮錄大凡屬望齡稍刪潤爲狀以謁名世鉅公而銘之

祭文

祭許少傅

嗚呼山奚憯而雲蔵水奚咽而塵揚聶茲遊之未遠兮溪與山之非故常也目懽悅耶魂彷徨耶天無光耶哲人亡耶昔歲在巳拜公於堂公撫予言念子壯強且無公朝宜澤而厄予拜視公公懷楚楚辭容孔甘閔世則苦慷慨中觴涕下如雨伊予小子前跪致詞感衰有塗憂樂有時壯勞經營逸老在茲公默不言顧我而唏公來會穡黃衫葛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履不我肯留三餔而去轍踪所經人傳其處閭里之榮播在童孺維公壽考維七十予愉作歌繪圖載脂其車孰摧我輈丘嫂告徂廖與弔與爲門爲廬存與逝與其實其虛公去速耶予來之徐初笄之婆方童之孤蕙帳初窆門庭已蕪一日之淹千載之適有山心肓有水目枯嗚呼哀哉蔵潤后土田春於天昭蘇萬芗舒洩勾萌蹊士求潤剡天覔春雖有辨者不得而云德既普矣而功實寔此公大業所係無垠泰山之陂鼓牧其上河曲千里浩然東往其曲其陂小人所罔稽天薄雲君子所仰公之大節乃高乃廣俗冝無知孰識其大曰厚曰謙徒測公外進退雖巨於公則小社稷之功耳目之表公實知予予豈公知矣拜公几筵以慟吾私嗚呼悲哉

祭李卓吾先生

先生沒且塔矣望齡始求以使事出出且哭於塔院既而不果月在午日在未於是屬其友人王賛化修伊蒲之供爲辭以哭先生曰於戲先生獨處

獨游獨行獨語目如辰曦膽如縣瓠口如震霆筆
如飛雨萬蟄俄開羣萌畢怒或震而驚以亡其著
於戲先生人謂奇敗奇亦何病蚩蚩者氓自投坑
穽從穽笑山謂山蓋峻山謂穽人子言非正等不
平耳隆窪孰勝於戲先生是亦難言凡席之間蚍
蜉所屯或窪而川或凸而巔或墜或攀不能寸分
匪居之陂爾見爾聞於戲先生是亦難言氣聚必
墳閒陵峙焉流盛必喧波濤以奔誰云地夷而靡
高原誰云川恬而靡浪翻鳴呼先生大鵬九萬風
在其下目無川陵蒼然曠野平與非平誰非平考
嗟我人斯其知蓋寡如彼玄駒而談駟馬於戲先
生荷澤妙門姚江正令法法全真人人證聖我說
無奇爾思不兢杜口忘言誰其善聽於戲先生爾
賢爾才尚或靳予心知其然色愉以舞有大士言
吾不輕汝汝當佛在爾近取爾佛爾聖爾則憑怒
打擲詈罵以爲笑侮鳴呼先生呼牛馬足謂麐狼
題有蹄適五有角非岐命之曰麟胡爲弗疑軒圃
虞田胡爲弗來鳴呼先生民尊厥聞若尊其身保

厥是非如守訓盟矢鵠何讐羊蟻何親貿首之爭匪地匪城於戲先生愛憎空吹光斫水塗割匪殊在亡均理於戲先生已而已矣

祭劉少宰文

綿山之高沁所出陰崖一石竇始涓涓放之洸然帶州邑枯槁昭蘇澤萬物有如大賢儼厥德力仁懐義事歛歙是生偉人奮躅跡纂我令圖殿邦國厥初濫觴終四澤都哉我翁持正直爲唐遺民樂其職敦詩嗜禮力稼穡鮮肩弢息駕成我逸譬彼寒泉甘可縮澄渟澹泞吁不食畜之而流迺濬發篤我少宰爲時特高舉其掾下詞色挺焉直修謝緣飾玉堂抒文外陳力陶治庚士就埏埴張弛武文靡弗克綱紀流銓俱兀崔依誰之承我　翁烈　帝追厥勲加等秩豕錦金橫安以吉南遊湖湘燕冀北春明消搖軟輿入大官供炊珠玉粒緑衣歸朝案前立孫曾扶曳紛繞膝願言千歲未有極而翁嘅然倏大息慾哉我思在阡陌少宰陳辭翁勿亟見如翁影長相襲翁去見留情豈得上書酸辛

言惘惘　天子仁孝馭方域曰爾暫去來嘗感脂
車靭馬舟楫飭喜劇慰穫變愁疾歸志未成返真
宅哀哀少宰鷄骨泣琅琯一慟衆所恤況我同官
情義匹擊牲醪酒焉傷盡翁靈在天鑒兮歔嗚呼
云
云

祭劉荆湖先生

嗚呼晚成不足以酬蚤譽小郡不足以酬宏才年
踰耆艾而不足以酬道仁施族屬而不足以酬恩
此四者人所爲先生憾也有科名以慰遲暮有民
社以慰所學浸而不爲無年無子而不爲無後此
四者又人所爲先生解也嗚呼毛則有皮萃則有
枝名位年壽似續之類此附身而有者耳名有早
暮位有卑隆年壽有修短似續有親疎又從有身
而計者耳若舉至寶至惜之身溘焉而失之譬皮
盡枝摧毛華焉傳而又較其豐淺追其香色斯不
亦甚謬不倫之論哉望齡之事先生也始而教我
以文久之又教以道而先生之言曰吾於文猶夫
人也惟致虛守靜默存而默識之吾殆有獨至難

以語人者夫知道者忘身忘身則名位年壽似續
舉無足言者當先生有身之日而忘之也久矣及
身沒而人廼相與憾之又相與解之豈爲知先生
者乎望齡以弱冠獲摳篋於先生雖爲日短淺而
其脩辭稍知法度遽及其漫衍而歸於尺幅實先
生裁之居數年會於都下未幾同試禮部未幾又
同官於朝時獲奉教及丞於睦睦與會稽壤相比
余時憂居未能往視而聲屢相聞蓋余獲事先生
以來會聚之數形聲之親不爲不久矣一旦去我

遊於遼擴如電收雲滅不可尋覓徒登堂而哭靈
虛位而徬徨苟未免情累何以自處耶先生已沒
猶幸朱子繼元在得以相唁訊追叙疇曩而繼元
又欻卽欲執手問慰而四顧乃無一人嗚呼此行
道所樹心欵獻而況師友之間耶嗚呼往者旣如
憂矣不可得矣惟在三之義係於心膂不可泯忘
此則敝天壤堅金石但先生遺骸尚温而後事搶
攘人微地遠無能眞力則所謂天壤金石者又烏
在乎惟束帛絮酒慟先生之堂而已先生其鑒

知之尚饗

祭董九所先生

嗚呼先生之於其先也如渥洼之子嶧陽之孫雖毛縮尾焦而識者能鑒其種先生之於其後也如河阨龍門江吞灩澦雖嶮巇沸騰而下趨益見其流其卓然擅經術於一家也如齊斛律氏之射唐竇氏之詩父子兄弟之間每相師友其歸然爲儒宗於斯世也如隴西之李汾陽之郭偏裨奔走之役或至王侯若夫茹納十經洄沿三史學海文江言泉筆綺卷叔之射百發而有餘巧舍人之驌十反而無遺矢才與命佗志將時詭長轡局於短轅壯心悲於暮暑松蟠鐵屈剛直之氣未回薑老桂殘芳辛之性彌厲胡溘盡於一途輟良圖於千里齡於先生尊惟伯舅昏姻孔云載世彌厚維公父子我師我友嘗唱和於短篇亦淋漓於桮酒憶篇成而意得時酒酣而氣振覩雄襟之忼慷驚提辨之如神每虛來而實反或小叩以大鳴老成逝矣誰爲典刑維先生之晚悟聞至道於真師亮神理

之無盡庶彭殤之可齊既生死之不二豈榮枯之
足疑然則先生既已騎雲馭風徜徉於無窮之宇
不絓之鄉矣而吾徒乃嗷嗷然瞻素旐而情悵攀
靈輴而淚揮由先生觀之蓋如醒者視醉而離朱
之笑眯也惟眯與醉之不可猝悟今又安能已於
哀悲

祭寧國友人　代

嗚呼稼者必穫樹者必食其然也邪晚穫多粟晚
食果腹其然也邪自君繁行以有令子方亂之年
英問遄起耆宿請交以牙齒君曰余祖父宜有
茂祉余德不嗣庶其在此譬如箭括羽鏃則遠以
我越鷄化子鵠卵既欵我門既授我館于涇之陽
前聞是纂亦有良朋維六七公並騫健翮俱捩長
風之子也材而屏泥中遭時不辰君實齎怒曰爾
無良忝我祖父長嗟請譴情深辭苦匪慵於命廼
孝廼慈不酬於人遂爲鬼欺櫝傷煆璧庭愴焚芝
迨君之仕佐雝大官既倅廬陵薄遊寮歡蹇蹇申
禍長嗣繼殘宦廼益貧老廼益單茹哀告終輿人

所歎嗚呼人亦有言本豐末茂名譽孔章職維其
友君祚之徵伊余之醜貽謀既臧樹德滋厚不丁
厥躬不馮厥後猶有天道其然其否維故人故酹
茲卮酒尚饗

祭查大叅　代

嗚呼事詎可以常情測耶方公翱翔禮樂之司馳
騁齊梁之都建節連城擁傳而呼年未四十耳人
情撚前券而計末造騁逸轡而責修塗時蓋卜公
位於其年而謂榮膴可立需也然公竟以片言懸
車矣及其棲遁託志叅賢蘭署重芬錦堂再鮮日
逍遥分行吟顧雅情乎清泉將謂身既退而昌其
後位或嗇而豐於年時又十公年於其位而信茂
祉之必延也豈謂其遽奄然而已哉嗚呼事詎可
以常情測耶夫情有所不得則進而求之於理故
謙而介福善有恒與乃如我公居盈善下表廉潔
犢徵情數馬中歲蚤休息影一丘稽氏養生向子
好遊虛足涉世靜可葆眞何累於天曷違於人胡
人言之諭訛洎天路之局促將陟巍而中嵇遽望

秋而爰坳豈斯理之有常乃斯人而無祿嗚呼岳牧詎卑五十非夭維德高而志長譬蘭傷而蕙槁歲運遞遷人胡以堪自余從遊於今幾年晚契匪渝託交令子俯仰存歿有疑情理千里一觴公其鑒此

祭商仲文

嗚呼哀哉予生寡諧執友有幾姻連之間申以交誼臭味既投心胆相徹語默靜躁俱無間然生平之好仲文而已不謂今者舍我遽去氣填語咽猶

裁百短抆血縮涕欲陳一詞緒若縈絲如何可叫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山居崇敞竹栢幽容花月之夕風露之辰名香苦茗舉酾相對清芬拂我視予如蘭文酒歡歌於何不有衆酣競起舞手如狂視予闐然逾見其默如芙渠花處濁無染子居我處予步我趨靡事不隨靡言不和脛股指臂未足爲喻我實不類視予如兄挾筴耦語含毫對揮奇則探珠密而抽繭披剥條蔓以獲本芟精雅之童使我屢愧當此之時視予如敵嗚呼哀哉子壯而賢

我羸而鈍維佐與名俾賢者後維年與壽俾壯者
先舛夭如斯孰知恒理嗚呼哀哉自予徂燕別子
再歲寤想宵夢實相往來維我之故令予嚴辨誰
椓予輪而傷予懷心腹之災實孕於此益其疾者
非我而誰辛卯之秋予既戰北我亦南轅痛嬰我
心病纏其骨賴舟於杭予來視我我僵未起執手
歡懌忽然仰視驚而問予我則困矣予何癯耶予
始告我吾有奇疾潛在左膂已若覆盂方試事承
寒暇攻耳然予嘗有聞癥瘕不治乃與身老謀醫
予曰予得老而已何苦攻之豈謂未老而竟死是
耶嗚呼哀哉會合實難爲歡匪易我之迁嬾呂就
閒曠予亦脫身鄉校去弟子籍年未四十婚嫁之
累粗了其半正欲與子伸眉矯首尋禽向之雅尚
覽繹老之玄義故山在目臺池花藥新餅絢麗詠
歌垂釣期子爲儔仲文仲文子今何在去是而奚
往耶舍予而誰侶耶使予之來入室而若無所向
出門而若無與適桂館竹窻荷香花馥刺眼爲淚
逆鼻成酸嗚呼仲文此痛何極予二親雖老然本

強固兄弟子姓足以養侍嫂雖早發既抱孫矣家政靳靳有昌無替惟予績學未遘幽冥之間當負永恨而二徼朗潤必成子心若奠掖規正敢同吾婭有侮則禦亦同我家區區之言必無隕墜子年雖短其德則長雖嗇於施用而屬纊之辰遠近同口謂天無知聞者必哀德施之豐於斯已驗凡此數者子可無憾嗚呼哀哉子端居善懷幽憂之思我常寬譬人生所憂孰劇於死子今死矣其知之矣憂耶樂耶擾擾萬事何者關身平生志意之雄邁情愛之纏綿得失苦樂都成昨夢爽不昧必聞此言回頭之間真足一笑尚其樂恰歆我此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父

萬曆壬寅冬十月廿七日外父大理寺少卿燕陽先生訃來京其子壻陶望齡方備官端府聞信驚隕既甦亟走邵武令所爲位哭拜十二月朔日戊子邵武君歸廼屬以牲牷酒饌之貲爲詞以告於先生之靈曰嗚呼予生之幸也內怙吾兄外公倩

也層宇連林用庇蔭也禔福禓襲重裘服廼盛也入保出師順以聽也嗟滋沍矣棄予路矣靡室靡衣裸而露矣靡訓靡誨莫予護矣嗟公之殂又靡久矣方公珥毫用表三輔予以童昏來從公處原黍山苗爰先化雨尺莖時援洪音畢吐公舍我愚而貴我專蠖化而黃絲染而玄以滴以消以滄以川公曰可矣嗣爾無捐有試之言若鑑在縣曰是當然既乃誠然衆允其精厥始則鳴孫新在荷顏悲屢容公撫予言譬女而雄我飯我寢我室我宮蝯食於壞魚飲於江莫適爲違皇知所從嗚呼大易之義君子爲陽其德舒開不主閟藏風日其照雲雨其翔生長滋榮乃其常笑電轟雷劃而起矣驅陰盪氛倏而止矣天晶宇開厥維始矣吁哉我公亶其祉矣陽德恊天報之亨嘉迺龍於船迺大於家根幹之豐縷葉之拏維桐之孫維蕙之芽附枝寄生亦蔓而花鳴呼生理靡盡匪在匪徂陰凝轖結迺死之徒惟公仁人神明與俱大荃而終乃反於初騎星駕風周覽太虛逝者

何傷生者以旰送我及舟恨恨其音慎爾功名予
疾既侵眷言踟躕視我於今予之往矣我形子心
悲哉斯言涕淚可禁薄宦寡徠憂還于里拜公登
堂心愉色喜舍杖而迎謂疾良已啜焉窘泣風鳴
牖紙悲哉酬公言竟於此嗚呼尚饗

祭侄壻章生

嗚呼誰令君而無乎天耶人耶天
固然矣人固然矣人欲永年者謂生長耳欲早
死者生計長耳然生固至短知其短則不必復悲其
至短之短也生固非長知其非長則非無乎者之
獨短而有乎者之獨長也君之初締姻於我也君
有祖妣有父母予亦有兄有嫂媒未成言而君
親告祖矣采方及吾門君之祖若祖妣同月殞矣
愛君者有若三人者耶而不能留其愛君之身以
愛君君始來也體羸而少飯吾嫂深憂之形於言
色吾兄雖不至如嫂固憂之矣無幾時而吾嫂沒
不數年吾兄又沒又不能留其憂君之身以憂君
也人之生固然矣人之於子若孫若女若壻固然

矣君雖失恃而上有賢父之於君甚重也君父不幸又捐館君爲長子所繫於死者生者君之身尤甚重而又不能留其尤重之身悲乎痛哉上有耒耜之祖若父下有隻身孤影年少之妻君在而生者恃以生死者弗死也君今死而俱死矣窮凶極慘併在一時殄絕天折併在一身仇君者聞而心折怨君者見而涕隕況痛楚相關如予與予姪者耶勞至者反歌怒深者反笑傷之至者無淚流之劇者無聲吾推之天固然矣摧之人而人固然矣與君處十餘年而骨肉之親逝者如斯則人之生果至短天之殺人若戲劇若俳弄甚輕而非難也君何尤乎且壽與夭多男與殄嗣爲有生而分者也君死矣有知無知俱不可知然無知則無知矣何羨於壽何羨於多男有知耶則知者固不待生而延不待子而續也何病於天何病於殄嗣君茲且歆予肴果飲予酒曠然御風騎氣遊於逍遥而勿以天死無後嗣自傷予固信君之必有知也

祭從父中丞雲谷公代少保公作

昔在莊敏實啓予宗惟我兄弟令緒克終作者六人趾美在公如鳥六翮奮揚天風隆萬之間聯翩四蹄驅馳寰宇蘭凋玉摧歲晚誰堅公也松青鷹序銓省樞司以文以武惟予二人方州並處如予亦樗全杖履壺觴貢於丘園如鼎三足折一則顛嗚呼哀哉吾儕老矣視公猶少往者如斯存誰可料哲人萎矣胡天不弔宗英隕矣維家不造筵几長違靈輿飛旐寄此哀詞以抒悲歉

八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眞如齋校梓

題跋

題周雙溪先生遺訓卷　海門先生之父也

萬曆己亥春二月望齡訪海門先生於剡相與泛舟曹娥江出示此卷余時初遘衰疚讀之增愴自念先人手澤尚新而賣墜不少重復愧恨海門子有從兄曰剡山嘗聞道龍谿先生之門精心密行有三絕之號海門子最初發心資其鞭策亨因海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門子知劍山又因是紙聞雙溪先生之訓蓋周氏之多賢而以道學傳世久矣士生此世欲與聞大道非其父兄師友熏耳漬目之言其不以爲迂而唉者蓋鮮然則天之成大賢眞不偶也

歲甲辰予復以告還明年正月再從先生遊遂涉海謁補陀大士遊益奇矣既返明州復覩此蹟讀舊題如昨夢俯仰已七換歲籥矣倫冊派篋遠涉海外是卷如天球赤刀爲周大寶安相隨櫝中將無有光怪在海神出而爭之耶蓋先生之不忘先訓篤於追遠如此已亥書謝山人開美所代予字雖奇醜然於先生命不宜以僞應遂請更之併綴此語

題李祠部祖德冊

見利而爭競血之蠅亦有卒者讓之以名如蠅舍血而集於腥趨利而嗜枯杌所甦廼有俠夫藐之以氣如叱杌鬼是亦爲畏醉利而醒如醒不已又有蕭士固之以理如病戒飲知酒爲美有烈丈夫行德無厭揮金疋俠遠利近蕭頌義近名都非所

忼如江河潤如飲食甜功濟萬有而已焉貪維旌
義公志邁天下三者難名示同三者公來自都像
教其蕪黃金布塗地涌雲敷公在於行臨流悼傷
驅石如羊涉者以梁公云何喜饑糧僵起裹肉歸疾
已我公祉矣公云何怒崔苻弗路撫戈頼赴既馳
既驚公胡弗怡有顛莫持有難莫夷我船之瘉公
沒於地溪濤夜沸厥功之毀船與偕瘁嗚呼誰不
有情憂愉戚忻各私其身誰不有死焦肝竭髓以
死一已維公死生維公憂樂均其賢腸解厥肩護

凡公之爲公豈自知慈人之病譬大醫師公而知
之爲則有疲不知而爲名大檀施陶朱魯朱視公
其兒

題李大將軍贈言卷

北齊杜弼數爲神武言諸將短長神武令軍中張
弓挾矢舉刀槊夾道而使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汗
流神武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
爾猶頓喪魂膽彼身觸鋒刃百死一生可不念哉
予每讀此輒爲掩嘆久之吾輩持文墨議論以筆

鋒舌鍔擊賊顧取摘苛小責人於長刀大戟履肝涉髓之間不亦過哉是直無若齊神武者兵而試之耳其怖汗棹膽豈直如弼乎比者叛卒訌西夏未即膏斧重以朝鮮之儆天子震怒提大將軍印綬左右盼求得勇略不貳心之臣授之羣議僉屬以畀將軍當時不獨人爲將軍危之即將軍鑒門而出父子相訣絶豈有生氣哉西寇靡破東夷繼遁將軍即逡巡讓避無自功之意然名績顯白雖童豎皆知之而求多於將軍者顧未能盡釋乎有惑焉昔中山騰蒲篋之書息壤有三至之喻二子者豈無煩言其得恢張猶略樹功成名者誠思其主也由此言之今天子所以成將軍者恩甚渥將軍宜何如勉稱以報知遇哉夫任專而議博賞寬而論嚴文墨士所持亦各有以也自古勳高者議愈滋賞隆者論彌刻論不刻無以表隆賞議不滋無以揚高勳又烏知論議之不爲將軍重耶雖然當世之能頌將軍者固多矣此卷多于鄉人其言皆頌也然將軍持蒲履冲勞謙不伐儻以爲腊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磨之乎旂常書之鼎鐘銘之將軍亦烏乎逃頌逃之不能能無居之焉則可矣

題彭智甫劉特倩卷

彭君智甫劉君特倩偕計北行拏舟剡溪請教於海門子海門子曰子慥自得而已自得則焉往非學哉退而語予求所以益者予曰海門子盡之矣予非得者何以益子雖然孟子不嘗言自得耶而先之曰深造以道夫曰深造則不無工夫曰以道則更有方便不造不深非得非自且自他得矣之辨微矣口耳入者他心識入者自識入者他心入者自有心入者他無心入者自夫所謂無心者用心之極也非造深何以幾此且心識者實無而似有實妄而似真生宰身器眩惑智眼雖聰明英特者往往沒溺其中以他爲自以失爲得蓋十人而九也非自得卽自欺口耳得者欺心也意識得者心欺也有志之士肯甘欺心然不爲心欺者寡矣試設三句以驗之何如三者一曰居安二曰資深三曰逢原倘順逆境界到前時或隨或迕打不徹

忿不過即危而非安倘動客氣耀聰明胸中晃晃然時若有得即淺而非深其最易見者忽爾被人將一機一則向前一難此時自看果不煩擬議耶不作道理耶若依前擬議道理甚或爲所窒礙應酬不得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諒不如是只將此三句時時自審則平日得與失從自得與從他得斷斷自謾不過矣若從前所得者定不足恃則工夫方便又可置之不問耶凡人即聖人猶說舉入進士亦人耳二君今日方可曰我即是從前箇人若未第前而曰我即舉人進士即不可勿恃虛見錯過一生努力

題西僧卷

西僧左吉古魯自云迦毘羅國人迦毘羅古中印土也其國不殺生無戰鬬大臣皆世官貴重僧寶不輕雜染每度童子爲呪刀刀展乃剃落左吉自其國東南行三十萬八千餘里經十五寒暑達於蜀居峨眉一歲習孳言輒通曉自蜀抵京師 慈聖以左吉遠人 賜廩萬壽寺給紫衣居三年南

游金陵萬曆乙巳冬十一月至越左吉長坐不臥晝夜持呪問佛法大意曰一切惟心造其深淺予不能知也予兄幼美具湩蔬菜而饗之曰世曾有遠客如左吉者乎左吉辭去徵予題卷是卷行毘羅徒有黑白誰復知其何說者左吉安用之然安知無聖賢具天眼者耶

題稷公募緣冊

有圓顱而跌於吾門者跣脚不韈長坐不暝與之米不受飯之則飯否亦餓不去延之入不許吾與而問焉曰杭普陀寺僧眞稷寺圮吾與吾徒募而緣之寺當大道吾徒之禮普陀者所逕也將叩諸善信而飯焉願得吾子之言而已吾曰噫夫言者假諸心手而無盡者也吾何費焉而猶靳子於三日之久則誅慳吝者必吾首矣以吝者之言而冀以開檀者之信不亦遠耶雖然佛菩薩之聖行蓋有捐頭目髓肉與王位妻子施人而不顧者諸善信之以財施也視吾空言則難視頭目王位則誠易矣聖者爾師愚者爾資夫以佛菩薩爲師而以

予愚蒙慳文會爲鑒則吾言固諸善信人資也若稷之凍脛束腹風坐露居苦甘其身瘁其志以爲法爲僧悃悃然若申包胥之憂宗國而廷於秦焉將使吾蒙者開慳者廣而況諸善信乎因書其卷尾以酬稷之願且以懺吾愆也

題日者董生冊

鳳磯生以星命游三吳稱項山人客越稱董君星家好譽人而董君多言禍敗事持論侃侃又能面刺諸貴人過其始或不能堪然諸星家言後不可覆多引去不復來來亦名價挫折董君客越二十年言益奇中名愈高予所聞見諸伎術無過君而諸貴人能受盡言者又多君讜直相率贈以言張肅之司馬題冊曰慧心俠骨何平叔之稱管輅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維馨矣知幾近慧吐誠近俠予於鳳磯生亦云夫恒人之情憚禍求福因而動之以善敗易聽入也故古之人多隱卜筮以詞拂人以術匡俗司馬季主所謂

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賢者之用心類如此董君名高人得其莊言不敢怒或緣以趨避拂人匡俗之具在我矣性又類戇予故舉古之三賢告君令盡盡其說無有隱也予且將傳君以著於後世矣

題門人稿

予生平喜人讀古書而憎讀　語每誦之曰女食生物不化耶然學者安其陋　相誤以爲新奇而

文體日下今歲春予課後禮闈與二三同事者慨然思相與刮洗之而其流既盛所試大略一塗其卑者亦能據取殘餒語藏飾固陋而材者力足以獨運顧猶不敢自信其心手必寄徑焉主司相顧無如何則疎節目以狗之而予平日憎喜之性與所盟賢遂亦不能無少遷徙要以取其神骨略瑕累不失爲知名士而已既竣後見所取者名士與其人稍稍自憾已乃取舊業質之閎深奧博有加焉其說於繩墨者殆亦鮮矣夫士習不可挽文體

不可正者何哉下不明而上不信也上所謂勦襲庸熟而下反謂奇禁之則曰黠奇有所取而不能無所略則曰上固好奇也而諺我不知彼所指者開胸探腸一一已出毋徒寄人廊廡下食其唾其爲平與奇且勿論焉可也是刻也凡十七人文四百有三篇而會稽陶望齡題其首焉

題金孟童制義

孝烏金君孟童以黔靡辛丑走會稽贄文於予其文洗澤去華務出簡淡意津津自喜予謂之曰有情事於此一人顧若渥舌若電縱橫捭闔吐詞千百而其事曰其情殫一人卷舌樹頰片言居要而其事亦曰情亦殫二人者孰辨孟童曰莫辨於簡言者予曰爲文猶是矣辨甚則簡吾子姑患弗辨勿遽爲簡也簡而弗辨去喑幾何是時孟童之技骨不腴神不揚故予砭之云然甲辰復見其文於都下其骨愈立然腴矣其神愈闇然揚矣予謂曰是役也子戰必勝既而罷還來辭予曰子技自工

不勝者命也丁未舉於南宮以書及所裒義來山中若謂予言有少助予笑曰子不聞張長史之草聖於爭擔劒舞平傭夫之鬬伎兒之弄何與於毫素然而物有相觸者志專而功苦也昔吾子之問業於予也心靜一而無他色伊鬱而如不能自解此專苦之至也予言鬬夫舞伎而已何功之有予以是物爲政治必辨以是物求道德業必精神將吾子直舉予業已耶丁未嘉平月廿日石簣山樵陶望齡書

題尹子重四書制義

制舉文字措大家敲門磚子耳子重既　已登上第出頒大邑譬如一彈指頃樓閣洞開而猶眷眷舊業裒而集之勿狗豪眛吾懼是集之爲妖祥也宜城山水名壤古今仕於茲者多矣而謝玄暉獨著聲其雲竇石溜之句與敬亭諸山更相暉映予重豈欲挾是編與之角勝於茲地矣乎夫詩謂經義其施於有政或通或閡一而已概諸理術均無取焉謂詩之賢於經義吾不知也玄暉政事無所

徵其名於宣也徒以詩重于重之賢治宣必有狀
也政成而其士大夫師之民愛之名且與宣永永
顧不足爲茲集重乎君子之爲治也推而公之無
匿所有是編也烏得而私諸宣之子弟必有就而
問業者出以示之其可矣

題商爾錫瑞蓮亭稿

會稽城東數里有山名土城土城者越絕吳越春
秋皆言勾踐得好女子而習之此山以獻吳環以
土城俗亦稱西施山焉山故有亭池後歸于外父

大理少卿商公次子仲文賢而嗜學爲文惇厚
醇古與望齡同讀書山中寜友善自視弗及也嘗
相與循池上行見池中蓮一莖雙蓮羣謂仲文速
具飲者徵在是矣仲文爲烹鶏而飲食之是時爾
錫與弟爾　年十一二歲而已酣令不數歲俱能
捉管爲文詞爭出奇秀而仲文竟不祿人爭惜之
以蓮爲不驗解者曰一莖雙蓮者一父二子也莖
清通而實剌芬榮乃在於蓮其二子乎已而爾錫
竟獲科第以詩首於南宮裒所業刻之而仍命曰

瑞蓮亭以不敢忘先人之志夫處淖而不汙受濯
而不濡其爲艸分也近而無嫉觸於鼻頯之間遠之
彌聞徐之彌馨者蓮德也爲舉業茲世若爾錫者
庶幾淖垢而不染者乎觀者無緣求其嫉觸之用
而徐之而遠之必有知斯文之馨者矣

人物志新刻引 館課

劉邵人物志其言九徵十二流備矣然括其大凡
畧有四者一曰中庸二曰偏至三曰間雜四曰依
似昔呂
漢中庸之爲德自昔難之而間雜依似
邵以爲風人末流不足具論其於偏至之論獨詳
焉蓋材本人性隨性所近誰獨無至哉雖瞽瞍倏
儒纁愚狡賊亦有之故天下無不材之人而古今
無乏材之國雖然偏至之材上與下兩適則交遂
而兩仵則俱困上困於得所短則龐駁而取之下
困於失所長則旁出以文之轉動流徙淆然並騖
故不獨上失其用也而士亦自喪其可用且不知
已爲何如品何者爲已能而責上之藻別不已難
乎上無所指取則漫示無體以明其通上有所指

取則詭寄一節以中其好九徵之所難察流業之所不載於虖後世之士抑何由廣之多而偏至之少歟夫慎掄鑒擇誠僞使宜各稱其器人各保其能於所偏無以獲真有胡可不詳覽於是書遂重付之梓云

無垢先生論語頌唱和引

論語之有子韶絕句猶禪家之有頌古也諸老宿依樣葫蘆絡索蒲紙獨子韶諸詩少有繼者吾友張懋之與其友曰子愿祁爾光始從而和焉余唉謂懋之宣尼有沒絃琴一張傳之二千年矣而子韶始爲作譜子韶譜後復三百年而三君子始爲之足曲真儒門一段奇特但恐世上少能彈者耳夫諸禪老提唱大似雪上加霜子韶頌論語似蜜中著蔗雖總是舌根下事在知味者入口自殊子韶不喜忠國師以爲老婆禪決定可刪而肯自以死語繫縛人乎故知筌筆所云偶然作者真偶然也其爲真無垢無疑矣無垢骨朽後筌筆未遑前懋之試爲和取一曲寻將絃之歌之

春秋義小引

陶氏世受春秋而自吾曾大父以還獨傳易望齡少時遊兩都遇四方賓友問所讀何經及對之輒咋曰君會稽陶氏子而讀易耶蓋吾宗之以春秋名於世久矣今科舉之文既於古體相遠繩墨維繫不可少動轉而春秋義獨稍別爲一格能者得自恣爲奇詭褒鍛鍊離合斂張有筆者得以盡其險健嚴峭之致其文尤近古而易善然才弱者愈不可勉強而至則又難矣余同年豫章劉幼安精

庸侯之說每以余不素習爲恨顧余豈能而不爲者乎余族人之受春秋者其尤著也予兄懋禮甚爲劉往去而從業若余者正得全其拙耳余叔　兄懋禮侄爾占與予皆少同學及長名譽皆在余右而皆連蹇久未遇余不知其解也予兄懋禮甚爲劉幼安所賞爾占乙酉之戰垂克而失主者深惜之其能足以見矣三人之文若干首將裒而刻之余曰世俗豈言陶氏春秋有秘本皆密指授不得傳於外是刻也其秘傳矣將有不傳者耶皆笑不答

篔簹稿引

注水盆池緣石髮被薀藻其爲觀適取淸泚而已高出大谷中洪水滮沉所決發木走石汨泥土憚駭耳目此豈與尺寸之波爭淸濁哉世固有以盆水誚洪流者然或慕浩瀚之奇而忘盆盎之量援沙溷泥自失淸泚二者皆謬也韓子言文浮物氣猶水水盛則物之巨細畢浮吾好其論而數稱之今之爲文者确然若漏澤眢井而以多浮爲奇不亦誠過哉吾友馬叔元之於經義蓋氣之盛者其言皆滀淪浩汗務自已達流盛而不必於濁淸[illegible]多而不擇於巨細渾乎獨行越出於二者之表可謂閎於內而肆於外者矣夫氣之用徵戰朝銳暮歸鼓之輒竭難盛易衰其變若此惟善戰者能持之常盛而無衰叔元五北於春官而文逾工氣逾厲其養之善乎曹沫孟明視所以得志於齊晉償三敗之恥者氣也吾將於叔元賀戰勝矣

湯君制義引

文有意到有語到古之人蓋亦有意至而語未至

者矣夫瞭然於心胸之間而詞不能宣故繁而不約偏而不圓繁似博偏似奇凡博與奇者亦古人之病也而甚善不在焉今之效爲古詞者豈詞者意之極而淡者詞之極也其入深者其出必淺其造端也甚難其成章也似易不知者率然而讀之未能知其工也穉圭贍云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夫文固有似艱深而眞淺易者楊子雲是也則豈無似淺易而眞艱深者乎穉圭贍（是）也今之爲古詞者已未能病而易古人病病焉轉相易以爲舉業而陋益甚累之連牘而已未嘗實一語焉吾何由而窺其意哉而又以爲奇博爲艱深噫其亦過矣宛陵湯君之於舉業其致微其入苦洗濯刻磨無粉澤脂膏之態約而能圓其意與語可謂近之矣觀者將以爲淺易以爲艱深與（與）世有穉子當自能辨

國子監奉　旨刊十三經註疏先進孝經跋

維天子懋學崇聖垂意於經術詔臣等校緒十三經註疏重刻之辟雝孝經最先竣謹頓首進御而

臣蒙鄙謬爲言附諸後方曰昔孔子贊易刪詩書定春秋禮樂其閎者綱提政事攷稽風謡鷹舉名分極命於儀物等殺而精者苞陰陽之紀通神明之奥博大微眇至矣然猶退而托於述者而後世尊經者由孔氏亦未嘗名之曰孔氏之經也其係孔子言斷然以經號者惟是書而已夫生而能之不詔而人喻焉此天下至邇甚易者也其博大微眇者夫子既附之刪述而取夫邇且易者自名其書聖人之所爲道其可識也上下異揔遠近不同等故或有韋素所懿行而非帝王之　其以天
撫有四海之隆貴而術不必有加於士庶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至德備焉又何其博大而微眇哉書君陳言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於政而漢儒楊雄亦云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蓋施庭内而謂之政浹四表而謂之孝非二端也天子既已敦崇色養又身帥之正令爲父子兄弟足垂萬世法於以寧兩宮歡四表所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何以加於茲則今

日刻經意也

大中丞常公奏議跋語

都御史江夏常公掖垣奏疏三卷治河奏疏八卷
刻既成其門人陶望齡謹序於簡末其辭曰望齡
嘗覽觀於古昔成敗得失之故而竊嘆息以爲其
成也常得之寬平頑夫優厚之君子而敗也每失
之卞急褊躁之人維言也亦然故世之休明其君
子皆奉職而忠所事事及之弗讓言及之弗隱其
有餘似可損而其不盡似可加迨其加之損之則
隨以敗不知有餘不盡正君子所以處言與事之
術也且夫言之情兩愛則謀兩恚則辭諫者凡以
致吾愛爾愛其德者圖其改愛其事者願其成愛
其用者珍其器以故善諫者徊翔委蛇而不敢快
於一決若夫攻訐之詞猥褻之語如市兒之相詈
豎豎臆空而後止世所謂忠愛有出於此者望齡
甚惑焉公初釋褐衣推南昌即用平恕名既給事
省近當國家解網弛弋之會闢門懸鐸以招致言
者而公獨以明練詳慎動蹈機窾然人所難言相

避忌不敢發者公獨倡童犯之或至被詰責而詞
旨委至發於篤誠嚴而有條不怒以是往往
得採納效諸實用而公遂無切直強諫之名公既
爲諫官職清地逸而一奉使校士再行河往來於
梁宋察衛徐淮間舍其出入風議之樂而跋履荒
度勞瘁填集及建旄兩浙浙素號樂國公甫即繕
完儆備內虞海而西援夏東策遼食不暇飽寢不
暇甘者再歲而去豈公之忠誠勇於任勞而勞及
之耶抑天欲展公之猷而昌其業見其奇耶當今
天下之事可專論之者維諫官可專行之者維諫
撫而公遽處之可無憾矣論事者惟恐其議論之
不廣而患當事者底滯其說不得盡究當事者又
苦論事者陳說之多引肘絆足不可動轉公前後
皆身試之爲何如哉夫不爲詭激異衆之論以強
人之行不爲澶漫疲切之事以累人之言以所言
者任事以所任者言事言與事一符而中與外兩
適公之所自信與天下所以信公者也有得與不
得則責不在我焉然古今推善論事者曰賈陸賈

生有時無命敬輿有位而無時公位顯於貴而時亨於陸其遇實過之矣權載之厚敬輿奏議欲俾後之君子覽其制作效之爲文望齡亦欲世之事君者由公文而識其心有以知諍臣愛君之道益不在彼而在此故不辭而爲序

董澗松先生夕可卷跋

曾子易簀項語吾知免夫免何事子張臨沒謂甲祥曰吾今日其庶幾乎庶幾何道此吾儒末後一大公案鮮有得其解者圭峯老人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縣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即名教語豈有異耶人世悠悠膈月三十日一着子大難措手三教聖人努力聞道正恐多問死未得耳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莊周亦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所謂善生不過以惺悟心作有義事而已澗松先生平生孝友守其貞諒招不可來至其屬纊數詩了了不亂此亦善死善生之一驗也先生孫人鳳慕道好修不忘先美寶藏其遺墨文連綴家莊敏

手牘裒潢爲卷永垂來嗣志足尚也世之儒者多以談生死歸諸禪而世無石人誰有不屬於生死者宣聖朝聞之旨似難置不論耳楊氏先訓曰人皆有一死而實未曾知使知之誰敢爲不善董之子孫其世世相勉以善無忘先生遺訓又吾兄尊蔵意也

證修社會跋語

耳聽目覽之謂證手持足運之謂修耳目不以不證而不明手足不修而不利然非修而證則未虧聽覽而有聾瞽之虞非證而修則未廢持行而抱癆痺之病然則證者證無證修者修無修未能尅證而言無證未埶眞修而言無修者狂與惑也越二王子之鄉也自龍溪效而講會廢錢君劉君與同志若干人始締爲社名曰證修而謁海門子主之以僕之屏交於海門也今書一語於冊後天世之以修疑證以有修有證疑無修無證也久矣其說非親有埶者莫與決也孔之樂也以憤願之卓也以竭今之學道者有思而憤憤而竭

者乎僕未能也而樂與同志者共勉之不然則兩言者無窮之諍端流俗之笑具烏足貴哉

書聶氏譜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殷譜也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履帝武敏歆周譜也怪矣而詩侈言之若曰吾固神明之胄然則神明之言儒者所非先聖所取也吾觀聶氏受世於周至漢潁川太守良仕居新塗玉笥山爲養生之學吳冊陽太守友生有靈異既沒爲神號尊王子若孫十餘人皆稱王王太子爲王笥聶氏又九世而尚書令道茂徙清江爲經[illegible]聶氏又八世分徙歙州則有問政先生逍遥大師師道無名子紹元逍遥無名皆尸解去直爲神仙矣爲蜀源聶氏是後或散居洪都齊東大梁巴蜀恬山荆襄往往著姓而皆祖清江明嘉靖間中書舍人天衢者始由經樓徙居淦烏衣鎮則又有烏衣聶氏聶氏之先世著者數人而沒而稱王王太子者反十餘人又寂顯名有道術者二鍊師也或爲神或爲仙皆較然可數其古所稱神明之胄者非

與中書君之年長矣所游與談大氏亦多行少得眞仙訣於異人以其精自爲而餘爲服食療人數以施亦神與仙吾不知其何居也然戰國時有軹深井里人政者刺韓相以劍解仙者也君譜漢吳而置政者何也

書周子九解後

擲劍揮空變弓射地矢矢中的劍劍無蹤若向惡邊立善既是洗補空虛若從有處言無亦是自標靶塚然無爲有藥善是惡醫症投則牛溲有却病之功服誤則甘露成喪身之禍是則昔日錢王今時周許義無勝劣教有開遮所謂各具一隻眼共濟羣盲各出一隻手同扶衆跛者也雖然語貴明宗學須擇法同修而迂直頻異其證而日刦縣殊如農夫立苗當先滋其根柢如大將討賊務直搗其巢巢故明一善而萬善咸歸悟一非而百非斂跡然則無善即進善之捷徑無非廼去非之要津何必自滯有途指爲實境反疑妙悟擯作虛言乎幸遇良師大須着眼貴從親見方眞不是說了便

罷凡我同好念之念之

書普度菴新鑿放生池卷

雲棲大師創放生會於武林鑿上方長壽二池以接水族或疑池水無幾不若投諸江湖爲適者大師曰今歙四民居之三里之城便耶抑便其郊耶曰郊便矣設寇虜至就便曰城便魚鱉之愁畏網罟也不猶寇虜耶今納諸沼而樊之而守之不猶寇至而保城郭者乎城虜則隘舍城而郊則虜人之病虜也必甚於隘明矣吾不謂沼之無隘魚而以爲愈於虜也雖然此二者兆也弄引也引而伸之而又伸之汪然者偏域中矣奚隘爲於是疑者皆舍然而喜師高足弟子仰山居士無無居士歸而倡其會於鄉人趨者日衆所放救滋廣猶患於無地也復於郡城之南古所謂普度菴者鑿池焉廣十畝奉佛棲禪之室靡不肇始而鄉之人獻疑者猶同於上方長壽二君解之不得也邀予言以助之予曰大師之言晰矣夫二君一倡而樂應者數百人繼是猶無窮也放者無窮畜者無窮而池

有限則惑之者宜然不曰地與物力亦無有窮乎有地則可沼有物力則可鑿是二無窮也而前所謂無窮者弗患矣人情皆樂生惡死故皆樂物之生而惡其死而貪與忍奪之者未有倡也倡而多和則放生之池可設於公家周宮之請可得於臣宰篤梁可斷綱罟可弛獸不亂羣鳥不亂行之治可馴致也二君其弟舉大師之言告之可也

書王世韜卷

五下之樂有二種醒者樂睡者亦樂然以睡之樂而謂即同於醒之樂不可也又有謂之睡則似欲醒謂之醒則尚在睡夢口欲號呼而不能出手欲掉而似有縶之此魘者爲最苦耳然以魘之苦而謂不如睡夢又不可也何也大夢不醒魘者醒之機也古之人蓋有善魘者矣孔曰憤頗曰苦商曰戰竺乾古先生曰聞思脩祖庭曰叅曰疑曰吞金剛圈餐栗棘蓬皆魘也自今視之固不若淺根浮解傲然自足脫然自縱者之稱樂也而古人必爲之者以爲夢決非醒夢之樂決不足以當醒之樂

欲轉大夢而之大覺止有魔之一機而已至於既覺乃知此身即在床之身此心即寢境之心而曰夢覺一如耳非謂其理一如而遂可以長醒不覺也然則人不患不醒而但患不覺不患不樂而但患不憤不苦不戰苟憤矣苦矣戰矣安有不能轉而樂者至是方爲真樂常樂永絕苦因之樂而非睡夢之樂也予既非覺者又不能致力於魔方有大懼世韜兄先覺之後也既恍然覺矣而乃問學於予予魔者耳其言喃喃囈囈不明之言也世韜其

閔而大呼之幸勿以其言爲害可也

李將軍贈言引

予從叔廣學隸籍遼東諸生客大將軍寧遠公幕府游於諸公子間而尤以文墨說春秋於維城君最善稱爲兄弟歲丙戌余偕計者車入都下維城過其僑舍談經術義理甚肯也先是大將軍屢以誅鹵名酋受延世之賞維城次當得顯膺避不肯任戢身童縫間茹韝吞膽躬寒儉者之所苦舍其長劍修衝之用而角逐於三寸之竹予嘗戲謂維

城世嘗嗤儒生徒虛文無用足下奈何以無用易
有用耶余既從史官移疾歸會稽無幾何而寧夏
之事起余自田間寓書維城言國家卒有緩急其
驅除撻伐之任常屬諸世臣如周召公之有虎唐
李西平之有憩當今爲虎與憩者其在公家矣昔
晉人謀師而舉蒉訣曰是惇詩書而說禮樂由此
言之無宜足下宜勉爲國一行已而維城果用舉
者被 命都閫外屠叛壕手斬其渠拜頭功爲最
奏捷歸 闕下而余之姻周生適辭歸維城遥
余無以改業見笑噫嘻余雖愚又敢以已之
而笑君哉天下之幸無事久矣一日之變而錯愕
四顧提印剖竹不知誰授蓋君常以無用廢有用
而葬至於此予又烏乎敢取夫文武非二致也以戈
鋌武而鉛槧文則不得無二維城用將之道儒儒
之道將龍蟠螭奮若環無端其同其異予願於君
質之也周生之歸越也合其鄉大夫先生之詩凡
若干篇爲帙以張之伐而余與維城交最久故余
其嚆嘗往來之語以志其好而已柳宗元放廢之

中衛作爲雅詩上之朝庶幾欲比隆周宣中興小雅金石之盛若望齡者胡敢自已維城方有東事姑俟其成猶欲竭誠揚 天子休烈如所謂西平有子惟我有臣者或幸採擇太常流諸無窮豈直爲維城箋笥私已哉

贊

大冢宰吳公像贊

昔我家嚴乏官御史臺犯公于朝頃乃屬公公捋而謝曰子惠我教我藥石也無舍我於老請從子交後再徙石職誰挽其肘公爲天曹古有祁大夫稱舉解狐君惟問焉非子怨乎對曰臣惟德舉敢私是圖後之君子有不其然一語兼心終死無捐爲舉爲機或隕諸淵瓶盆之量視公如天大夫舉賢直未忘怨公也尤難雲消氷渙大夫舉仇私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害公未如公也公私兩融匪徒宥之心不有之匪忘校之又式好之我懷古人心儀其形披圖狀德贊公爲榮

趙端肅公像贊

赫赫而陽直士之莊冥冥而藏修士之光斯二者吾烏乎名公叶强而狀之外柔而中强氣夷而德方一以爲冬之日春之風而一以爲夏霆與秋霜所謂身備四氣而立于中央者邪

馮尚齋先生像贊有序

簞食窶空笥經則富始同長鋏之無家後類敬之得婦嗚呼先生克孝於親克友於兄是故游大人而常貧晚娶而終於靡成也嗚呼斯其所以爲先生者與

望齡年十三從尚齋馮先生受經負墻之敬後先十載善誘循循言提其耳墓木雖拱儀刑時往來夢寐嗣子一謨忽示此幅蓋先生父母兄嫂及所配像皆在焉惟先生至性天成奉養之外身無私畜慈其諸侄至不忍繼娶復不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謂無天此圖雖不甚肖而衣巾儼然從兄嚴父嫺孝之節藹乎可想萬曆乙巳門人陶碧跋敬題

雲谷先生像贊　有跋

高堂廣除金章玉卮跡邇形親心焉去之祟繼斷墾畑通徑絕欲往焉梯神超想越嗚呼相也山中仙乎域內素領方瞳疇識其外身居實猶名在丹臺匪三神山公奚往哉

向有概於華陽隱居之言於先生實親見之三

平高位膺祿及老退疾病中心未嘗一日忘仙之道也每言吾雖衰矣猶將築園深谷行吾所聞者雖不及果爲而雅志堅確存沒往來要不足替此大願王也美兄屬題遺像遂檃括隱居言以書

南洲先生像贊

先生之幹有松龍鱗流膏騰液煜爲宿珠宜中梁柱不剝不琢葆其貞固而傲霜雹先生之學如大河潤緊我小羌溉以餘浸祈羊簡璧久而未來有

流則長式昌厥貽我瞻斯圖十又二載獨色冊頗
有踰無改古亦有言視其所友觀此賛詞三賢之
口

查山人像賛

百年強半髮白面盤辟像幾何死爾壯時丘壑情
存恒河見在是中云何爲有皺者戴笠曳杖僧衆
道瀼劍山雪暮吳苑雲孤咄哉這漢老不歇心且
看脚下泥水多深

顧朗哉像賛

[illegible]冠颯有神朗哉字烟霞人寫此圖骨法
謖松濯濯柳丘壑相何弗有明者眼意回首曩時
面今似否刹那間變好醜此似者寧復久身落盡
圖入手一朗哉忽成偶居士身現何處爲是一復
爲二眞者是畫者是顧朗哉與畫者無一眞無一
假眞假離個中寫

商半埜像賛

山隱過幽朝太近有唐樂天愛中隱郊居蛙黽市
車馬兄居其間曰半埜維中維半與道幾跡有寄

寓無厭離欲知其人睟於茲

劉理齋像贊

睟乎其容凝乎其神灑乎涼颸之著體脫乎煩疴之去身此圭之鋒凜乎驅魔之劒而指之端照乎造物之春邪

錢慕蘭像贊

應指而蠲千疴奮臂以揮斗墨機何施在兩目談鋒莫摧而頰緩應接靡暇而度遲神何寓觀兩頤貌錢子者工則巧雙鬢欲漏幹子瞭盧香未飛橐有栞呼之未應君莫嗔

于思翁像贊

月如面星如瞳神爽颯于思翁大編發長波開子錢流滔滔來揮千金買仁義躬爲儒子爲士龍矯矯潛龍湖子御之藏其胡敖有孟蔡有賁孚所遊紛如雲星曨曨月朏朏于思翁不亡矣

錢生自寫像贊

眼不自見舌不自味若是我者我元無二有一人焉同住不識或影像之水鏡燈日亦有丹墨假他

筆力惟此錢君自形自寫如獅反擲力不宅假寧
問錢君何緣自見云因四物還覩吾面若以物見
面隨物移誰爲能覩畫者復誰水鏡燈日我倏成
四又有畫者與所畫對若實是我二尚不成云何
於中有四六人若謂是人我當何似或我或人兩
俱非是錢寧神力如張僧繇爲寧寫眞烱烱其眸
吾有一相了不可貌現十二變電飛日耀

達摩尊者面壁像贊

尊者兀然非靜與默正恁麼時口挂在壁我問於
壁云何西來壁演妙音其音如雷

紫栢和尚像贊有跋

問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盲拳瞎罵冷面熱
腸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篦廿下鳳去遺音香飛
落灺眞箇達師僧縁難畫

予久向紫栢師辛丑入北都而師住西山忻然
欲以瓣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疑而止
後讀其言審其生平眞證密行深慈高節一時
叢林踞師席者誠罕其比然人猶惜師不壑去

終以及禍非明喆之道及見吳咸熙氏所寄示
遺像味其自贊語類讖者豈師固夙知若二祖
師子尊者邪常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
當作佛人乃相趁打擲訶詈之袁景倩言一國
中有狂泉人飲皆狂獨國王汲井以免而通國
狂者覆以王爲狂也相與捽縛燒灼不勝苦趨
飲其泉狂作國人喜謂王病已也始舍之紫栢
視衆人爲佛不得不度衆人視紫栢爲狂不得
不死於乎丁寧恨哉

湛然禪師像贊二首

燒殺湛然留却幀子一省面上唤拳二省治門化
米三省長連牀裏落眼落眉四省大衆堂頭動舌
動嘴是則是住即且住他時後日居士在孤峰頂
上要且少不得你也一摘茶二洗水三斸藥四簾
紙於是姑爲雙縱之謀兩存之舉遂展開幀子與
約曰阿師你且藏身者裏待我他時後日燒一瓣
香設三拜禮隔山高喚曰湛然那時方許抽身走
起

又

喚做湛然他不應若喚饞禪應是我勸人有腹直須饞莫只忍餓籬裡坐湛師健餐俗士嘲曰是饞禪耳

自贊

舐墨而生設色爲累爾師爲誰幻斯幻者爾亦爾爾謂爾實我束書未開鹿皮委地不起於坐澹焉何意眞我也邪我則其似

尹子重像贊

[illegible]槃倏爾膏翠月雯在亡何有風圖水紋我與子知其文奚云子神焉如宛溪之濆桐鄉之祀乃勝子孫浮浮蒸烝敬亭始雲子之樂之舍其榆枌

銘

原心亭銘　館課

混儀未搆靈府焉宅天游覬矣汗漫奚適無上誰
君匪來執客作聖曰慮厥官惟思秉禮斯制體道
云微人之不極心是用違不風而波無跫而駭睫
未及動再撫千里熾之欲燎凝之欲冰畧不暇移
寒暑倏更小夫捷巧辨士華言沿之洄之孰知其
源虛之逾實合之遂剖形馳影繁誰執其咎伊何
原心心無原所以名斯亭于焉託處

荔石銘 有序

稚竹木不數寸而具摩空盪雲之勢碎石似指拔起峭厲此盆景之致也林崇而治深岡嶺迤邐植之美莫宜粤之荔石大小窪隆靡不合宜而特富乳節又無善茲石者幼美兄從其尊人撫廣右於院署中載以歸數年而粧綴之巧始備備矣非文弊胡以章之遂爲銘銘曰

蒼梧之雲墮而爲石縣水所靡或汙而泐水非石鑽古語則然以鎪以剜乃合於天禀而粟者有似勃郭如鼻斯乳如履斯珠隃嶺而東厥塗孔艱想見頹肩汗漬石斑弗而始章詎識牛米閒庭莫居一而後矣壽不乃孩老竹如髮曲治文瀾鯤鮞出沒渭川鄧埜千霄蔭柯微風蕩林洞庭始波居士兒嬉小中現大我聞鍼鋒運持世界

琴銘 爲幼美兄作

方廣寺梁千歲桐裁爲鳴琴合徵宮屑麋液漆李鸞手蛇腹未成材既壽華陽作者三洲仙有嘉傳之惟宗賢銘者歇菴官屬史歲在徒維萬爲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箴

效唐尚寶山房箴三首有序

唐尚寶山房五戒余每揭坐隅以自鍼砭暇輒效作三章蓋余寡交簡出其二累較少故不復云

以人求我拒之心熱以我求人從之面熱維情之熱理浣斯涼媿發於顏如醒斯往求我者戚我求賓疎戚猶能肯疎豈諒亨大賢所譏同於寒蟬我之不賢茹以自全

其二

使爾知道可說則非爾不知道說之奚爲如貧數
金而無一錢如盲導人遇坎而顚盲須自醫貧須
自飽欺已猶可莫謾他好如冬月雷蟄伏無聲既
其解矣雨施雲行

其三

彼求爾者豈謂爾能紙尾數行以官以名爾之譽
之豈謂彼賢違道之稱違心之言乞幡得飽舐痔
得車以文詼人其耻莫如杜門袖手焚研瘞筆慎
爾之思以愈爾疾

啓

上沈相公啓

向緣私戚干冒尊嚴仰荷温言復諭所請感深存
歿德被雲初望齡先君子素秉拙誠性恬名譽當
官之績猶不告其子孫鄉曲之稱復難通於遐遠
老而愈泯沒又何聞伏惟相公閣下緇衣好善明
鏡照人尚賢先式於里閭取行不遺於尺寸謂其
立身本末或不媿乎大臣知其一節始終庶亦勤
於小物納衆言於衾允排異議以獨持遂俾孤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幸徼卹錄習增上秩寵洎下泉九斯駢錫之恩皆出覺裹之賜祇深銜結敢復控陳然望鑒察謂益以榮名禮稱類行苟斯名之難假卽一行之無稽望齡先君子公清之譽頗著於當時惠愛之思徧留於所至位雖崇而食貧於沒齒身已退而受祿者十年昔展季下僚黔婁賤士豭饑僅爲小惠班制亦屬常勞然或見錄於公朝或垂褒於妻友望齡先君子雖無微譽可並昔人而身位列卿踐更中外爵號既優於下士勳勞有大於豭饑而當清朝汲汲穆之時公論大明之日忝褒獨靳市權何殊此望齡所爲泣血茹哀捫心待報者也夫考事有徵論人以概佞直視乎進退貪廉誣於富貧苟察其去位於何時及稽其奉身之奚等則悠悠之論了了可知望齡聞之隱先烈而弗揚者不子飾私親以罔上者非臣如使公私之論議本諧則臣子之隱褒宜叱伏惟閣下矜之哀之

上許相公啓 代

恭惟相公閣下愷悌作人平康錫福手旋元化扶

主德於深嚴肅穆之中力奠皇輿主世道於桯杌
勛勩之後范希文憂以天下殷保衡耻及一夫身
繫安危聲施華裔如某者夙荷栽培久甘淪廢進
無足錄退有餘譽某路棲遲猶挂鑠金之口衰竭
震怯屢驚刻木之詞矢日難明望天加踊頖蒙閣
下矜其細過察其流言片語春温澤不遺於壞木
至仁宏覆氣已回於溺灰傳聽之餘感泣何已特
以有罪姓名無顏竿牘懼塵清覽遂阻下私罔敢
效叔向之優游同越石之自絕也夫轍魚就槁猶
希一顧之恩厨鴈見烹終抱不鳴之恨故敢忘
詢辱布之於下執事伏惟台慈崇鑒無任仄悚之
至

上許相公啓　代

曩者台旌戾止德聚應占草野之間傳爲盛事歲
序既改猶有餘光顧在衰疲久稽報謁恭惟閣下
一代偉人三朝元老進處腹心之寄退成羽翼之
功昔晉公在唐潞公居宋外國或驚其狀貌四夷
皆問其起居儼爲社稷之榮觀匪直一身之壽豈

況我閣下年甫及於暇懸車望正殷於作楫豈徒廟
略有藉壯猶即皤然旅力之未衰自赫爾具瞻之
在望所以澄清九海祇席八埏其在明公豈異人
任生齒髮盡改志慮已愜洛社跡疎難追隨於圖
繪崦嵫景迫欲相勉以燭光謹勒蕪函用申華祝
仰惟鑒在曷任寵榮

上沈相公

伏以救水舊歡幸遂介山之隱金緋　新命榮分
棻予之衣仰大道之曲成天全社樂唯至仁能錫
類有蒲堂諼竊念望齡稟氣不豐賦材尤薄筋駑
肉瘠年四十而蚤衰小脩長迂抱三休而宜止徒
藉枌榆之蔭尚蒙釭封非之收而情繫春暉懼深日
月今念絕裾而安忍爰拜疏以陳情雖申來諗之誠
竊有　簡書之畏恭惟相公閣下心參玄化德重
黃扉幬載何私形物無居之雅量埏陶多術與人
爲善之公心俯憐慤愞之微軀曲諒硜硜之小信
木材既朽終無取於壽常絲緒已棼聊用安其方
寸而猶假之名器寵以儀章雖逃就列之譏尤切

災身之慽蓋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至恩之成我也如生凡飯疏沒齒之年皆佩德銘心之日敬因還役肅致無由伏冀鑒洎曷勝瞻跂

上朱相公

恭聞獨旋斗極首出庶寮備鄉郡二百年未有之榮建　本朝第一人無前之業鏡湖魚鳥若被光華越嶠農樵咸忻盛事況爲門牆之下士在姻婭之末交其朴躍之私豈可云喻耶望齡仰賴師仁獲依子舍秋風漸冷秉肺病之稍蘇晚景粗安覬慈顏之有喜比者舍弟亹齡遠行偕計行者以大兄任養庇寬陟屺之懷居者以有子在前少緩縫衣之戚凡在家庭之出處咸蒙大造之生成輒托順風薄抒私悃仰惟鑒炤曷任瞻依

山會公請朱相公啓

槐階宰峻禮爰絕於百僚梓里攀援情同虔於三爵敢陳洞酌祗覲達儀奉惇史以周旋敬受片言之誨仰台光之映燭傳爲兩邑之榮伏俟俯俞曷勝祈望

上林宗師

竊聞董山之錫遭歐冶以奮其利柯亭之笛得中郎以發其籟是用價等量金響流比竹籍令龜壽不逢含音莫賞則斯二物者泥沙之棄餘部屋之朽敗耳然彼誠曠覽茲亦上珍揣遇雖幸換材尚優若卷曲軸解散木也而屢匠石之聆欵段鬯緩下駟也而濫涓人之賈則材爲遇負感因愧深矣恭惟老師閣下嶽降碩人天寬雅量殘光玩世識方朔於歲星居易近人傾趙衰之冬日詞林採實靈府懷虛黃馬騁於談叢雕龍歸其筆海台階虛席夢迴傅野之霖使節臨關氣接眞人之馭既而山斗儼其標望水鏡湛其澄映掄才無朱紫之眩得士在驪黃之外人心一變文教四翔然而神龍難馴黃鵠易舉驪珠委以按劒貝錦成而投杼日月如晦避流言而在東風雷忽驚畀諸人於有北帝眷無斁天道可知且將返轅玉堂之署論道金華之殿謝仲山之補袞陋孫弘於開閣又豈必與歎長沙投文湘沅哉伏念望齡本以桑戶繩樞蓬

心緜力續虎文而未就趨鯉訓以徒聞亦嘗懷慨
燕趙之都浮沉吳越之地鄉曲鮮譽知友莫稱短
歌自和誰憐下里之聲長鋏歸來已在衆人之後
乃蒙大造猥納微塵拔自儔中處以格外一顧爲
重苪礫齊於南金片語增榮楛棘材於東箭已猶
愧夫采菲人已詫其積薪兼之獎借逾溢屬望殷
厚感極則涕泗橫生報輕則頂踵匪重但井黿乏
觀海之見商蚷無馳河之用恐踊躍之金終見棄
於冶氏武溪之曲難倚和於門人不無仰負洪慈
有傷朗鑒耳更祈終惠俯賜教言則當奉以周旋
不敢失墜搦朽鈍而一割守堅白以自鳴所以報
也台駕臨章貢即擬以扁舟上謁躬布下私而慢
以病成簡與日積死罪死罪

回陸同年

曩年扳附深荷雅情雖簪換星周睽違既久而蘭
熏醇味玩想猶新病伏里閭鼯鼠無人之境悲
纏松檟枯魚興銜索之哀豈謂淪迷猶蒙記錄瑤
言撫慰既收屢逝之魂華誄溫榮重肉已寒之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恭惟門下才高錦製望重花封控御上游濊澤若
建瓴而下化孚深箐閭閻無佩犢之民尤罔矜孤
辱收遐遠昔南州高士義風著乎炙雞長沙鉅公
仙躅傳乎化鶴比乎今日曷足以敬寫哀悰對諸
專使草土荒遽楮墨不倫

賀劉景孟公祖啓代

緬惟山陰之政浸灌民心甘棠之歌洋溢里耳思
深去後望切來遲仄聞恩命新下節鉞載臨俾越
人士快覩光儀如嬰兒子復見父母鏡湖春近僧
看縣裏之花裨海波澄長貢島中之舟飛淸霜於
此日霈霖雨於舊郊昔黃霸之潁川寇恂之河內
官仍再守借僅一時方之於今詎足云喻況如生
者素叨厚雅尤倍恒情心搖棨戟之前神往旃旬
之竟未由瞻對曷任征營謹勒短箋薄陳菲物以
申賀於下執事伏惟台候幸甚幸甚

代大人答諸通家

秉燭以照蓋志學之餘年鼓缶而歌已興嗟於大
耄自憐衰薾敢荷軫存少不如人況復燭生之耄

老而舍我寧忘衛士之規緬羣哲之並興極熙朝之華選玉堂青鎖篇文章諷議之司赤縣神州播風雨露雷之化僕偶緣兒輩幸厠通家樗櫟天年忽借芳於春色桑榆夕景俄接曜於朝暾作頌穆如承筐爛若盤鯖知美集珍味於五門華衮稱榮重褒揚於一字肅狀敷陳伏惟鑒在

答李湘洲

偕鹿豕之遊乍安泉石接夔龍之武忽枉瓊瑤惟疲病以無瘳費挽推而莫進恭惟閣下愷悌篤誠元元宏雅讀三五典墳之籍夙擅該通吞八九雲夢於中曾無芥蒂黃麻紫綬共傳燕許之文璧水圜橋久塋父師之教而生偶從廢棄濫托規隨冠雖敝而願彈弓以招而欲往窺惟浦柳之質緣病蚤衰桑榆之親因衰遘病念絕裾而詎忍爰拜表以陳情豹養區區聊用安其愚分烏慈戀戀庶或鑒其微誠而猶煩使者千里之遥捧台札入行之重琅玕垂露穆矣生風玉署披雲悵焉何日敬因還役肅奉報書伏冀省存昌勝馳仰

祀鄉賢請郡邑諸公啓

瞽宗先生之祀禮用毖於春秋俎豆賢人之間惠
每徵於月旦寵施祼獻采動澤宮謹取月之廿五
日肅將祠事聊庀祁筵明德或臨蘋藻穆惟馨之
頌薄誠是薦簋樽孚用缶之占伏候龍光豈勝鵲
踖

答各縣謝撰述

伏以一同宣化榮分雄緊之符三載陟明獨著循
良之考宿望雅推於賜履　新恩式表於移綏恭
惟門下道韻經時素風照物戴星奉職堂鳴宓子
之琴酌水盟心坐對任棠之誡況地屬肩髀之要
劇時丁瑣尾以流離操刃無傷利益章於錯節理
絲有緒治何苦於紛紜甚既可而時已告成歲有
餘而月奚不足洵政科之異等在輿論所同歸生
章句陋儒斲鉛散局才慙青史擬勤傳於班書職
忝華綸亦與聞乎漢詔敬裁咫尺用報瓊瑤仰冀
鑒存曷勝瞻注

答各府謝撰述啓

朱轓佐理榮分緊望之州冊筆平刑獨著簡孚之譽瞻陟明於上考爰渙號於北門伏惟門下雅道匡時素心映物車布德温生圜土之春晝戟凝香露洗箐林之瘴縣蒲不試烏下訟庭拔薙知懲虎無飛邑歲有餘而月何不足朞既可而時已告成在輿論之同歸真政科之異等生又慕清塵未親道範才慙書史雖難擬乎班書職典華綸亦與聞乎漢詔敬陳咫尺用報瓊瑤仰冀鑒存昌勝馳企

答撫按謝撰述啓

渙號弘施司言重寄必有坦明之旨然後可以揚摧德音必有華贍之才然後可以彌綸盛事況會逢兩作澤需萬方當筆札之紛填演絲綸之浩博可令樸學攝是之官恭惟門下道經文武身佩安危型模垂表於士林簡注風膺於　帝在式茲異眷以寵殊勞緊國家獎報之桑章亦門下纘繩之大孝貪天功而爲已力揣分詎安以公事而拜私恩受施有靦敬裁咫尺用報瓊瑤仰冀鑒涵曷勝瞻注、

與張景江啓二首

獻歲發春履端納祐新花照席當吉甫之燕周細柳開營識絳侯之有子僕視草多慙銘椒鮮學寒同燕谷欣逢王者之春弱比垂蘿願附將軍之樹過蒙寵貺何德以承謹勒狀附使者稱謝伏惟垂鑒幸甚

又

伏惟門下家傳金版廷剖竹符外鎮密圻馳聲邊漠鳴弦（泚）天碎柳羞談優臂之勤筆銘山自應虎頭之相今者風高王帳月滿雕弧雅歌發而焦響沈醪飲酣而筑聲厲軍中之樂於茲盛矣僕技雖桑拳勇曷已神懷豈謂瓊施遽光篳賓謹對使者再拜受肅啓申謝不既

回賀正啓

下邑陳人方趨班著孟陬新序適屆　禁林聰歲篇之屢更想朋簪而增慨惟門下陽春布澤律吹煖以發生松栢交盟歲已寒而彌篤遺音金玉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貶瓊瑤日照盤飧詎復宮僚之味夜添鑪箸俄伸貧士之躬感德難諼馳神何已肅函占謝賜鑒爲祈

新正答某將軍啓

左个迎新北門作鎮片辭挾纊天回黍谷之寒一面橫戈春動柳城之色僕挈瓶慙智操翰無能庶子盤空銘謨裁於椒實貴將軍樹煖蔭已移於蓽門拜使爲榮緘辭稱謝仰祈垂鑒不盡鄙悰

答某令君

不佞用乏時需病常自免賜同鑑曲卧比漳濵衡門有樂只之棲空谷謝跫然之韻而門下方分符花縣流譽桐鄉江水一葦望儀刑其尚遠河流九里庶潤澤之潛通狀槩未無因懼來譏於按劒而瓊琚以報仍佩好於投桃雖貪奉明恩而未知所處輒緣俾返附致謝私草野何緣蹟尚自疑於風馬音霄有托義當竊比於雲龍統葦鑒原曷勝榮

籍

答某學憲啓

伏以天挺儒宗三物啓七閩之化地雄憲寄一尊持六藝之衡師有作而道隆文在茲而任重光生圜壁喜切斷金恭惟門下道峙崇深德園廣莫北斗仰宗之雅望尉矣人倫西山南浦之宏詞褒然舉首契心修止早得統於河汾用獄明清繼馳聲於梁汴庸禮舍奢之署作人懸鑑之司豈徒衰文八代之餘快月露烟雲之一變行見聖道千年而下如江淮河漢之盛行生負牆問道幸托同心判袂歸田久傷離緒逃介山而奉母方迎寸草之暉

邂閩嶠以懷人適枉尺書之賜歡言道故披襟話舊之光風穆若陳詞快目連城之玉府積疢頓瘳於誦檄陽春忽轉於飛葭所望仙島雖遥烟霄可接匠門咫棄曲木兼收倘妙論之時聞益發醯雞之覆庶望音之洊至聊紓趨徑之憂生臨楮無任馳仰

答劉鄰滄台州

憔悴江潭老結漁樵之侶滄浪髮髮心驚爲兎之移方憐皇覽之初辰忽枉仙山之信使瑤函乍啓

城霞絢以成文朋酒斯斟杯露注其解渴惟齒衰而德薄雖拜賜以爲慙蓋門下分符治郡之期乃鄙人解組歸田之日然而門下則三年奏最政有蹟而聲騰鄙人則五十無聞學就荒而頹落端木趨而日損庚桑計以歲餘同此居諸四序之中獨負玩愒半生之匪倘門下無舍方衰時鞭其後庶前非之未遠將晚照之可迴眷茲藥石之微言倍拜簪筆之厚貺臨楮無任禱祝

答程蕭山啓

善人之教澤漬七年洪洞之功潤盈九里在壤鱗之地亦仁均邠翼之餘別阻江濱思深峴首恭惟門下文章飾吏愷悌宜人象冬日之惠温歌南風而治辨虞庭平土榮升五雉之司漢殿朝天忽振雙鳧之舄父老扶携而出昔比錢江賢人俎豆之間今之畏壘至如生者拊心神往矯首形留沙樹浦雲悵詠離居之賦瑤函錦字驚傳亟問之書雖貪奉明恩而能無內媿受餐敢讓反璧增兢所冀粉署優游尚無忘乎用趙朱轓撫字猶式慰

於借恂不盡翹誠嗣當宣布

答林蕭山啓

墨綬涖人地接捉錢之渚華綬届道江明載石之津緬前哲以遺芬屬後賢而趾美門下天材博大閎學淵源錦製先王洵彌綸之畢舉庖刀久善游窾卻以皆虛捧檄而領花封下車而騰駿譽任延鷹薄輒　賢祠宓子鳴琴爰咨老豈意非封之釆併蒙絲組之榮清風穆矣其嘅詞霏霧燦然而在笥而生東身先畝久安襏襫之勤謝跡公朝旅

復衣裳之倒雖美遺於繡段恐興誚於鵷梁惟魚枕成杯事類東坡之須而龍鬚作莞珍傳南越之裝可以斟酌醇風寢興盛德用拜嘉於明貺旋布悃於來伻統冀炤涵昌勝馳仰

答諸暨令啓二首

尺疏天邊偶遂漁樵之計一酈湖曲幸依父母之邦當倦羽之初棲儼緘鱗之遠貢佩之爲好拜以知榮恭惟門下天韻孤騫風華博照庖刀游於肯綮技駭爾其凝神化瑟解而更張俗瞿然其至道

劬瘁農桑之務歡歌簿領之間以一人兼政事文章道德之全在兩浙稱郡邑治行循良之首花穠麥秀頌聲已播於甘棠膏雨仁風春意偏施於朽木褒齊華衮義重緇衣而茉枚粒粒營敢費仁人之惠簞醪可共用均父老之歡所冀仙舄尚留華綬無改庶九里洪河之潤為一枝窮谷之安生不任翹企之至

又

狀以潤敷九里洪河均滲漉之仁績最三年大号播清循之譽輿誦普騰於呉越宦詞偶托於雕蟲方慙圖海之難工廼荷酬緘之遠貺恭惟門下澄襟照物雅道宜民狀冬日之惠温歌南風而治辨浣江軟水胡公清以畏人苧嶺行春國子稱之曰母製錦衫成於南服賜金駿錫於康侯在提封窓廼之鄉同大造生成之戴茹生者倦飛翥羽借樹早棲病比相如聊作漳濱之卧行慙子羽未陪帷室之遊偶因授簡於鄉人聿爾奏名於下吏而明公寛其疏節取厥單詞民馬素絲施枉後先之序

木桃瓊玖數奢投報之常愧切捫心感深銘骨肅
啟無路願附蘭言不盡抒宣統希崇鑒

與李總戎爲姪孫納聘啓

伏以列戟當門夙推齊大東薪在戶願托周親偶
諧五璧之緣遽奉千金之諾齊歡施篤叶兆占凰
恭惟老太翁門下斗魁間氣帶礪名家盾鼻抽豪
兼文武無雙之譽虎頭授鉞爲能罷宋二之臣樓
船乘萬里之長風刁斗靜三韓之夜月廼分外閫
作鎮鄉邦東海洗兵旣書功於善善西平有子復
繼美於繩繩在高閎舊表於芝田將門有種而寒
舍餘芬於栗里素業僅延方懷宋子之難求何意
蓽修之可托此蓋門下咸虛善受謙道下交廉吏
難爲且錄其子孫之清白儒風不競或嘉其詩禮
之流傳義無廢於采封榮有逾於倚玉謹裁短狀
用充荒儀東帛儷皮請告虔於異日澗毛筐器庶
少答於洪庥

答劉參戎啓

伏惟老太翁門下山河華閥湖海雄材多算孫吳

坐勝帳幃之內能文絳灌直成劒槊之餘斗魁當
次將之躔幕府扼島夷之會戈船橫海卑卑漢廷
諸帥遠征下風千城腹心赴赴周室之賢再見茲
日業奏晏波之績行膺分閫之權生帶草徒滋社
稷自廢頹原巷僻分無結駟之遊王謝門高遽有
施蘿之托爰寄辭而誦義殆飲水而知源而門下
採以菲封報之瓊玖在笥天孫之織充庖海若之
珍飫德彌隆拜嘉知媿敬修蕪狀用答鴻儀統冀
鑒存、曷勝忻仰、

答何節推

生聞玄經始創桓君山爲之服膺三都既賦陸士
衡因之輟筆何者兩雄並逐得敵者退於交綏二
巧相推運斤者成於塗堊蓋聲同則倡和斯作力
比者彼已愈明未聞廣逸響於巴人探靈心於拙
目蠡窺大海莛發洪鐘續羔粹白之裘襲石琳琅
之府如齡令者私甚媿焉而明公大雅含弘溫詞
褒飾義隆筐篚寵溢丘園窺文豹之一斑遽荷知
言名目托青蠅於千里蕪同不朽之傳敬勒蕪固、

用酬鴻眷仰惟鑒在無任主臣

答嵊縣令

身似樂天懼霑笠泰之緒人憐伯道虛疑弓蠲之祥諺令委巷之訛辭仰徹邦君之遠聽雖浮其實而愛欲生門下嫗物宏慈克家素業手司化斗行敷一邑之春歌叶風絃會號衆人之母眷此發生之盛德兼施憔悴之陳人半稿枌華未有生蔑之望汲寒黍谷偏厲吹律之恩雖過聽而不疑廼緘書而下貢朝飛有雉慙雅教之莫承夕夢維熊猶後時之可冀則賢者殷隆之惠卽大人幽贊之厚幣敢辭蕪詞以謝

答劉氏聘啓

伏以吉事有祥已叶鳳鳴之卜嘉儀順典榮承鴈摯之頒聘同榜以同心聯素交爲素對寘言下達宗老騰歡恭惟老親翁門下介特表時公忠定國伯曳清而近隘士仰其風朱季直以不阿民懷乃惠歷齊魯醜閩之地兼文章政事之稱而生倚玉有年斷金等義念相求而有舊爰結好以維新弱

女慰情詎免惷愚之累高門樹德聊傾附托之誠惟儷皮束帛之駢蕃迺入廟升冨而慄惕慚辭報貺賜鑒爲祈

復顧沖菴總督

恭惟明公應世眞儒壯猷元老榔堤棠蔭芳留海澨之邦玉節金璬威靖雲中之塞比者王庭遠徙幕府秋閑守勝而兀若干城巳絕內闚之漸張軍而勢成角犄行清西牧之塵固當摩崖谷以書功覩繪圖而識姓矣齡辰在下風夙叨覆露看碑舊國羊叔之愛尚新握管當年藺子之名自附惟生也晚未遂瞻趨爲隸也新更稽問候明公德盛撝謙禮先逮賤念在編氓之舊推其家世之餘昂札賁焉瑤施渥若拜稽受賜盥洗開函銘心之私匪口可旣敬裁尺一附諸使者以謝伏惟　云云

同官迎朱相公

伏以帝維賚弼寵巳溢於賜環袞道乃作師慶賓均於操筆摳趨在望虛遲爲勞恭惟老師閣下手旋金鉉神瑩玉壺佐歷英標冊府獨鄰紫極端揆峻

李白垣作啓黃扉卿雲將名姓俱翔東壁與文章
儷耀先朝領袖後學型模屬者材館作新麟網私
頓儒宗求舊鱣幄駢開日護蒲輪遂起東山之駕
風隨步檢仍高西按之班擅我表儀儼然師保某
等縕枢賤士縣力薄材佇奉循循慙栝譾譾益
闚管窺二曜以齊暉望氣占星喜雙龍之合彩游
門而觀太海若南北溟景行以仰高山維大少室
快披腹笥曷已心旌伏冀紫氣時臨緇帷晝接斗
南光價暢一日以登龍目下英髦接五雲而附鳳
荷荐積悃不盡馳懷

同門上孫相潭老師

伏聞藉厚者質薄而名隆附聲者理賤而時貴是
故蟠木離詭豈鄧野之環材下駟疲駑阻大行之
修轡及其遇王爾方歎也極意能察唇吻流之朱
漆略其驪黃則振鬣鼎膺埒千金而題價鏤枯琱
朽登萬乘以垂珍茲品物之恒情等愚生之奇遘
恭惟老師閣下心映氷壺手旋金鉉雖書遂閣長
然秩底之蔡讀禮倚廬欲罷里中之社振西京之

雅藻總東國之人倫時吹噓回萬朽之春盼睞作終
身之飾假之羽翼潛鱗展翅於天衢包其齒牙巴
曲均音於郢唱煒等豹管僅闚虎文未繢完庫之
家七十爰欣文子之知公直之牘三千途邐東方
之對聽青雲之可附仰大造其受酬惟往年操篲
之辰正大孝支牀之日屢披薄秩深奉玄言發寢
啓蒙似頤鑪之雪點攻瑕苴漏訝匠斧之風生是
用佩服箴銘惠徼靈寵其爲私感充倍常情但以
樸蔡而服官聯釋蒿萊而膺簪紱人爲遇忝事與
習違操鉛鮮斷筆之能臨組有飲氷之懼將無貽
誚賢路抑以仰負師門伏開洪慈益弘雅誨勵首
塗而鞭其後憫迷轍以指之南則當奉以周旋靡
敢隕墜謹修短翰薄布下私吳會雲浮望鴻儀而
可挹燕京日近竚鶴蓋以非遙伏惟台臺崇炤煒
等無任馳念之至

謝先人郾典

向緣私戚仰藉公評典荷主持獲諧所請感深存
歿德被雲初望齡先君子素秉拙誠性恬名譽當

官之績猶不告其子孫鄉曲之稱彼難通於遐遠老而愈泯沒又何聞伏惟門下緇衣好善明鏡照人尚賢先式於里閭取行不遺於尺寸謂其立身本末或不媿乎大臣知其一節始終庶亦勤於小物合詞以請汝南昌旦之評衆口所噓寒谷轉陽春之律遂申褒典俯逮陳人見斯駢錫之恩皆出賛襄之賜望齡草土餘息木石迂腸佩德難名銜恩莫報惟當鏤之家乘以告後昆治鷄骨之稍興托鴻篋而布欵仰惟照察豈任征營

爲先人請謚與其儀部

門下以直清之德掌邦五禮禮之所嚴名器也而名與器又莫嚴於身後之寧奪望齡之先君子拙樸自將素乏赫然之譽徒以公清介直效職守身之概不爲大君子所棄俯垂照植幸徼朝典所以卹其逝者榮矣備矣齡雖至愚敢忘其自祇有載之家乘俾子孫世世永佩明德耳而區區之誠猶有餘冀者竊以人子之愛親也尤愛其名禮既葬言謚曰類言類其行也謚而曰類則有其位而無

誼者其人無行不類甚矣望齡誠痴其親砥名立節宜顯白於世而徒以嗣子崩溃汶焉垂隕俾後世有無行不類之疑齡即隨滅謝不足塞罪今所具墓石之銘其詞蓋鄉之君子不輕爲許可者也令先人匪類不宜見齒於君子誠可齒不忍令及今世而被疑謗於後夫佞直貪廉之辨皆可證據而　也佞直觀其進退貪廉視其饒儉進退而稽其時饒儉而審其實則不辨而見矣伏惟門下握倫鑒之至精居銓衡之重地萬禩先後褒而誅若耳目之前先人雖疎遠生猶同世也飾私親以誣至公齡於他人或然而敢以蒙門下哉惟矜之察之臨楮不任哀籲之至

復其侍御

生肓離疏屬即荷眷知洎辱部民重叨優渥退耕丘里遂惟藜桑仰望霜臺若在天上門下義敦故素無忘十載之交情切比鄰不以千里爲遠華棫清穆嘉覩駢蕃既光動於里閭復榮施於禰廟凡斯感激豈盡宣揚惟是駑駘威夙振於海壖猶冀熊

軾車來於日下當茲秀午被以陽春此兩漸之同情匪一人之私祝肅緘稱謝賜鑒爲祈

復趙用吾開府

伏以帷籌宣武十連閫列之權標册疏恩三錫師中之吉攝事偶緣夫人乏摘詞重忝乎天言恭惟門下文成經緯道協張弛博綜墳典之華曲窮弦鈴之秘既養恬而善息遂移孝以爲忠威懾壇裘銘駿烈天山之石氣吞卉服伐謀日出之邦礪若山帶若河方昨白茅之土言如絲出如綍先開紫檢之祥是宜敷告乎文人於以昭宣乎武德如生者鈍昏淺識窶薄凡材鄭康成通德之鄉居稱最近李元禮世家之稚門幸先登徒緣維梓之歡猥荷宣麻之任襪綫何裨於補袞素書再貴乎箴箴賜重雙南光浮三服紫貂炫首煖厭寒氊珍藥扶羸壽生病骨康瓠博鼎臺之奠泰山醉飛羽之輕佩德何涯捫心知媿敬裁蕪狀用答殷施未竟

打宣統希鑒在

答劉景孟方伯

伏以戈船宣武海邦申萬里之威弧矢專征方伯
重十連之寄栢臬望高於朝野綸光動乎吏民
晉畫方殷靈雲同慶恭惟
門下文成經緯道協張弛博綜墳典之華曲盡機鈐之秘青驄步武飛嚴
霜皎日之聲白賁堅貞矢河上墻東之操洽賜環
而作牧遂佽節以視師威懾鯨餘皇恩成算三軍之
士氣吞冉服伐狡謀日出之邦屬以杼柚告空征
求咨室云如燬瞻依父母之非遙旱既靡遺膏
澤雲雷之在望已周歲閱考功之課績無前用寵
年勞開府之旌旂伊邇生南畝潛夫東朝敬吏愧
演綸之莫稱歌樂職以徒勤長跽而讀素書疏麻
敬報拜稽以登華貺木李難酬觀縷微誠抒宣未
竟仰惟鑒在不任翹勤

謝惠筆

伏以巧裁紈素明月頻投惠比瓊瑤清飈自舉每
想乘鸞之妙繪以窺揮刀之雄圖敢不敬揩仁風
用資談屑時其舒卷同帳內之歙張愛以珍藏匪
篋中之捐棄占詞以謝賜鑒爲祈

謝李公子

金商節屆玉塞風清油幕燕歡既多受祉甚休詎休僕肺渴漸蘇幸分朝爽頭風俄失欣奉檄書屢辱眷存豈勝銘刻佳惠過腆謹拜酒果紗襪幣附使以歸仰希鑒原不盡覼縷

答某方伯

伏以入命作牧榮分滄溟之符三載陟明寵溢紫微之署乃綏崇追於祖禰恩書歡動於吏民曾畫方殷需雲同慶恭惟門下誠明格物雅量邁時博綜墳奧之華玄覽天人之奧本天丹地寰宇術熊軾集輿惠敷四國二伯領周官之重百城瞻漢節之尊屬東南杼柚之幾空兼山海征求之杳至室云如燬瞻依父母之非遙早既雁遺嘗澤雲雷之在望物無疵癘疑居畏壘之鄉郊有繁陰共識召公之芟生南海潛夫東朝散吏愧演綸之未稱歌樂職以徒勤長跪而讀素書拜稽以啓華貺疏麻敬報木李難酬覼縷微誠抒宣未克仰惟鑒在不任主遙

版權所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其藩司

伏以八命作牧榮分堅望之州三載陟明獨昭考績之考瞻是軒綏之渥寵用昭屏翰之良圖伏惟門下雅道匡時素心映物朱旛皂蓋行春藏書之中畫戟凝香坐嘯燕清之表況地屬股肱之要劇時丁瑣尾以流離拔薤本而徵奸虎無飛邑秀麥岐而播頌雉有隨車期既可而時已生成歲有餘而月何不足眞政科之異等在輿論以同符生久慕清塵未親道範方斬書史雖難擬乎班書職典華綸亦與聞乎漢詔敬陳悃尺用報瓊瑤仰冀鑒存昌勝馳仰

送試錄上婁江相公

端委薈邦彈冠新運生王者之國周之鎬京近仁人之居今之鄒魯老師閣下神繇嶽降躬幹斗樞文章居多士之先德業在一人之下司馬者英之日小童走卒共識姓名鄭公通德之鄉寵婦廬兒咸稱詩禮矧此矜韋之彥誰非陶冶之餘範我馳驅法尚傳於秋駕遺其驪牝任允屬於方皐至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者學殖就荒德輶未舉爲榜無用幸揮斤匠石之門向若而驚復觀水海王之國而鈍昏寡識差擇失倫蓋遺禽慙一日之羅寧市駿得千金之骨惟文體濫觴之極正　朝廷改瑟之期欲還棘刺之風寧失英華之士而無裨雅道已軼時材則抱媿捫心何辭衆口者也伏望矜乃謬迷指其紕漏雖至敎罔施於成事庶德音可佩於終身

歌薈集卷之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歇菴集卷之十

眞如齋校梓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書

奉常心翁老師

望齡駑鈍疋鼈無用於當世解龜南還三閱歲篇海墳僻陋望武昌雲樹間絳帳在焉宿若天表孰然無涼暄之訊迺其瞻依至懷無異扱箕攝屨日請事函丈間也伏惟祥琴漸和道體加邁上無浣喻之戀俯有傳經之托朝思黃髮衆仰東山日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瘳召至矣望齡身如凍蠅無復千里之願加以家慈火疾時動目營醫餌坐是有首春之請幸而穫遂又厚幸母疾少瘳娛侍膝前私計人世之樂無以易此者巢林走陸各有栖宿齡之栖宿在是已

上政府

望齡聞賢宰執用人如大匠然其道皆兼成而重棄一物猶匠石之斤無散木良相之門無徼士者何哉蓋兼成者不必兼用樸全欒棄凡以成之齡以爲全我之恩尤甚於用也齡年十七八即有骨髓之病生而疲薾又服藥過差年三十又有壯火之病脉理煩濇醫謂不治節嗇萬端幸延視息然壯心已盡去矣辛丑持牒奉母來京師獲奉提誨以里閈後進父兄雅游蒙閣下特達之遇撫接殷重雖儔人旅進之中仰望色詞有以自異史秩纔滿輒践宮僚至官數月又遷五品舍其愚而寵之以事憐其病而與之以安至於罷憊請休而厚眷拳拳若將維而繫之齡雖木石敢忘鐫鏤歸耕以

來畢志隴畝然曾未逾歲徵命忽臨進秩異章儼
然有人師之號閣下豈獨私榮寵之已哉蓋閔其
自放空疎寂寥之濵而責以效用也今宜蒲伏就
道畢命捐軀以報隆遇而疲病侵尋情事辛楚疏
揭所陳片語無誑至於老母衰悴有不忍言略為
金翁老師道之姻連之中聞見眞的閣下可問而
知也齡之休廢如喑者之默瘞者之居非有慕效
而然誠得奉老母沒齒貧賤乃閣下所以生全之
九遷之德曷以過哉情旨迫切煩言無端併希台

慈原炤

上朱相公書五首

望齡材品最下徒以菱芰末交叨羈奉教遂歷門
墻翹館既開掇箕再襜閣下矜其孱劣與其愚誠
教如慈父禮均小友戴高履厚莫喻恩私而齡志
厥多病之餘業廢惰窳之久仰孤眷望徒有汗慚
奉違以來畢願草莽惟仄聞馮譽仰頌新猷引為
私幸而已夫夔契伊周其人實遠茲者同厥里閭
出其門下目親隆美身享太平其為寵藉可勝道

耶夫眾目睽天翮飛振羽睎蒼穹冠亦士人之同願也齡獨何心而硜硜不化甚作丙而寄寒情于窖促聲如喑不樂辨變不亮行非以尚默而效靜勢有所極耳私情翻纏眼具疏揭宜寫未堪復列於別楷仰惟大匠用力栽培敉篆惓令繼業總係曲成萬祈台慈俯爆俾速遂祈請不勝感戴之至

又

家慈痰疾既久昨居京師烹煤飲藥毒勢遂漸劇至客秋突熱間作兩脇兩腔胃肉俱消脫此醫經中大忌也今雖稍愈而大肉未充病本尚在齡兄弟出門數步腸若抽掣雖貪祿若飴勢豈能出此舍侄女所親見令郎親家所親聞非敢誑也又生歸甫歲餘山棲未煖而遽徼徵命反居同年在職者之先是前日之退適爲躁進之階耳揆諸事理尤屬未安望齡極爲愚昧惟自知一隙似覺稍明外鏡狀貌內揣材力涯分已踰不敢妄覬非分以速災禍他人可欺必不能以啓適之跡欺老師也田間資遺一力頗費經營二位老先生前萬祈曲言

贊決一語而得銜戢無量

又

望齡腐草朽木耳無尺寸之良樵蘇之用閣下愛
滅其醜抆拭而滋培之菌蒸螢化若有餘望焉歸
耕纔數年淪隱姓名兩掛除目而齡病質轉頹毋
衰日甚常自惟省此身不獨無效用之才亦無富
貴之福矣夫以仲尼爲之師而歎予我之難雕護
卜商之疵吝誠知之全之也願閣下亦全而置之
勿以措意齡心如濾仄無復餘望獨先君平生斤
斤之守宜不爲公論所棄徒以齡餘薄不敢易名
盛典久懸未定每中夜念及爲之忘寢正月間見
禮部補謚之請竊謂所及止近年初郤諸公耳先
人遠在限外不敢妄冀比從山陰令處得諮訪書
冊始知尚在議中喜甚懼甚先人沒且十年矣交
知落落日就湮泯失今不及老師秉軸父跡未陳
之時圖之後豈復有緣會乎閣下衮鉞嚴於朝堂
月旦精於里閈恩義兼舉豈奪眞章倘先人砰然
小蘗獲與褒錄於官常士行亦有少裨老師所以

榮施於齡者甚於九遷之寵三推之位萬萬矣臨楮不任瀝血

又

夏初舍弟試歸蒙賜劄教深悉老師憂勞至意是時方有令郎親翁之變悲惻之際輒念閣下方勞心樞地骨肉至痛何以堪之擬即具狀申慰復念閣下哀緒方新懼以無狀言重攖神宇用至稽緩然於情禮極爲不安恭惟老師寸裹而運乾坤隻臂而擔社稷所謂天下之父也方今運丁否塞人各有心所以燮調元和鎮戢囂競惟閣下一身是恃尚憂能傷人精神血氣稍至失調何以盡瘁公朝極思理道乎雖東山林壑雅志甚堅揆諸時勢豈能遽遂惟望以公義節情違觀遣累居當履順茂延天禧俯答輿望不勝禱祝望齡病劣如昔近逃虛深岫中頗足自適每思恢遠之材福德之相如令郎親翁而壽纔逾艾況孱薄如齡者寧足恃耶偶會雨若兄云有便呈候私裹亹亹不罄欲言

又

齡初見部疏謂所議在萬曆三十一年以後宁邸大臣而已比得傳來咨訪文冊方知先人尚在議中亟以爲請得無後時否私覽冊中有趙定老少宰劉棄所侍御而無余中宇司空姓名未曉何故余公儻言早見在諸公之先而職崇於侍御氣平於少宰　朝廷方磨世勳忠恐此緣不可遺耳齡方爲父陳請不宜旁及偶有見輒爲老師言之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乘檄惟鑒其迂愚幸甚

奉座師李閣學書三首

齡聞唐虞之盛其君蕩然無所與於天下而其臣履遺不納冠冕不顧過其門三不入亦儻然無所與於身家惟尹暨湯不殖不取上下之間宛然莫味齡竊以爲有不私身家不苟一介之臣而後可以不與崇高不殖貨利求其君夫居易於已責難於人不可得諸平交而妄冀於君父此齡所謂舛也恭惟老師閣下躬大禹之勤擅阿衡之介不獨天下仰之而　天子尤深鑒之相麻初頒小夫走

卒皆知抃舞以爲虞殷之朝可以再見頑懦之俗可以立起況如小子齡者最蒙知眷身備灑埽其爲欣躍豈可云喻聞慶之始卽宜肅狀馳賀而仰體德意輒屏縟文既不能專遣一力又不敢附託他人謹因從叔入都以尺素布聞而已行者緩發坐成稽慢亦惟閣下有以原之書不盡言

又

舍弟北還拜捧尊誨齡孑然孱病之身不能自憂而老師爲憂之敢不佩服家世蒙國恩在乳抱間卽食官俸私心常念捐軀命報萬一甘之如飴所以沉淪而不反者亦欲退處安靜以養微力從事學問以挫輕心強務志庶幾異日可冕之施用耳豈意體骨虛羸日就疲薾性質浮動難施矯揉養生學道俱無所成空費日月每自歎詫夫人臣所以用於世者才力與神識耳而齡力不及中人識同下士操何具以從紳紳之末哉惟有度德量力引分知恥爲　聖朝不欺之臣師門自好之士窮有慕焉而未能耳賤齒近衰已稍進滋味又室中

久似有孕者初患滲漏今安固已四五月身日麤大而胎不甚動尚在真贋之間未卜而無它亦足仰慰老師拳拳厚意也吐握方勞惟爲社稷珍愛至禱

又

客秋曾因族人北行肅狀申賀極知不恭而仰奉夙教恃以忘罪嗣是闕狀久不修謝豈勝懷慕茲有陳啓先人素有清望祇緣請郤時適部迕被言遂今懲往易名之典賢閣併沸未蒙　朝廷一之復時痛於心比者部議類補先人名姓幸厠議中真百世一時也身沒既久知交落落後進少年不復識前人典刑抱茲憂惶恐盛典一湏後難再得欲默以聽懼拚先人之美言之又非所宜言謹用大司馬孫公所撰志文一冊因便奉塵老師清覽此中語一字不誣金翁老師姻婭也知之甚真少望楊公素精人倫先君以歛守著名而倉場游公歛人皆能言其事可問而知也齡非敢望老師私齡以及其父也老師秉軸政府而父美不聞當

爲誰復言之此非他人藏匿自厭之耳罪可勝道耶齡閩謚者行之述也號者功之表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今制不予人以醜繆之號而隱然與人以醜繆之實行高者復責其顯功功大者復訾其細行遂使賢士勞臣與僉邪回佞及庸庸無表樹之人同蒙其辱竊以爲過已先人身爲六卿而居室服食纔同寒士直躬履坦不忮不求不以一介淄已一詞假人端凝無欲與道合體潔已奉公恩德著於民社可謂清矣忠矣誠矣

朝廷鑒錄錫之嘉名俾不與庸瑣回邪之徒同其泯泯亦足以表官常神士行豈獨其子孫千百世營葬無已哉齡疾病自廢心如濾火無復他望惟以躯薄不嗣順其先烈常用痛心倘所願獲從其鏤德銘恩甚於九遷之榮三旌之賞萬萬矣臨書不任祈禱迫切之至

與周海門先生十三首

望齡根器多務力不精猛染指此道動踰數年而見處未徹信力未充日夜憂念未有安歇重荷垂

閔蒙敲意將拯而引之自惟鈍昏無以爲地每念
若刀刃刺心使至辱手教徵詰蓋將令之剖腸
臟發露病源投以神藥敢自匿瑕惡仰孤盛心竊
聞華嚴十信初心即齊佛智佛智著無待之智也
何階級之可言哉然不妨五十位升進鄰於二覺
後契佛乘孔子三十而立已歷信位矣然不妨知
命耳順以至從心蓋知見久汰而日消習氣旋除
而日淨如精金離鑛經鍛鍊而益露光芒嬰兒出
胎加歲時而自然充長人形金體逈異舊時瑩澤

鬼梧新新莫揜然則放刀屠兒獻珠龍女無待之
智證也嬾安拽鼻二祖調心神化之實功也以緣
起無生爲照覺故不屬斷除以佛知見爲對治故
不落二乘耳是故道人有道人之遷改俗學有俗
學之遷改凡夫於心外見法種種善惡執爲實有
如厭人認手爲鬼稚子怖影爲物遷改雖嚴終成
壓伏若原窓克伐怨欲不行是也學道人善是已
善過是已過遷是已遷改是已改以無善爲善故
見過愈微以罪性本空故改圖甚速頹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是也僧問古宿如何保任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大慧示言學道人須要熟處生生處熟如何生處無分別處是如何熟處分別處是到此則過是過善亦是過分別是習氣饒你總不分別亦是習氣直得念念知非時時改過始有相應分是真遷善是真改過是名隨心自在亦名稱性修行先代老和尚紛紛言說總不出此尚何置同異於其間哉然僕今日之病則在悟頭未徹疑情未消解處與行處說處與受用處未能相應如入一片田園未曾收管何論荒蕪哉竊慮隨文之解未契佛懷臆測之言終成戲論以此惻惻居心不寧耳老丈何以救之愚固無怙實思依恃勝友若悠悠之會既卑踐規反成諍論恐無禪於已深不願與之從事也蓋自救與救人自利與利人塗轍各別老丈志於宏道僕志於擇交隨所餘欠各可亟耳何如何如

又

李子長來既辱手札刻字人復持翰至諄懇直截

真如頂針膜鉗感刻感刻向在京師時苦諸色工夫間斷難守忽一日覺得此心生生不息之機至無而有至變而一自幸以爲從此後或易爲力矣中亦屢覺知寂知知古人所訶即此意純一亦落是中曾以問蔡槐庭渠云以楔出楔做工夫人少不得如此然亦不能純熟私念窮謂初習路生耳繼以專翕之功庶有進步近亦屢察其紆曲不若無義話之直而意中已稍慣每提撕便現前持話冷淡易此甚難又念陽明先生語以爲學者能時時前等待之病但虛懷不作意即工夫熾然念慮動乃覺間斷故妄謂生旨人拄杖一時難放此意少便亦是明知故犯權以爲拄杖耳大教深切敢不痛領但全體放下令真妄二見毫髮不生恐非紛擾心意一時所及常人聖人且不敢較而年過四十心地未開每清夜夢回即慚惶無地日用間稍失正念便手足無措每羨愚夫愚婦人人勝我其舉動念慮各各輕鬆百倍於我旋轉既不易懼

怕又不免惟俟老母稍健又當閉戶與之力爭大
教置坐右時時省觀以當酷烈中一杯甘露也便
中祈更垂示勿棄鄙鈍爲仰

又

直截一路弟五七年前已自許不疑而命根終未
斷故屢屢有得失未能快然無事近日軍提一萬
法歸一話較往時頗覺緜密且不敢求速效也尊
教感感今日方爲話頭所苦得來語轉覺悶悶諺
所謂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不敢謾亦不敢爲

門下也思欲入劍甚渴正月終出外尋地至清明
前始歸又連日拜掃待晴即復出矣意欲須天熱
走山不得時賁一月糧奉訪山寺中坐夏少時求
大鉗槌一了疇昔耳舍弟偶至外家渠資性視弟
稍利而常憂其氣浮在大藥王自能對症發劑也

又

王儀宗還曾附寸楮令親以選舉至亦仰辱大教
感刻感刻弟本擬乘秋爽南棹而散同年黃宮庶
方以是日得請理須少緩又舍弟婦分娩在杪秋

過此又與河東未能即如願耳東山隔岍會記圖
志中云是諸謝舊居至今得老丈振其遺躅甚幸
然彼日以游言相高耳五百年野狐未必不聞講
席而化也老丈真知妙悟倘有無常迅速之言若
弟者於疑與信兩無所據悠悠碌碌日月其滔惟
憂愧之懷頗倍往日耳

又

數年請益伏荷深慈俯垂誘納劣根小器加以洪
瀣時雖有傾什汜溢之患而染香行霧漸被薰蒸
幸莫厚焉瀕行復枉車從遠餞郡郭不勝銘戴入
都困於趨謁未就甦息而旋有筆札之役王事敦
埋日不暇給蓋生平未有之苦欲以間隙勒一狀
附布而心力疲怠不復可強坐是久疎罪何可言
此間舊有學會趙大常黃宮庶左桂史主之王大
行繼至頗稱濟濟而傍觀者指目爲異學深見忌
嫉然不虞其禍乃發於卓老也七十六歲衰病之
身重罹逮繫煩冤自决何痛如之嗟嗟儒者所宗
尚莫如程朱二先生而今所謂正宗者即當時所

攻爲僞學者也古今談學者衆矣其誰不僞之然則會名逐利敗度圮族者乃稱真乎聞楮山先生入越士類翕然嚮風警諸禪宗其臨濟之興化乎弟時下謀歸甚亟掘侍左右當不在遠須刋劂溪水細浣腸胃中舊聞作不識一字俗人以聽稚教也

又

相望衣帶水不能一接顏論悵然於懷復辱使命重以多儀感謝感謝弟留滯年餘蓋有爲耳成諾

曩昔踐之已晚非敢自托肥遯也學道未成而以涉世途如衣絮觸非棘動輒掛礙每覺境强情弱展轉悔責恨計不發決也比於當下之旨稍覺親切去迂曲之途游蕩平之境日親哲匠以進新功端有厚籍焉客歲之事吾黨首當任其咎憶臨別時老丈已諄諄言之管東溟丈亦曾有此論入都諸君子志業方銳遂不顧而爲之後既竟聞改換滋醜昨以王事在留都已稍從韜晦矣敬謝良規敢以徧告同志餘容面請不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

辱教拳切真如提獎癡兒誘歸亡子感甚感甚杜足廿日以老母病瘧出侍湯藥乃知人生靜緣亦不易得也蒙指示安心的訣雖粗涉之氣不能便爾得力而近亦稍知省力一番尋當妄意以隨順真心任諸緣之並作爲行持觀萬法之自無爲解脫自覺頗爲省便而往往亦致疲勞豈將心用心其所謂易簡者乃煩難耶抑習之未久生處不熟耶舍此又似無所持循其持話持名諸法又不

此之便不知無大誤否終年逐逐幾過半生今日只以尊教了無所得爲四字眞言何敢課效旦夕乎惟便中詳誨之

又

刻字人入刻曾附請教思位兄左顧又辱手教深感垂念弟以老母小恙出侍湯藥者已半月所喜醫藥稍稍奏功可冀平復深知問寢嘗藥爲第一親切工夫而胸中又常若有負與室中體究翻作兩橛疑之爲病深曉而不能斷奈何奈何併前稟

願併教之思位兄誠切真道人也恐門墻亦不多得敬服敬服

又

左柱史在京師聚會時豈仰殊切下車而禮於賢者此其夙誠耳老丈方居廬守禮重道自不宜見弟當敬致來指也夏月病暑偶看得一部史遂爾過去宗鏡雖再閱未會契入與不遑同遵教即當細覽之也有人從金陵來傳耿叔臺語頗以侗老不載宗傳爲言昨得焦弱侯書又諄諄論之併寄所作狀令併奉覽

又

久不奉詢豈勝渴仰暑候伏審道履萬福慰慰弟只是挨排過時雖稍知惜陰而蹉過實多爲恨恨耳余令自台還亦曾見過因得見南皐宗傳序文所云復老的宜載入弟以世俗心腸故欲姑緩之耳至三帝果係眞正豪傑於斯道暗有契合弟意著書立言凡以砭世不宜驚以奇特令之齟齬而突入三帝似於過奇似於驚人耳惟仁丈裁察

又

昨游意不在山水欲時陪杖屨沾霧潤耳倀然獨往興殊不佳沿途寫有路程當潤飾爲小記草具當奉覽供一噱也蔡丈書應領入出世人於世不宜左丈悉力拯扶尚未能濟正有一東托文令君致之今須附益以謝帖耳

又

此番相對更覺信服之衷有倍於前固緣玄詣日深豈弟之執滯亦稍活動耶學道不了併詩亦無意興爲之謂佳篇吻間亦如囁囁欲吐倘有述當寄呈諸不一

又

久不奉晤言渴思趨謁毋疾淹緜此身不復自主聞檇山丈與諸友入剡如立地上看人躡雲而升健羨可言耶檇老力疾而東想當小住旬日耳歲寒之盟兩心相照忽新歲聞人言有歸興知必非檇老本意弟疎略人也狀身無飾貌口無僞言惟知愛者恕其疏節亮其誠心爲庶幾耳況供給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定議弟每月費甚少惟多費諸友心頗不安不必閔弟貧窶憂其難繼也惟願老丈曲致此意萬勿再萌一念也余山陰倡會殷勤春仲滿望命駕郡城一新學者耳目如惠然肯來弟亦當攝衣以從也

與袁石浦三首

謝生歸已迫歲暮所賚手訊百有二十日而始見歡喜何可言通都大邑賢士所聚猶有巖谷之歎況眞處巖谷者乎黃昭素不知何日能還都渠如

壽楊則僕更是虎刺山茄樹也可歎可愧令弟謬與僕等能詩頗勝其見僕向不入此保社非與六休同遊爲所牽綴問或有作旋亦遺忘前得京信時有志喜詩舍弟亦踵韻令錄似佳什秀色可觀二令弟每訓家兄作本分詩以僕觀之自是令弟過分耳爭惟得阿兄耶

又

天下有二等自在人一大睡者二大醒者惟夢魘未覺人謂睡着則已欲醒謂醒則正在夢境叫號

譫囈纔是苦趣僕魔者也足下雖振其手搖其足未肯霍然寤也欲自在得耶憶侍雅論時覺身心時時有益自遠勝友轉復茫然雖苦自鞭策較往日已加緊切而逾求逾遠不自知其入於支離艱僻之內此古人所以願親近善知識以爲甚於衣食父母也長安如奕棋世路日難矣歎歎

又

秋間連得良訊兼蒙厚貺王開美此日詩學禪學俱覺長進恨不得與吾丈印證之耳從來詩道之
唐派頭甚正至我朝何李諸公忽爾衰絕楊用修博學多識向甚慕之謂其述作必能超絕等輩昨得其全集其持論正與諸君等然其七言律與五七言絕句大有佳者所恨太似古人遂減成色習氣所羈要自難免弇州諸體近郎陽者輒佳使芟繁撮要選作三兩卷自足傳世若未刻者其佳可知矣丈如抄得乞錄示須煩無養二生何如

與袁六休三首

此事如磨鏡當投藥時反益其暗及藥垢並盡光

瑩自然勝前乃知華嚴五十位與尼父志學從心年進歲益本無了期本無止法此後又不知作何進步耳向來將許多好詩沉沒在胷中今此自覺媿負如大量人不飲飲乃知大五七律皆昔時所畏今試爲之輒敏而佳已亦莫測所以但目前無知音者自哦而已天池遺稿甚富今正搆寫已得四五弟亦稍爲校閱詩存其九文存其五校畢當集爲善板流行兄亦不須更寫也

又

又初讀蘇詩以爲少陵之後一人而已再讀再過之初言之亦覺駭人及見子由已先有此論兄言又暗合益知非謬永叔詩雖好終不如子瞻蓋子瞻如海永叔如三山雖仙靈所都終是大海中物南宋有陸放翁者山陰人其詩在高舉之間雖不及蘇歐自餘宋人舉無其敵平生作萬首詩今所傳渭南集不過十一偶永道拔七言尤爲勝絕最爾之地前有務觀後有文長亦云盛矣然今人尚不知有陸況於徐耶宋集弟略有數家惟陳無

已張文潛蘇子美集不可得京中書坊或偶值求爲買之時賢未曾讀書讀亦不識乃大言宋無詩何異夢語劉須溪嘗言詩文至文渾爲一厄弟殊伏之而楊用修大以爲笑用修詩亦有佳者而論詩則謬大抵類此也近作又何似寫寄數十篇爲望小价入都請鄙初時覺忙甚故寓意於伯修書中後更大閑空復作此紙惟勤寄祝祝

與焦弱侯

先人今日入地明日屢及白門之下矣而不能奉一坐賁一坐葬地未定耳鄭君爲老兄所推必貝眼弟深願見之但喪後百召負相迫假貸路窮欲發一价迎之而苦無資數日前有爲言孫子叅同者方想慕問忽捧來惠喜甚喜甚弟多病無子多病近死故不必防死不防死則不必學兵矣無子則無福蔭無福蔭則不必學地理矣常欲求一極便宜極省力者學之而便宜莫如學道省力莫如念佛雖行業未純知解未徹而此志則堅若石大若天萬劫不可磨百物不可換矣

復許敬菴先生

齡白童丱之年即佩服風義以里閈家世之雅其摯見門下不宜在四方士後也自顧倜然無以爲質又出處踪跡時復謬互雖竿牘之請縮恧未敢蓋其姓名汙辱懼介紹之未先而罹爲戾也迺辱昌翰寵施詞旨隆重顧齡何人而能得此於長者孔文舉雅尚之士未知道也而當時豪傑或以知有其人爲喜若齡之不肖豈有可知於門下哉特門下以成就後學爲已任而不遺於幺麽耳然以匪緣繼是或得自進厠講席之末列其爲介紹既厚耶佳刻敢不再拜明教朝夕惟誦以無忘今日之賜

與何進士

韓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僕嘗以是銓校文行殆庶幾之簾中得隹卷歎其温恭沈密似有仁者之言也蓋欲叅見其人焉以券子之言而信吾見之設竣而出則車徒已南邁瞻望靡及怡悵何可云然子之鄉人與衿韡之士素有知者類亦

能言之而僕耳亦熟子名舊矣僕之術其不妄而吾目其不吾欺耶雖無緣接對差自慰焉千里之外致煩使介洋洋乎詞之令而義之周也顧僕何人而能當之綵衣娛侍融洩如何官政宦遊之味愈蒙寘眞僞不可揜也門下宏抱邃識峻節鴻名尤矣

答張舍宇親翁

使至辱翰貺金明鑑鍊之彌精磨之愈燦寘眞僞不可揜也門下宏抱邃識峻節鴻名尤朝之人譽之無以賁高益厚而噂沓之口顧兒[illegible]

技拭鍛鍊發揚其光明由此言之夫孰知謗之不善於譽乎學齡居此殊錄錄雖濫役編摩而才疎非任老親在念秋深將乞身歸養時下已徵寵得浦惟坐待數通綸命足藉手矣

與謝開美表兄十首

別後殊寂寂賴有幾箇共性命朋友日日眉毛厮結以是亦能遣日前月夕無夜不會或至漏下三十刻迺散二十外偶至龍華愛其水田蒲柳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江南之致遂連遊數日方罷亦可謂荒宕忘返汗漫之遊矣七月八日已秩滿　聖節後即擬赴門九月中爲行計意欲乘隙往盤山住半月耳

又

館中寥落入門無與語甚思一談弟以足下職守不可曠勉自抑情近聞維城丈榮轉意謂兄必一入都每出將歸必意動或當至即得報且以自寬耳春已去矣連日間一出遊頗樂兄性既浮動況皇山城故應成疾於家叔處求得一方附往四劑

佛日與二袁約遊西山兄能乘興可至京僧舍與之恐福薄人不易來我遊展耳

又

五六日來自午至昏無一刻不望騶騎懊恨之極繼以怒罵不意來書猶復云云使人絕倒今來李寅城手札爲足下請數日之假倘得聚首五六朝即維城兄萬金之恩也前書歸覲語迺一時戲談非實欲足下同行也弟廿五日准行矣書行命駕幸勿再遲

又

仲夏得手信甚慰承於玉蟠處得箇入處山河大地悉爾消隕而習氣未忘弟所未喻也如何是山河大氣山河大地是如何是山河大地習氣地既然消隕習氣何地著脚兄於熾然中消之使無於空虛中憂其爲有即此惡見於山河上突起山河於大地上重安大地是謗玉蟠也是謗自也但莫妄分別自然無全花願見實地參究久掠虛頭祝祝四嫂復於今月初手日去世人生正須

年平穩亦不可得蓋此趣中本非安處脈避不怨尤不得惟當速求出離之術是要訣也

又

弟於臘月五日始抵舍老親衰病之後形神頓改以此知速歸之非謬也閒居少侶不勝離索之感自咎貧薄致足下托身絕徼獨坐小閣中瞿瞿顧影念無可與言者則開笈一典快讀一卷自娛而已平生自恨與人太孤絕亦欲求一二新交多不如意迺知老憨亦大是可人而聚頭時屢屢嫌薄之

何哉維城兄質直忠厚與人耐久交足下自是野鹿性格然上下之間俱當委曲周詳不宜稱性吾輩既是兄弟又童冠之友故能相規若一槩施行恐未免窒礙耳弟才非長吾又未即死其文不足靳惜足下如處之圖中是爲藏拙也謝謝衰公處有所聞否努力努力弟昨過吳門見次公相與談二三日始別其言大有發明相約橙橋熟時往遊洞庭諸山究竟此事未審機緣若何耳

又

昨詣東江泛舟於湯浦溪山逶迤直是吾州第一佳處其人多富而好禮有居可僦有舟可通爲兄卜居莫善於此弟亦大有結廬之想其地密邇日鑄曩所謀忽復萌動兄可方便一詢

又

折乾飽篋而又餬口於兄於義安乎拙文於大製蜣丸蘇合也何用煩王書容再呈

又

近日道味何如想益精進足下今日乃真吾友白

菴中林有淨侶足樂矣好參五錢奉上前日開美僕無此餉也

又

聞老母有微恙雖得近信言小愈而不歸一省視安坐山中心終不安欲暫去又無一人爲李丈主人敢屈道從昌暑一來深谷多風修葺無暑者與下方別一氣候雖出門頃刻之勞所博換多矣入山視禁足尤爲安靜不爲破戒也

又

指揮已全合否弟家喪已破齋兄可來此鄒東廓所著生生編弟爲稍刪煩文錄得三之二中多援禮經爲更名禮食濬源兄向來索刻今奉往此書行頗足曉悧儒也王雲奉亦有鋟版之請弟云已諾於濬源矣方刻書工匠咸集或一人捐貲一人任勞亦甚便耳惟相與商之

與李櫧山丈二首

陽明先生道信於天下而不盡信於其鄉龍溪先生繼之言旨於天下而不甚旨於其鄉人會稽之

人宜若焦種之不復春聵耳之不可號令矣茲先
生枉玉趾而臨之信而從者若奮勵發起風行草
偃其回心向道反易於他郡而學子弟吾所稱
不宜不負之充者而歸誠先生[illegible]焉於此想
見盛大之養造就之妙抑亦此土人士機緣熟而
緣有待耶獨恨羈縻遠地無從瞻望風采及奉使
秣陵庶幾道從在是亟慰饑渴迺撤篆知尚留皖
中不勝悵惘會稽諸生望先生為慈父而先生亦
有意於其山川謂可寄以老也生且乞身歸矣茲

香洗鉢以過餘生區區誠願非有虛假率爾附款
不盡翹注

又

先生許身宇內有年矣安敢以我越私先生第先
生於越人士造就甚衆感化更速似文成龍溪兩
先生有靈而賜之先生也先生嘗有言曰吾全副
精神在越越人士精神實亦全副在先生非泛泛
者比若生輩乞歸山林止為此事更無別念願得
皈依大慈心更惓切先生當必有能鑒其忱者御

所無宿舊盟儼然命駕幸甚幸甚

奉劉晉川先生四首

望齡在京師時從焦翁侯遊得聞卓吾先生之風繼得其書畢習之未嘗不心開目明常恨不能攝巾拂其側繼聞其往武昌有顯明其道而弭辜之者問之則老師也此事非鐵心石肝不足擔荷老師非其人耶仰惟日夕容承道機圓熟深切翹企齡根器與劣倫心未忘雖信慕頗堅而叅尋之力覺屢爲世樂所移近以病歸固冨益無明友之助恐遂淪落伏惟老師曲垂慈憫少惠藥言俾光或有新著併希錄示一二開我迷悶生成之恩也

又

伏諗道力日强悟境加闢不捨大悲爲世津濟理事交徹德業郅隆豈勝欽仰惟本法炯敞甚矣解路漸開口頭滑熟便儼然以宗匠自任求如吾師的實叅詣虛已下人者眞鱗鳳間出優曇乍開也長君聞精進不衰令人思企　望齡憂苦以來此志彌厲但僻守苦塊盲無見聞恐終致沈墮耳我

師何以教之

又

荒度之餘想河流漸就約束矣金輪始言老師超悟穎絕而兼以行業精純豈勝翹仰自今聲宿知永明天如士大夫若楊次公輩皆心契一乘而禮誦不倦嚮往彌堅此皆大心弘願非沾沾於一知半解者何幸於今日見之且天倫父子之間有香火友朋之樂所謂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此世出世間最勝之事也如某者輕心淺見欲自强而不能然自分畢志於此此外無可攖心者矣今多口之逋不知卓師能安其居否老師運何神力令得駐錫江淮間爲此一方作眼生裏事後應亦可遂容請之願也

又

淮方甸寧河流安軌位育平成之勳於斯可見第不審師於動靜鬧忙間心境果無間否原始要終果徹底無惑否任運與克治並行不悖否望齡愚蒙眇劣漏器敗種然於此不敢自棄亦不敢自踰

秋杪奉老母北上經過祇謁將於吾師請正焉

奉林徵庸宗師

廷尉盧公以吾翰至開函瓊緘如面命之至勉之以立已當官之節期之以嚴弘長承之業詞指隆厚非所任也雖然不敢不勉脩夏間遠同氣之變老親縈懷恐不堪其憂以此移病得歸已而果嬰劇疾顛頓道途者百餘日幸得抵舍拜老親於堂則歲已杪矣數年京洛間塵鞅馳逐素業彌落大懼淪泯以忝明誨山中閒暇自啜菽飲水外庶無他交關獲以其間自竭誦古人書尋究其大端者萬分之毫末有少窺見則仰答知遇於異日者意有地耳老師識詣超絕出處俱適惟有以正之顒望顒望

答馮青宇學憲

恭聞榮主文柄不勝抃舞士習之窳久矣正以上之人專事文藻而不以行誼為意抑或其人本不足以表率風厲之而至於此門下清譽直節既炳然一時所以建表立範者不患無其具矣僕所望

於門下者惟願少留意廉訪分別淑慝皆取其左者一二以示懲勸僕即不敢遠引他人如耿楚侗之在南畿屠平石之在吾浙諸生無不廩廩自滌濯舊有微瑕者皆惴惴懼伏匿惟恐不免況未有此也我公以爲然否

與友人

生少嬰病苦長而無成雖以文詞爲職而冗傷蕪廢無少窺見復耽味虛寂增其疎陋至所謂虛寂者雖頗愛其言實又無得也四十無聞每念如斯

亦悔但其懷慢之衷誠願慕世之賢者渠肯棄薰濡其萬一而伏在海隅所遇者復少徐文長里中人也然老矣又杜絕賓客不可亟見其詩文實有深詣與作者肯脗合而世方持膚鞮爲雷同知者蓋鮮僕以爲文長之才天下後世之大且遠不患無知患在湮而不傳則罪在我耳故衰而刻之然不意當今世遂有賞音如門下者也袁中郎禮部天才秀出蚤年叅究深契宗旨近復退就平實行履精嚴然不知者或指目爲悾悾而疑僕不宜

與游夫僕何人而敢與中郎游乎門下不以為疑又亟稱之有以仰見曠識玄覽高出於夫人今茲而後僕且有援藉以信其至愚矣瞻之一言乃入道之梯磴療俗之神劑是非門下靈根夙秉雅韻絕塵何以有此自古至聖大賢亦不過於世出世間之事放得下瞻得盡耳僕雖不敏請事斯言造請無期祇深馳仰

與徐魯源先生二首

門下道德宗主齡小子伏聽而心儀有日矣昨

抱病歸虎林屏僵然臨誨值騶馭之未有間無緣展謁負罪至今春間謀欲負篋泝江入婺一造道席陳所懷抱庶幾稍決疑滯既已約舟矣而屬家嚴有少疾坐是稍阻比聞新命內遷方入賀樞化大為斯道主盟恐田野跧伏此願遂乖耳

又

吉塊之中忽捧使命教誨拳切若未忘其鄙陋而欲引之以明親之大道者荒迷衰疚不知所答不孝孱夫也向者邂逅武林忻奉砭療每思不惰之

謂春以不忘以爲此學斷非口耳所能受想度所能得常欲洗心退藏幾其悟入遂至息交杜口自致自訟然儀刑日遠獨學增迷辰夕取舍皆未流影響之地過失愈多心神愈苦至若手足無措耳目皆蒙蓋不得其一宜其無清寧貞固之效也今稍稍知非日用稍覺清快即手足耳目都無所屬方恩就正有道而忽枉來札豈勝踴躍學求自知而已儒釋皆津筏邊事到則舍矣若其跡則自難強同即彼教大小亦自不同也不孝雖愚昧然灼知倫物即性道不敢棄離亦不敢以此誤人願老先生勿慮也

與余少原直指

生伏處海濱無交游問訊若孤迥荒僻之人也門下枝節持斧遙遙在隴雲秦樹間爲民禦暴以身靡虎兕之牙角而不顧劬勞執掌不已於行乃猶存記病夫馳使遠詢自惟無以當之其亦不忘先人而推逮之乎生病而求安不能而廢棄不獨尺寸之能無可用世即所謂恬淡枯寂跡雖類之而

實亦無有其競心躁氣鋤治之而愈多此斷斷不
敢自欺欺人者也門下獎飾過甚至引著中先輩
爲比披捧之餘慚汗交下夫幽菱嘉禾難逃朗鑒
亦教之以景行之道耶敢不佩服令弟至性敦厚
眞可爲賢聖之質山陰士民甚妥之所慚昏情無
以少佐萬一耳

與余山陰舜仲十首

偶入天衣山中一僮留家又隨馮進士以來使令
廢於敝廬無以致命昨晡方達至稽裁謝罪甚罪
甚僕年四十時嘗括書詔自警末云四十無聞斯
不足畏四十見惡其終也已今又加四矣無聞如
昨而見惡甚焉門下宜有以詔之乃盛其筐筐耶
拜賜過後殫增其媿貴同年將爲館人煩費昨爲
數函托馮君以徧告江南諸孝廉當能垂聽耳體
中比何似聞昨已視事惟節勞爲祝

又

門下方飲水視事乃數以僕累山陰耶謝謝僕生
平耻爲虛讓實以毋病欲披瀝以舜耳燈夕遣小

力北行期得請而止陽城爲司業生徒歸養者數十人未聞棄其親以爲人師者也何如何如

又

生病廢之夫但宜息影絕跡以安分義鄉封諸父母尚不敢以姓名自通況敢妄與人事耶越俗習爲詐譎或以贋書干請假帖送狀恐上官難察生又遠不及知人受其害罪將誰歸茲直指按越六邑明府當會郡惟門下一言道其誠悃令奸無所售生有以保其生平惠我多矣敢因使者布之不

既

又

入山中爲泉石留連遂不欲厠足城市久失造請知能亮之人生日力苦短而昏慢之氣積習深痼又不易除雖得靜地猶覺磨礲勁挺之難尚爲虛度光陰耳門下食祿綰綬一邑所倚命豈屑屑與枯槁者爭泉石之興味乃爲學哉堂皇之雜遝簿領之勤劬時時大用顯行但少有厭心怠心因觸而動恚心因煩而起燥心即是習氣萌生處即是

學不得力處損之又損覺袪除稍易時即得力時
也僕非能之者聊若言焉少助淸聽耳朱録壹之
變甚爲金翁慮之然教我深切矣李先生廣大精
密與之居殊有益聞有下士盛心甚善或乘城南
有勸山地事借以入山亦便於請假也張世調入
剡訪海老比得回字甚稱其襟韻虛恬衷額如一
爲他日法門梁棟非溢言也輶軒遠還僕尚未伸
一毛何煩佳惠有果丸庖藉手以觴老親不敢不
拜

又

使君一棹遂爲此山千古佳事不至勞乎君房所
言墨事也而關於直指不知憲臺淸嚴禮絕信使
不可以書投也門下有與求於彼希爲僕道此意
華華暑月苦病涼序又多客故錢塘公之命未有
以復旦夕當屬草草竟當呈教耳勳賢既新而虛
無一人大是缺事昨海老發論欲言于撫臺延屈
李先生主教事于中蓋此祠廩餼甚饒所少者其
人耳文成廟貌遺書業藉錢塘公以完誠得贊成

此事在一方後學之幸也倘有便回幸先垂慈更之

又

昨送周丈至郭隨至文成祠一商估即返此時頗季聲報命故不復具啓耳撫臺發使之展正李丈還館之日緣會甚巧但此事尚須斟酌周丈與撫臺本指欲延之長住天真而僕意欲其往來吳越爲不繫之身蓋先生耆年慮在遠難爲給侍寢饍或未安耳尚當請裁于門下也

又

昨簡甚罪罪別後月色極佳恨不少款道從坐白石沿素波償此清景也掾來得教知海老尚未健令人憂念文成祠堂記非敢避勞欲借筆叩鐘發其洪音一儆聾俗耳僕此中尚未快然其言終類隔靴搔癢故讓諸能者今海門丈既以病辭而鄴臺之行又遲速難定終當代勞敬拜命之辱見臺使直道其故可也

又

令姊殆古所謂女士僕樂稱之敢不拜命第生傳
沒志文不相蒙詰雨爲之于義乃順耳摩覩已邈
重矣块不可再煩令嗣錫也沙壅水泛如人溲便俱
閉旦夕必殞適從山中歸見稻臥水中十畝而九
萬人咨嗟云三四日不退盡爲朽腐矣中雖赤地
然人無播種之費上有賜租之條未若吾越終歲
勤動喪功於垂成君縣格於例而不得上聞朝廷
阻於時而不及收恤其爲危苦何可勝言聞閘口
疏濬已有頭緒不知云何如幸而宣通望其速洩
迤北一帶水道多有負郭大能障水事竣願
賢能佐貳恤撤之備未即通利下策惟有決海塘
如用芒硝大黃以治急症雖小有損可以活人今
三邑百萬民命仰望門下拯之拯之又在旦夕僕
私謂於士雖鉅典比之救民綏急懸甚惟門下留
意幸幸

又

昨門下有事于湯祠歸沙輒崩壞帥水即通
此精意冥感鬼神效順收上者尚收六七通計

之可年後小民以度人事從誰之力哉感感服感服
決塘其下策往歲一開綠道使衝潰而去水退雖
速修築亦艱此番泄水不多補苴當亦易易今可
以舉事矣鄙言始近張皇然僕之筆民之口也脯
口潮淤不知何以善後使無臨渴掘井之憂總門
下當自有長策耳老姓所患近迎坑鬱陳君治之
不甚投後用一單方除附子之毒頗有徵效然熱
實而體虛難以久服今復時有增損殊苦用藥
麼厚垂問謝謝撫臺新憲意眞切吾儕士自當與
勵以從會約希門下即時詳定呈報祠田歸否自
當聽之但會時止供茶餅如曩日稽山書院之式
似尤可繼幸與諸生年長經事者酌其中制有機
報甘廷尉併希爲僕申謝間代期尚遙此吾土之
福也

又

抄書七本奉納總名王門宗旨或名王門精訓惟
取其一倘有佳名不妨易也人知龍谿先生妙得
師傳而於緒山語殊濶略不知其直截痛快乃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是把卷踊躍不覺終夕法筆諸錄中一二長篇
亦有稍覺懶慢者似不妨裁省也容與海老再商
訂以復

答李大蘭二首

門下之書明白痛快真入人可知可行僕不敏雖
志於為學而惰焉其負門下豈因其愚又亟憂其卽
於外騖而思極之耶僕竊嘗聞此矣不敢外人情棄
人倫以為道則亦聞門下之說而信之久矣獨疑
所謂人者必非六尺之謂而舍六尺之軀何者為
人故深疑而審求之至今未得其說也易曰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孟子言舜明於庶物察
於人倫不獨言物情而先以神明之德不獨言人
倫而加之以察何也且人倫人情從人而言之也
既不知人亦不可以言察倫而類物情矣願門下
明指六尺之內六尺之外何者為人僕願請事焉

又

昨荷佳招併辱大教草草布謝併有所請蓋以洪
鐘在懸稍資尺挺以叩發大聲用振聾聵耳繼得

是殘果抒妙緒節切詳明發時淑世之意並無於言
表不獨豎閔愚昧拯一人之迷謬已也是身之外
果無所謂道形色之外果無天性物我之外果無
神明此先聖下學上達殊塗一致之軌僕粗有聞
而篤信之有日矣然非大教發明尚抱餘惑三讀
來札霍然若汗敢不銘珮召命再至義難辭讓加
以饑渴之懷亟願摳侍而翌日老母自外家歸僕
將遠迎坐是復阻誠願豈緣分之淺耶道駕西遊
旦夕且還托在里閈領教尚有日在也

與何泰寧親家二首

我翁居留曹挺挺自致不爲世俗浮湛而比者聞
臨江新政又顓化道爲事何寬嚴各適如此焦鷯
僕好持論其於倫品礉直無虛美而獨稱門下有
古人風節任事不阿曲非諂語以新所聞更共忻忭
也今天下殆非無事救時之傑將必有究三靈之
奧旁通獨出者非我翁其誰哉齡新學晚進莘居
散不關世事讀書講論且得賢師友差用自慰但
鈍根劣器終無成立爲門下羞葭莩之餘必有以

督諭之至祈至祈

又

敝同年朱令君之南也不敢無一辭以修候長者亦惟其愚鄙而無所嚮方庶幾門下不遐棄賜之數言之誨俾奉以周旋所願望於大賢者亦已盈矣而門下所以[illegible]之實即欲[illegible]勉以仰副萬一而[illegible]無已幾且齡何敢以世俗之文墨門下也過厚隆貺豈門下猶以齡俗士而姑被以俗禮乎令郎聞已南歸舍妹[illegibl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素羸多復遘危疾念之憂怖何可已不識竟無他虞否也

與何越觀六首

臨郡人持尊札至良慰良慰弟因之有大喜者三都下郵傳二千石治績皆以尊公爲絕倫一喜也舍妹劇病賴庇蔭以愈二喜也足下潛修養重定計丛八所難持不爲幾幸一得渴赴往走之事是所謂三大喜也來諭云家居則多事客游復多病弟所謂靜處屏息藥餌自扶心清欲寡病亦福也

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病亦樂也勝僕僕多事遠矣丈以爲何如若云株守一室作兒女子態窮以爲足下撝謙之過人顧識趣何如不甘作兒女子自是大丈夫豈必以科名進速爲意哉今東帶躍馬而兒女子者何必少也如謂不然試質之尊公何如

又

隹文秀提冠冕如飲中醉酎食中蔗藉衣中玄黃其美易見而連歲屯蹇信有時命遲速之數然

後力稍劘耳惟靜攝端居且停披覽以完力之當無留行矣臨塲務博則不足守約則有餘故不若取辦於本有之神用耳何如何如

又

長至前後氣候大段如春此客行之利也出關已旬餘計可至淮陽間平日不慣陸行得無倦乎近溪語錄已寫出共得八十葉無一語不精妙無一字不緊切眞人天之眼賢聖之腮我朝別無一事可與唐宋人爭衡所可跨跱其上者惟此種學問

出於倫紳中爲尤奇偉耳若得梓行定是盛事龍
溪亦曾看出或并二家與趙大洲爲一合作三
冊更妙龍溪語知者或問卓老語不知者或嗔若
并刻須擇其不問不嗔者乞與尊公商之垂示諸
不一

又

別後僅一致意非敢忘也人事叕冗日事應接暇
即倦耳比日不審奉親之餘能肆力本業否此事
雖有命要以技之精熟得之精而不熟則瑕疵
見往往取敗間亦有幸得者或少年犀利之鋒
家務多端誠難撥置然須覓空便著不容更以怠
惰參之也弟杜門已數日不復更出矣秋風稍涼
是鼓枻之候籬菊黃時當遂把手一笑此意少蹉
跎便是兩年然撥之情事較爲穩妥也

又

吾丈以美材晚遇而眉宇間無少戚戚之可見何
襟度之超遠若是此必享之券也入京知老親翁
拂衣之事及詢令兄老伯云疏上時輒已先發豪

傑舉動卓偉堅決了無粘滯令人敬仰比都下事益新奇非君子行志之日明矣甫至已爲南轅之計夏間是合併期也

又

台山博大幽深鴈山奇峭森爽兼以蒼嶺仙都江嶼南明之勝洞心悅目生平未有恨仁兄不同此遊宜聞新搆規模甚壯恭賀恭賀時論舉廳雖吾兄撝謙之語然多事多費時爲之亦自不易制度未宏後可增改容未備後可增設若造端太侈

未力難繼彼時所憂不但物力正恐身心交過無量愁苦耳事已決定弟何敢阻撓但願詳加斟酌可已者已之可減者減之可緩者需之使常有餘財餘力勿以養人者害人至禱昨過嶠就室中訪海門丈疾土屋方丈即弟家臧獲所居亦華於此深自愧恧以道德爲華美以宇泰爲寬宏雖似老生迂談而審已量力亦世諦中要圖也

又

李北海天衣舊碑弟欲求雲間董學憲玄宰兄臨

寫一通勒石以補寺中隆典董太性疎脫恐至忘失將托張世調翰吉以往庶新本速來舊亦靡失耳明日且行希付來手此亦此山盛事也

答劉撫臺

家君平素居官清苦自將雖所在有蹟而心忘美善之實口絕自喜之言雖家人父子間不得而聞也數年前望齡曾托所親者乘間竊問一二未詳者家君曰有是乎予忘之久矣蓋善不近名有而不恃望齡小子無德而稱焉姑掇拾聞見最著者

端以復明問云爾一任中書舍人二任南道御史時大將軍咸寧侯仇鸞怙寵逼虜言之者多陷大獄家君抗疏力詆之疏上時先大父爲武學教官居京師聞之慮必獲罪見逮私買黑羊以待柣會聖意涵納竟免於禍巡江巡倉事竣復命薦賢之牘不受私謝張宮諭陽和時正附冊親見其事每郡縣送書籍至必令於峭上抖擻方收入船宮諭以此平生稱服清德屢爲生辈言之三任徽州府知府家君平生宦績於徽州獨著難可縷數略具

思仁編中生祠建已三十餘年春秋祝釐有如一
日民過其下必揖拜亦設籤筮稽卜無不驗者徽
人商於四方者遇越人必問陶太爺安否間遇同
姓者必邀入爲具酒食殷勤致敬望齡數年前嘗
謁許少師於新安每出入街巷長幼夾路擁觀歡
呼讃歎其聲如沸父老感遇邸中羅拜有垂涕者
斯亦仁政之驗也其大端如採木之議苏景藩之
夫露禱而獲隨車之雨祈夢而決趙彪之獄皆銘
於金石發之謌謠尤較著章顯者矣四任江西按
察副使兵備九江時有亂卒剽湖中勢日張家
練兵湖口猝與賊遇親督戰擒之以功受賞景藩
出封奄校恃勢橫暴至執縣令囚艙底家君令人
持憲牌若捕令論法者令乃得脫其應變類此五
任湖廣布政司參政六任福建按察使皆未久七
補雲南八補廣東九陞山東右布政使皆未任十
任河南左布政使錢糧稱兌皆委官出入了不經
手宗室祿銀以時給發分毫無染離任之日囊橐
如洗十一陞太僕寺卿未任十二任應天府尹十

三任南京大理寺卿十四轉大理寺卿十五任工
部右侍郎時王公鑑川爲刑部尚書見家君歎曰
吾部中何可無此人也請於政府遂改刑部右侍
郎俄轉左署部事江陵爲家君同年平居未嘗事
私謁時當大審讞決精當及爰書成上之江陵曰
吾向日以陶公薦吏耳不謂其才如此及陞南禮
尚以爲殊擢也而家君處之自如弗賀之禮片紙
不及江陵遂以爲大憾暮年致政歸家居撫按薦
章凡四上左都御史吳公悟齋疏請優禮耆舊奉

詔給歲夫月米海內與是者不踰十人而浙中二
人元洲張公與家君耳張公八十時已蒙兩院會
疏存問前引其例尤爲精切也家君居官既廉潔
所得俸金未嘗爲私畜每遷官歸盡裒所餘付先
伯父不留銖兩有所需及從伯父請之及之官河
南時留家獨往田不滿數十畝貸粟而爨時有饑
餒之憂與季父方伯共樓三楹投老十年寸椽無
改其清貧略可知已

與某府尊

今歲亢旱太甚老人八十之年所未曾見仰惟仁慮精勤虔禱屢應而甘澤未洽自初三以來苗愈枯瘁加以數日不雨則闔邑千頃都爲白地矣今日之策惟有急開蒿壩通東小江水入注內河庶可半濟聞之鄉人初五六時江水平兩涯間今雖稍落而十一日起潮秋月潮壯誠一導引不過數日內河皆可充滿有水足恃農人易於爲力實今者萬分緊要事也已丑之旱舍親康洲曾倡此議開掘將畢而雨適至以是復止蓋此壩起自嘉靖年間此前原設兩閘閘閉瀦泄甚便於民今清水閘見存惟不設板耳若因而修復旱則啓清水閘以遍於江潦則開三江閘以洩海瞰有不時水旱豈復爲慮此又仁臺百世不朽之烈也開壩之事萬世同願間有一二異議者必壩上居民及富家爲店屋者此輩獨以壩爲利故耳經久之策或當徐議且請仁臺垂擇爲救時權宜小民懸命旦夕如救焚然緩恐無及但蒿壩係上虞地方應否會同統希裁斷不悉

答潘鵬江同年

流浪湖山徃而忘返者狂客事也便君公事旣繁賓客如市而能數枉玉旄與狂者同其事躅花味引遂爲湖中一段佳話矣謝謝

答朱二如

徃冬得良訊并近作之寄深慰離居且所指誨之者亹亹不爲世俗謝大推慕之言而期之以大道非吾兄僕安所聞之也僕未第時雅意淡素然於此實未能無羨悅如能蹯虎豕若當有奇味及薦食之政是不殊蝦菜耳足下之才而取一名第甚易然而羨悅之與僕異甚矣平居握冊長歎似渴馬之赴飲并心合力語無旁出得與不得征營錯迕足下視僕平時曾如是焦然者乎僕猶悔之兄慎勿然入讀書則讀書爲舉業俳偶則舉業俳偶召之試則應試而售官之則爲官不售則如初倦厭之則已此非爲名欲富也蓋道固然者惟爲而期欲而躁曰圖之不可復失矣是爲名欲富也僕非欲足下緩名與富以爲遲速或制之憑固無益

又非特無所益也甚嗜其得而重其失必見迎其術之省得者而違其術之省失固未有當術又或以得爲失爲得凡世之詭遇僥成者人得挾持其陋以徒我而不勝其所師故吾鄉之士多有抉奇從蕪戒博守陋者其欲得甚也足下所示文古而遼質而有風尚其未至者有矣終不襲逕路餔人之餘如僕前所謂也然於此事恐未能泊如而深蹈僕之悔也故以爲規夫呴呴問寒燠好語相詮嫚者非僕與足下交義也何以復敢

教之

與商仲文

劉君至都得手訊新篇之寄固弟所日夕想望得一讀之者也亟索火盡夜持玩有以知足下功力專久而機之達也其退之所謂汩汩其來者歟夫人之將遇機必先動而文機實迎之得之也若不勞其深思之而書之手也讀而無抵於齒無梗於喉若其未嘗思者也理與心慣心與手熟而已矣足下之文殆近是歟來諭謂密林清室有以自樂

無益乎世之所謂科名者足下今日文於取此宜易而高曠澹蕩又如是宜其享之所詣然耳然弟猶懵懵自忘其鄙爲攻石於和氏亦仰見重教之心而不敢有藏匿不竭之意以自外也郎君作文若何咄咄相迫足下固須策足避之矣

又

足下不得志於鄉國俯而游蒐撝數百金蹀足首路何至以簿領微文相難又足下至慎何以有此夫將翔者伏將通者塞天意者其將通足下耶亦天之甚惜足下才而去之異方以顯重其他徙而撓之耶亦安知今之撓足下者不即以文知足下者乎事固非有他損不足過愁僕所深慮獨恐足下見未宏值小拂逆或便大爲阻喪肝肺結轖意緒坎廩甚至自遺不克鬱爲痰疢耳神龍之蟄居麼蟲蟣其鱗間皆足以苦之迫其乘雷挾電震懾千里則悠然而化足下今所苦僅若麼蟲之一蟣慎無爲所憂恒多幸多幸僕知兄善自愁故敢以書寬譬不勝過謬亮我爲望

與蔡虛臺年兄

昨辱幣命奬飾殊甚迺知山林之禮也會稽望毘陵邈十舍溪澗之毛足以修敬缺焉無一介之將又復數月矣江南淫潦異常方千里間野無寸草聞上江亦復然不知小民何以及歲敝郡雖小稔而米價且踊田間行有艱食之歎所恃明使君在上勞來振救使不聚而爲盜如弟輩者皆得安枕以樂其饑徵厚惠矣居今之世所以釀亂召禍者靡事不有第少一凶歲爲之驅耳此眞當事者之憂也弟比歲多病兼以老母久卧牀蓐醫藥無可恃日在惟懼中而妄語云云眞婺不恤緯也

與莊年兄學憲

昨以先人邮録事上恩主記伏荷垂答勤勤滿紙雖手足之誼不啻焉古人云天下之大有一人知已足以不恨仁丈知先君榮矣易名二字又何足有無乎弟以客秋發舟武林臘初方入都下猥以年資得隨例一轉但久廢田野忽入班著如猱衣冠如鳥鐘鼓非獨不樂又且駭而眩焉自惟一具

惰骨終須頓放閒寂處耳三蜀文事日新歲盛仁丈以秘林宗公主盟多士人地[illegible]莫是過焉甚休甚休

答聶錢塘

天眞昌新講席再振前後出自明公甚盛舉也生醫療百方有加無瘳生揾臂頻驚跬步難離李丈所館纔隔十里亦經月不能陪侍況能遠涉濤江風身俎豆之列乎李夏偶瘧血氣大損深以跋履爲艱生再三將命方勉一趨召信宿卽返若入城市事拜謁似尚未能也仰希垂亮

與王慕參太守

雙旌守杭敝邑士人若去師保復臨父母喜可知也山林疎惰竿牘時廢然每從順風薰被仁問深用浣慰末俗昏渝有位者棄其民爲不足教鞭箠督責以求最課聞明公下車躬先德化諄諄然喻之如喻其子乃知門下所以爲政亦猶師道也李楠山丈友自吳又盛道明公垂教於逆旅抒寫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膈真所謂仁義之言此與當世綺言譁於人聽聽出喉吻者又天壤矣忻服忻服

與劉乾陽

昨辱大教謹遣小价隨行爲僉從累多矣吾兄勁節清風爲南北所歸伏亦復何慮第願絕口不言閨事飲後愼言而已哀疚中不敢爲常禮餞贐之文俱從疎略惟亮之

與某公祖

臺下寢堁之中復遘鼓盆之變雖達齊莊叟而戚

切悼亡韋穌州所云寂性喻人滯情在已知臺下政亦不免也

與錢伯濟丈三首

即日郎君以手教至慰慰怡原之沒方爲其孤婺慮而夷慶兄劄忽來得此金爲基本歲食其息可以少濟北人交義有過南土矣天衣築室初意甚欲其子之遠去故有他卜銳而老母夏間多病不欲留僕之必爲先生結廬故之議若李先生之必久留僕而春來每每泄漏今不漏無異心也室中疑有娠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二月餘矣而胎不甚長尚在有亡之間兄厚意實心刻之夷度兄高才厚養如利刃之遊肯綮或其求治太銳故覺其畏愼稍過耳少佳自相服習吾兄亦不須爲過慮也

又

連以不潔穢諸寶器念之媿悚雲門之遊甚欲追侍但以遠出在迺須少處分今日遣婦還母家明後日亦有薄冗但偵得諸丈還館卽趨命矣海門丈幸致意杜杖子今日用得著否

又

趙太常可謂退藏於密矣以丈弘毅何難及之雖竊有思齊之志而弱植難奮奈何佳文平達自是必售之器喜喜

與林泉叔

姪久居岩壑不及造請不審祠堂之議若何姪觀古今忠臣義士成事業於國家者類不避勞怨不恤謗及功立義著向之畏事遠嫌者已泯泯若腐草而此人獨名烈耿耿若金石之不磨向使國

無此人則非國家無此人則非家故任事立功之
人國家之瓌寶也其自信也必堅其自待也必厚
豈小小口舌所能動哉老叔公勤敏練不獨吾宗
所僅有亦他族所絕無近日之謗不足以欺童豎
豈足以掩覆盛德搖惑明者老叔何爲芥蒂胸中
損任事之氣哉

與我明弟

別後得來教具悉精銳之意問於南來者知一二
進修之槩甚爲助喜學道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但
生處熟此三子熟處生此三子自然合轍大慧老人
不欺我吾輩心火熠熠思量分別殆無間歇行而
不及知知而不及禁非心體本來如是蓋緣無始
時來此路行得太熟耳今以生奪熟以眞奪妄非
有純一不已之功何異盃水當輿薪之火哉然所
謂工夫者非是起心造意力與之爭只是時時念
念放下去放不得自然須有着倒一句無義語時
時提起即是念念放下之妙訣也愚近日依而行
之深信舍此無法亦甚覺省力此是三教中了心

性的第一神丹一超直入的秘旨儘你自參見地超妙的亦儘是用得着莫漫然以道理支分坐在無事甲中令結習濃熟處益得其便以知見風吹著慾火送入饘湯鑪炭中去也幸與諸弟姪其商訂之

與幼美兄八首

入都後人事甫畢即有文字之役制勅三百負人各四五篇亦千餘篇矣精神索薄日不暇給至三月盡方得息肩攬鏡自照忽有數百莖白髮心血耗竭已有徵驗資藉筆頭餘潤囊中稍腴口衆費廣亦無幾贏回顧空乏之處不知所用反患不足籠兒得鋌金輒不復歌弟似之矣都下得勝友數人日逐會聚甚有益不意指目遂集乃噤不敢偶語一二白眉先去爲望弟初指討差爲抽身之計而朱相公苦心相規竟爾中止蓋暫假金馬門爲避暑地耳人秋便圖先身薄相之人官至宮僚千足萬足惟已躬上事豪髮未曾夢見四十無聞言之刺心豈宜以有限時日付之軟紅塵土中消歇

耶楠山先生與越大有法緣而吾宗尤盛蓋自先
世來所未聞未見者老兄倡起之功大矣此事不
屬意與願窀之圖之無負此誓趨向也

又

得歲杪所寄手教甚慰護生是最上福田而苦無
生全之術雲棲大師創二池吳下頗倣而爲之然
穿池治垣地慳勞倍未有樹山爲籓疏石爲淵網
罟承辭靜深可樂如茲地者也曹溪曹山皆佛祖
隆化之跡名義偶同殆有夙記給孤流水二長者

兄兼而有之矣菴名當如本願弟當求趙中翰篆
楨篆曹山護生菴五字奉上

又

圓悟老人語較妙喜殊平實吐心直示無一字覆
藏願精覽諦思之小參法語書札尤易着也凉月
平湖葉舟淩泛佳事可繪亦復可詠梅水拜賜第
覓茶具來茶於市頗益勞耳小館獨坐恐炎月無
此涼處有佳況可過煎茗也

又

弟臆說耳然深信百姓日用處即聖神地位處聖
神地位處即學者入手處何者無思無爲不容有
二也雨後定涼爽曹山之行敢偕杖屨

又

偕游已厚幸又煩爲具餚覩謝謝季君新作大隹讀
之如舊識人久別復覩甚爲躍抃也

又

看花城南遂入南湖徙後嶺登秦望甚徑但恐天
色未正雨暘未可定耳以風日佳即往難豫卜耳

又

下方酷熱此山風月涼爽如清秋無由分餉耳第
北與李先生共宿大殿一燈耿然先生中夜起坐
達旦眠者何得自逸耶新閣何似去年夏月得逃
暑便是仙人不須他名刹也

又

弟每歲飯食粗足猶半倚賃錢乞貸方可度日若
日前無收舉家且枵腹豈獨當爲邑人計乎前傳
海塘已決茲辰族人有於郡中見者云塘決即爲

居人所塞坎理廣之必開塘後水不甚行故地方
借潮患名以復壅耳古云千丈之堤潰於蟻穴如
隄穿溜注豈土人所復能施力邱適又移書會稽
令力陳艱危之勢請其親度要害喻居民以緊派
修築不煩以一夫半鏹之意想能見聽但不知有
盈否耳

與一金禪師

老母久病醫藥鮮效惟有投誠　三寶以冀冥佑
重罣心徼力劣懼無以自宣仰惟大德福智兩

戒臘俱邵庶資慈蔭有感必通輒敢冒昧以請
知法體不任勞動幸勉強一行中間亦有權宜不
至過勞也再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萬曆辛亥季冬月

喬山堂藏龍田館